All Authorphomory

◎ 彭愫英 著

追风逐梦

云南出版集団公司





立愫英/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3.11

ISBN 978-7-222-11304-6

Ⅰ.①追... Ⅱ.①彭... Ⅲ.①散文集一中国一当代 **W**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8707 号

自从该梦

彭愫英/著

责任编辑: 苏映华 周明全 // 整体设计: /﴿///ce/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刘 焰 //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发行: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网址: www.ynpph.com.cn **邮箱地址**: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889×1194 **1** / 32 字 **数**: 260 千 // **印 张**: 11.875 //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EII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印刷: 云南君和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304-6 // **定价:** 35.00 元

怒江精灵(序)

白庚胜

2012 年夏,我应云南作家协会之邀,前去楚雄参加"云南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班",有幸初识与会女作家彭愫英。当她得知我是丽江人,并能说一些白族话后,我们一下变得亲近起来。这是因为彭愫英的家乡兰坪从明清以来曾长期属丽江县,称兰州,直到民国才单独建县,并先后归属丽江专区、丽江地区,以致我于1972 年上丽江师范学校时班中多有兰坪籍同学。虽然兰坪自1973 年后作为怒江州的一部分而与丽江切断脐带,但两地来往始终藕断丝连,治断情不断,兰坪人与丽江人之间最容易共鸣"古老的呼唤"。而且,白族虽然文学名家如流,但出自其支系那马人之女作家"前无古人"。

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彭愫荚的任何作品,但她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一袭白族女装穿在身,说话干净利落,走路脚下生风,一双聪慧的大眼忽闪忽闪。我回到北京后,她先是寄来新出版的游记散文集《盐马古道》,接着寄来其出版的长篇小说《枣红》、中短篇小说集《古道碎花》,尔后是一篇又一篇发表在省级以上刊物的散文、小说,鸿雁频传,这才让我对彭愫荚其人、其文、其情、其志了解日深,并为她的精神追求所感动。她那美丽的文字、广博的见闻、美好的心灵、优雅的文风,都仿佛让我照见怒江的精灵隐现于高黎贡山的冰川、丙中洛的云烟、

怒水上的清波、独龙江畔的翠竹茅舍。

楚雄一别,仅仅一年时间过去,她又捧出20余万字的《追 风逐梦》散文集这部最新的创作成果,并复开始有关盐马古道 题材的第二部作品创作。她在给我发来的最近一封邮件上这样 写道: "《追风逐梦》出版后,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有关盐马 古道的第二本书写好。愫英义务为家乡写出《盐马古道》后, 社会反响较好。多年来,我一直徒步怒江以及临近的滇西盐马 古道路线, 古今人文变化让我感慨颇深, 咱们滇西各民族人民 如大山般坚韧的品格以及高原人的生活现状、情怀, 令我只想 把文字写得更好一些。"(2013年9月3日)显然,她的作品 不是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而是"接地气"的结果,"挖深井" 的产物,是生活感动所使然,也是使命义务之必然。她忠实于 生活, 虔敬于人民, 只想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责任下"文章当 为事而作"、"把文字写得更好一些"。她是谦恭的,又是灵慧 的,更是清醒的。仅凭她曾经为一篇已经定稿的《在路上》稍 显零散仍反复修改, 其精益求精的执着, 令我感动至深。文章 抒发了一位基层文字工作者的艰辛,无论境况如何从不放弃理 想,坚守内心一份美好,情怀坦荡,对红土地的挚爱引人动容, 共鸣在她发自肺腑的呼唤里。我坚信彭愫英会在文学创作的道 路上且行且远,后发无量。

怒江州是文学的富矿,但迄今为止,它尚未得到系统的、深度的、大规模的开发,而那里有雄山大川、珍稀动植物、绝美环境,以及灿烂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尤其是片马抗英这样的爱国主义壮举、盐马古道这样的文化长廊。只要有认识其精神本质的能力、表现其内涵特点的水平、审美其题材素材的高度、驾驭其形式技巧的才华,我想,那里应该产生伟

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定会涌现杰出的文学人才。

由此,我想及20世纪40年代初的赵银棠因热衷革命文艺 而投奔延安, 却在路经重庆时曾得到郭沫若先生劝勉的往事。 那时,郭老告诉她,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写玉龙山下、金沙 江畔的生活与人民。于是, 赵银棠回到桑梓开始自己的创作, 并先后推出了《玉龙旧话》、《〈玉龙旧话〉新编》、《达勒阿 萨命》、《纳西族诗选》等专辑,成为云南本土第一位杰出的少 数民族女作家。同样的例子,也见诸沈从文先生,其一切成功 之作无一不是描写他的故乡——湘西乡下生活的结晶,且几至 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圣坛。可以说,题材,尤其是重大题材是 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因素, 但它并非最主要的、更不是决定性 的因素,关键的关键是作者的生活底蕴、思想深度、知识积累、 艺术精度、表现力度。坚持正确的方向,写自己熟悉的、有卓 见的、有感情的人和事,就必定能够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因此, 我期待着彭愫英这位那马人的优秀女儿用自己的笔为故乡造像、 为本民族立传、为各民族的互相理解与友好助推、为人类进步 事业作出贡献。

当此文学大好春天,让我由衷地祝福:飞翔吧,怒江的精灵!

是为序。

(白庚胜,云南省丽江人,文学博士,民族学博士后,现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曾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2013年9月18日

目录

竖江精灵	(J	F)	1	白庚胜	

第一辑 石镜照心

大山恋歌	002
	008
大理涂抹	012
梦回香巴拉	025
罗婺部盘活的情怀	032
青青丙中洛	044
元阳梯田遐思	048
龙门摸宝	052
腾越行	056
和顺记事	069
木棉花红怒江岸	078
怒江春浴	081
漫山杜鹃开	084
木棉醉春	087
风过俄嘎	090
罗婺无风镜未磨	094

片马: 英雄的故里	106
烽火岁月的苔痕	109
巴雪亚当	113
沧东桥怀旧	118

第二辑 漂流心瓶

梦影老屋	12
父亲・小河	13:
春节将近话书法	14
梅花开了	14
醉步金马碧鸡坊	14
走过秋天的边缘	15
路过温庄	15
	15
本主庙祈福	16
香味弥漫的记忆	16
思绪如水	16
听 月	17

月色知子罗	185
冬至: 水漫过的痕迹	189
舀起一瓢十分水	192
一树金黄	196
驻足在你的博客里	199
基辑 香心一瓣	
	204
年 轮	215
爱在人生	221
一位作家的老屋情结	224
我的老师	227
家乡的一亩田	231
向北方	235
音乐感怀	238

往事悠悠	247
雨夜捞柴	253
阿贾尼	257
灵魂的故乡	261
我的泪挂在你心田	264
没有离别	269
无以复活	272
扬送过往	275
北方秋实印象	279
吆喝麻雀的日子	282
永远的格桑梅朵	289

第四辑 心洁如荷

缘		294
栖息	息在月亮上	298
	节的过往	300
牧方	女在香格里拉	305
	影	307

后	 记	368
	赏荷五味	359
	触摸黑井	356
	在路上	348
		342
		337
	花 蕊	333
	荷风送香	331
	月光落地	329
	心绪自由如风	327
	恋 山	325
	给心灵留一块退守的园地	322
	唯愿心灵更自由些	319
	唱吧! 那心灵的歌	316
	拿什么去醒酒	314
	小鸟飞过窗前	312
	同望当空月	309





大山恋歌

山脊游走的雾,像漂浮在水中的白纱巾,阵雨清洗后的山峦, 尽展娇姿,雾在其上任意描绘,像龙、似凤、如象……

站在黄柏村采选厂欣赏雾景,人浮雾中,苍茫的澜沧江峡谷风云际会眼底。雾如海水,渐渐从四周漫上来,揽黄柏采选厂入怀中。雾裹挟来毛茸茸雨丝,我撑开伞,收好相机,扛起三脚架,跟着村民和宣文等人向黄柏村走去。

哦叶,信撒勾吾阿果底。哦叶,帝农别足呵事哟,比阿使撒得……哦叶,信撒勾吾阿果底。哦叶,干和参思熬能中,是啊到在嘴……

雾浓得看不清路面,小心翼翼地走在高低不平的泥泞山路上, 我抹一把湿湿的脸,隐约听见雾深处飘来山歌《哦叶》,踏着 熟悉的旋律,步履在浓雾里轻捷了起来。

"哦叶"是白族那马人支系山歌的曲牌,以曲牌名命名的《哦叶》是首著名的情歌,从滇西北澜沧江畔传唱到京城。作为云南省33个古镇之一的营盘镇,地处怒江州兰坪县西部澜沧江纵谷区中,黄柏村是营盘镇村民委员会之一,东邻澜沧江,南邻岩头,西邻碧罗雪山,北邻石登乡。作为那马人的后代,听到

这山歌,自然会引发内心的共鸣,我翻山越岭到那马人山寨黄柏村,就是因这首情歌而去的。

裹着一身雾, 我们敲响了民间艺人李全文家木楞房的门。

李全文浓眉大眼,留着平头,国字脸上漾起憨厚的笑容, 白衬衣外罩藏青夹克,米灰色裤子,黑皮鞋上粘着湿泥,头发 湿湿的,一看便知也是刚刚到家。

2006年10月,李全文因表演《哦叶》,参加"首届CCTV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获得圆满成功,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给他颁发纪念证书,感谢他在维护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作出的贡献。2007年6月9日,鉴于李全文在保护和传承民间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云南省文化厅、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命名他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哦叶》是开益调之一。开益是那马人独具特色的传统民歌总称,内容上至盘古开天辟地、英雄传说、祖先迁徙,下至日常生活和生产等等,可以男女对唱、领唱、多声部合唱。节假日、婚宴丧葬,那马男子弹响四弦琴,开益响彻山谷。

李全文的两位师傅,一是住在科登涧的大爹,二是住在黄柏场的爷爷,可惜爷爷已经去世。爷爷不仅是他演唱开益的引路人,更是德高望重的民间艺人。说起爷爷,他深情地称呼爷爷为师傅。算起来,李全文是黄柏村第四代歌手,他的爷爷是第一代歌手。

李全文从小喜唱民歌,喜欢摆弄四弦琴,从 12 岁起就跟爷爷学唱开益。爷爷对他要求严格,开益调的衬词、押韵、对仗、对偶、排比以及句子的背诵一丝不苟。他清楚地记得爷爷教给他唱的第一调开益是这样的:"我利乡多子要依,多块供水俩

利高,但多昂宽乐。"(意译:我是小娃娃,水在石头下也长,终有一天会长大)"我利乡多子要依,穿切穿切温子东,拔切地妈可。"(意译:我是小娃娃,陡处陡处跌跤多,平处又站起)

李全文有十多个弟子,大都是黄柏村人。他们在农闲时节聚在村文化活动场地,吹拉弹唱。就像当初师傅要求自己一样,李全文教唱开益严谨,对弟子们要求严格。村里其他的民间艺人也时常来活动场地与大家交流。每当镇里召开活动,他们就代表黄柏村参演。由黄柏村农民演出的《哦叶》,可以说是营盘镇的一个品牌节目,兰坪县举办的东方情人节,黄柏村的《哦叶》一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彩。李全文和弟子们的演出误工,有时由村委会给予适当补贴,大多时候由黄柏采选厂赞助。为了发扬光大开益,李全文主要精力耗在开益的传承上,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机会。作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李全文,政府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他们活动经费有限,有时甚至没有活动经费,李全文将自己享受的生活补贴搭了进去,为此他淡然笑笑,对开益的倾情付出毫无怨言。

说起开益,李全文神采飞扬。他从木楞房墙上取下心爱的 四弦琴,放声高歌了起来。简陋的木楞房收拾整洁,面对眼前 沉溺于开益旋律中的人,我深深被其情怀感染。

采访完李全文,我们到第二代女歌手和桂鹏家。李全文换 上了白族演出服装,背着四弦琴随我们前往。

和桂鹏老人穿着典型的那马人服饰,斜对襟领褂和大襟长衣,系着围腰,头缠长布帕子,早已等候我们多时。随同我前往和 桂鹏家的人中还有黄柏村第三代歌手李益生。三代歌手汇聚一起, 黄柏村的夜空回荡开益。来自营盘镇畜牧站的和奎文成了我的 得力助手,不仅帮我录音,遇到我听不懂的歌词,还当起了我 的翻译。

"开益"种类繁多,调子旋律和内容也不一样,结构和格式为"七、七、五",即每首两个七七字句、一个五字句的两阕组成,讲究押韵和声调的协和统一,注意借字谐音,"托物起兴,借物发端"和"托物言志,借物传情",富有节奏美和音乐美。和桂鹏老人领唱,和同概老人和声,她们唱的是"算开益","算开益"是"开益"中的一种。当得知我翻山越岭到黄柏村,为了抢救那马人的民族文化时,和桂鹏老人望向我的眼光慈祥而又感激,她率先唱了起来,用歌声对我的到来以示欢迎,作为三代歌手聚会唱"开益"的开场调:"依估昂妈利昂衰,依补伪依律用心,感律情阿得。"[直译:你住何处我不知,你为我们用心了,感(恩)你情不尽]

昏暗的灯光,温暖的火塘,朴实的山歌,一种对山的情结和来自骨髓里的爱,就在高亢、响亮而又如泣如诉般变化无穷的旋律里引起我的共鸣,开益独特的颤音令人迷醉。那马人上下辈之间忌讳较多,他们给我表演了男女对唱、领唱和多声部合唱,但绝不会在火塘边演唱情歌,这不能不说是遗憾。后半夜,我们的开益歌唱移到了采选厂的厨房里,在场的都是同辈之人,火塘边的情歌毫无顾忌地唱开了。尽管现场只有我是女性,但流入耳朵里的歌声是艺术,是天籁,委婉浓烈的爱情表白以及柔曼的颤音,绵绵无际的爱之音,没有矫饰,没有故作,天然合成,如山涧小溪,如蓝天白云,让忙于记录的我陶醉。

那马人情歌,善于采用比兴和拟人的手法,随手将生活中的场景拈来,一事一物,比拟妥切。大山养育了他们,使得他们的秉性里有山的稳重和豪放,也有了水的清澈和柔婉。男人是山,女人是水,山水相依孕育的爱情,正是他们对大山的恋情,

而这样深厚的恋情,他们唯一的表达方式就是歌谣。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那马歌谣,贯穿了那马人社会生活。一代又一代的那马民间艺人,平淡地生活在大山深处,把对大山的爱用"开益"传承。

没有俗尘浸染的情歌,让人怦然心动:"支蜂侬顶生高土, 所你高夏利不岸,不生伪到土;刀朵好行蜂虾药,侬伪心昂羊 他顶,伪侬药不虾。"[意译:蜜蜂采花识路程,不分昼夜地行走, (认得)情人在前方;杜鹃花谢蜂采蜜,若不真心别说爱,不要 怂恿我]

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随着夜凉加重,我淡淡地忧愁了起来。我此行的目标是离黄柏村十多公里的黄柏场,这是《哦叶》的发源地,那里有典型的那马人山居,可泥石流将我困在黄柏村采选厂,寻踪那马人文化的遗憾,午夜的山歌难以补偿。我原打算采访完黄柏场后,回营盘街稍作休整,从古老的营盘铁索吊桥过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到怒江州著名的废城知子罗,沿怒江顺流而下回到州府六库城,这条线路是怒江州历史上著名的盐马古道,被称为碧罗雪山鸟道。时下时停的雨,泥汤样咆哮奔腾的澜沧江,高山峻岭间变化莫测的雾,让我在"开益"的情歌对唱里有了隐忧。

隐藏在我眉间的愁绪,没有逃过黄柏村歌手的眼睛,李全 文弹起四弦唱起了《哦叶》,李益生跟着合上,磁性迷人的男声, 在雨夜里尤显醇厚:

哦叶,勾农是蒙古处顿。哦叶,勾底撒勾勾吾式,古处升农勒……哦叶,为冻古堆干阿,日农撒勾农吉心,撒本农滋厄……

和奎文关掉了录音键,跟着唱了起来,十多个人跟着唱了起来,我不由自主加入合唱里。屋外的雨渐下渐大,渐渐就有瓢泼之势。我的心在优美的旋律里渐渐释怀,融入山里汉子们用爱谱写的大山恋情里,生于斯长于斯的山里汉子,山歌人人肚中装,走在山路上,随口而出的歌声是他们感情率真的袒露。行走在盐马古道上,我对大山的如水恋情,与这些汉子们对大山的感情同出一辙。

雨夜,心旌摇曳在"开益"里。下意识地,我在采访本上 写下《哦叶》的意译歌词:

真心相爱我两个,中间被人拦道网,难得在一起。真心相爱我两个,中间隔的这道网,让谁去剪开。爱山就说爱山话,爱岭就说爱岭话,爱山爱岭就一样。爱山就喝山上水,爱岭就喝岭上水。真心爱山(啊)真爱山,爱山饮山水一口,喝山水一滴。这么久我真想你,想你饭吃不下,肚里喝冷水。

春 韵

竹篱笆曲里拐弯,千脚落地、依山而建的干栏式木板茅屋,屋门低矮;编箩筐的老人,满是老茧的手和脚夹着竹篾,脸上皱纹堆叠;中年汉子赤裸着上身,在蒸汽蒙蒙的铁甑子后面启开土罐子封口,将酒倒入土碗里,眉眼荡漾着笑邀请客人品酒;穿着勒墨人盛装的老阿妈,坐在火塘旁安详地捏着粑粑;篱笆墙后,孩子们睁着天真无邪的眼睛偷看村外来客;织布的勒墨女子脚不离踏板,拿起梭子直起腰捶背……走在金满村,我对这个自族勒墨人支系村寨充满好奇。

三月春风轻抚脸,目光所及,但见千脚落地的木板房随意 而又有规则地排列在山腰上,山路弯弯细又长,四五丘田散落 在坡地上,三两株桃树点缀村舍。山连着山,峭壁林立在村寨 背后。蓝天紧拥吻山峰,河谷深处雾朦胧。布谷催耕,太阳火 辣辣地照着大地。

"哐沓,哐沓",舂碓的声音不时响在耳边,茅草搭盖的碓房,有人在舂粑粑。木柱在石臼里一起一落,木碓旁,有人护臼,有人捏粑粑,碓尾有人踩碓。走进一家屋里,火塘的三角上架着铁锅,铁甑子里蒸着籼米掺和的糯包谷面。简陋的房屋一览无遗,铁线上挂着衣服,地上、木柜上搁着的簸箕里晾满粑粑。主人热情地烧粑粑给我们吃。楼下牲畜圈里,猪懒洋洋地不时

哼哼。

春耕伊始,生活在云南省怒江州的白族那马人、勒墨人支系,以特有的方式过生产节。那马人将生产节称作桃花节,勒墨人将生产节称作尚旺节,这意味着祖尚旺(意为农忙三月)的到来。 泸水县洛本卓乡的尚旺节选在每年三月的第一个属猪日,是勒墨人祈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重要节日,节日上不仅祭祀白王护佑丰收,人们还唱歌跳舞,尽情欢娱一天,第二天就扛着锄头下地生产劳动。

千脚落地木屋旁,不时露出一两座水泥坟墓,墓后的木架上挂着艳丽的民族包,飘荡着招魂幡之类的纸条。房前屋后的田地,洋芋长势喜人,葱绿的叶子快要滴出汁来。洋芋地间,不时冒出蚕豆和油菜花,紫的、黄的花与桃花的粉红遥相呼应。烟雾飘荡村寨上空,盘山公路肠子般裸露在村头。

勒墨人家的孩子长到十二三岁就要离开火塘,单独与年轻伙伴在父母给他们盖好的南毫里休息、娱乐,男女分别居住,可以互相往来,唱歌对调、谈情说爱。特别是春秋二季,年轻小伙子成群结队,由这村串到那村,串到哪里就在哪里的南毫留宿,第二天清晨回家。串南毫又叫观南毫。通过观南毫,青年男女增进了解,成就姻缘。

正房外的小小篾房,多半是南毫,大多铁将军把门,也有的装满杂物。主人笑着告诉我们,明天才是真正的尚旺节,乡政府组织文艺汇演和物资交流及射弩、秋千、陀螺、拉拔河等比赛活动,姑娘小伙子们大多到乡里去了,晚上要在乡里集中彩排文艺汇演的节目……装满杂物的南毫,不言而喻,这户人家的姑娘已经出嫁了。

月挂中天,银辉笼罩山谷,我的脑海塞满对南豪的想象,

穿着五色领褂、黑色筒裙,系着漂亮围腰的少女坐在南亳屋门前木板走道上,头圈缀满小贝壳,五彩飘带,大贝壳胸饰和用小贝壳、各色珠子连缀成的项圈,在银色月辉中闪着柔和的光。年轻小伙子怀抱着四弦琴,满脸含笑地望着心爱的姑娘,熟练地拨动琴弦,合着姑娘的口弦声声,包头帕上的小镜子反射月晖,自织的麻布长衫下摆在夜风中摇曳。

- (女) 嘴搽蜂蜜说甜话, 不甜那句你不说。
- (男)你家阿哥嘴搽蜜, 嘴也甜来心也真。
- (女) 哥是江边巧言雀, 巧言巧语你会说。
- (男)喝酒同心酒有味, 实话说给小情妹。

我的耳畔响着沧江情歌的旋律,作为与勒墨人同族不同支的那马人,从澜沧江畔来到怒江畔,乘着春风,与勒墨人一起欢度尚旺节,颇多感触的我,只想脱下沾满尘土的旅游鞋,放下负重的摄影包,光着脚丫坐在干栏式房屋后门延伸的木板阳台上,对着山谷吹奏一曲口弦。奔波中疲累的心,只想依恋着大山的胸怀安然酣睡,在城市的大楼间拘谨不安的思绪,只想裸露在乡间的月华下自由歌唱。

第二天下午,我们告别热情好客的金满村民。简陋的村寨 在夕阳辉映中,与周边的山色融合在一起,一种说不出的恬静 让远行的脚步难舍。勒墨人的祈祷送着渐去渐远的背影,而在 羁旅中的人将希望和祝愿遗留金满村,春的韵味就在这样的相 互祝福里浓烈悠远了起来。

"哐沓, 哐沓", 怒江峡谷深处舂碓声声, 春风吹送祭词: 我们洛本卓地区管天管地的摆牙王等支,把你请,把你请…… 让我们锄头挖到的地方, 牛脚踩到的地方, 种子撒到的地方, 种一棵活一棵, 栽一棵结一把, 庄稼比别家长得好, 粮食比别 家收得多。天上的飞鸟不要吃它, 地上的走兽不要踩它, 风沙 不要吹,雨雪不要下。一年有吃不完的粮,装不完的谷……

大理涂抹

滇西大理行,储存内心的感动奔涌笔端。

一、洱海荷思

晨曦初露,我和几位摄友立在洱海边静等日出。远山朦胧,水面波澜不兴,三两株树立在水里,以树为起点,一抹水葫芦的淡绿荡漾水面,身后的绿化带包裹荷塘,朵朵荷花恬静开放。 小舟缓缓地出没洱海晨雾里,鸟鸣声声。

眼睛离开取景镜目器,我做出拥抱的姿势,脱口而出:"洱海,美啊!"

一旁的小罗笑了。他收起三脚架,转移地点,提醒我说: "别老待在一个地方不动。"我忙收拾相机和三脚架,随着他的 脚步寻找最佳的摄影地点。摄影人就是这样,眼里只有光和影。 想不起何人所说,摄影实际上就是一抹光的表达。为这一抹光 的表达,摄影人是不能稳坐钓鱼台的,只有不断地奔波,追赶 光不辞辛劳。为了捕捉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象,表达自己的审美 情感,摄影人的转移战场没有喘息的时间。 来到滇西大理,一种情结越解越结。夜游大理古城,走在古城墙上,我的心陷入恍惚里,月夜下立在城堞上吹箫的身影,行囊上别着糖葫芦……想起写了十多个章节后搁浅的小说,与小说主人公的心灵之约遥遥无期,隐痛由心底泛起。我伸手向夜空,只想触摸小说主人公的灵魂,在他难以忘怀的古城里,点点滴滴拾起留下的气息。这样的情绪居然让我在第八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暨 2009 首届大理国际影会、大理洱海节上,没有放开手脚抓拍难忘的瞬间。我想,我不是一位摄影师,我是文字爱好者,性情中人的我缺少摄影师的敏感及敬业,许多时候,我会陷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心境里,错过摄影的最佳选择!

天难以放晴,雾霭蒙蒙,于是我们转向荷塘。荷叶田田,荷花妖娆。一朵残荷让我的脚步停止不前。莲蓬上挂着残缺的白色荷瓣,捧住凋谢的花瓣,荷叶珠泪涟涟。不远处,睡荷零星开着白色、紫色的花,鸟儿在荷叶上轻盈地跳着舞。

残荷,这是冥冥中的昭示么?何以让我收藏了一瓣荷香, 从此,走不出心中的海!

洱海的呼吸离我远了,晨雾中的小舟离我远了,金花和阿鹏的歌声离我远了。"走啰!走啰!"不远处小罗的呼唤从耳边滑过,落在荷田激不起回响。痴迷在荷田,我的眼角不知不觉挂着泪。我负气地抓拍一幅又一幅荷花图,却怎么也拍不出荷韵来。

银白月光下,定有佛前约定,何以荷指轻弹,纤手带露中 筛落金针。今夜,何人踏着月光来,金针穿线,随手在荷叶上 绣鹊桥?流落凡间难登南天门,淤泥掩盖不了冰清玉洁,笑苍天, 心志永不改。

光影鬼魅。立在风中读凄美,剪不断理还乱。谁多事织蛛网?

残荷拢心,拳握暗香,捧着心血孕育的荷瓣,拂落眉头愁郁。

纸飞机穿行地狱,我想定然深藏荷的目光,浸透荷的清香,阴森恐怖的冥界才有了淡然的探索。记忆制造感动,触动内心却是无尽的失落。洱海清晨,我面对残荷挥洒一捧热泪。也许,景致错读,如盲人摸象,不知残荷旁花开热烈,更不知此花凋谢彼花开,何况观洱海日出乎!

一步之遥,心念间,祸福难书。

与我羁留荷塘畔的小王,心里是否留下遗憾?

荷花处处可以拍摄,怒江大峡谷就有荷的清雅,可洱海日出的景致只有大理独有……小罗连连叹息,同行大理的怒江摄友也投来不可理解的目光。焉知,读荷的心境需要环境,洱海畔,荷田卸载一时情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只想对小罗说"不悔",我也只想对你悄悄说"不悔"。

读荷, 画心。

二、情约崇圣寺

一步,一步,走在崇圣寺台阶上,尽管没有钟鼓声,我的 心却敲响了钟,心意参禅,情思踩着鼓点升华。

坐在南诏建极大钟楼上,丛林掩映的三塔尽收眼底。阴霾的天空突然放晴,三塔周边的云展开翅膀。极目远眺,洱海像灰色线条,苍山是线条外起伏的波浪。民居密密交织延伸天边,苍山十九峰挥舞长袖翩翩起舞。南诏时代建立的三塔,历经坎坷,沧海桑田任笑弹,依然屹立天地间,成了大理的象征。

手指轻敲建极大钟, 南诏佛教昌盛在历史尘埃里演绎。盛

世修复,开光大典后的宁静是一种淡然的景仰。俯瞰雨铜观音殿,游人悠闲安然。崇圣寺供奉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护佑大理一方水土。展读铜鼎上浮雕般的文字,拜过金碧辉煌的观音佛像,走向佛都崇圣寺山门,脚步漫溢思念,一个人的旅行沉重而又孤独。我想,我是个六根不清净的凡夫俗子,迈步佛都,禅意驱逐不了内心情愫。想给记忆画像,却无力高挂墙上,更没有勇气暴晒众目睽睽之下。

负载心的枷锁,彷徨山门外,皇家园林建筑富丽堂皇。游人如织,但我的眼眸所到之处,竟是旷达中的凄凉。悄然坐在山门外,脊背紧贴围墙,恍惚中,我看到小说主人公微笑着向我走来,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最忆那日的晚霞,与家人同游大理古城,经过崇圣寺,邂逅一串糖葫芦的深情,舌尖味觉流入心底,荡起万古不劫的牵挂。

风雨飘摇中爱无助,只想随着袅袅上升的香雾,让无尽情 思飘散。如果佛的无边法力能将心塑成四大皆空,卸下羁旅中 怨艾,我愿在寺庙深处侍候佛一生。

"天半舞寒云佛住山林传此目,地高留古雪僧开栋宇自唐年。" 读着楹联,门里门外细思量。拾着级级升高的台阶,天空又阴 了起来。经天王殿至弥勒殿,我默祷在大肚弥勒佛前,沉思在 这尊福佛的笑容里,想起弥勒菩萨之应化身的布袋和尚传说,"一 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睹人青眼在,问路白云头",不由痴 问自己,寄情山水的情怀,是否也如布袋和尚云游四方的潇洒 和飘逸?

"是非憎爱世偏多,仔细思量奈我何。宽却肚皮常忍辱,放 开泱日暗消磨。 若逢知己须依分,纵遇冤家也共和。要使此心 无挂碍,自然证得六波罗。"领会偈语,想起"佛是迷时自渡"

一说,心门悄然洞开。

再次返回三塔畔,天空晴朗了起来。天幕湛蓝,白云叠涌如洗,三塔水面倒影静美。微风拂额发,柔柔的触摸激起内心微澜。佛前约定,佛前放弃,都是心感念。山川河流拥抱孤影,心伤融化在山水与共里,笑傲江湖,大气磅礴的手笔,正是一个人集天地精华修行的佐证。

大理风花雪月是我的向往,流连崇圣寺,叹人生轮回无常, 生死无始无终,心愿仅是佛前一炷香,不由慨叹"尘世如潮人如水, 是非恩怨转头空"。

出得崇圣寺山门,放下一种相思,却在心头郁结另一种 相思。

三、西云书院寻踪

或许我来自杨玉科的出生地兰坪,与他是同一个村庄的人,只要有机会到大理古城玩,我都要到大理一中拜访西云书院,沿着前人留下的若有若无的脚印,情怀漫涌,自我品味。

好多年不来大理,与摄友们置身古城,我念念不忘西云书院, 总想到坐落在古城中心地带的大理一中看看《西云书院碑》、《种 松碑》、《御赐碑》等清代碑刻,以致郭兄问我,你们兰坪人对 杨玉科那么有感情吗?我说是的,我从小就听着父老乡亲讲杨 玉科的故事长大的。《云南大纪念》一歌,就是以武愍公杨玉 科在中法战争中,率领广武军出镇南关英勇作战直至壮丽殉国 的事迹谱写的。杨玉科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至今让故乡 人传颂。 洱海开海节后第二天,参观古城各个景点的国际影展,怒 江摄影家协会的会员分散行动,我跟着张叔等人,看完总统兵 马大元帅府、红龙井、武城门的摄影展,大伙累了,无人响应 我的提议到大理一中看看,有一部分回旅社休息,有一部分到 大理城打印照片以便参加摄影大赛。我无意参加摄影大赛,快 快随大伙回了旅社。段炳璋前辈退休前在兰坪县工作,深知兰 坪人对杨玉科的感情,尽管他已经参观完大理一中的摄影展, 还是陪同我再次到大理一中一游。

飞檐翘角、斗拱彩画的门楼上,大理石镶嵌的横匾行书"云南省大理第一中学",门楼对面照壁中间镶嵌着白色大理石方框,隶书"西云书院",照壁背后就是西云书院碑,由杨玉科撰写。大理一中门楼右侧升旗台背后也有一个飞檐翘角的照壁,白墙上草书曾任云南省省长的和志强题字"苍洱毓秀,树人百年"。另一面墙上标语显眼,那就是大理一中本科升学率为百分之百,这是高考通报的黑板报,介绍了大理一中高考状元等情况。

夕阳暖照,大理一中建筑古色古香。我重温西云书院的有关介绍,西云书院创建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原为清军将领杨玉科爵府,建筑面积10114平方米,一进四院,全是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的建筑,大小房屋130余间,"堆山凿池,莳花养鱼,园亭楼阁,穷极华丽。"杨玉科离开大理时,将全部房舍及大部分不动产——盐灶、铺面、田地捐赠地方,作为书院修缮及开办经费。因为杨玉科号云阶,故取名西云书院,是滇西最大的一所书院。

大理一中作为国际影展的重要展出地,展出的摄影作品丰富多彩,我细细欣赏每幅摄影作品,再次感受摄影魅力。游人寥寥,不时有学生来到校园上自习。我们信步洁净的校园,不

觉间到了古柏下。古柏旁边,牌坊中间横书"海阔天空",牌坊后重彩描绘的屋宇叫"桂堂",一抹阳光罩着古柏和桂堂一角,垂柳和竹子的绿叶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色。

最后一缕阳光褪尽,校园静悄悄。我们转悠到一株石榴树下,遇到一对中年夫妇。忙着拍摄照片的我,无意中听到做丈夫的对妻子提起这棵石榴树,说起当年自己在此求学时与石榴树的故事,我不由感动,特意拍摄了一张石榴的照片:天空高远,红红的石榴挂满枝头,拥着屋檐的一个翘角。做丈夫的友好地对我笑了,我也笑着对他说:"我拍摄了你的石榴树!"他颔首致谢。

与这对夫妇分手后,我与段前辈顺着"方塘壹鑑"的走廊到了另一个院落,回廊藤蔓青青,我们坐在大理石桌旁休息。暮色四合,不时有鸟从眼前飞过,留下三两声鸟鸣。想着上自习的学生,想象他们到这里读书休息的情景,那"方塘壹鑑",让我想起了诗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育的渊源,让坐在西云书院石凳上的我品咂,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段前辈向我讲起了澜沧江畔杨玉科创办的沧江书院,讲起了他担任兰坪县副县长期间对沧江书院碑石的保护·····一种情怀让我深深共鸣。

可惜我们到大理一中游玩时,正是下班时间,校园内一些园门关闭,我只看到西云书院碑,别的碑石没有看到。我们休息了一会,吃了一些东西,又参观另一处院落,惊叹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建筑的精妙。古老的建筑群里悬挂摄影精品,我与精通摄影的段前辈一边走一边欣赏,幽静的西云书院让我陶醉。

行不多远,我们再次遇到拜访母校的那对中年夫妇。我在

一个水龙头前停步想洗一下手,却没有水。当年大理一中的学子, 笑着到一个拐角里扳开总开关,清澈的水"哗哗"从水龙头里 流出来。

洗着手,我不由惊讶地问: "你居然还记得这个开关?"

额头已有皱纹的人点头笑了,他说,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 代初的大理一中学子,在外地工作,此次回大理,特携妻子来 拜访母校,寻踪当年留下的踪迹……

大理一中现在是云南省 24 所重点中学之一,被命名为 "云南省一级中学"。作为大理一中前身的西云书院,从 1877 年创建至今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为当地乃至云南的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与二十多年前的大理一中学子邂逅西云书院,我不由感慨万分,由衷地对这位学子说:"您的母校是一所古老的学校,能在这样的学校里求学,应该感到自豪!"

走出大理一中的校园,流连学校围墙的书法艺术前,再次感受这所古老学校魅力,我情不自禁对段前辈说:"有幸在此当老师,平生心愿足矣!"

曾经当过老师的段前辈笑着赞同。

四、浪漫洋人街

观赏完影展,从西云书院出来,已近黄昏。我征询地问段前辈,何处就餐?段前辈风趣地说,咱们也到洋人街潇洒浪漫一回。

走在洋人街,我的心盛满感动。蜡染布掩盖不住异国风味, 金花妹精心绣制的围腰带妩媚眼眸,阿鹏哥的四弦弹响在金发 碧眼的友人心里,银手镯的打磨声伴随咖啡清香。典型的大理 白族民居高挂大红灯笼,临街摆放长条木桌木椅。华灯初上, 不同肤色的人在习习夜风里微笑交流。

旅行最愉快的莫过于与同道之人切磋摄影和文字、赏景品 茗。我与摄影师段前辈随意交谈,身旁的刀叉声和我们举箸的 优雅相得益彰。透过灯笼,望向洋人街,中西风味店、珠宝店、古董店、扎染店、画廊……铺面林立,游人如织。

对面扎染店的老阿妈穿着色彩艳丽的白族服装,"苍山绿,洱海清,月亮白,山茶红,风摆杨柳枝,白雪映霞红",我不由想起了人们对大理白族服饰的概括,于是留意起从眼前通过的穿着民族服装的人,发现男子横胸挂着四弦琴,缠白色或蓝色包头,穿白色对襟上衣,外套黑领褂,下身穿宽筒裤,系拖须裤带,有的还佩戴绣着美丽图案的挂包。白族妇女多穿白上衣、红坎肩或是浅蓝色上衣配丝绒黑坎肩,右衽结纽处挂三须、五须的银饰,腰间系有绣花飘带,上面多用黑软线绣上蝴蝶、蜜蜂等图案,下着蓝色宽裤,脚穿绣花的白节鞋。手上多半戴纽丝银镯、戒指。已婚妇女梳发髻,未婚少女则垂辫或盘辫于顶,有的则用红头绳缠绕着发辫下的花头巾,露出侧边飘动的雪白缨穗,点染出白族少女头饰和发型所特有的风韵。也有极少的人戴小帽或角尾帽。

夜色渐深,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信步洋人街。洋人街 是歌的海洋,三弦琴弹响,白族山歌此起彼落,有一伙游人也 不甘示弱,自发地组成一个流行歌曲合唱团,手里的道具是啤 酒瓶。闪光灯不时爆亮,摄影师们自然不会错过精彩镜头。我 被歌声感染,忙着抓拍镜头的同时,随着地点的转移,也跟着 歌手们或哼白族调或唱流行歌。

不知道为什么,一踏上大理,我的心就有丝丝失落,也许

曾经有过大理行的心灵约定,尽管约定的对象虚无缥缈,只是我的一时文字情结。对于我来说,小说搁浅,就像彷徨楚河汉界的棋子。与摄友们同行大理,心境空旷,月华清冷,风云际会里抚摸古城沧桑,人在闹市心在孤旅。只有置身洋人街歌声里,我的心盛满快乐,犹如一滴水汇入江河,不再被惆怅左右。

盘桓洋人街,激情是一种共鸣,发自内心,可以率性而为,不必戴着道貌岸然的面具。这里没有肤色国界之分,这里没有权势金钱之争,这里只有歌声,清唱源于心灵。也许,这是摄影节期间特有的风景,艺术的感染力在洋人街浓浓夜色里铺张,使得我们淡化了商业气息浓厚的感慨。我毕竟来洋人街浪漫走一回了,释放心灵负荷,莫过于人文纯真!

没有来由地,想起开海节仪式结束回住处时导游的介绍,大理姑娘的头饰包涵风花雪月,过去曾经有这样的风俗,如果你经受不起美的诱惑悄悄地摸姑娘的头饰,就会被羁留姑娘家,住在柴房里,第一年主人家当你客人,让你学看他们干活,第二年你就下地干活,第三年学做木匠……

出洋人街,我们往南城门走去。一路看到的夜景与洋人街 迥然不同,街道两旁店铺灯光柔和,不像洋人街那样热情洋溢, 宁静与热烈,两种感觉,两种心情。月亮高挂夜空,古城墙上 的灯光闪着淡绿的光,我的心从奔放走向恬静。

看着悬在五华楼上的明月,好久没有动笔写文章的我,有一种写的冲动,想起写写停停的小说情节,旷野寂寂,月光凄凄,城堞上吹箫的身影孤伶……月光让我触摸自己的灵魂,不由登城楼,漫步城墙,沐浴银辉,洋人街不再驻留我心里,大理古城璀璨的灯光难以挽留我想象的翅膀,空蒙蒙的夜色深处有我的原野。跋涉路上,月光和箫声做伴,此生,我还有孤独可言么?

洋人街还给我留下另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一碗米饭的价格比一盘宫爆鸡丁的价格还要贵。段前辈笑着对我说,20元一碗饭,值!因为它使我们不会忘记,洋人街上的万种风情,还有摄影师的精品力作以及彼此对艺术和人生的感悟。

行行摄摄,我结识良师益友。在怒江,我久仰段前辈的大名, 只是他在兰坪县工作,而我在州府六库城谋生,一直无缘得见。 西云书院寻访武愍公杨玉科将军的风采,洋人街书写浪漫,与 段前辈同行,他的博学以及老顽童般情愫,让我难以忘怀。

"光影在眼球里舒卷,友情在心田中生发。摄影会把瞬间变成永恒,真诚会把一天变成十年甚至更长。" 段前辈发自内心的话语,令人动容。

五、红龙井的艺术之旅

每次从南门五华楼进入大理古城,郭沫若手书的"大理"两个字遒劲有力,首先吸引我眼球。我们曾在开海节前晚漫步古城,被潺潺流淌的溪流和布满天空的红灯笼吸引到红龙井,这是一条街名,也是一口井名,这里和洋人街迥然不同,没有喧哗,只有小溪流淌声。小溪畔坐落白族民居,垂柳轻拂,沿溪随意摆放木桌长椅,小溪中间,见缝插针摆放圆木桌,有人坐着闲聊,或品茗或吸吮饮料,过往游客悠悠赏街景。

小桥流水,古道柳亭,红灯笼如龙游动。街道深处,亭子 有龙盘踞,大理石镶嵌的井口托着一颗玉白菜,流泻一地红色 灯光,让人捧读红龙井的神话传说。我想与人一样喜怒哀乐, 具有七情六欲的龙王,不知今日是否抄近路,从红龙井而出, 静等绕山灵的金花?苍山洱海明证,神与人谱写爱情诗章。或许,在这中国摄影界盛会里,龙王手捧玉白菜,成全人间孝子。和谐的大理古城,国际影展带来光与影的惬意,洱海开海节千帆竞发,龙舟回荡渔家女儿歌声……不知龙王是否也被摄影者的激情感染,手持相机抓拍感人的瞬间?

开海节仪式后的第二天凌晨,拍摄了洱海日出,我们马不停蹄赶到古城各个景点参观国际影展。蓝底金字的"总统兵马大元帅府" 牌匾,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格外庄严,大元帅府内遗留着清咸丰年间回族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遗迹,杜文秀领导云南西部各族人民抗争,是一次回汉联合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国际影展让我感慨摄影业发展的同时,沿着历史踪迹,沉入滇西人民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里。

离开总统兵马大元帅府,我们再次来到红龙井。水泥做的铜钱流水潺潺,我们头顶着红灯笼,逆水流而行,一边走一边细细观赏影展,有时忍不住掏出相机,对着眼前的展品拍摄,保存摄影范品,满眼敬佩和受到启迪后的深思。国际影展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突出人文,画面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鹅卵石或青石条铺成的地面,随意扔着被涂着红色的旧鞋,鞋的种类各种各样,包括现在极少见到的草鞋。白日的红龙井,尽管大红灯笼高高挂,但没有流泻红色灯光,建筑古朴,房内白墙和院落照壁、围墙高挂着摄影大师们的作品,地上用红艳艳的鞋渲染出一种行为艺术。艺术的氛围包裹着我,我忘记了红龙井和玉白菜的传说,对大理崇尚白色体现风花雪月的服饰和体现蓝天白云的建筑文化视而不见。

一组航拍照片吸引了我,这是彩云之南的专题,美丽多彩、 大气磅礴。我在其中找到了怒江大峡谷,找到了六库城、兰坪 县的航拍照片。家乡情结,使得我对出生地兰坪县和工作生活的城市六库格外留意。

有时忘情,忘记脚下的"艺术",不小心踩在涂得红红的鞋上,一种歉然来自内心。此杰作的导演,内心感受不知如何?我小心避开涂得血红的鞋,对地面的杰作,缺少审美愉悦。

坐在小溪畔吃早餐,垂柳热情做伴。怒江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们回味摄影展,交流观展体会。此行,对于我这位摄影爱好者来说,可谓受益颇多。

怒江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张叔两鬓斑白,背着不少于 50 多斤的摄影器材,一路步履矫健与大家谈笑风生,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刘老前辈清瘦,抢拍镜头的精神不亚于当年。与两代摄影人同行,我被他们的摄影情结感动。在红龙井的柳荫里小憩,张叔关切地询问我此行的感受,再次叮嘱我写一组大理行散文。

红龙井, 以艺术的姿态, 在我的心灵泛起涟漪。

梦回香巴拉

以前,在书本上读过"香巴拉"这个词,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地方的名称,还是别的意思,直到我看见了雪山,看见了雪山下的湖泊,在湖边放牧的藏民告诉我,这就是香巴拉······

——摘自建智日记

晨曦初露,沿着江堤,漫无目的寻找,说不清自己遗失什么。 柳枝低垂摇曳,泊岸小船,平添行旅孤清。

钟声从山水相连处传来,一下又一下撞击心灵。秋露渐浓,随着晨雾飘弥,散漫的思绪清晰了起来,香巴拉,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那里有我无尽的牵挂。

雪花飞扬时节,不修边幅的我又来到了香格里拉。辽阔的中甸草原铺上了白雪,马儿在雪缝间低首寻找枯草,羊群如天际流云向我奔来。雄伟的松赞林寺依山而立,大殿顶上的鎏金铜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穿着漂亮藏袍的藏民们集聚在松赞林寺前的广场上。浑重的鼓点,悠扬的法号,松赞林寺最重要的佛事格东节跳神开始了。

匆匆膜拜了宗卡巴大师金像, 步出大殿, 竟与一位藏族女

孩撞个满怀。女孩头饰上沾着雪花,红红的脸上挂着汗珠,我 正要道歉,她却笑了,深深的酒窝带着一抹冬日暖阳,用手做 了一个礼让的动作,便匆匆赶向跳神的广场。

鼓号声中,喇嘛们戴上怒目圆睁的跳神面具,在我面前翻腾跳跃,我不停按动相机快门,不知不觉被逼到观众堆里,一位藏族姑娘对我一笑,明亮的大眼,一对深深的酒窝,竟是大殿外相撞的女孩。她告诉我,这些形状怪异的面孔是指引人们死后灵魂奔向极乐世界的善神,为人们驱邪除魔保平安。

庄严的法号没有留住我的脚步,我离开松赞林寺,去了碧塔海。冬季的碧塔海冰封三尺,原始森林穿上厚厚银装,冰凌挂在树枝上,脚下的积雪被踩得"咯吱咯吱"响,深深浅浅的脚印留在冰封的湖畔。

清脆的笑声在耳边响起,七色花开的香格里拉夏日,我的女孩犹如天边的霞,燃烧了她自己也燃烧了我。策马奔驰草原,放纵蓝天白云下,臂弯里飘逸她的发香,温泉里有她挂在脖颈上的撒娇。清澈的碧塔湖荡漾着她凝眸的靓影,微风吹荡大树上的松萝,藏族情歌沿着迂回弯曲的路,渐渐地将我们淹没……

回到下榻的旅舍,中甸城里已是灯火点点。喝下热热的酥油茶,刺骨的寒气消退了许多。天冷,大家聚在客厅烤火喝酒聊天。我搓了搓手,把背包往桌边一挪,刚启开青稞酒瓶盖,却被墙上的一张字条吸引。这是组团去明永观赏梅里雪山的信息,落款有召集人的手机号码和住宿客店的地址,看看期限,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忙拨打电话,可对方关机,不管了,先到对方留下的客店再说。

接待我的竟然是在松赞林寺碰到的藏族姑娘!她笑了,她告诉我,中巴车上还剩一个座位,要我明天早上来。我这才知

道她叫央金,与人合伙开了这个旅店,组团到明永,她是导游, 开中巴的是她的大哥。这夜,我失眠了,脑海里尽是一双暖暖 闪亮的大眼,和一对深深的让我迷醉的酒窝。

车子拐过金沙江第一湾,雪峰一晃而过,坐在我身边的央金轻轻唱起了歌,甜美的歌声把我带往空灵的深处。车行在刀削斧劈的峡谷里,一路轻松,虎跳峡的激流在我眼里也变得温剔了。

短暂停留奔子栏,我静静感受茶马古道的气息。匆匆观赏了东竹林寺的唐卡,我们告别这个依山临水的小镇,车子驶出金沙江峡谷,开始翻越道路险峻、景象壮美、海拔 5430 米的白马雪山。车过雪山垭口时,同车的人纷纷拿出氧气瓶吸氧。坐在我身后的小伙子叫了声头晕后哼哼了起来,我忙拿车上备着的氧气瓶给他。

迎面碰上央金赞许的目光,她对我笑了笑,接着给大家讲述自马雪山的传说。我沉醉在苍茫的雪景里,心却无来由地痛了一下。

皑皑雪山怀抱里的明永村突然出现在眼前,明永恰冰川犹如白练,从雪峰直泻澜沧江。澜沧江温柔得像个多情的女子,碧水轻漾,马帮铃声回荡山谷。

月夜清冷,我爬上房顶。冰川在月辉下更显森冷,繁星如萤,在青色的天幕上闪烁。夏天的气息并没有走远,我的女孩,她的呼吸还留在我身旁。月光缠绕她指尖,藏家屋顶上,我们相拥着看星河的日子宛如就在昨天!

"一个人坐在屋顶上,不冷么?"一件厚实的藏袍披在我的身上,央金的腰带闪着彩虹般的光华。

"我在看星星。"我感激地对她说。

- "看星星?"她不解地在我的身边坐了下来。
- "是的。"我说。

央金没有言语,静静地陪着我。

-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讷讷。
- "你说什么?" 央金往我的身边挪了挪。

夜已深,不知谁醉了,唱起了歌,歌声粗犷,甚至有点放肆。 酣畅淋漓的歌声搅动明永村的甜梦,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酥油味。

"睡去吧,明天要早起看日照金山哩!"央金催道,开心地说:"这样朗朗的月夜,明早定会看到梅里雪山的金光。"

"嗯。"我赞同地点了点头。

经过院坝里竖立的三个木架前,她对我说:"这是我的三个男人晒青稞的架子。"

央的……三个男人……我愣了。

她平静地说:"他们是亲弟兄。"

一扇窗里响起咳嗽声,她笑了起来,酒窝荡漾月华,说: "是在叫我了。这是老二,留守在家里,丈夫和我住在中甸城里, 老三在外地打工。"

"央金,你多大呀?怎么会有三个丈夫?"我还是转不过 弯来。

"我26岁了。"央金掩着嘴吃吃笑了起来。她给我紧了紧藏袍, 柔声说: "康巴汉子,好梦!"

看着央金消失在窗后,我摸着胡子拉碴的脸,再次愣在月 色里。

第二天早上,我们早早地到了飞来寺观景台。寂静的森林 托举高高的雪峰,梅里雪山笼罩在一片迷蒙里。渐渐地,卡瓦 格博峰露出俊朗的身姿,亭亭玉立的缅次姆峰披着纱巾,时隐 时现地与卡瓦格博遥遥相对,五佛冠峰紧紧地依偎在缅次姆峰 身旁。

央金向我们讲起了太子峰的传奇,讲起了卡瓦格博和缅次姆的爱情。"五佛冠峰是卡瓦格博和缅次姆的孩子,其余山峰是他们忠实的臣子。"她动情地说。

阳光最早洒在卡瓦格博最高的峰尖上,渐渐地染红了险峻的雪峰,慢慢晕红了缅次姆峰,金色晨光笼罩,梅里雪山醉了。 晨风中的白塔和飘扬的经幡,让雪峰显得更加神圣。我不再拍照,放开身心,拥抱迷人风景。面对日照金山,央金虔诚地合十祈祷。

雾从山谷升起,我们穿过幽深的林间险道,前往明永恰冰川。 气势磅礴的冰川如从天而降,冰凌、冰屑狰狞怪异。同游旅伴 们选择骑骡马上山,央金与我徒步。山路越发险峻,双腿如灌 满铁铅,我们喘息着互相鼓励,扯着路边灌木藤枝,手脚并用 往上爬。

坐在一篷雪竹下小憩,央金的气息在我耳边,她的脸红扑扑的,就像一朵盛开的格桑。她从包里拿出一些吃的,我们补充能量后,我把央金的包放进自己的背包里,央金紧紧跟着我。山鸡的叫声格外清脆,山谷里回响着我们的呼吸和心跳声。

气喘吁吁来到冰舌前,冰洞犹如蜂巢。置身冰川,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透明的蜂,却茫然失措在这呼啸而来的巨大蜂 巢前,不知道哪个冰洞能栖放自己的魂灵?

站在遮满眼帘的冰瀑布前,壮观无比的力量震慑我,脑子变得一片空白。一颗被俗世浸泡的心,瞬间被这股力量融化,坐化冰川下,漂泊的脚步停歇了下来,从此,守着这方天地,但愿长醉香巴拉山山水水里。

冬天来了,春天不会遥远。离开明永村的时候,我已经明朗了下一站的路程。大山胸怀里的海子,盛满大地的眼泪。我的女孩,你枕边的泪水,是我胸膛上的湖,我在你手心写下的"明"字,那是我对你一生的守候,要知道,走过了冬天,我们会拥有明媚的春天。

"我做你的朵姆好么?"从澜沧江峡谷穿行到金沙江峡谷, 央金在我身旁气息若兰,她对我耳语。

"朵姆?"我大惑不解地问:"什么是朵姆?"

"朵姆就是老婆呀!"她掩着嘴吃吃地笑了起来。

我愣住了,只知道傻笑。

"让我做你的朵姆吧,我会很疼你的!"她轻轻地吹着我的耳朵说。

我的耳根发热了,面对着她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尴尬得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冲口而出:"我不愿自己的朵姆几个人分享!"

"他们很友善。"她诚恳地说:"他们是三兄弟,都是农民, 很善良,他们一定待你如亲兄弟。"

"可是,我……"我变得词穷了起来,结结巴巴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喜欢你,我看出你的心肠好,也是善良的男人。"央金的半个身子靠在我肩膀上,她的脸贴着我的耳朵,说: "你是汉人,可我怎么看你就是个康巴人,知道吗,我们藏人有句话:'嫁人要嫁康巴人',因为康巴汉子勇敢,不屈不挠。他们三兄弟太老实了,缺少你身上的钢骨劲,但他们是好男人,他们都疼我。"

"央金、安分的男人才给你安全感、可我是浪子、血液里响

着马蹄的声音……你懂吗?"我别过脸,回避耳边热热的呼吸。

"马蹄?"她吃惊地抬起了脸,探究地看着我说: "你想在雪山下赶马帮吗?阿哥啦,那是很辛苦的,茶马古道的浪漫不需要马帮延续啊!现在我们藏人,有本事的不再赶马帮了,而是开着车子满世界跑,如果你能留下来,我会给你买匹铁马。"

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山峦, 我沉默无语。

央金说她是雅砻人,她还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

回到中甸,我迫不及待翻看相机套的里包,里面缝着一块 小小的红布,那是夏天与我的女孩在明永村分别前夜,她缝 下的。

"秋就要来了,冬会远吗?" 红布里只有这样一张小小的纸条。

罗婺部盘活的情怀

走在彝族世居的罗婺部地, 所见所闻让我内心充满感动, 所有仰望的身影在我生命中记忆厚实。

——题记

泮池塘的歌声

在彩云之南漫漫历史长河中,彝人厚重的历史文化不可不提, 而我一心想走向彝族先民世居的罗婺部地武定,走走看看也是 心之所然。

我所下榻的楚雄州武定县宾馆,窗口正对着泮池塘,那里 聚集着县城的一些中老年人,吹拉弹唱尽情展演。那个热辣辣 的中午,泮池塘亭子里的歌声将首次到武定的我伸臂拥抱。

阿妈用山歌铺满我的童年,当年的小小鸟飞出山歌满径的 乡野,却在都市将山歌遗忘。四弦谱写青春年华的五线谱,文字唱和将爱的内涵延伸,坎坷际遇让我学会深藏喜怒哀乐,舔伤时有阿妈的山歌抚慰。白发苍苍的阿妈唱不动山歌了,女儿将阿妈的白发编成细细的长辫盘在头帕里,在阿妈苍老的目光注视下,唱着山歌走向崇山峻岭中的盐马古道,顺着盐路山衔

接的茶马古道马蹄印迹,来到彝族罗婺部居住的坝子武定。

喜欢融入平民阶层的歌唱,这样的情感与生俱来。

彝族老奶奶将精美的刺绣亮在我眼眸,皱纹满布的脸上荡 漾慈祥的笑,正如我所熟悉的阿妈笑容。罗婺部后裔的彝绣如 鲜花般璀璨,罗婺部后裔的热情如鲜花般盛放,让我在品读中 有鲜花般的快乐。

口弦声声,思绪悠然,我的目光温柔地湿吻绣针。想象年轻时的彝家阿嫫,针针线线为心上人刺绣,脸红时的模样是怎样地迷人!

从外地州来到武定的白族女人,静静地坐在泮池塘亭子一角, 用心收集武定人的歌声,一丝一缕绕团装在心室。

有多久没有打磨绣针?

岁月在指头磨起老茧。蘸着武定的月光悄然在文字里刺绣, 笨拙的我终究不是一个善于绣花的罗婺女人。吮着指头沥出的 血珠,满腹委屈的泪在夜幕掩盖下肆意流淌。

夜渐深,泮池塘人声稀落了下来,只剩了一把二胡和一女 声还在继续。我将木椅移到纱窗边,整个人圈进木椅里,抱着 双膝默默听歌。披散的黑发遮盖半边脸,裸露的双臂洒满音符。

武定县是彝族先民罗婺部的故地,从唐南诏罗婺部"雄冠三十七部"起,到明隆庆元年改土归流止,罗婺部及其后裔雄踞武定、禄劝一带600余年。我的武定行,犯了行摄大忌,来之前没有细细研究武定的攻略手册,面对滇北要塞武定,面对心仪的古道、马帮、驿站、渡口,竟不知道明朝何去何从!

心随歌声走,渐渐怅惘了起来。

武定的夜,风有点凉,窗外的歌声,抚慰窗内的失落;武定的夜,歌有点孤单,窗外的坚守,感动窗内的默读;武定的夜,

思维有点停顿,窗外的豁达,融化窗内的黯然。

隔夜歌声,拂晓响在耳畔。晨光中的泮池塘寂静无声。我 圈在木椅上,手握武定的一本杂志,怀古的情绪在晨风里四处 漫溢。

泮池塘蚊子不咬人,青蛙不鸣叫,民间传说将帝王足迹抚摸。 当年的建文帝,长途跋涉到了武定,我想定然也被武定淳朴善 良的歌声打动,才在风景秀丽的狮子山落脚。在狮子山栽种牡 丹的建文帝,被羁押泮池塘时,是否也曾有过泮池塘畔一扇窗 内白族女子听歌的心情?

人生浮尘事, 俱往也!

一朝一暮武定情绪,深深烙在心底。

狮子山背影

佛教文化圣地狮子山,是武定的历史文化名山。我到被称为"西南第一大山"的狮子山朝圣,不是为拜佛而来,也不是为寻踪帝王留下的足迹而来。

我的狮子山行,跟季节和人文无关。这个季节没有牡丹花开, 也没有红艳的枫叶,更没有无瑕的白雪。这个季节只有满目的绿, 绿得没有层次,绿得让人心里无底,这样的绿色,不是我这酷 爱摄影的人所选择的最佳旅行期。但我还是依着心的呼唤来了, 狮子山!

都说生命的基色调是绿色,绿意盈盈的心心相映,是不是也如狮子山原始森林里的孔雀杉,在山门外自成门户?纹理清晰的千年树皮,还留记着誓言的血手印么?

正续禅寺金碧辉煌的庙宇群,让我在藏经楼的"帝王衣钵"巨匾前无言。酷似皇宫祠阁的藏经楼,让人面对建文帝的塑像掬一把同情。"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信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百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楹联让游人不由想起明朝"靖难之役",传说明惠帝朱允文被叔父朱棣夺了皇位后,按照爷爷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锦囊披剃为僧,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狮子山出家直到坐化。狮子山因为帝王的足迹颇多传奇神采,武定民间也留下了诸多有关帝王的神话传说。

牡丹园绿意可人,大香炉默然无语。曾贵为皇帝的僧人清修背后是无尽心酸,琉璃瓦铺盖白灰墙,草书惠帝祠阁石碑上的《述怀》: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元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家园情结深植每个人心底, 明惠帝也如此, 他的暮年, 在狮子山松涛和钟鼓声里, 思乡之情越发浓烈。一种有家不能回的凄凉心境, 让后人每每读他遗作, 万种情绪涌上心头, 感而慨之。

利欲熏心, 手足相残, 历史悲剧不胜枚举。 世事无常, 人心沧海桑田, 令人不觉黯然。 游玩了正续禅寺, 流连原始深林, 我淡了登高远眺的兴致。 大树挺拔耸立, 蓝天高远白云飘。 朋友手指古树笑问:"与你行在盐马古道上的原始森林相比, 此树如何?"

我含笑无语。

没有皇家园林般的寺庙陪衬,盐马古道上的原始森林较之狮子山,给人的感觉更加自由奔放,其古树也更加洒脱俊朗!

出家人无欲无念,在狮子山为僧的帝王,何以宝刹等级森严!难怪布衣寒士孙髯翁在其七律《再游狮山吊建文帝》中感慨:

又过逃禅弟子坛,淡烟衰草满栏杆。 滁阳一旅行王易,建业千宫难继统。 阙对凤陵成燕幕,天留狮窟任龙蟠。 百年归葬无封树,月色鹃声终古寒。

"人天觉路,净域同登",一种感觉从心上流过,一种思索 盘桓大脑,行走狮子山,脚步有了参禅的凝重。

前人背影虚无缥缈,朋友背影清晰真实,有力的胸音紧扣着我的脉络。沿山势曲折而上,走在狮子山历史悠久的石阶上,背影沉稳地引导着我,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眼神一页书,将武定的历史细细阅读。

此心叠着彼心,能够拥有的,唯愿长久。

守望岁月

武定县城所在地狮山镇,亘古以来是川滇茶马古道上的一

个重镇,我到这座古城寻梦,基于我的故乡散射的盐马古道,马蹄凹槽在云南古驿道的历史上书写了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滇西北盐马古道走来,我总想到云南的茶马古道上看看,感受一方水土一方人文。

武定宾馆的电视柜旁摆着县文联主办的一期《狮子山文艺》,刊载了有关武定历史的考证及传说。我不禁为武定人为游客考虑周到心生感激,用一个夜晚和一个清晨将这期《狮子山文艺》读完,茶马古道在狮山镇留下的痕迹,我心中明朗了一些。

"省会之藩篱,滇西之要臂",狮山镇被世人如此称谓,基于其是川滇茶马古道上的一个要津,自元代起即为昆明统治成都的滇北干道要冲,据《经世大典》中记载: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间,辟昆明经富民、武定至四川成都之驿道。

武定的茶马古道之桥有9个,我想到狮山镇北边2公里处的西村三孔桥看看,村民告诉我,此桥的古迹荡然无存,于是作罢。

独自走在狮山镇中马街,随着武定人的热情指点,我的呼 吸渐渐重了起来,触摸历史的脉息,我心抑制不住激动。

狮山古镇没有了"七·七"茶馆的影子,"叮咚"声响的马帮成了遥远的记忆,古街林立的茶铺里"有滋有味地品茶""不露声色地藏茶""志同道合地玩茶",对今人而言犹如听天书,我相信中马街小巷深处有茶中高手,但已经没有了茶中狂人!

历史总是在前行中将有些东西放入档案袋封存,不再成为行进中的负累。

有位老爷爷告知我,要在武定县城寻访茶马古道的踪迹,

最好到南北街,中马街很难找到你想要找的东西,并补充说, 南街口挡风辟邪的大照壁没有了。

我谢过老人, 折返身到武定县城主街道, 一路打听着向南 北街走去。

南北街,这是茶马古道在狮山镇留下的标点符号。

南街是一个热闹的街市,古老的店铺挂着现代招牌,货架上的东西琳琅满目,服装店、电器店、饭馆、蛋糕店等应有尽有,有一块"老南街食坊"的横匾招牌吸引了我,从"丁亥年""陈记"等小字上,让人不得不信这是一家老店号。

北街比南街冷清,巷头有一家茶室。茶室内摆着陈旧的桌椅,没有一个茶客,但我已经很满足了,终于有一家茶室供我歇息,我可以坐下品尝武定的雀嘴茶。正想高声询问"有人吗",突然侧屋有人提了一桶剩茶渣出来,漠然看了我一眼,将茶渣倒在离我三步之遥的街道上,漫溢的茶水让我急急离开了。

北街建筑破旧得就像一位行将就木的老者,一律木楼瓦房, 上下两层。木栏杆木板铺面,铺面大都关闭着。檐头草青青, 斑驳的墙有点斜。木板铺面后面一条小过道往里延伸,过道两 边的住房让人有"庭院深深"的感慨。

现代建筑包围下的北街让我隐忧,担心这条古老的街道被现代化建筑淹没。北街虽破旧,但足以看出这条街道当年繁华到何种程度,这是茶马古道上发达武定缩影!联想到各地仿古建筑和云南旅游业,我想,武定是不会让南北街的古朴永远消失的,这里只会得到修缮和保护,这里会成为武定县城一个靓丽风景点。

我的视线突然被对面的情景吸引:破旧的朱红木门紧闭,一位老奶奶坐在砖墙前纳着鞋底。线很长,摊在老奶奶并拢的

双膝上。老奶奶拿锥子锥一下鞋底,纳一针,伸开臂拉一下长线, 一段一段地将线拉完,又锥鞋底,纳一针,再拉线。

说不清内心为何感动,我的脚步不由自主走向老奶奶。

打皱得就像核桃般的脸,深凹的眼眶,显目的老年斑,花白的发,耳垂上吊着银耳环,青筋毕现的手,无名指上戴着银戒指。瘦小的老人弓着脊背,锥鞋底时紧闭着唇,每在鞋底上纳完一针就会露出舒心的微笑。石板镶的两个台阶成了老奶奶的座椅,碎布拼凑的垫子搁在高处的台阶上,一旁摆着一把剪刀。老奶奶坐在垫子上,穿着绣花布鞋的脚搁在矮处的台阶上。

夕辉洒满北街,老奶奶目光慈祥,我的心漫溢温馨的思念。 已离开人世十多年的奶奶,依着老屋门柱,平静地纳着鞋 底等丈夫和儿子回家。爷爷带着阿爸,到离村寨近二十公里的 盐场背废弃的盐矿渣。奶奶将盐矿渣泡在水里,再将水熬煮提炼, 待水煮干后,锅底就会留下雪白的盐粒……

一针一线,奶奶纳的是一生一世的情。

我没有跟武定的老奶奶说话,只是静静地蹲在她的身旁, 眼角潮潮地看着她在费劲地纳鞋底,不时顺着她的目光望向北 街长长的古巷,心也随之便有了长长的期盼。

谁能敢说守住岁月呢?但谁也敢说能守望岁月!

触摸日子留下的锈蚀,心灵闪过荒草般的疼痛。无论行走 在故乡的盐马古道上,或者行走在武定的茶马古道上,我在守 望岁月。

一个人的教堂

我不是一个教徒,从没跨进竖立十字架的教堂,但在武定, 当听说从北京来的两位教授要到苗族教堂采访且到苗族村子里 参观苗族生活起居时,我抵挡不住苗族风俗诱惑,随北京来的 教授和县宗教局等一行人前往狮山镇椅子甸村委会小新庄。

宁静的小新庄,房檐下挂着黄灿灿的包谷,壮鸡在村道上悠然散步,狗安静在一隅没有声响。新建的教堂二楼还没动工,光秃秃的钢筋裸露在蓝天下,好像教堂戴着柳条编的帽子。教堂内空荡无人,长条木椅有点斜,就像人刚离开时随手将长椅挪了一下。墙脚搁着的钢琴上盖着厚厚的布,琴凳上摆着苗族文字印刷的圣经和圣歌,厚厚的两本圣书破旧,前几页有残损,可以看出常被翻动的痕迹,墙壁上贴着十字架标识的宣传画。

掀开布幔,手指轻轻从琴键上拂过。窗外阳光明媚,小鸟的叫声隐隐约约。真想将琴凳上的圣书搬开,静静地弹上一曲,感受一下牧师弹着钢琴引领教徒唱圣歌的心情。看看庞大的钢琴,再看一眼琴下的脚键,这不是我那小小书房内的电子琴,有点发怵的我最终没有弹响小新庄教堂的钢琴。

正是礼拜天,小新庄的村民到远处的一个教堂做礼拜去了,村里几乎走空了人。我们参观苗族风俗的打算自然落空了。

教堂对面厨房,一对苗族夫妇忙碌着,这对夫妇是管理教堂的。穿着苗族服装的女人将碗篓抬入厨房里,她憨厚地对我们笑笑,说要为下次礼拜大家聚在一起用餐作准备。

南高原的风在松林里簌簌作响。我绕着教堂查看小新庄地形, 目光顺着红土地上的农作物望向武定山野,心在这个安静的下 午,在这个安宁的小新庄滋生牵挂,那个与我同坐一辆车从昆 明来到武定的农妇,今日怎样了?她那全身缠满了纱布的孩子,极度的疼痛里是否听到母亲低低的饮泣?

焦灼的目光望穿武定烟霭,只因心头未曾卸下牵挂。

突然响起歌声,让我惊讶。歌声从教堂里传出,在这个没有狗吠声的小新庄,显得格外响亮。我快步跑入教堂,但见刚才在厨房前与妻子忙碌搬碗箩的苗族汉子,捧着翻烂了的圣书在歌唱,来自京城的教授认真地录着音。苗族文字的经书,我看不懂,苗语演唱的圣歌,我听不懂,但苗家人演唱的表情和歌声里倾注的感情,让我动容。

2010年7月18日,这个下午,小新庄教堂,只有一个苗家人,坦然为远方来客演唱圣歌!

祥和的眼光,虔诚的眼神,头上的短发温顺地理向一边,却有一簇头发回首帖服在光光的额头上,泛白的中山装没有扣第一个纽扣,古铜色的脸、脖颈及胸,泛着南高原红土一样的颜色。单薄的身躯立在空荡荡的教堂里,粗糙的双手捧着厚厚的圣经,破损的书页靠在筋脉清晰的手背上。一首又一首,苗家汉子唱着圣歌。没有钢琴伴奏,没有人跟着和音,发自内心的声音,高亢清亮。

教堂内光线柔和,心在歌声里柔和成一束光线。

置身教堂,听一个人唱圣歌,拥有淡定的心态,与听百多个人唱圣歌的感觉有何区别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教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圣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布施。

圣歌让我的思绪悠远。

武定县周边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里,住着一位汉族女人。 这个生活在罗婺大地上的中年妇女,不知道她所在的村庄有没

有教堂?这个在昆明西北部客运站帮我买车票的武定村妇,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今天是礼拜天,此时的她是否跪在耶稣像前,拳握十字架,为她那躺在昆明医院病床上等待生命脱离险境的孩子祈祷?

这位农妇的小儿子 16 岁,初中毕业后,有一天和三个伙伴在亲戚家玩,谁知公交车竟一头撞进房里,造成一死三伤的事故,她的儿子除了头以外身子多处骨折,已经 80 多天了,可怜的孩子还不能进食也不能翻动一下身子,做母亲的心磨碎了。

从昆明坐客车回武定家里的农妇,不时陷入恍惚里。我不知道她内心深埋的痛苦,不时担心地瞟一眼身边靠窗坐着的人, 奇怪她的神情何以这样。

电话响了起来,朋友关切地询问我到了哪儿。我于是问身边的农妇,我们到了哪里?她振作起来,努力给我一个微笑,眼神中的忧郁随之藏到一边,用明净和温暖迎对我,回答了我的询问。当知道我是首次到武定玩后,此后路经的三两个村庄,她主动地给我指出地名。

一路上绿色青青, 旅途也因这醉人的绿变得轻松愉快。

身边的农妇忧伤太深,怎么也藏不住,不知不觉,她又将 手搭在车窗上,手掌托着脸,眉头郁结愁忧,神色恍惚了起来。

南高原的风不再从窗口欢畅着跑进来拥抱我,窗外的景色 在我眼里不再是青葱迷人,整个车厢变得沉闷。我无法忍受这 样压抑的空气,却不知道如何打破这沉闷的气氛,正好手机响了, 朋友再次关切地询问到了哪儿。

这是什么地方? 我问身边的农妇。

啊!她恍然从梦中被惊吓,望向我,随口回答了一个地名。错了。旁边有人给予及时纠正。

她歉意地对我笑了笑,脸上有了一丝淡淡的红。

我借着农作物与干旱、雨季的话题与她闲聊。感谢朋友的 电话,似乎与我有心灵感应,总在我的话题无法继续时响起, 让我与农妇的交谈得以接续,这才知道了她家突然飞来的横祸, 她这是回武定安顿家里事一两天,尔后再返回昆明照顾儿子。

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昆明打工,因为照顾儿子,辞了工作。 就是在车站送你的那个男的?我问。

她点头答"是"。

难怪车开动了,做丈夫的还撵着车子不放心地叮嘱。

人之初,性本善。带着巨大痛苦的农妇,当知道异乡来的 我武定行有朋友关照后,欣慰的眼神和语气,好像面对一位亲 人的远行。人之间的动情,正是来自心底的瞬间真诚袒露。

"爱人如爱己",这是基督教的思想之一,也是与人为善的前提。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是一种真实的温暖。

坐在苗家教堂里,我在听一个人唱圣歌,不是教徒的我, 没有深思基督教义,却因行在路上同车的一段经历,为一位尚 不知道姓名的武定农妇祈祷。

青青丙中洛

遥望雾纱飘逸的贡当神山,心旌摇曳在主峰嘎瓦嘎普神话传说里。山风轻拂,思绪从丙中洛三个扇面田野上漫过。怒族阿妹的织布犹如彩虹从石片屋檐下升起,藏族阿妈转动经筒将祈福遥遥传送。

我的每次丙中洛行,错过了春花娇媚、秋实黄艳、冬雪浪漫, 一抹青色饱满记忆。

最近的丙中洛行,正是薅秧时节,丙中洛的山、水、树、田,碧绿滴翠。秧行蜿蜒,天然屏障石门关雾锁关隘,怒江激流在雾气里若隐若现。天阴霾,山峦游走的雾变幻无常,造型别致的雾景任你想象和描绘。木屋散落田野,炊烟袅袅,裙裾在视线里一闪而过。我们顺着水泥灌溉渠穿过阡陌,脚步不时与藏族山歌、怒族小调相撞。

印象里泥泞的丙中洛街道变成了宽敞的水泥大道,商店林立, 木头墙爬满月月红,怒族阿妹麻利地做着生意。现代化建筑耸立在木屋中间,风像个调皮的孩子,不时站在向日葵上,摇响挂在屋檐上的马铃铛。

从丙中洛到怒江第一湾观景台,泥石流阻断了路。我们穿过青青满色的田野,狗吠声声撵着脚步。藏族老阿妈补种包谷,挥手间,种子犹如弧线划过蓝天,流星雨般洒落田野。欣赏不

到怒江第一湾的景致,天公有意让我们浏览和品读丙中洛的另一种美:纤柔而又大方。

难以忘怀往年的丙中洛行。

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季,连日大雨,丙中洛通向贡山县城的公路断了,我作为工作组成员之一,与另三位成员被困在丙中洛乡政府。我们兵分两路,分头到各个村寨访问和了解情况。我穿着高帮雨鞋,随同伴行走在通向村寨的泥泞小路上。我们到一户怒族人家家访,怒族阿妈热情地招待我们喝咕嘟酒,包谷面熬的咕嘟酒色泽就像可口可乐,醇香诱人。盛情难却,一碗酒下肚,我的脸艳如桃花,坐在木凳子上头晕得身子一摇一晃,引得大伙直笑。

酒是丙中洛的语言,无论到哪个寨子哪一户人家,热情的主人就拿杵酒、遐拉招待。酒是丙中洛各族兄弟姐妹的心意,因当地雨水多,雨季特别长,他们用酒驱寒驱风湿。仅以遐拉为例,用漆籽油将剁好的鸡肉或者别的肉、鸡蛋炒得喷香,再倒上酒煮。大家坐在火塘边,一人一碗遐拉,边吃边聊。酒碗里的遐拉冷了,倒回锅里热,漆籽油煮的东西只能趁热吃。这样热热喝喝,喝喝热热,人的情谊就像火就像酒。酒是丙中洛的人心啊!不会喝酒的人,到了丙中洛也会依主人心意抿上几口。

看到我不胜酒力的样子,怒族阿妈爱怜地说:"孩子,雨季长,湿气重,你要学会喝点酒才行,担心落下风湿。"

当地居民有藏族、怒族、傈僳族、独龙族,他们在丙中洛 这块大地上和谐共居。我们工作组的四位成员,有白族、汉族、 傣族和傈僳族,在乡政府厨房同锅做饭,我们就像当地居民一 样上街买菜,与他们一起劳动。夜色丙中洛,火塘覆盖雨的淫威。 人们聚在一起闲聊,自然离不开山歌,山歌是怒江各民族传递 心声的最好方式。酥油茶飘香的夜,山歌醉了火塘也醉了工作 队员。

当时,从贡山县城通向丙中洛的公路是毛路,当地交通工 具主要是拖拉机,每到雨季,常因泥石流中断通路。我们被困 在丙中洛一个多月后,拖拉机勉强两头接,才得以离开丙中洛。

其后我曾两次到丙中洛下乡,也是在青青满色里走过,丙中洛的公路一次比一次得到改善,泥石流现象越来越少。有次滇西笔会在怒江州府六库开,会议期间的采风安排在丙中洛。我和几位文友在丙中洛邂逅了在此支教十多年的校友,这位来自澜沧江畔的白族汉子,与丙中洛的一位怒族姑娘成了亲。我们在他家简陋的木屋里浏览他装订的几本简报,这几本简报让文友们惊喜和激动,他们从简报里读到自己的文章。校友不善言谈,握着一把青色的情谊,站在一旁憨厚地笑着。他的淡定生活和弥坚意志,他与怒族姑娘的忠贞爱情,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石片屋檐下随风飘荡的马铃铛声,让走在青青丙中洛的我思绪激扬。难以忘怀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女马锅头嘎达娜,她就是纪录片《最后的马帮》中的女主角。2005年"马帮茶道·瑞贡京城"普洱茶文化北京行活动,近50岁的嘎达娜挥鞭赶着马帮进京,她的传奇人生轰动京城,以一位女人的坚韧书写马帮文化史上"希望工程爱心大使"的形象。独自承担着抚养4个孩子和赡养老母的生活重任的嘎达娜,在独龙江马帮路上风雨十多载,以一位女人的人格魅力打破了马帮史的禁忌。怒江的茶马古道培养了嘎达娜的豪爽,她用行为阐释名字的藏语意思,美丽的女人!

丙中洛周边神山众多, 当地群众, 无论大人或是小孩, 扳

着指头就能叫出十大神山的名字,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多种宗教相伴相生,多种民族风俗大融合,植被保存完好,台地开阔,立体气候使得山光水色别具特色美,被喻为人神共居。我尽管错过丙中洛五彩斑斓的季节,但从青色里走过,这生命的原色让我有机会接近和亲近丙中洛基层民众,他们的不屈和坚毅,他们的善良和勤劳,铺就了这块土地的内涵。神山怀抱中长大的丙中洛人,秉性就像大山宽厚坚毅,性情就像怒江豪放不羁,山光水色养育了他们淳朴明朗的内心世界。丙中洛被世人赞誉为"世外桃源",正是人的内心返璞归真所向。

从一户人家后园路过,怀想中的我落在摄友后面,猛然响起狗吠声,我急回首的同时本能地惊叫着蹲下,手里急速抓了一块石头,快如一阵黑风的狗在离我不远处急刹住脚步。摄友们看到我一手托着相机一手抓着石头的狼狈相,不由笑了起来。 黑狗对着我们狂吠几声后怏怏不快地返回屋。曾几何时,我走在两中洛的青色里,石片屋下的狗亲热地舔着我的手心,从主人家的园地里走过,狗亲热地代主人把我远送。好多年没来两中洛,一身城市的气息使得两中洛的狗对我陌生了起来。走在两中洛的青色里,记忆的一头担着温馨,一头担着失落。

两棵大树吸引了我们,青青树盖如撑开的伞,一棵大树的 树干上浮雕般的白色图案像极了阔嘴仙人,仙人笑哈哈地面向 蓝天。一棵大树的树干上有一个洞,洞的形状和周边树皮的纹理, 让我们不由感慨万物有灵,植物无声地在自然界里展示生殖崇拜。

月色溶溶,普化寺钟声悠悠,夜色里播送着一阵又一阵经诵。 恬静的夜响着马帮情歌,火塘边酒醇香,马锅头讲述茶马古道 的故事。

元阳梯田遐思

空气中漫着泥土芳香,阅读元阳梯田的激情,连日来鼓动 飞奔的脚步,日出、日落、雾海、深箐、哈尼人家……追随一缕光, 摁相机快门的手,迫不及待地搭在梯田脉搏上,手指缠绕琴音, 源于心田的期盼随着哈尼人的山歌在元阳上空飘溢:

在远古的时候,是谁第一个开出了梯田,是那哈尼的祖先 哈海和伍兴两弟兄;在远古的时候,是谁第一个挖出了大沟, 是那哈尼的祖先阿嘎和梅因;在远古的时候,是谁第一个栽出 了秧苗,是那高能的阿嬢和虾奔……

云雾缥缈,情怀在湿漉漉的空气里涤荡,田棚酝酿煽情的诗句,耳畔响着哈尼寨子恬静的呼吸。我从衣兜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放在唇边闻了闻,又悄悄地将烟装回去,唯恐一丝烟雾污蚀银梯通天的灵气……

"七彩云南有个元阳,银色梯田宛如天地间摆放的棋盘,雾气缭绕梯田畔,田棚飘荡哈尼姑娘和小伙子的对歌。"老张给我传来了一幅元阳梯田的照片,弯弯曲曲的梯田随山势地形飞扬在千壑万岭间,大田小田参差错落,霞光晕染水田,雾气缭绕树林,忽隐忽现一抹羞红。

- "水墨元阳,写意山水!"我由衷赞叹。
- "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我到元阳对弈一盘?"老张邀请。
- "可现在不到插秧的时候,无法欣赏到哈尼人的开秧门。" 我迟疑着说。

"元阳梯田山岳神雕,是摄影的乐园,插秧前的田野正是最佳的拍摄时期。"老张极力煽动我前往。

我刚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回到家,还来不及打扫北国行程的 灰尘,老张就用一幅元阳梯田的摄影作品促使我再次背着摄影 包出门……

搓了搓冰冷的双手,守候元阳梯田的黎明到来,我的心头 涌起了对妻子的内疚。

我们在元阳每天往返 40 多公里路,早上四点多钟就起床,很晚才回到住处。急行军作战,不断转化地盘,不仅仅为了捕捉最佳的光线,拍摄出梯田的神韵,更多的时候,是想触摸大地的灵魂!

哈尼祖先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在雄峻的山峦上创造了被世界称为奇迹的梯田。蜿蜒线条、斑斓色彩、如纱雾霭、翠绿山峦、银色笑声、带露玫瑰……我不知道如何存放对这块大地杰作的感恩。拥抱壮美的梯田,我真切感受到大地的心跳声,自己就像初临人世的婴儿,对大地母亲怀抱的依恋洁净纯美。

置身元阳梯田,一种奇怪的感觉攫住我,在元阳梯田摄影 犹如弈棋,棋艺的拙劣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走棋过程中的心灵 感悟。怀着对大地的膜拜心情以及回归自然的朴真,我在这棋 盘上放飞灵魂,以驴者的纯真情怀与山岳神田对弈。

晨曦初露,大地渐渐亮出真容。一缕晨光斜打在不远处的 山脊上,白雾席卷着往哀牢山散去,银白梯田随着云雾的卷起 清晰地铺展眼前。山峰与梯田间的凹谷,成了云雾栖息地。梯 田边缘雾海腾腾,无数手臂争相捧向田野。霞光穿过云海投射 到梯田上,波光粼粼的梯田泛起点点碎金,田棚犹如撑开风帆 的船。霞光斜插山谷,好似仙人乘着火凤凰,蓝色雾纱缠绕哀 牢山脖颈。天空蝶泳霞影,山峦伸开强有力的臂膀,左搂着雾 海的迷幻,右抱着梯田的七彩。

正午,梯田没有了迷幻的神采。我和老张坐在田头,解开百宝箱般的登山包,面对田西头的小树,打理饥饿的肠胃。天空明净,梯田汪着水,就像一面镜子,云朵梳理田野额头的皱纹。树林里闪现红瓦白墙,哈尼寨子在不远处。

夕阳西下,霞光婉谢云絮的热情挽留,四溢向田野。一束 红色强光,犹如天神摁亮手电筒照向元阳梯田,水面泛起的红 就像大地裸露心脏,点点碎红是心脏周边的血管,风轻揉元阳 梯田肌肤。山墨黑,夕阳余光散射,云彩托着耀眼的乌金和黄金, 田埂就像墨画的不规整双曲线,或浓或淡。火烧云跌落,变成 了淡紫色的彩泥。梯田尽头,树林与山成为一色,树脚下零散 着绿色的、紫红色的旱地。山和水田之间,白雾渐渐涌起,向 山脊闯去。慢慢地,山背后的夕光淡了,云黯淡变黑,雾也灰 暗了起来,山的帽檐从雾海浮出。雾就像大地舞台谢幕后徐徐 合上的幕布,藏起元阳梯田的羞涩,天与地成了灰蒙蒙的混沌 世界,元阳的夜就这样降临了。

元阳梯田储藏的魅力,是天地合一造化的人与自然和谐画卷。 摄影人用大爱浇铸每一步棋,落在元阳梯田这块神奇的棋盘上, 这是捧在手心的情谊。鬼斧神工的元阳梯田,不正是哈尼人一 代传承一代,层层传递下来对大地的爱情么?这份绵延的爱情, 从山寨走向梯田,向哀牢山深处扩散,使得红河州在世界的眼

里不遥远。

彩云之南有元阳, 依恋的目光缠绕哀牢山。

我们返回家的路上,途经云南省会昆明,车窗外闪过广告语:

君临和谐 御享天下

龙门摸宝

三月的昆明城,樱花吐艳。穿过圆通山樱花林,经翠湖, 打的往环城西路,到省新闻出版局办事,我的心盛满火一样的 热情。待公差办完,我特意在春城耽搁两天,带双亲攀爬西山, 到龙门摸宝,以纪念他们的金婚。

公交车到西山脚下,我们步行去拜谒聂耳墓。阳光穿过松柏林,洒在聂耳墓上。怀着肃穆敬仰的心情,我与双亲站在墓前深深鞠躬。在聂耳生平陈列馆里,我们戴上耳机,静静倾听聂耳创作的歌曲,旋律让我不由想起了郭沫若题写的《聂耳墓碑文》:"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歌并寿而永垂不朽。"

坐电缆车往三清阁而去,脚下树木森森,间杂满树花红花粉的樱花。双亲在前,我殿后,但见前面的电缆车上,父亲右手握着缆车的护栏,左手环护着母亲,侧耳跟母亲说着什么。阳光暖融融,天空碧蓝。滇池水面飘着一层淡淡的绿色,被分割成大小不一的潭。公路蜿蜒,昆明城望不到边。随着电缆车上升,我的思绪回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怒江畔求学的33位师范生,在即将奔赴实习岗位前,由班主任带队,走出怒江大峡谷来到省城开眼界。记得老师在动员会上动情地说,你

们中的有些同学,将来毕业后会分配到一师一校去教书,有的可能一辈子也没机会走出怒江峡谷到省城了。老师自然也提到独龙江乡,那里公路不通,一年中有半年以上雪封山……20多年过去了,怒江州的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乡镇独龙江乡通了公路,手机、电视、电脑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怒江渐渐向外界撩开了神秘的面纱,怒江的一师一校已成了历史,当年到省城开眼界的师范生,而今都是中年人,在不同岗位上成了骨干力量,他们若到西山故地重游,定然也如我一样,不由自主想起首次到省城时的情形,难免发自心底感慨。

走在石刻通道上,我特意叮嘱双亲留心足下,这个用人力 从悬崖峭壁上一锤一钻打出来的通道,石级被游客踩得溜滑。 石道呈螺旋宛转,顺山势或上或下,最宽处两人可勉强并行, 最窄处一人勉强而过。途中有隧道,有的需弯腰而过。从石洞 往外看,下临万丈深渊,五百里滇池尽收眼底。正是正午,滇 池水波不兴,没有帆影,水空朗朗成一色。我们在石亭小憩, 半空伸出的樱树枝,粉红着笑脸,璀璨了一春。我受樱树灿然 春意感染,给双亲留下了金婚纪念的第一张合影照片:开得烂 漫的樱花,淡墨写意的滇池以及白云、渺远的昆明城为背景, 双亲面向镜头,历经风雨的脸上皱纹舒张,眼角眉梢荡漾浓浓 的春意。

从三清阁穿过"别有洞天"石坊而上"云海、石林"石屋,往南行,悬崖壁立,岩间开凿盘山开窗隧道,抵慈云洞,石屋内刻观音坐像,沿石道南行,至龙门石坊,入内有石屋,"达天阁"以造像魁星为中心,镌刻道教神仙十八尊,仙禽异兽二十余个,形象生动,表达了儒道合流、以文治世的思想。一路观赏着在

原生岩石上镂空雕琢而成的龙门石窟工程,我们不禁为这个云南最大、最精美的道教石窟惊叹。

站在"龙门"月台上眺望,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烟波浩渺。远山如黛,白云飘逸,绿树掩映房舍,平畴沃野如梦如幻。迎风而立,山水写意的龙门胜景,如诗如画的滇池风光,让我情不自禁伸开双臂,在绝壁上想象飞翔的姿态。忆当年,我和怒江师范的同学们登龙门,从聂耳墓一路步行,古木森森,巉岩怪石,小雨淋面,山路崎岖难行。我们到达龙门时,雨停雾散,滇池白帆点点。站在月台往下看,不见悬崖峭壁的真面目,但见雾海深不可测。我的心绪游走在龙门石窟的传说里,那位与伙伴们凿龙门辛苦了十余年的石匠,在最后刻魁星手中的朱笔时,不慎将笔尖凿断,使本来很完美的一件艺术品留下了缺憾,他伤心至极,纵身跳下龙门。石匠献身艺术的精神,何尝不是我们这些即将奔赴怒江教育战线的学子献身教育的心情……

转身回顾石室,正门顶端刻有"达天阁"三字,两边侧门顶刻有"名山""石室""天临海镜"字样,中柱题联"举步维艰,要把脚跟站稳;置身霄汉,更宜心境放平"。"龙门"二字题写在一圆柱石坊上,下刻金元宝。游客摸龙门金元宝,神色虔诚。父亲身材高大,身板硬朗,他戴着毡帽,左手拿着茶杯,右手毫不费力地摸着金元宝,自豪地说:"老汉我75岁,登上了龙门!"身材矮小的母亲斜倚着父亲,小鸟依人的她一脸欣慰的笑。我赶紧抓拍了这动人的瞬间。50年风雨同舟的双亲,人生的酸甜苦辣在他们笑容里平淡。同样是17岁花季,母亲嫁给父亲,在澜沧江畔的老屋开始其辛勤操劳的一生,而我即将奔赴教育战线,担起教书育人的责任,在实习前登临龙门摸宝,为今后的人生祈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2011年3月10日,

我站在西山龙门前,深切领会这句生死不渝的爱情代名词内涵,双亲朴实而又美好的婚姻,经历50年风雨考验,在我心目中成为楷模,让我真切感受忠贞的分量。我再次摸着在传说里能保佑人发财发达、吉祥如意的龙门金元宝,祈祷双亲晚年吉祥安康。

过龙门顺石道往下走,在崖壁上刻有"觅海处"的石台上, 我们遇到一伙游客拿着硬币往崖上雕刻的凤凰嘴里投,据说投中的有福。我们转到孝牛泉,奇石巧洞叮咚有声,洞中有一井, 井畔有卧着的牛犊石雕,石壁刻碑记载孝牛泉的传说。读完碑记, 我不由动容,牛犊尚知反哺,何况人乎!

在凌霄宝阁逗留了一会,我们就下山了。到山脚下的公交车站,我回首千仞峭壁上的龙门,内心有点遗憾。我这是第三次登临龙门了,第一次与同学们登龙门,贪图一路风光,迫于时间有限有意放弃了到小石林参观,第二次是与弟弟一起陪着双亲登龙门,间隔8年后我独自陪着双亲再次登上龙门,无论弟弟和我,都有意放弃了小石林的观光,唯恐双亲劳累。

西山素有"睡美人"之称。站在西山看滇池浩瀚烟波,思想波涌"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的哲理。

腾越行

腾冲的每一寸土地让我满含敬畏和热爱。

一、文庙弹痕

"叮叮——叮——",暮色四起,文星楼风铃声声。我打量二楼上高挂的牌匾"笔照青云"和一楼门洞上"迎奎"两个字,目光抚摸文星楼上空高悬的月亮,顺着滇西北盐马古道走向滇西边陲腾冲的我,正思量如何在这块曾是古西南丝绸之路要冲的腾越大地上行走,腾冲县历史学及考古学者李正老师的手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缕缕茶香弥漫书房,与自号腾越布衣的李老师交谈,我初步见识了李老师的学者风范和剑胆琴心。因过于劳累导致眼睛出血,李老师提前结束国外远征军老兵的采访回国治疗,风尘仆仆赶回保山,回腾冲参加一位远征军老兵过生日,刚到家就接待我这远方来的客人。我的腾冲行,自然就从给远征军老兵拜寿开始。

晨晖洒在来凤山上,我与背着摄影器械扛着三脚架的李正 老师在文星楼前汇合。他说先带我去文庙看看,再去给老兵祝寿, 于是我们搭车直奔文庙。

从侧门进入文庙,大成殿二楼上横挂大红布标,"纪念孔子诞辰 2561 周年腾冲县民间祭孔大典"黄色大字吸引了我的目光。阳光洒在大成殿石级台阶上,孩子们三五成群,或坐或立,有的看书,有的在讨论。大成殿大门敞开,万世师表孔子慈眉善目立在孩子们背后。我和李正老师站在孔子像前,怀着崇敬向这位圣贤先哲深深鞠躬。

大成门柱子、两厅柱子和大成殿梁柱遗留着二战时的弹孔,弹片划过的痕迹深深,就像被人横砍了一刀又一刀。正是寒假期间,英语和古筝等培训班在这里举办。文庙弹痕让我沉痛在 滇西一段伤痛的历史里,孩子们笑容无邪,其专注的学习神态 让我欣慰在今日的阳光里。

可以这样说,我的腾越行,打包昨日眼泪放在雨里,挥洒 今日欣喜走在风里。

从大成殿转入后园,启圣殿安静在阳光里,雕花木窗及门扇翻修痕迹明显。启圣殿廊柱和房梁以及火山石基墙上,弹痕如蜂窝,令人触目惊心。二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攻取腾冲时,在文庙与日军发生激烈的争夺战,遗留的累累弹痕,足以证明滇西著名的腾冲战役惨烈到何种程度。

启圣殿前场地光影稀疏,我每抬一下脚步,肌肤就像被锥子刺痛般弹动一下,脚筋就像被鞭打似地抽搐一下。

腾冲文庙是云南省级重点文物单位,是怒江以西唯一的一座学宫。这座儒家庙堂占地近 4 万平方米,始建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原建于城西北隅,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移于明腾冲军民指挥使旧署,咸丰十一年(1861年)毁于兵灾,光绪五年(1879年)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从

缅甸侵入滇西,于 1942 年于 5 月 10 日占领腾冲,文庙成了日军的宪兵队总部,启圣殿成了日军的一处慰安所。

儒家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提倡德治和人治。日军不仅在文庙杀人如麻,还把一个圣洁的地方变成淫乐场所。从大唐时代起就接受儒家思想,一直以礼仪之邦自称的大日本帝国,其子民一旦变成侵略者,何以人性廉耻不存,扭曲到天怒地怒,在圣洁的学宫当着孔圣人的牌位犯下禽兽不如的罪行!文庙尚如此,侵略者在腾越大地上的兽行还有什么遮拦的,触目惊心的罪行;常人无法想象,罄竹难书!

腾冲是滇西战略要塞,文庙是腾冲战役后腾冲城仅存的建筑。文庙弹痕,见证腾冲城在二战时寸土寸命的焦土之战史实。

阳光灿烂,天空蓝得纯净。出文庙正门,我感觉身心渐暖。 泮池塘的状元桥上不时有人往来,不远处的集镇热闹而又祥和。 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奶奶蹒跚地走了过来,扶着石栏杆,吃力地 下台阶。我赶忙扶住老奶奶,问她要到何处去。老奶奶手指状 元桥,说要过桥到对面,她的孩子会来接她。我搀扶着老奶奶 走下台阶往状元桥而去,老人的孩子正好赶到,千恩万谢地搀 扶着老人往前走。走上状元桥,老人和孩子回头对我招手。

无处寻觅文庙周围的武庙、弥勒堂、城隍庙踪迹,我只能 从李正老师的零星介绍和所指方位里,想象腾冲古城风貌……

二、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的二战经历

离开文庙,我们搭出租车赶往祥和休闲园,参加一位中国 远征军老兵的生日宴会。 应该记住这个日子:公元 2011 年 2 月 13 日。应该记住腾 冲县城里一位老人的名字:邵继舜。

邵继舜是腾冲县农机厂退休职工,90岁,耳聪目明,精神 矍铄。李正老师打开笔记本电脑,在一张餐桌上给邵老播放有 关中国远征军的纪录片。邵老身体前倾,右手托着下巴,专注 地看着,随着画面,老人的神情时而激动时而悲伤。岁月在老 人脸上刻写沧桑,解说员的声音在我的心灵上敲打鼓点。资料 片播放期间,邵老的三个孙子来了,懂事地站在老人身边一起 看纪录片。电脑屏幕闪现邵老部队经过的地方,他就会激动地 给孙子们指出,简短地讲述一些往事。

树荫斑驳,邵老和李正老师畅谈二战时腾冲人和事,我坐在一边倾听。邵老的孩子将老人家写的参加二战经历的手稿复印件送给我。我翻看复印件,不时问邵老一些事,慈眉善目的邵老微笑着一一回答。滇西的二战历史,一代又一代云南人无法忘怀,中国远征军的背影,永远不会从云南人记忆里抹去,关注每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是我辈人应做的事。

邵继舜是浙江省义乌县人。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 淞沪会战打响。16岁的邵继舜在义乌参军,在苏州临市医院卫 生队担任卫生兵,其主要任务是给伤病员喂饭和给予行动上方 便等。11月上海沦陷,部队向南京后撤。后撤中邵继舜与部队 失散,重又回到义乌,背着书包到私塾里继续读书。

1939年初,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在义乌招兵,邵继舜顺利通过考试进入骑兵团二连学开三轮摩托车,经过严格的驾车训练后去学防化,同时学习日语。几个月后,第五军军部成立第二情报班,邵继舜和一位战友被调到第二情报班。第二情报班下属 40 多人的一个队和一个步兵班,有一台电台,由队长杨霖率

领,从全州出发,经湖南出湖北长阳县长江南岸第八军部驻防地。 在长阳,队长发给邵继舜50元差旅费,让他潜回湖南常德、石门, 调查兵要地志。邵继舜到常德、石门二县调查,将当地的兵要 地志以及通往贵州的山道险隘等情况绘制并写在册子上,队长 对邵继舜的工作给予了表彰。此时第五军由广西到贵州,驻防 在安顺,命令情报班回安顺。邵继舜所在的情报队,本想从常 德进入桃源入贵州,可没有车辆,只好步行回长沙、衡阳、全州、 桂林,转金城江、贵阳到安顺。

1941年底,邵继舜随着部队到昆明驻防。第5军200师驻防保山,22师驻防下关,96师驻防昆明。1942年初,日本侵占马来西亚后,开始入侵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在英国求助下,中国方面以杜聿明为代理司令长官,集合精锐力量组成远征军约10万人向缅甸进发。3月,第5军入缅先头部队日夜兼程,解救出被困英军。

情报班星夜到达缅甸曼德勒一个小站下车。军部驻扎在梅克梯拉,与英军司令部在一起,英军后撤后,军部退到曼德勒,准备曼德勒会战。邵继舜奉命到一线与22师长廖耀湘联系,在公路边一棵大柳树下见到廖师长,即回队禀报一线作战详情,在执行任务中与部队失散。日军占领了腊戍,会战成了泡影,远征军大撤退。他(和同伴)在沿途遇到200师散兵10多人,后又遇到暂编55师一个重机枪连,一伙人按指北针方向向北走。十多日后到达美妙站铁路边,要过铁桥。日军封锁了对岸桥头,一见到他们就火力扫射。他们立即下了铁路,爬上山坡,日军也不追,估计日军也没有多少人了。

"根据打枪的声音,可以判断哪是我们的人,哪是日军。" 邵老告诉我说:"日军轻机枪弹头小,效率高,打枪的声音'叮 咚',我军打仗,步枪'叭叭',轻机枪'当当当',重机枪'咚咚咚'。"

邵继舜他们上山后继续向回归祖国的路线走,几天后他们 到达缅甸北部一个崩龙族的茶山"南山",那里有一条崩龙族 出产茶叶的小街,邵继舜被一个叫杨礼的弥渡人收留种茶叶, 而他的同伴有的被崩龙族人杀害。春节过后,一个家住龙陵镇 安的人回家,邵继舜决定跟他同行。他们走了三天后到达南坎, 遇到保山运盐巴的马帮,于是与马帮同行,过南坎江,经章凤 镇到达龙川坝子。

邵继舜在龙川认识了和顺乡人李四顺,与他同行回到腾冲。 到达腾冲后的第二天,李四顺把邵继舜领到缅箐街,与 200 师 留守人员许广陵、徐绍楚相遇。邵继舜无法去昆明,同许、徐 二人投奔滇康缅游击纵队,在第六大队当书记员,驻地在盈江 县盏西关上村的关庙内。

1943年5月,驻腾冲的日军一个大队进入盏西扫荡滇康缅游击纵队,滇康缅游击纵队三中队的全部人马布防在槟榔江西岸。日军在江边集结准备渡江,三中队的六挺机枪、三条冲锋枪乘机全部开火,对着日军扫射,当场击毙日军数十人。日军迅速散开,用钢炮、重机枪火力还击。邵继舜在战斗中负伤,子弹穿过两股。他说:"我算幸运,三八枪不会开花,因此伤后能走路,过后敷点炸药也就痊愈了。"

游击纵队撤到旧城狮子山上,日军进入关上村,在河西芒东小街,烧杀淫掠,所到之处无一幸免。

预二师和 36 师换防,预二师撤回怒江东岸驻防,36 师接 防腾北游击队的三、四练防地。日军三万多人分三路进击向36 师发起围歼战,师长李志鹏布置部队向江首沿高黎贡山撤退, 重武器埋在山边。副师长朱振华带领一个加强营,住在古永与 四练交界的狼牙山上,幸有当地傈僳族民众支援,历时三月得 以撤回,全部过怒江归建。

在此期间,张问德主政的腾冲县政府撤到保山。邵继舜所在部队也从古永上云峰山上下滇滩,走茶山河,在北斋公房北上高黎贡山,沿怒江州泸水县驼驼寨,踏着尺余深大雪,走到怒江边,在登埂(预二师四团三营陈加谟营防地)过江,到达曹涧。此后,邵继舜同大队长吴祖伯去了云龙石门井,向杨文榜司令作了腾冲地处境况汇报。

三月间,大队长命邵继舜同徐绍楚二人各背步枪一支,领 预二师便衣队杨一俊携电台一部,过怒江,从泸水县驼驼寨翻 过高黎贡山,到达明光茶山河,到滇滩卓木树一带山寨开展搜 查腾冲日军兵力驻地情况,此时日军在高黎贡山只修有三个坚 固工事据点。北斋公房、南斋公房及红木树,各有一小队日军 防守,城内敌军 56 师团 148 联队及部分密支那军千余人驻城内 南门街,总共一万多人,不时四出扰乱百姓。查实日军阵地情况, 邵继舜他们用电台向师部电告,为消灭驻腾冲日军打下良好情 报基础。

1944年5月11日夜,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强渡怒江天险,向侵占滇西战略要塞腾冲达两年之久的日军发起全面攻击。 腾冲攻城战役历时42天,邵继舜亲历了这次战役,其手稿里详细描绘了腾冲战役激烈的战斗场面。

邵继舜的妻子是盈江湛西人,杨姓土司之后,其外公是李 庚英手下,被日本谍报人员杀害,原国殇公园有其碑文,现今 找不到了。邵继舜与妻子同是县农机厂职工,邵妻 81 岁时辞世。 他们生育 7 个子女,存活下来 2 女 2 男。"文革"期间,邵继 舜受到冲击,他被单独关押,他说他不怕,他只打日军,不打内战。

郡老儿孙满堂,儿孙们孝敬老人,晚年生活幸福。他住在 六儿邵树凯家。

生日晚宴结束后,我随李正老师到了邵树凯家,与邵老家 人同唱生日歌,分享老人家的生日蛋糕,拍摄了邵老家人逐一 向他拜寿的动人场面。

腾冲行一年后,我惊闻邵继舜老人辞世,半夜赶写此文,敲打键盘的手异常沉重。我起身打开窗,夜风扑面,让我打了一个冷噤。迷离夜色里,我仿佛看到邵继舜老人拄着拐杖行走的背影。我在腾冲参加邵老 90 岁生日那天,由衷对他说,在他100 岁生日时,我一定会从怒江州府赶到腾冲县城给他老人家拜寿。邵老慈祥地笑着答应,他老人家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三、国殇墓园缅怀

晨风吹拂,来凤山森林蓊蓊郁郁,小鸟啁啾。过凤岭坊往 文笔塔走去,这个腾冲人憧憬文运昌隆象征的标志性建筑物, 让我想起了腾越大地上传唱的一首打油诗: "好个腾越州,十 山九无头,财主无三代,清官不到头。"民间的说法,有了文 笔塔,腾越大地的清官就做到头了。

落叶和藤蔓覆盖不了战壕、坑洞和弹坑,碑石爬满青苔,一代又一代腾冲人在来凤山植树造林,草色青青抚不平战争遗留的伤痕。满目青山翠如玉,耳际鸟鸣脆如笛,转悠在弹洞弹坑间,思绪挥不开腾冲焦土之战。

来凤山是腾冲城的天然屏障,是二战时日军最重要的外围防御阵地,日军在来凤山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与腾冲城相通,便于增援和退守。日军把山上的树木砍光,在这个制高点上放眼观察,腾冲城方圆几里的动静一目了然。收复腾冲城,争夺来凤山之战进行得十分激烈。远征军老兵邵继舜在其手稿里描述道: "总攻开始,预二师在来凤山腰,由部队连夜掘进构筑战壕,为第四团全部,五团由倚进象鼻子构筑战壕,在该团我有个家乡同族叔叔邵银太,任该团重机枪连长,重机枪连在二线。攻击间隙,他跑上一线战壕,向敌机枪阵地甩出三个手榴弹,他才站起,欲看战果,敌在高处,即向他扫射,他腰中一排枪弹,当场阵亡。四团八连长黄文,湖南人,才进入战壕,一抬头,日军一颗子弹,恰好击中脑门,也当场牺牲。"这座明代所建的"极边第一城"腾冲古城,经腾冲战役,历时 496 年后化为一片焦土。

来凤山麓,一座气势恢宏的墓葬吸引我,这是明代腾冲指挥使昭勇将军陈升的墓葬,陈氏后人于1988年再次重建。墓碑记介绍了陈升曾祖父、祖父的战功,详细介绍了陈升的勇谋及屡立战功,在腾冲"有筑城、浚池、垦辟田野实政"。陈升长子陈铭承袭父职后,在腾冲"维新广屯种,练军马,开学校,固城池,恪尽忠诚。莅事三十余载,政绩能声,洋溢朝野"。这座墓葬为研究明代腾冲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卫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拾级而下,经腾冲一中后围墙往国殇墓园走去。天阴 了起来,云堆积。怀着肃穆敬仰,我步入国殇墓园大门,从一 幅幅浮雕前慢慢走过,小心翼翼捧起"极边第一城"的血色记忆。 流连二战纪念馆,腾冲军民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和英勇抗战的 不屈不挠让我热血沸腾,侵略者一桩又一桩罪行让我目眦俱裂。 在日军兽行图片展前,有个女的含泪对同伴说: "太恐怖了! 日本鬼子下十八层地狱也不足以解恨!"她的同伴用手捂住了嘴, 满眼愤怒和悲怆。

从忠烈祠经滇西阵亡将士纪念碑,拾级而上,往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克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走去,石阶两旁碑石林立。 我把脚步放轻了又放轻,唯恐惊扰安息在地下的英烈。风从高黎贡山来,在我的心胸写满"碧血千秋"。

天阴着脸,似哭非哭。瞻仰阵亡将士纪念塔后,我边下台 阶边默读碑石上的铭记,怀着崇敬到寸性奇将军的墓前鞠躬, 这位腾越大地养育的抗战将领,在中条山一战中殉国。将军的 父亲寸大进,88岁,眼见国土沦陷,日寇猖獗,恨自己年事已 高无力杀敌报国,坐在大罗绮坪观音寺被雷击断的千年古杉树下, 含恨绝食而亡,死也不瞑目。

草坪上一尊又一尊青铜雕塑,无声讲述滇西抗战史,穿行 其间,血液奔涌民族气节,心田激荡爱国情怀,《答田岛书》《告 滇西父老书》铿锵有力回响耳畔,雄浑的《战场行》从沉寂的 碑石下、从滇缅公路上、从怒江激流上穿越时空而来:

弟兄们,向前走! 五千年历史的责任, 已落在我们的肩头。 日本强盗要灭亡我们的国家, 奴役我们的民族。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 只有誓死奋斗……

四、文星楼听风铃

从文星楼北门往南门,穿过一座又一座牌坊,翡翠一条街 裹在夕晖里。宽阔的街道,古色古香的店铺,琳琅满目的玉器, 屈指可数的顾客,寂寥的店家,空中飞舞的彩条,我的心还没 从国殇墓园缅怀里走出来,无心罗列看到的景致。二胡声悠扬, 从火山石地砖上弹回,撞击心扉。

夕阳在云层里捉迷藏,云朵时暗时亮。光影在时光里穿梭,有时笑容可掬,有时愁容满面。南门外广场上的华标显眼,背后的天空云涌云起,华标正面刻着"金瓯永固",背面刻着"国泰民安"。一组马帮雕塑,让我的心海荡起涟漪,思绪顺着古西南丝绸之路,把 2400 多年的历史文化根源追寻。登上南门城楼,"叮叮——叮——",风铃声盘旋头顶。乌云就像漏底的锅,一束又一束光破云而出。城堞上一束鲜艳的玫瑰,在满天星陪衬下格外耀眼。花束前头立着礼品袋,看不清楚里面装着的礼物,一位小伙子在城楼边徘徊。

我突然恍悟, 2月14日, 今天是情人节!

我们心仪云南茶马古道的悠久历史时,不能不提地处滇西 及滇西北厚重的盐马古道文化。南门外的马帮雕塑以及城堞上 的红玫瑰,唤醒了我的记忆,徒步盐马古道的日子历历在目。 我从炮眼望向翡翠一条街,但见一个年轻人背着恋人从容走过, 女的羽绒服就像南门城堞上红玫瑰般艳丽。三三两两行人漫步 街上,有几个年轻人依着摩托在树下闲聊。

"阿妹,你还不来么?我一直在城楼上等你。"

耳畔响起温柔的呼唤。我循声望去,小伙子从一个城堞走 向另一个城堞,手机紧贴着耳朵,皮上衣的拉链拉到下巴下, 脸上写着焦急,短发上洒着夕光,声音轻柔地讷讷。

几个游人在城楼上转悠,一位母亲牵着孩子的小手在城楼上学步。我坐在火山石阶梯上,仰望亭台翘檐上的风铃,风铃摇响在天云际会里。我的目光跳过翡翠一条街牌坊,在北门稍作停留,投向来风山文笔塔。

"叮叮——叮",风铃声声。城堞上红红的玫瑰,让我在小伙子的深情呼唤里,难以释怀崇山峻岭中隐藏的盐马古道,"做人莫做赶马人,处处留下冷火塘。"心沉湎《盐马情歌》旋律里,解不开云南古道情结,马的响鼻从手心划过,马帮敲着锣从高黎贡山向着腾冲城文星楼上静坐的我走来。

"阿妹,过马路你要小心,不要急着赶路。" 城堞上的玫瑰鲜艳迷人,小伙子倚着城墙,手机紧贴在耳朵上,关切地叮嘱。

"叮叮,叮叮,叮",风铃在风中轻摇,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风钻入衣领里,我感到冷,把风衣领子立起,拉链拉到与下巴 齐整的位置,紧了紧腰带,在城楼的右边长几步宽几步地丈量 起来。

随着夕阳西沉,我对城堞上的玫瑰有了牵挂,小伙子魂牵梦萦的小阿妹是怎样的人?小伙子会不会等来心上人?

情人节,文星楼城堞上的玫瑰,让我品读爱情的坚守。人 在风景里,心在画里画外,我的思绪在情人节的暮色里上下 五千年。

文星楼在腾冲战役中灰飞烟灭,我所见的文星楼是战后重建的。手指轻叩火山条石砌成的城墙,不由想起《图解腾冲抗日战场》一文对腾冲战役的描写,腾冲古城全用坚固、光滑且有弹性的火山岩石修筑,美国飞行员投出的炸弹落在城墙上面就会被弹开。后来,他们在炸弹上装上钢筋,冒险超低空飞行

投弹,这些带刺刀的炸弹,插在城墙上后再爆炸,才把腾冲城墙炸开。

文星楼的夜色蕴藏热情,城堞上的玫瑰在月华里凄艳迷人。 理不清心头流淌的情愫,指尖沾着火山条石微尘,就着月光, 我在笔记本上胡乱写道:"如果说滇西是大水缸,那么霞衣就 是落在水缸里的一枚月亮。"

"阿妹,你不来了么?我会在风里一直等。"小伙子坐在玫瑰花束旁,耳朵紧贴手机,语气里带着乞求。

月华清冷,风大了起来,"叮叮叮叮……",风铃声一阵紧接着一阵,翡翠一条街夜色迷离。月光里的玫瑰妩媚,一旁的身影落寞,我带着悬念离开了文星楼南门。

和顺记事

融入春色里,悠然漫步和顺,细数古刹、祠堂、牌坊、古建筑、 古树群、滇缅抗战博物馆、大马帮博物馆、和顺图书馆、艾思 奇纪念馆、翡翠馆等,著名侨乡和顺的魅力,让人在风景里行, 心在人文里品。

和顺离腾冲城 4 公里,滇西抗战中著名的腾冲战役,其指挥部就设在和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住在和顺图书馆指挥收复腾冲之战。战火就在和顺大门外燃烧,但没有炮击到和顺古老的建筑上。走在火山石铺路的古巷道里,相比腾冲,心少了揪痛,更多的是对古文明的震撼和现代繁荣的欣喜。我在和顺留下的笔触,自然与游览腾冲城的风格不同。

一、道观叹人生

路过元龙阁道观,我被围墙上贴着的书画展布告吸引。道观山门前书"隔凡",背写"通幽"。入道观,迎面墙上挂着的住持证映入眼眸。住持谢大师,俗名谢金书,道名谢成胜、谢中胜。我沿着书画展的路标走,只见后园一位道士和一名游客闲聊。书画展早已结束,感于道士的热情挽留,我把摄影包和

三脚架放在石桌上,坐在石凳上小憩。游人告辞离去,道士将一杯茶递给我。没有什么虚礼客套,我们就在茶香弥漫里随意闲聊。道士大约 40 来岁,穿着黑色道士服,戴着黑色道士帽,脚穿一双橘黄布拖鞋,戴副眼镜。通过介绍,他竟然是元龙阁道观的住持谢大师!

当听说我来自怒江州,谢大师有点激动地说,那是我的第二故乡,并亲切地呼我为"老乡"。

谢成胜是曲靖人,11岁时,所在公社书记把他从学校调入 县政府给县委书记烧开水,书记亲切地叫他"小鬼"。当地风俗, 小鬼是对那些调皮不听话或者死去的孩子的称呼,谢成胜认为 县委书记对他不尊重,闹着离开,被调入机砖厂,在县政府读书, 两年后调入技工学校,后来到了怒江州泸水县矿管局工作。

谢大师难以忘怀 20 世纪八十年代期间发生的石缸河矿难。 石缸河位于怒江东岸,离泸水县六库镇政府驻地约7公里,地 处山坳里,因此地河床里有块大石头被冲成水缸状得名。泥石 流淹没矿区前,他在那里工作。他说在泥石流发生前几天,内 心说不出的担忧和预感,他解散了手下的工人,自己也回老家了。 谢大师说他回到曲靖的第二天,就接到泥石流冲击矿山住宅区 的消息。

石缸河矿难后,谢成胜到了地处怒江大峡谷北段的贡山县,与人合资打矿,谁料矿洞塌方,将他和两个同伙埋在矿洞里。他们用手扒土,三天后终于重见阳光。这次大难不死,让他对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迷惘里占卦问道,按照易卦所示,走来走去竟走到庙子里,成了一名道士。他考取武汉道学院,师傅给他取名谢中胜。通过三年的努力,他从道学院毕业。他调来云龙阁道观当住持不多几年。对元龙阁道观归入和顺门票景

区范围,谢大师摇头苦笑,认为庙宇之地,人心静修,不应商 业操作。

给你把把脉吧。谢大师突然说。

我伸出右手摆在石桌上。他两指轻轻搭在我的脉息上,认 真号起脉来。号完脉后,又看我的十指,指出身体毛病所在。 我惊讶万分,傻问,你懂得医术啊!他笑了起来,说不懂一些 医术,怎么做法事为信众服务。他给我开了一个处方,让我记 在本子上,叮嘱此药方可以给需要的人,但不能给索要资金给 人看病的人。他自信地说,不出一个月,你会电话致谢我的。

常年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写文字,尤其遇到书稿赶得急时, 我基本上是整夜坐着工作,这让我落下了肩周炎。而在少女时代, 农家女儿的我在读书之余时常做地里活,不幸遇寒没能医治断 根,最近几年,渐感体内寒热时有发作,想着找中医调理,却 一次又一次走上了地处滇西北的盐马古道,写作出版《盐马古道》 等书,人在忙碌里,忘了找中医调理身体。谢大师给我的偏方, 其药引子是酒。我不会喝酒,一沾酒必醉,故没有尝试谢大师 所给的药方,此为后话。

谢大师给我看手相,说出的一番话让我颇多感慨。回首走过的道路,苦难重重,际遇的坎坷,让我有时无以问道,唯有内心静修。对于我这俗尘凡客来说,佛殿和道观都是清修之地,人的一时感悟和慨叹,不应有佛和道的区别。佛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世本是世,无须精心去处世。"人活得无为,才能恬静淡泊。

谢大师提到了知音和人生,我不知大师所言,是不是道家 冥冥之中在暗示。迷者为凡人,悟者为佛,道观听偈语,我深

知自己凡根太重,悟性有限,此生很难成佛或成道。对文学的坚守和信念,让我在闭关十多年后复出,前行中遇到知音,可内心的根系达不到向往的地方,排遣不了栖息干地的伤痛。活水源头在心中,却银河隔离,此岸望着彼岸,人再好,难以走近。因为拥有而放弃,因为美好而远离,人生就是这样,总是处在矛盾中。每当心处在缺失里时,我引用哲人话语作座右铭"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我引用佛语自我消解"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生"。

谢大师带我参观道观,在求愿转经筒前,他对我这老乡坦 言道观里的一些事。我们正聊着,小道士来问后天所做法事 要准备的事宜。我告别了谢大师,独自观赏依山势梯次而建 的殿宇。

"叮叮——叮——",亭台楼阁翘檐上的风铃,在风中声声 作响。

和顺人心向善,你一个人行走在村里大可放心,若遇事提 我名字,会有人帮你,或者电话叫我也行。谢大师就像兄长般 叮嘱。

茶凉了,心却是热的。

二、油菜花正开

迎着陷河捣衣声,穿行在开满油菜花的田野,我的耳畔响着歌声:"我见过灵魂的伴侣,抚摸过孤独的身体,尝过最奢侈的爱,才愿至死等待。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正开。风中隐约传来阵阵圣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

我愿把自己点燃……"

我没有去青海朝圣,也没有去沙漠醉看落日,怒江旋起的 浪花,将我引向极边第一城和顺,牌楼宗祠、名人故居、古色 古香的村落以及号称千手观音的大树没能将我怀留,沿着火山 石铺设的路,我走在侨乡浓缩的时光里,把心交给一片油菜花 正开的田野。

花朵灿然,金色铺向遥远的山冈,抚摸恬静的村庄。油菜田中间,两丘成丁字形的田上没有一棵油菜,稻茬空寂,田埂长着一蓬葱绿的蚕豆,开着白色的花。一位老农坐在田埂上,背对金色的油菜花,一头黑色的老牛,悠然吃着稻茬冒出的绿芽,在老农视野里循规蹈矩,不曾跨越到油菜田里。

置身在油菜花中间,三脚架支在田埂上,我的思绪透过取景镜目器四散在田野里。风从山冈来,田野波涌金色浪花。太阳西沉,光芒透穿云层四射。不知不觉,太阳又露出红红的笑脸,所过之处,在云层中间留下一条红色隧道。我索性放弃摄影,站在田埂上看日落千变万化。

太阳身影消失在云深处,红色隧道只剩了一个碗底,云碎如破冰,红、黄、黑、灰点缀。山的轮廓黑了起来,天空渐渐暗淡。一只又一只鸟儿从田野凭空而起,掠过油菜花,从我的身旁飞过,鸟翼扇动的风轻拂脸面,凉意微微,田野的暮色就这样降临了。

老农牵着老牛远去。我坐在田埂上,静享油菜花摇曳的黄昏。不知何时,我的手心里握着一棵青草,诗句从远方而来,随着熟悉的乡野气息落在花蕊里。鸟群从田野的另一个方向飞来,阅读田野的心涌起阵阵感动,行走他乡的脚步盛满对油菜花的感激。

和顺村在不远处,此时离我非常遥远,从油菜花田路过的

行人,仅是风景里的一花瓣。安静的心落根在安静的田野里,把一朵又一朵油菜花链成舞裙,灵魂穿着油菜花舞裙漫步。思维犹如潺潺流淌的小溪,情感纯净如初生婴儿,说不清楚内心感受,带着一丝感激,带着一丝好奇,只想把油菜花田野的黄昏挽留。

手机铃声格外响,朋友关切的询问荡开夜色。我忘记了这是在和顺,离朋友所在地几百公里,痴语油菜花正开,暮色中的田野开满油菜花的快乐。没有来由地,我渴望有人分享油菜花田野的幸福。念头随着心生,身旁便有了似熟悉又陌生的气息,烟味淡淡,把一个人从黄昏走向夜色的心态抚慰。落在油菜花蕊的诗句,宛如精灵,一个又一个,鼓动金色翅膀,唱着油菜花的歌。

"在雪花纷飞的季节,我盛装赶赴你的邀约,旅途遥远或苦短,心中都已尽欢。我知道世界会变小,我明白人总会变老,往天堂的路会越来越难走,但囊中有你为我备的美酒。我愿,我愿把自己点燃……"数着油菜花上点点夜色,我轻轻哼起了歌,眼眸渐渐涌起水雾。从滇西盐马古道走来的山野女子,带着书稿穿行在陌生的面孔之间,阅读形形色色人心。故园因素和民族情结衍生的文字,在结集出书的过程里遇事读人,心无城府的人从此便有了走上文学江湖的感慨。月色溶溶,环西桥附近的出版社大楼,萍水相逢的点歌情谊,温暖着满怀创伤的人儿在省城不屈奔走。

今夜不是月儿圆,油菜花开的田野上空,没有爬升月亮。 和顺村的灯火渐次亮了起来,犹如摔落的星星,闪烁着温暖。 置身异乡田野,融在夜色里,我没有孤身一人的不安全,泥土 气息将我包容。脸轻轻摩擦着一朵油菜花,微凉的夜风把我的 思绪带回澜沧江峡谷。

梯田从江岸顺着山势层层而上,绿油油的麦田间盛开着一块又一块金黄的油菜花,蜂儿醉在花蕊里。一位白族那马女子背着篓,在油菜花田里忙碌。"叮咚,叮咚",不远处的山道上走来一队马帮。"哦回回喂",领头的马锅头对着田野打招呼,亮开嗓门用那马话唱道:

那马女子直起腰,一只蜂儿从一朵油菜花上飞过她眼前, 又飞入另一朵油菜花里。她解下头帕擦了擦汗,微红了脸,"哦 回回喂",她向着马帮的方向脆声回应,唱道:

咦秀咦, 盐路山要翻过去,

躲在田野中看书的我,合上正看着的书,把书当枕头,横 卧田埂,惬意地听起了山歌……

田野特有的声响,让我拥着油菜花的温柔,想念一盘银色的月亮。从滇西北到滇西再到滇中,一轮明月伴随着我的寻梦之旅。我的月亮情结与盐马古道情结一样浓烈。难忘行程中这样的镜头,带着都市留在心灵上的创伤,从滇中回滇西北,山乡野地的表情填满歌谣。丝丝月华亲切呼唤,我贴向车窗,身子尽量融在月光里,盘绕心头的寒气渐渐被清辉冷月涤荡。伸手向月光,手里捂住圣洁的月光,紧贴胸口,信念支撑的园地和风吹拂。

和顺的油菜花田野没有月光。口弦挂在衣襟上,歌声藏在 文字里,我对着夜空祈祷,白月亮,月亮白,有朝一日我再到和顺, 拥抱月色中的田野,多少人听得明白,口弦合着三弦弹奏的心意。 不想深究你为何沉默,但我清楚,当月亮照在东山顶时,我的 心事便如一朵油菜花盛开。我相信,当月光白到村边,当月光 自到园里时, 你会弹着三弦到我门口, 我会唱首山歌给你听。

"哦回回喂",谁在向大山大河打着招呼?谁在天地间唱响 盐马古道情歌?

顺着彩云南历史长河,嗅着马粪清香寻踪古道遗迹,茶马古道文化的魅力不能抹杀滇西及滇西北盐泉富集的盐马古道文化。我没有徒步怒江州到腾冲的马帮线路北斋公房道和南斋公房道,没有在高黎贡山上丈量远征军将士留下的足迹,我乘坐客车,从公路桥上过怒江到腾冲和顺乡,续写怒江州盐马古道绵延的情结。在过往的记忆里,我只承认自己的不好,把他人的伤害打水漂,把他人的帮助刻在石头上。在前行的姿态里,我对学习充满感恩,放下难以放下的事情,淡化委屈,领悟人生美好。友谊封存心田,当身畔开满油菜花时,陈年佳酿令千年田埂醉语涟涟。

心路所向, 痛并快乐着。

木棉花红怒江岸

从潞江坝往怒江州府六库,怒江大峡谷开满红艳艳的木棉花。 江水扬着绿波,红花点缀山峦,沙滩上落红点点。我贪婪地看 着车窗外景色,情思漫过潞江坝悠久的历史,怀想远行在历史 长河里的背影。

闻名于世的古西南丝绸之路,经潞江坝,从保山到达腾冲,往缅甸、印度再到中亚、欧洲,谱写了腾越为云南最早的对外贸易中转站和西南门户的神话。二战期间,远征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反攻战役,收复滇西全部失地时,栗柴坝、双虹桥、猛古是渡口之一。现今,从潞江坝到六库城,再一路溯江而上,经福贡县到达贡山县的人神共居地丙中洛,沿江新兴城镇和宁静田野,难以找到当年令人谈之神变的怒江大峡谷毒瘴踪影。

"富饶美丽的潞江坝,人人见了人人夸。稻田翻金浪绿水漂鱼虾,甘蔗如林菠萝大,牛羊成群满山跑,香蕉咖啡枝头挂……"耳畔响着优美轻快的旋律,情思挥不开沿着怒江拍摄木棉花开的情景。

在二月的春风里,我和一群摄影发烧友从六库城开车前往潞江坝,沿江拍摄木棉花。雾纱缠绕山脊,香料烟翠绿田野,树树木棉灿然,或孤傲在江畔,或簇拥在地头,或三两棵点缀山水。有的花枝悬点怒江激流,有的裹着碧绿的芭蕉叶,火红的木棉花让怒江燃烧了起来。春风拂面,道不尽大江两岸红土地的激情。穿行在花树下,手捧掉落在身上如碗般大的花朵,由衷拥抱怒江。

木棉花也叫攀枝花,被视为英雄的象征。每每见到怒江两岸开放的木棉花,我就想起了铁血男儿的铮铮傲骨。从 2007 年 5 月首次踏上怒江境内的盐马古道开始,多年来,在滇西北和滇西这片大地上,我寻找和采访新中国成立前行走在古道上的马锅头时,就接触了一个又一个远征军战士,内心鼓荡着浓郁的家园情结和高昂的民族精神,笔端涌动着一波又一波文思。被喻为"死亡之道"的碧罗雪山鸟道曾留下兰坪县营盘镇白万林老人深深的足迹。在接受采访时,老人深情地跟我讲起了其祖籍地泸水县上江乡。

上江乡与保山市接壤,白家先祖原居住在那里一个傈僳族山寨里。木棉花开时节,白家先祖与村里的两个人赶着一群猪背着山货到腾冲贸易。他们翻越高黎贡山,在一片树林里小憩时,三头大猪围着一棵木棉树拱来拱去,结果从土里拱出几坛银子。三个人于是商定:把银子重新埋好,返回时平分。不料其中一人起了异心,趁白家先祖和另一个伙伴睡着之际,偷偷溜回去查看银子,结果只看到几坛清水。失望之下又悄悄回到同伴身边,不露声色地背着货物与同伴赶着猪群向腾冲城走去。在腾冲城将货物和猪群出手后,他们回到埋银子的地方,把银子平分后回到寨子里。

后来,白家先祖动了回祖宗地生活的念头,他们赶着马匹 驮着银两,从怒江峡谷到了澜沧江峡谷。在澜沧江东岸营盘镇 新华村前的坡地上,他遇到了一个在坡地上扒地石榴的人,白 家先祖问道:"这里有没有姓白的人家?"澜沧江东岸居住着 白族那马人支系,扒地石榴的人只会讲那马话,听不懂白家先 祖的傈僳话,以为白家先祖问他在干什么,于是便答:"白地孔。" (那马话谐音,意为"扒地石榴"。)白家先祖听了后,激动地 手指着离他们不远的村子问道: "白姓人家住在这个村子么?" 扒地石榴的人再次答: "白地孔。"自此,白家先祖认定新华村就是他们白姓人家祖源地,从而在那里买田建房,后因春耕时与村人争水,争执中失手杀人,又举家迁到澜沧江西岸傈僳族寨子里居住。

白万林老人给我讲述的祖先故事,无从考证其年代,但可以从这个故事里看出潞江坝久远的贸易历史,这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居住在怒江畔的有些家族从兰坪迁徙而来的历史及线路。

怒江两岸火红的木棉花,让我的思绪旷达悠远,头脑里烙印着的远征军战士和古道上马帮的故事,随着怒江流水如影呈现。车过双虹桥和栗柴坝渡口,我不由想念一位叫黄和塾的远征军老兵。2007年6月24日,我在怒江州古盐镇拉井寻访旧盐矿最后一名缉私队员,这位名叫黄和塾的老人,在接受我的采访半年后便去世了。他来自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抓壮丁时成了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36师工兵营的一名工兵,民国三十二年到大理洱海边集训。黄和塾所在的36师,从怒江栗柴坝渡口横渡怒江,另一个师从下游的双虹桥上渡过怒江,两师翻越高黎贡山直赴腾冲县城。在腾冲战役里,黄和塾在炸掉敌人的第四个碉堡后被一颗手榴弹炸断了肠子,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想不到他捂紧肚子,一身血水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位美国医生为他做了手术,后来被转到大理第八休养院养伤,伤好后,在大理乔后盐矿当了一名缉私队员,后被调到怒江拉井盐矿。

滇西的每一寸土地,流淌着木棉花如血般的深情。生活在 怒江畔的我,每当坐看怒江两岸盛开的木棉,或从一树又一树 灿烂的木棉花下经过,记忆里储存的人物便一个个鲜活起来。

怒江春浴

春天,怒江水流淌"翡翠",欢笑着穿行大峡谷。一树一树木棉花开放江两岸,小鸟啁啾,轻盈地飞行在游客眼眸。山的皱褶翠绿,田野里,庄稼就像绿茸茸的毯子,间杂地膜塑料布,大地的肤色红、绿、白交织。山歌飞扬,溜索上不时有燕子般的傈僳族姑娘从此岸飞到彼岸。

春耕农忙前,居住在江两岸的傈僳、彝、白等各族群众,邀朋呼友,或举家出发,背着炊具及行李,到有温泉的地方搭建帐篷,进行春浴。人融入水里,就像鱼儿回到家,回归自然的本真用不着遮掩。人是自然之子,落在水里充其量只是一滴水,即便男女同塘沐浴,与水共欢,心里没有一点杂念,自然就没有性别之分。怒江春浴,其实是怒江人浴春。

木棉树沿着公路和怒江铺展,成片成林,将登埂温泉拥在怀里。温泉水雾蒙蒙,一顶又一顶帐篷犹如朵朵盛开的木棉,从山坡顺着温泉搭建直达江边沙滩。春浴的人们安然地与水嬉戏,静享水的祝福,眼眸荡漾春花。

春天的怒江水清澈,水浅处可数沙砾,水深处盈盈绿色犹如碧玉。江两岸,山连绵,树木茂盛,花红花白。居住江岸的人,天生就有水的秉性,骨子里喜欢水,性情里流淌水,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温泉水祛病除邪,带给农闲中的人

们祝福,一旦春耕到来,勤劳的怒江各族人民又投入农忙中了。

泡在温泉水里闭目养神,耳畔传来怒江流水声,感受怒江脉息跳动,自己就像枕在怒江胳膊上。安然享受温泉水轻柔的按摩,惬意里,我不由想起登埂温泉的传说。很久以前,居住在怒江西岸的一对傈僳族夫妇,中年得子,生了一对美丽而又温柔的女儿,媒婆踏破门槛,求亲的人络绎不绝,山歌犹如星星围着茅屋闪烁。傈僳姐妹的美貌引起天神嫉妒,天神运用法力,把姐妹俩化成两座山,即尖山和团山。尖山和团山流出两股温泉,附近的群众来此泡澡后,疾病祛除,还受到尖山和团山的祝福。

银色月华洒向登埂温泉,尖山和团山就像醉酒的女孩。月光透过树隙,穿过蒙蒙水汽落在身上。同浴的女伴们就像树妖,我为这古怪的想法失笑,而浑然不觉自己在女伴们眼里也成了树妖。当一轮明月走出木棉树的盛情,素净地挂在蓝盈盈的天幕时,我把手臂伸向天空,手臂上的水珠镶嵌明月。不知道这些镶嵌明月的水珠在温泉水下是怎样的情形,我把手臂和身体埋入温泉里,只露出一个头,身边浮起了一个月亮,紧贴着我的脸颊,温泉水的波纹是月亮悄然的耳语,不知名的虫鸣和着江水声。

洗除污秽,神清气爽的我们告别夜色深深的登埂温泉,骑着自行车返回六库城,一路月光做伴,风就像小鸟的翅膀扇动。有时,我们贪恋月色,不思量赶路,放慢了骑行的速度,就像醉酒的人,东游西晃在宽阔的公路上,背影离登埂温泉渐去渐远,情思犹如一缕缕月光盘缠登埂温泉……

绕开温泉,到怒江边沙滩上玩。沙滩上的沙石干净,影子 落在上面明晰。掬起一捧清澈的江水,春意悠悠话春浴,山歌

飞扬大峡谷:

石头它在江里圆, 三星它在天上跟, 咱是高山顶上松, 偏在险处生……

漫山杜鹃开

站在分水岭垭口望向老窝河谷,山连绵,一峰接着一峰波涌向天边。山的色彩由深绿到淡绿渐渐至无,一树又一树杜鹃花随着山势向下渐次开向谷底。垭口有一块平坦的台地,紧傍公路,往返六兰公路的车辆经过这里,大多停下来小憩。车上的人欢呼着涌往台地,尽情观赏杜鹃花开的壮观景致,旅途的疲惫在漫山红遍里一扫而光。台地周边,杜鹃花羞红着脸,醉态可人。阳光照射在杜鹃树上,一朵又一朵杜鹃花在暖暖春阳里尽情舒展花瓣,一团团簇拥枝头,花蕊就像精灵,在花瓣铺展的舞台里舞蹈。有人忍不住到坡地上折下一枝杜鹃,要把分水岭的春色带回家让亲人分享。也有的将杜鹃花插在车头,就像爱俏的女子,往鬓角插了一朵花。车辆离开垭口时,车子里多了一束又一束杜鹃花,欢声笑语洒落分水岭。

一条土公路由台地通往山谷,顺山势而下穿行杜鹃林。我们弃车步行,顺着小路横行,尽情拍摄杜鹃花。行不多远,路没有了路。越往里走,山越陡。几棵古老的大树杜鹃枝干被青苔包裹,松萝随风飘荡。青苔包裹的树干旁,冷不丁露出一朵大红杜鹃花,给人老树逢春的意外惊喜。有的杜鹃花安静地独自沉思,有的两朵并蒂花开,有的顽皮地在树的臂弯里捉迷藏……左也是杜鹃花,右也是杜鹃花,且清一色的红。天蓝蓝,

飘着碎云,阳光洒在杜鹃树上,花瓣变成透明的红。人在高处望河谷,山峦成了背景,树树杜鹃铺展向谷底,溪流细长如银白链子。人在矮处望山峰,蓝天成了背景,树树杜鹃沿着山势尽情嬉闹,就像穿红披绿的人群敲着锣打着鼓扭秧歌。

就要凋谢的花朵旁,安然卧着即将绽开的花蕾。分水岭的 杜鹃就是这样,这花开谢,那花紧接着绽放。我坐在花树下回 放相机里的照片,满心欢喜,不由吟咏一首赞美杜鹃花的七绝: "峭壁悬岩带血开,年年此日看花来。欲穷极目迷人眼,不用春 风费剪裁。"

在分水岭随意行走,我们不知不觉到了老窝工业园区附近的红木树村。木板房和空心砖房间杂的红木树村,坐落在六兰公路下,面对自本山,村里彝族和傈僳族杂居。满山满坡开放的花,不再是清一色的红色杜鹃花,间杂着白色杜鹃花。红木树村种植业以洋芋、芸豆、苦荞、包谷为主,畜牧业以养羊、牛、马为主。我们在山坡上遇到一位彝人,他要到山上为野放的羊群喂盐巴。他告诉我们,他们把杜鹃花叫做索玛花。居住在分水岭的彝族人家,从大凉山迁徙过来,最早的也不过30多年。他说他是海来家支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父母迁徙分水岭时才十岁。他家有60多只羊,4头牛,15匹马,两个孩子都在老窝住校读书,大女儿读小学六年级,小儿子读学前班。红木树村人养绵羊,销路不用愁,供应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永平、曹涧一带需求供不应求。每逢芸豆成熟季节,就有人来村里收购芸豆。而六库城里的居民尤其喜欢分水岭的洋芋,自然有二道贩子来村里收购。

索玛,彝族话是"迎客"的意思,索玛花就是迎客花。听着彝人爽朗的笑声,望着彝人的背影隐没杜鹃花海里,同行摄

的女友哼起了歌: "索玛花开呀,索玛花开在那高高的山上, 在云中在风中娇艳的盛开……"

旋律让我的思绪飘得遥远,由索玛花的称谓想起彝人对马缨花的崇拜。马缨花,这杜鹃花束的一种,开在彝人心田,开在彝人背影里。相传,彝族祖先迁徙经过玛洛依曲一带时,又饥又渴,无法忍受,旁边一棵"马缨花"树枝上流出汩汩泉水,解救了他们。彝族祖先认为这是神灵保佑,救了他们。彝族先民将马缨花视为母体化身,认为马樱花能够给彝人带来吉祥、希望。

怒江是多民族和谐共居地,尽管各民族图腾崇拜不相同,但他们对大自然"万物有灵"有着深厚的情感和敬畏,这一情结,我在穿越碧罗雪山时体会深深。置身杜鹃花丛中,与红木树村彝人相遇,想起彝人与杜鹃花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对居住在分水岭的彝人不断富裕起来的日子颇感欣慰。和着同伴的歌声,我唱道:"彝家的索玛花呀,一唱一和一和一唱,都是痛快的歌。索玛花开……我是山里的儿子,爱就爱这片土地……"

夕阳西下,霞飞满天,我们恋恋不舍地告别分水岭。我跟同行的朋友讲起月夜过分水岭垭口的情形。有一次,我与家人从六库赶往兰坪县城,车过分水岭垭口,一只白兔惊慌失措地跑在车灯光柱里。垭口的台地旁,一树红色杜鹃怒放在月光里,兔子奔向杜鹃树,就像受惊的孩子投入母亲怀抱,居然回转身来面对着我们,兔耳朵竖着,一对红红的眼睛胆怯而又警惕万分。

杜鹃花儿红花儿白,都是我的歌。

木棉醉春

怒江的春天,最美的景致当数木棉花开。

每年木棉花开灿烂时,我和摄友们从六库顺着怒江西岸往上江走,一路上,树树木棉争春,满目流淌红色。怒江扬着笑脸,"哗啦啦"流往保山市。村庄或隐藏在木棉树林里,或露在木棉树林外,炊烟盘绕木棉树,与山间涌来的雾霭交织在一起,山变得朦胧,就像在天地间拉开的舞台背景幕布。

公路边高高低低的木棉树,就像大地呈现给宇宙的花束,蓝盈盈的天空陪衬红色的花树,犹如盛放大地花束的花篮。不经意里,目光撞上荒地里盛开的一树木棉花,心里荡漾暖流。走在木棉树下,不时有花朵从树上掉落身边,有时,花朵调皮地落入怀里,或匆匆吻着扛着的三脚架落入泥土里。

落红满地,心思犹如木棉花开,一朵又一朵在心海旋转。 古树根裸露,落红点点,木棉花犹如悬挂的宝莲灯,一盏又一 盏燃烧在枝头。小鸟飞过花树,掠过江面,隐没在雾霭里。远 处的溪流闪着银白色的光,弯弯曲曲流向怒江。

走过沙滩,坐在礁石丛里,面对怒江以及东岸的村庄,我 把自己交给江风。急流冲撞礁石,村庄安宁在木棉树丛中。目 光随着水流方向漫游,但见江岸的木棉树枝悬垂怒江,朵朵木 棉花在江流上舞蹈。 蓝天高远,云朵漫过红土地,挂在红色山岩上。还不到清明节,怒江人已开始祭祀先祖。我穿过咖啡地,沿着咖啡地边的木棉树林行走,不觉间到了一片坟地,祭祀的人们已拜祭过祖先,清理了墓地周围的枯枝杂草,正要开饭,热情地邀请我共进午餐。我婉谢主人盛情,往公路走去,伙伴们站在车子旁,有的忙着拍摄,有的向我招手。经过坟墓时,我瞥见墓碑前供奉着祭品,还供着一朵红艳艳的木棉花。

我们前往栗柴坝渡口。木棉花盛开,树树红色花朵是大地的血红记忆和无声愤怒。每每经过栗柴坝渡口,我情不自禁想起二战期间日军在这里犯下的罪行。栗柴坝渡口属于怒江州泸水县上江镇,位于县境最南端。1942年5月19日,全副武装的一队日本兵,从腾冲翻越高黎贡山,窜到栗柴坝渡口,丧心病狂地将二百多名华侨难民杀害,泸水县人民政府修建了"栗柴坝惨案纪念碑"。

阳光洒在纪念碑上,木棉树静立在古渡周围,怒江的脚步放轻了又放轻,唯恐惊扰长眠在此的亡灵。走在木棉树夹道的小径上,暖融融的阳光罩着我,我的眼眸满是红色。血红的土地、血红的记忆、血红的奠祭、血红的纪念……泸水,这块饱受二战摧残的土地,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历史的硝烟带给我的感触和忧伤。

从栗柴坝顺江而行,我们前往保山市芒宽勐古渡口。站在 西岸,望向江东岸的勐古村。这个碧罗雪山脚下的村庄坐落在 坝子里,木棉花开热闹非凡。勐古渡口,一树木棉花开秀丽, 花树下静候着一台挖土机,一艘渡轮泊在岸边,山如黛,清波 扬着倒影。微风吹拂,江面荡起点点碎金碎银,沙滩与江水交 界处的曲线韵味有致。 抗战期间,滇西著名的收复腾冲战役打响前,我方有一部 分军队翻越碧罗雪山,经勐古村,从勐古渡口渡过怒江天堑, 消灭西岸守敌,从冷水沟而上翻越高黎贡山到达腾冲。

咦秀咦

翻过高山换大米 我的盐变你的盐 你的米变我的米

木棉花盛开的热情,让我在春风里不时与怒江历史碰撞。 古西南丝绸之路翻越高黎贡山,其中北斋公房古道经过栗柴坝 渡口或勐古渡口。元明清以来,随着云龙盐矿和兰坪盐矿的开发, 北斋公房古道成为各地盐商向腾冲、德宏贩运盐巴的主要通道。 坐在勐古渡口的木棉树下小憩,梳理滇西抗战历史和古道历史, 思绪翻涌。耳畔响起民歌,徒步怒江州盐马古道的情景,一幕 幕再现眼前。

风善解人意,"啪——",一朵木棉花从树上掉落在我的身畔。我珍爱地将木棉花捧在手里,血脉奔涌强烈的家园恋情。

风过俄嘎

节令已是冬天,俄嘎的秋色姗姗来临,一点点、一树树的黄,从山谷往山头蜗牛爬行。边防检查站坐落在怒江畔,卓旺河欢唱着从门前流过,岩石上填土而成的菜地,萝卜、莴苣、芹菜翠绿。边贸通道盘绕在山岭里,远望中缅边界的山岭,山顶上的雪熠熠发光。

车行驶在边贸通道上,我贪婪地看着车窗外闪过的景色,寻找当年熟悉的气息。山脊上的村庄少了千脚落地的茅草房,多了瓦房,间杂着水泥楼房,白墙在阳光下显眼,电视接收锅盖抢人眼目。靠公路边停放的摩托、车辆,让人不难想象乡村公路上奔驰的交通工具。不时有拉木材的车辆向着大山深处开去,车上装着土。朋友说,垭口结冰,路打滑,这些拉木头的车空车进山时拉点土,洒在结冰的路面可防止打滑,冬季,还得在车上备用几袋工业用盐,洒在雪上化雪,便于通路。

从保登村到俄嘎村的公路穿行在山谷里,与边贸通道交汇, 离俄嘎小学不远。站在两条公路交汇的路口,我的舌尖回味边 防检查站菜地里的萝卜味道,颇多感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我作为州委州政府派出的工作组成员之一,与州妇联副主席黄 秀柏、州政府的两位同志和洛本卓乡的一位副乡长到保登村, 我们下乡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农田水利建设政策和新婚姻法,当 时村与村间不通公路,这山的村民望着那山的村民,招手清晰 可见,笑语声相闻,但要走到对面,却要走大半天甚至一天的路,绕山绕水颇多不便。电视和手机尚未普及,我们召集四乡八镇的乡亲集中学习农田水利政策和新婚姻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放露天电影。洛本卓是白族乡,白族勒墨人支系与傈僳族杂居。我来自澜沧江畔,是白族那马人支系,在保登村与勒墨人交流,那马话和勒墨话百分之八十左右是相通的。放电影的那晚,保登村就像过年一样热闹,来自俄嘎、格甲、金满等村寨的乡亲,早早聚拢在保登村空旷的场地上。我手里拿着扩音器,逐条读新婚姻法,用汉话读一遍后再用那马话翻译一遍,问乡亲们道,我用那马话翻译,你们听得懂么?乡亲们响亮地回答,听得懂。若听不懂,他们回答的底气不足,黄大姐就用生动的比喻或简单的例子给予解释。

第二天,州政府的两位同志和副乡长到俄嘎村去了,黄大姐与我驻扎在保登村。我们深入农户,与农民同工同劳,参加农田水利建设,自己开炊,俨然是当地的农民,没有一点特殊。保登村的村民大多不习惯种菜,只有极少数人家种了萝卜,我们的蔬菜除了腊肉就是萝卜。工作有起色后,黄大姐和我到俄嘎村看望驻扎在那里的工作组成员。清晨,我们从保登村出发,沿着水沟溯流而上。水沟修建在半山腰,一路行走,林深鸟鸣,流水潺潺,树蕨招手笑。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一条小路从水沟向谷底的卓旺河蜿蜒。顺着小路下山,我们到了卓旺河边,脱掉鞋袜涉水过河,一路爬坡,走到山腰上的俄嘎村。山风就像一双温柔的手,为我擦去额头的汗水。驻扎在俄嘎村的工作组成员,对我们在保登村每天能有萝卜吃羡慕不已,俄嘎村没有一户种蔬菜的……

思绪沉溺在往事的回忆里,不知不觉中车到了俄嘎村子坝组。

子坝组坐落在山窝里,公路穿村而过。村子后山立着一个大石头,就像深深插入大地的宝剑,剑柄突兀在树丛上,直指蓝盈盈的天空。我忍不住指着大石头问村民,这个大石头叫什么?村民答道,巴雪亚当。我问,这是傈僳话么?啥意思?村民笑了,说,正是傈僳话,大石头的意思。村民还告诉我,从大石头背后下去不远,有很大的一片石林,石头的形状各异,令人流连。我心动不已,极想去看个究竟,可惜我们要急于赶回边防检查站参加欢送复员老兵的座谈会,时间不容许耽误太久,只好放弃。我们登上副组长友阿光家新建不久的水泥楼房顶看子坝组风光,我的眼光离不开巴雪亚当,这个叫子坝组的小村落,让我有了牵挂。

自踏上滇西北盐马古道采风并著书《盐马古道》后,多年来,我没有放弃对盐马古道的行走及深入采访,饱览旖旎风光,触摸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盐马古道沉淀的厚重文化,让我深切感受怒江州的古今人文变迁和人文情怀。当年的老盐工和在盐马古道上行走的马锅头、背夫,还有缉私队员,都是年已古稀之人,这些盐马古道的见证人,每个人的经历浓缩着历史的足迹和血泪,随着他们的相继仙逝,我迫切感到民族文化抢救的重要性,行走在怒江的山山岭岭,我流下了痛惜的泪水,尤其不被人理解和为此受委屈时,心头是悲哀的。三番五次徒步盐马古道,让我品读怒江各族人民坚韧如石的品格,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了大峡谷中的石头。山有山的灵魂,水有水的歌声,石头有石头的语言,怒江的山山水水,一花一草一木以及每一块石头,在我的眼里都是有生命的,尤其在穿越碧罗雪山时,我静坐雪山峰巅听石之语,梗塞在心灵上打嗝的小我渺小如尘,风过处,尘不留。

怒江州境内的盐马古道,最著名的是碧罗雪山鸟道。怒江

州没有公路时,碧罗雪山鸟道是怒江峡谷通往澜沧江峡谷,经古镇盐乡拉井,过盐路山直达剑川的通道,也是怒江州通往内地的唯一通道。从澜沧江峡谷翻越碧罗雪山到怒江大峡谷的路有两条,一条是从兰坪县营盘镇恩罗村过碧罗雪山到知子罗再到福贡县和贡山县或者缅甸,一条是从兰坪县营盘镇恩棋村过碧罗雪山到泸水县的古登乡。当我听说盐马古道从古登经俄嘎往缅甸延伸时,不由对边贸通道上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寨子坝组滋生了别样的情愫。公路穿过子坝组,转一个弯往垭口方向而去,我很想到垭口看看边界风光,可惜时间不容许我们耽误,心愿难了,对巴雪亚当,也只能远远地说声"再会"。

友阿光三十来岁,曾在深圳、上海、福建打过工三年。他家栽种的8亩草果,有部分结果,年收入1至2万元,他在天保公司还做了一份工。子坝组的村民在国家的扶贫下种了草果,有的人家栽种面积比友阿光家多。"国家三农政策好,对农村的政策倾向和扶贫力度加大,卖草果比打工找钱,我不想再外出打工了。"友阿光的心声令人感动。

在边防检查站,我跟俄嘎村的两个傈僳族青年交谈,他们告诉我,他们做竹子生意,竹子拉到西双版纳等地,很是畅销。他们的自信和快乐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情不自禁想起了十多年前在保登村和俄嘎村走访农户的工作组,眼眸挥不开手把手教村民种洋芋的情形。当年在干脚落地的茅草房吆喝过狗的年轻姑娘,而今步入中年,十多年后再次回到卓旺河畔,倾听俄嘎村新一代年轻村民讲述做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做生意的情形,欣慰难以言说。

太阳落山后,风从江面漫过来,气候变冷。穿着有点单薄的我没有感到冷意,内心奔涌着来自俄嘎的暖流。

罗婺无风镜未磨

每每经过滇中,彝族罗婺部故地弹响的马布和口弦扑面而来, 掌鸠河滋养的故园文化因子和民族情结,透过诗情感召我前行。 与滇中朋友相聚,难忘到罗婺部故地禄劝、武定游玩的情景。

一、情系镌字岩

滇中七月,禄劝秧田青青,包谷抽穗扬花,瓜花在竹篱笆上张扬,掌鸠河畔高速公路建设如火如荼。为支援云南省会昆明饮用水工程,掌鸠河源头的水储蓄在云龙水库,水库波光潋滟,风景旖旎,掌鸠河却成了断流的河。修公路的泥土倒入掌鸠河,红土裸露,河上阡陌纵横,我无处寻觅朋友在诗句里倾情描绘的掌鸠河风光。

从断烟坡往谷底走去,小鸟啁啾,阵阵清凉。山岩高耸,石层刀削斧劈,行走其间,想象山岩上悬棺,该是怎样的情形?想入非非之际,阿木、陈工和我不知不觉到达镌字岩前。

掌鸠河畔的镌字岩石刻由两方汉文碑刻和一方彝文碑刻组成。汉文碑刻为《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氏世袭脚色》和《凤公世系》,彝文碑为《罗婺盛世碑》。两块汉文碑记载统治罗婺

部的凤氏土司归顺明王朝及历代土司受命袭职、赴京朝觐、进贡、受封、受赏等情况以及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彝文碑《罗婺盛世碑》,记述罗婺部凤氏 14 代世袭土知府 350 余年的谱系,其中涉及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内容。镌字岩摩崖石刻,具有较高的史学和艺术价值。

"叮叮当当",凿子和锤头敲打岩石的声音从历史背影里传来, 镌字岩银人俯视掌鸠河,河水清清,两岸山高林密,小鸟啁啾, 但见马鹿等动物到掌鸠河饮水。千年古道从镌字岩下顺着掌鸠 河蜿蜒。有个生活无着的人受高人指点,每天到银人所处的岩 石凿银子,凿的银子正好维持一天生活用度。后来这人起了贪 心,多凿银子未果,遂起凿走银人的野心,想让银人在家里为 他生银子。当他快要将银人从岩石上凿出时,银人跳入掌鸠河, 贪心人怎么也打捞不到,生活无着落沦落为乞丐。银人跳入掌 鸠河的地方成了深水潭,鱼儿密集……思绪流连掌鸠河旧日风 貌和传说里,心情就像从波光潋滟的河水里打捞的鱼,每一片 鱼鳞闪跳一首诗歌。

红土盖住传说中银人落入掌鸠河的地方,上面有一条人为 踩出的路。镌字岩半腰有一条水沟,沟底的浑水就像半死不活 的蛇。水沟是发电用的,因缺水,一年四季发不了几天电。水 沟紧挨着摩崖石刻,令人担心沟里的水满时会淹着古彝文碑。 风雨飘摇的镌字岩,让我追思统治罗婺部故地凤氏土司的历史。 摩崖石刻旁边有个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的石刻,草蔓覆盖,文 字半隐半现。

掌鸠河畔镌字岩所处的山峰,不仅有古代凤氏土司留下的石刻,还有近代红军队伍路过罗婺部故地留下的标语。彝人高挺的英雄结一路向北,前人背影朦胧在罗婺部故地乡野里。我

一次又一次打量镌字岩,心思游走字里行间,一点一点靠近罗 婺部,阅读滇中往事。如何妥善保护好镌字岩石刻?这是我面 对镌字岩油然而生的牵挂和担忧。

两位民工从公路施工现场向我们走来,他们抄近路,走在银人落水处红土新填成的小路上,一边走一边用彝族话向我们大声打招呼。阿木是武定人,用彝族话朗声回应。两位民工是禄劝人,正是工间休息时,他们见我们伫立镌字岩前指指点点,不由关切地前来问话。盘腿坐在水沟边,安静地听阿木介绍镌字岩内容,两个民工不时打断阿木的话,提出疑问,阿木不厌其烦解释。渐渐地,两个民工神色凝重,看镌字岩的眼神透出自豪。

三位彝族罗婺部后裔对话,不时以"我们的"冠名。"我们的罗婺""我们的镌字岩""我们的祖先"……没有什么比"我们的"这三个字更具有亲和力了,彝人对家园发自内心的热爱,自上而下,根植百姓心中。有这样的爱,镌字岩的保护还会有问题么?

离开镌字岩后,我们从克梯村往三台山方向进发,目标是 凤家城遗址。阿木没有把握地说,从禄劝到凤家城的路我不熟悉, 担心迷路。我不相信会迷路,三台山向我们招手,凤家城遗址 是彝族罗婺部特有的气息,空气中弥漫这样的气息,我们怎么 会迷路呢?

我们还是迷路了,左走右走走不出克梯村背依的山包。三台山近在咫尺,可我们靠近不了。从武定县往三台山凤家城遗址与我们会合的小凤和焱虎,早已在石大人处等候多时。眼看太阳偏西,我们只好电话联络,说好各自返回,在武定县城见。

山坡上火把果红艳,我心里泛起丝丝温暖。火把果学名火棘,

古人称之为救兵粮。我在滇西北盐马古道徒步时常遇到这种果子,而我的童年,美丽在火把果串成的项链里。天边云霞叠涌,我站在一蓬火把果旁,手里握着几颗火把果,目光留恋地望向 镌字岩。

罗婺部故地是一本书,山风为我启开扉页,如何读,也是一种考验。

二、狮子山喝圣泉水

夜宿狮子山,雨雾蒙蒙。想起往年七月,我携带怒江大峡谷的荷香,过大理到省城昆明,经过禄劝前往武定,再到黑井古镇, 奔向荷城姚安。多年来徒步滇西北盐马古道的霞衣,首次行走 滇中以文会友,罗婺部故地留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

首次到武定,我住宿泮池塘畔,听了一夜武定人二胡伴奏的歌声。再次到武定,我住宿狮子山,意念穿过雨帘敲击木鱼。武定的天空依然是往年的天空,武定的夜色由往年的明朗变成阴雨,小鸟叫声落在雨水里,增添夜色的平和。正续禅寺在不远处,皇帝衣钵离我很近也离我遥远,经诵如风如雾如雨。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无拘无束,用不着矫饰,我只是我,不谙世事,可以愚钝,可以顽皮,可以纯真,可以痴情。安静在内心里,没有刻意跟风,有自己的个性审美。活泼在文字里,爱得忠贞高洁,有自己的独特思想。

晨起,雾气弥漫狮子山,殷勤地唱了一夜歌的小鸟不知飞 往何方。我们走在湿漉漉的石板上,小心翼翼踩在长满青苔的 石台阶上,往观音洞走去。一位彝族汉子挑着水从对面走来, 步履矫健,清水随着扁担颤动而忽悠,却没有一滴水掉落在水桶外。汉子告诉我们,他挑的是狮子山圣泉水,家里人喜欢喝这甘甜的泉水。

观音洞里有一位道士,毕恭毕敬地给观音菩萨点燃香烛。 石壁由参差不齐的石板随意搁置而成,貌似随意,石板与石板 之间搭接天衣无缝,异常牢固。

告别观音洞,我们去喝圣泉水。圣泉水在观音洞下方,一股清泉涓涓流淌,有竹管把泉水接入浅水塘,又流入水沟里。圣泉水周边碑石林立,雾气浓得让人挥不开,人在其中倍觉环境神秘。水入口,清甜甘洌。喝着圣泉水,眼眶湿湿,我赶忙转脸向着碑文,装着欣赏,不让同行的朋友看到滑落脸颊的泪水。

生活就像一扇活页窗,打开美好的一面,另一面隐藏邪恶, 人生有温情脉脉,也有冷酷无情。罗婺,我路过你的园地,你 不仅向我布道忠贞,也让我泪水涟涟品读背叛。鸟儿毁誓蜕变 成蜂,醉在花朵里,山无语,风不哭,水不笑,神灵不愿睁眼。 人在路上,不堪心灵戴着枷锁,不如打碎,盘坐山崖,看淡世 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

顺着滇西北盐马古道采访,我一次又一次穿过碧罗雪山下的彝族寨子,坐在阿普的火塘边听彝族祖先迁徙的故事,抚摸阿嫫的口弦,品尝阿达的转转酒,与彝家结下不解之缘。行行摄摄的路上,不断与彝族朋友接触,彝学知识在我的头脑里灌浆。崇虎尚黑的彝族,以其四溢的豪气让我深深着迷,我的纯真和热爱就像漫山遍野开放的杜鹃花,炫目在文思里。我在彝族罗婺部故地是善感的,这块令我感到亲切的红土地,有着陈年积攒的温暖,就像在武定县城北街土坯墙上洒下的一缕阳光,

就像坐在阳光里拿着锥子纳布鞋的老奶奶目光。

狮子山的夜晚没有月亮,流浪着雨水,鸟叫声显得单薄。 我像一个委屈的孩子,无声跟影子诉说。我喜欢月亮,这是有 根源的,我的每次出行,不知是巧合或是天意,都有月亮伴随, 受到月光祝福。最美的月色记忆,莫过于首次到彝寨采访。深夜, 结束采访走出房门,一地月光令我陶醉,不由抬头望月,明月 戴着金色光环,两朵云在其左右相向游动,天蓝盈盈,山的剪 影如水波起伏,彝族山歌在夜色里游走。

追梦文学园地,情愫犹如对月亮的依恋。

曾在狮子山正续禅寺围墙外千年古树前祈福,属于我的唯愿长长久久。为这美好的心愿,再次上富和山,走期井,渡过澜沧江,穿越碧罗雪山,安坐在海拔近4千多米的碧罗雪山峰巅看风景,千山之上顿悟,爱如雪山圣水。

喝一口狮子山的圣泉水,思绪漫游,上下五千年。建文帝在正续禅寺清修,定然也是喝这股圣泉水。曾是一代帝王的建文帝朱允炆,看淡浮尘,却做不到真正的放下,难以放下对故园依恋。在文学园地清修,我可以看淡功名利禄,却放不下对红土地的依恋,放不下对三江的热爱。地藏菩萨说过一句佛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人生修持,心怀悲悯,把美好留给他人,把痛苦留给自己。

迷雾笼罩狮子山,我对这座山充满敬畏。隐身于此清修的 建文帝,浓缩中国一代王朝的悲剧;罗婺部兴盛与衰落,令人 反思云南的一段历史。人是社会的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关心。人生命运多舛,佛在人心里,各人自渡。此次到狮子山 游玩,与往年一样行色匆匆,我没有机会登临狮子山峰顶,尽 兴浏览武定山光水色。草色青青的七月,我对狮子山的念想, 宽不过一个背影,长不过一个背影。

再喝一口圣泉水,接满矿泉水瓶在路上解渴。罗婺,在你献祭的语言里,我由衷感激水的恩泽。罗婺,我来过,不曾带 走你的一片云,用文字当种子,把你的美丽洒遍大江南北。

三、遗址怀古凤家城

三台山是武定和禄劝交界地,凤家城遗址在离武定县城西 北十五里的三台山顶峰。过古柏村,往三台山走去,每接近凤 家城遗址一步,内心增加一步沉重。山清水秀,峰峦层层向天 边铺展,由黛青色到淡蓝。通往凤家城遗址的古道是一条人马 驿道,不像想象中的难走。人马驿道尽头,大石挡道,大有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羊肠小道穿石而过。陡峭的山崖雕刻 着两个石大人,威风凛凛地把着凤家城山门。

流连脚印石前,"三斗绿豆三升芝麻兵"传说,令人缅怀上天入地的凤英雄,这位欲图"南昆明北成都"的凤氏土司,心胸何等开阔!茵茵绿草掩盖不住残垣断壁,古城堡遗留的粗条石爬满青苔。晒场、粮仓、兵营、监狱……随着阿木介绍,凤家城轮廓逐渐在眼前清晰,这个有着内城堡外城堡的屯兵之地,古色古香的彝族建筑群,留在三台山给后人的记忆,一地流淌破碎。水蕨默然流泪,灌木摇头叹息。手摸一块黑色石头,我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在凤家城废墟上梳理思绪。风过三台山,小鸟缄默不语,一切献祭的语言显得多余。

芳草萋萋,一截石墙伫立废墟上,石头经千年风吹雨打变 黑,石墙尽头长着一棵古树,树身有个洞,就像风烛残年的老人。 坐在石墙上小憩,一抹阳光暖暖地照射在身上。放眼四周,山连绵,丘陵、盆地错落,罗婺故地犹如乌蒙山怀里的一面镜子,山光水色滚滚来,方圆五十里甚至一百里一目了然,遥想当年,凤氏十司在千山之上演练兵马何等气势!

云南大理国时期,罗婺部扩大势力和地盘,成为当时东方 三十七蛮部之一,称霸一方。明嘉靖十二年间,罗婺部女土官 商胜归顺明王朝。弘治年间,西南土著造反,罗婺部奉旨平乱 有功,明朝皇帝赏赐罗婺部"凤"姓。明朝中叶改土归流,凤 氏土司举兵抗争,举国瞩目。嘉靖年间,寻甸土酋安铨举事, 罗婺部世袭土知州凤思尧乘机大举反旗,与安铨联合,进逼昆 明, 围困云南总督府三天三夜。明朝派重兵镇压, 彝族兵不敌 溃逃, 留在凤家城的兵力不足以抵挡明军攻击, 凤家城毁灭在 战火里。凤家城毁灭,除毁灭战火的说法外,还有传言源于彝 人内讧, 也有人考证源于裸鞭事件。我特意百度搜索, 资料显 示凤家城毁灭在明嘉靖四十五年凤继祖之乱中。传说焚烧凤家 城的那把大火烧了足足一个月,方倒塌在一片废墟里。无论何 种版本的考证,都让后人透过历史烟云,触摸彝人伤痛。凤家 城遗址上有探查炭烧层而打的洞,目光落入深深的黑洞,我心 里一紧, 炭烧层很厚, 厚得让目光迷失在黑暗里。青苔和泥土 覆盖的炭烧层, 是三台山揭不掉的伤疤, 是罗婺部留给后人的 岁月老茧。

石鼓寂寂,石臼凄凄,石柱上空留着"凤"字。阿木启封了一瓶酒,默然放在柱脚石上。我心里一动,薅掉爬在柱脚石上的草。

三台山流传龙三藏典故,民间传说建文帝曾三次到此避难。 脱掉皇帝外衣,建文帝朱允炆是一位悲剧性人物,皇权制度下 手足相残,家事国事,事事伤心。一生颠沛,朱允炆隐藏庙门 度余生,对故土的思念,让他不可能做到四大皆空,可想而知 其晚年的心境是何等凄苦,还不如一介平民自由快乐。

告别凤家城,返回石大人处,我被对面的禄劝风光吸引。 大地波动一层又一层绿色,层层绿色露出丝丝红土颜色,波涌 向远方。天空是一幅淡墨写意的长卷,平静得就像水波不兴的 海。正欣赏间,突然"画"上落下重重一笔,跃动三两朵浪花, 云朵白里透金,带着淡蓝。站在三台山鸟瞰禄劝,心旷神怡。

回到武定县城时天黑透了,小凤、焱虎在一个小食店里泡 好茶等我们。晚饭后,我与阿木、陈工在武定县城分手,他们 连夜返回昆明,我留在武定,第二天随小凤去己衣大裂谷玩。

月亮出来了, 弯弯的月牙就像一艘船。

四、走过己衣大裂谷

前往己衣的路上,火把果不时闪过车窗,意外的惊喜让我 内心漫溢温馨。我从隐藏在怒江大峡谷深处的盐马古道来,嗅 着盐的气息,走上罗婺部故地茶马古道,古道情结深深。人在 古道行走,赏不完云南风景,读不尽云南人文。在我的意念里, 火把果与古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小小的红色果子,是古 道的精灵,有着高原人一样的坚韧品格。有次我路过盐路山, 在垭口邂逅火把果,古树飘荡松萝,火把果点缀其间,以古树 为界,树下边是万丈深渊,树上边是盐马古道,树上的点点红色, 让我在路上倍觉温暖。后来我到省城昆明开会,居然在一家单 位的花坛里看到火把果,而今我到罗婺故地游玩,也是一路有 火把果做伴。

未到己衣前,曾听楚雄的一位同学讲,一队马帮渡过金沙 江渡口,过己衣大裂谷到黑井驮盐巴。马帮还没走到黑井,有 个同伴病逝,他们把棺材停放在路边,打算返回时再驮回村里, 不料马帮一去不回。日晒风吹雨淋,棺材渐渐腐烂,露出白骨, 行人绕道走。一夜刮大风,棺材不见踪影……同学的讲述轻描 淡写,却在我心里引起山呼海啸。己衣,我暗下了到那里看看 的决心。

大裂谷是己衣的一张名片,到己衣不可不到大裂谷一游。小凤的女儿只有四岁,聪颖美丽惹人爱,我们前往大裂谷的路上,她抢着带路帮我背小相机。路边的烟田无精打采,肥厚的烟叶留着密密麻麻的小洞,我问小凤,烟叶遭虫害么?他说,不是,那是冰雹打的。我来己衣前,己衣下了一场冰雹。烟叶眼看就要收割了,彝家收拾好烤烟房,只待烤烟,可天公不作美,突降冰雹,被冰雹打成小洞的烟叶一文不值,烟农辛苦一年付诸东流。受灾的烟叶,冷清清的烤烟房,让心脆生生地痛。我想到烤烟房看看,小凤说不用去看了。我担心彝家有避讳,不再提。后来我读到彝族作家吕翼的长篇小说《土脉》,小说详细描述烤烟房烤烟的情景,弥补我在己衣的遗憾,此为后话。

红军树在远处招手,我们本打算经过红军树到大裂谷,夏 天疯长茅草,盖住路,无从下脚,只好改从另一条路走。路过 一户彝族人家,主人热情邀请我们小坐。我问他家烟叶损失情况, 主人说今年的收入损失2万元左右,白种了一年的烟!

远眺已衣大裂谷,但见一条裂缝横亘在田畴间,大裂谷东 岸的云上村,云雾连接村庄和天空,我不由想,这也是人神共 居地,就像我的故乡怒江,那里有个美丽的地方叫丙中洛,世 人称之人神共居地。己衣大裂谷悬崖峭壁,天生桥连接东西两壁悬崖。我们从西岸栈道进入己衣大裂谷,往新生桥走去。不到己衣大裂谷的人无法想象其险,山崖对峙,断裂层褶皱显眼。站在天生桥上俯视,大裂谷深不见底,但闻流水声,不见水流。抬头仰视,山崖壁立如石林。听小凤介绍,大裂谷最窄处只有6米,最宽处200多米,最深处300多米,怪石林立,飞瀑倒悬,石洞奇异,一直延伸至金沙江边。

天生桥令人叹为观止。山崖在分崩离析中,一块大石掉落 大裂谷最窄处,正好卡在大裂谷之间,连接东西两岸,成了两 岸人民往来的天然桥梁。大裂谷两岸山崖腰藏的人马驿道,人 工斧凿的痕迹明显。小凤和女儿在天生桥等我,我独自踏上西 岸的古栈道,顺着凹凸不平的石头路往前走。也不知走了多长, 路突然转了一个方向,级级石台阶上升,竟然通到田野里,云 上村在高处。我想看清楚当年红军沿着大裂谷通往金沙江的路, 谷深看不清。返回天生桥, 眼眸浮现荒郊野外的棺材, 想起同 学讲的故事,从金沙江过己衣大裂谷到黑井驮盐的马帮,蹄印 留在石路上,必然有一块石头上的蹄印被我踩在足下。遗弃在 荒郊野外的棺材,被大风吹走的魂灵,冥冥中能否回到故乡? 我对古道和马帮敏感,与我多年来在滇西北徒步采访盐马古道 有关。沉浸心事,我不留意眼前,差点与迎面走来的彝族阿嫫 相撞。阿嫫背着背箩, 背箩里放着一两件衣服。她和善地笑着, 侧身,客气地让我先过去。我对阿嫫说,我给您拍一张照片留 念吧。阿嫫开心地笑了,告诉我,她的眼睛失明好多年,到武 定县医院开刀,恢复了视力。这是她恢复视力后首次从大裂谷 走回云上村的家,再次看到己衣大裂谷,阿嫫说自己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她要慢慢走回家,一寸一寸地在心底抚摸大裂谷。

深深地祝福彝家阿嫫!

从己衣大裂谷返回乡政府所在地,我们顺路去小凤的同事家玩。县里集中办学,小凤所在的学校将在新学期开学时搬迁到武定县城。路边有人忙着加工菌子,告诉我说,武定的夏天菌子特多,价钱不高,新鲜菌子加工储藏到冬天出售,就会卖个好价钱。

"阿姐,下次你来武定玩,我带你去云龙水库看看。"小 凤憨厚地说。

我双手合十,由衷感谢彝族阿弟的盛情。

月华如水,已衣在我的眼眸就像平静的湖。一天相处,小凤的女儿对我产生依恋,我喜欢这个可爱的孩子,说动孩子与我同睡。童稚语言和纯真心态感染我在己衣过滤心灵,放下枷锁,时光安静美好。夜色浓浓,隐隐约约传来彝歌:"要走哩阿老表,要走哩阿表妹,走一步望两眼哪个舍得你,走是要走啰,舍是舍不得……"心处澄明,情怀难抑,我不由吟咏刘禹锡的诗作《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知,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正想把诗人描述的景色当故事解释给孩子听,看看孩子,已经睡着了。

武定县城与禄劝县城相距7公里。一踏上罗婺部故地,朋友们就对我说,武定和禄劝是中国地图上间隔最近的两个县城。 走近一方人了解一方人文,彝族罗婺部故地的魅力,留驻在我的行程里。

此行,公元 2011年。

片马:英雄的故里

站在高高的山丫俯瞰片马镇,丛林掩映的现代化建筑和电线塔,显现在连绵起伏的山怀里。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洒在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上,秋天的森林斑斓迷幻。山峰峻峭,云雾缭绕,飞瀑就像竖立的破折号。柏油路蜿蜒山谷深处,偶有车迎面开来,不经意间,鸟从眼前飞过。

记忆深处交织着十多年前对片马的印象:泥泞的街道,简陋的商号,堆积的木头,负重的木材运输车,纪念馆里的长刀弩弓……细雨霏霏,我的心情随着通向片马的路程缩短慢慢波涌了起来。

片马河畔遗留木材加工厂,木板房接挨着,洞开的窗下木板腐烂,青苔爬满屋檐,光秃的青砖柱子,无言叙说当年伐木重镇的历史。

走在片马镇宽阔的水泥街道上,鳞次栉比的楼房,林立的铺面,让我难寻记忆里的痕迹。片马是怒江州唯一的省级开放口岸,也是怒江州的国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踏上这块神奇的土地,首先想到的就是前往片马抗英胜利、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参观,还有就是去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下缅怀先烈。

阴霾的天气渐渐放晴,露出蓝色天空,我和两位摄影界的 朋友前往纪念馆。纪念馆上方的云层次丰富,呈升腾的姿势, 犹如弩弓造型的馆门,箭在弦上,竖立着直指蓝天,箭镞下是"片马抗英胜利、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几个镏金大字。

驼峰航线纪念馆内,一架二战时期坠落的 C-53 运输机立在眼前,纪念馆四周墙壁上贴着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详细的资料,馆内还收藏着实物。纪念馆内的这架中航 C-53 号飞机,于1943年3月11日坠落在片马镇境内的高黎贡山中,是驼峰航线上飞机坠落怒江境内的残骸保存最完整的一架。

属于云南省、怒江州州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片马抗英斗争纪念遗址上建盖的纪念馆,迎面的大理石墙上横书胡耀邦题写的"片马抗英纪念馆",腰挎长砍刀、手持弩弓的雕塑是傈僳族头人勒墨夺扒,雕塑底座上的文字介绍了清末片马事件中,勒墨夺扒率领片马人民抗击英军侵略,保卫祖国领土的斗争事迹。馆内陈列着片马人民抗英时使用的牛皮盔甲、弩弓箭袋以及砍刀,还有英军使用的头盔、长短枪等,墙上是相关的文字介绍和再现当年片马人民抗击英军侵略的画面以及名人留下的墨宝。

走出片马抗英纪念馆,我们向纪念馆后山的纪念碑走去,远远望去,白云和绿树烘托耸立在山脊上的纪念碑,一条柏油公路直通纪念碑。我们沿着青苔铺盖的石阶小路往上攀登,天空突然飘起了细雨。我们来到纪念碑旁,雨住了。纪念碑犹如呼啸而起直冲蓝天的飞机,纪念碑的正面刻写由胡耀邦题写的"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几个银色大字。我们正在拍摄纪念碑时,风云际会的天空竟慢慢露出了一角蓝天,就像天开了通口,从不同角度看,给人不同的感受。纪念碑底座是空的,里面立着墨色的三角大理石,上书由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州人民政府立的"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碑文,碑文分别用汉文和傈僳文、景颇文刻写。

我坐在碑石旁,仰视天空,天宇洞开的蓝色以及周围涌来 的云,恍惚让我觉得是驼峰航线的飞机冲刺的气浪排出的壮观 景象, 我坐在机尾, 有着与勇士们同仇敌忾的激情, 随着他们 体验抗战时航空史上"死亡战线"的惊险……

烽火岁月的苔痕

石头修砌的碉堡青苔斑驳,透过碉堡门俯视,山丫口天桥上, "片马风雪丫口"几个红色大字显目,青砖砌成的桥柱,蓝底白 字书写"忠诚固边",废弃的营房默然在山冈下,不时有车辆 从天桥下通过。站在碉堡上放眼四望,峰峦波涌层叠向天边, 云散云聚,天空不时露出蓝盈盈衣襟,又时常有意无意地掩盖 衣角。风携带点点雨珠,我正思量是否打开伞,阳光随着雨珠 行走在山谷里。太阳就像顽皮的孩子,躲在云层里,与云的影 子在峰峦上玩捉迷藏。

碉堡建在片马风雪丫口制高点,四面八方景色尽展眼眸,公路就像一根肠子,弯弯扭扭地穿行在崇山峻岭间,从碉堡眼皮底下通过。碉堡背后耸立电线塔,山脉蜿蜒向高黎贡山。丫口的石头饱受风雪浸润,坐在上面,就像坐在一坨冰上。草色青青,林海苍翠欲滴,瀑布在山色里就像细细的银链子。

冷风嗖嗖,云影犹如机翼拂过山冈,碉堡膨胀如黑色披风, 无数手臂从青苔上伸出,亡灵控诉血泪,滇西抗战的历史在山 光水色里向着我走来。

二战期间,腾冲被日军占领前,敌机不断飞到怒江上空侦查,腾冲被日军占领后,日军侵犯怒江州泸水县,第一次侵入 泸水就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栗柴坝事件,290多名华侨难民遇害。 1943年10月,日军派兵分据上江各地,同年秋季侵占片马。 片马是日军侵略怒江的主要据点,日军从缅甸、东南亚等地押 来大批劳工,修复英国占领军遗留的飞机场,修筑从缅甸通向 片马飞机场和片马风雪丫口的摩托车道,在片马风雪丫口修筑 坚固的工事。片马风雪丫口遗留的碉堡,正是当时日军修筑的 工事杰作。

柏油路从怒江州府所在地六库通向片马,作为省级开放口岸的片马,现代化建筑鳞次栉比,宽阔的水泥街道旁绿树成荫。难寻日军修建的飞机场和摩托车路踪迹,"片马抗英胜利纪念牌"以及"驼峰航线纪念馆",记载了这块土地饱受战火蹂躏的历史,各族人民可歌可泣的抗击侵略军的爱国行径,以及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人民并肩作战的弥坚情谊让后世铭记。

片马风雪丫口碉堡所处的位置,可以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日军派重兵据险扼守。片马成为日军的据点后,运入大量军火, 并派兵不断侵犯鲁掌,还不断派兵增援盘踞在怒江西岸的日军。 日军在怒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青苔可以覆盖片马风雪丫口碉堡, 却难以覆盖烽火岁月烙刻在怒江的伤痕。

"黑风队",在怒江西岸村寨采风,老百姓提及从片马来的日军,提到最多的就是这三个字。"黑风队"在老百姓眼里,是死神、杀神的代名词,这股武装到牙齿的日军王牌军,被称为快速杀手。毫无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在泸水杀人如麻,放火烧毁村寨,来不及逃出村子的老人被烧成焦炭。轮奸妇女,拉夫杀人及搜索难民,煮吃人肉,用刺刀捅入孕妇阴道搅死胎儿和母亲,逼迫父亲强奸女儿、侄子强奸怀孕的婶娘,把抗日战士的人皮剥下来挂在老百姓家门口的石榴树上……每每打开怒

江文史资料集, 我的心颤抖在字字血泪记载里。

亲历二战的怒江人,每每提及二战经历,悲愤填膺。从死神手里侥幸逃回来的百姓,展示脖子上蜈蚣般爬行的伤疤时,透过花白的头发,无法用"沧桑"二字概括其枪炮声伴随记忆的一生!现今日子过得安宁幸福,但这些二战的受害者,睡梦中无法不梦到"黑风队"如死神般张开的黑色翅膀……

难以忘怀在上江镇蛮辉及丙贡村采访的情景,龙竹掩映的村庄,水泥路通到各家各户门口,青瓦砖墙、水泥院坝、大铁门,农家小院落干净整洁,村容村貌让人感到舒爽。可谁想到,这两个在高黎贡山脚下安宁富足的小山村,却饱受二战的残害和战火的洗礼。就在蛮辉村口,向导指着一辆簇新的微型车停靠的位置说,黑风队进入村里时,在这里杀害了两个村民。

我尤其对 93 岁的傈僳族老人夏凤先记忆深刻。老人家的院 坝正对着大白岩观音寺,观音寺曾经是日军的据点。说起给日 军当苦力的往事,夏凤先老人痛苦地蜷缩成一团,颤抖着声音 讲述一句,停顿好一会,皱纹密布的脸上,白色的眉毛和胡须 微微颤抖。

1942年5月,夏凤先被远征军征募,抬伤兵到保山睡佛寺。同年7月中旬,他和一位战友被派往丙贡村碾米,不幸被日军抓获,同时被抓的还有一个远征军的张姓老兵,从此,夏凤先与老兵相依为命。他们给日军当苦力当奴隶,主要任务是当伙夫和砍柴,先被派往贡山,后来到腾冲的桥头、古永等地,再到片马,尔后出境到缅甸的密支那。当苦力的日子让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受尽日军欺凌,一条命随时别在裤腰带上。有一天,他们随日本侵略军行军到苦竹林时,老兵悄悄地告诉夏凤先,这条路他熟悉,老兵所在的远征军归国时所走的就是这条

路。乘夜,他俩设计逃入密林,摆脱日军的控制。他们逃到一个村庄里,杨保长将他们带到山洞里藏起来。杨保长救了他们,却被日军抓走了。夏凤先留在保长家打工,放牛放羊、犁田种地,一干就是6年多。而老兵在杨保长家干活二年后,告辞而去,在腾冲找了一个老婆过日子去了。杨保长的长子对夏凤先特别好,却苦留不住夏凤先思乡心切。1949年,夏凤先回到老家丙贡村。

怒江人的性格:是朋友,举着酒碗欢迎,喝下一杯同心酒; 是敌人,拿着弩弓说话,射杀豺狼不胆寒。苦难重重的泸水人民, 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拿起锄头、长刀、木棒、弩弓,不断打 击侵略者,在怒江的抗战史上,留下了飞锄劈日寇、挥刀斩豺狼、 落陷阱下石、弩弓射杀狗强盗的佳话。怒江各族各界行动起来, 积极支援驻泸水的江防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纷纷支持远征军收 复怒江以西失地,收复片马的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历时一年多。

青砖砌成的片马风雪丫口天桥,把隔公路对峙的两个山包 连接起来,便于游客观赏壮阔的山岭景色。这里曾经是边防关卡, 天桥是进出片马的大门,废弃的营房是边防战士的住所。

离开碉堡,我走上天桥,站在对面的山包上打量碉堡。拾级而下水泥台阶,走到鹅卵石砌成底座的大石头前,脸靠在大石头上,眼光深情地抚摸大石头中心草书的"片马风雪丫口"。站在观景台凭栏远眺,以山谷为纵向,山连绵如波浪横向而行。光影斑驳的山谷,色彩或墨绿或翠绿,渐至天边,竟成了蓝色,与云连体。

泸水, 泸水, 一种心结叫伤痛, 前世之师后世不忘。 怒江, 怒江, 一种精神叫爱国, 不屈不挠代代相传。

巴雪亚当

尚旺节余韵悠悠,唇齿间留着勒墨人酿制的桃花酒醇香, 我参加泸水县文联组织的采风再次来到俄嘎村,那里有我魂牵 梦萦的巴雪亚当。

边贸通道穿过俄嘎子坝组,巴雪亚当就在子坝组后山上,面对边缅交界垭口方向。记得第一次到子坝组时,村里的傈僳人指着后山上立着的两块大石头对我说,那是巴雪亚当,就是大石头的意思。从子坝组回来后,我与傈僳族朋友提起巴雪亚当,朋友说: "你别刻意诗文化,大石头的傈僳话是亚坝。"我疑惑,子坝组的村民就是这么告诉我的,除非我发音不准。朋友沉吟半晌,说,"亚当"是"立起"的意思,"巴雪"就不得而知了。

站在子坝组村口望向后山,两块大石对峙,如鬼门关立在青青的山冈上,巴雪亚当背后黛青色的峰峦刀削斧劈,道不尽惊险。巴雪亚当脚下,有一条古老的人马驿道,从子坝组向山林延伸,通往缅甸。

地处滇西北的怒江州,旧社会没有公路,一条条蜿蜒在高山峻岭的盐马古道成了怒江各族人民往来的桥梁,成了怒江大峡谷和澜沧江峡谷间的通道。从怒江到兰坪县古盐镇拉井,需要翻越碧罗雪山,过澜沧江,这就是怒江州盐马古道中颇负盛名的碧罗雪山鸟道。俄嘎的这条盐马古道,起于怒江东岸怒族

人居住的村寨知子罗,终于缅甸,需要横渡怒江。知子罗是碧罗雪山鸟道在怒江大峡谷的第一站。我们走在盐马古道上,目标是巴雪亚当。古道上有的路段铺着石条台阶,年久失修严重变形,残缺的石条或隐或现在枯叶遮盖的泥土里。灌木密集,有时路不成路。不知走了多远,我们离开古道斜插而上,到达俄嘎水沟边,过水沟进入原始森林,手脚并用攀上山冈。站在子坝组望巴雪亚当,貌似很近的距离,走入其中才知道路坎坷而遥远。

在巴雪亚当附近,我好像听到大石头呼吸声,内心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激动。手抓着树枝,我立在一块石头上望向巴雪亚当,这个傈僳人传言的大石头,其实是两块巨石。高一点的大石头就像身材修长的巨人,矮一点的大石头就像背着沉睡的孩子在与高一点的大石头说着什么。大石头的缝隙长着小树,背后是蓝盈盈的天空,如洗的云向左向右甩出长袖,就像大石头扇动双翅。

"夫妻石!"有人冲口而出。

我再次望向巴雪亚当,越看越觉得巴雪亚当真像一对夫妻,暗自同意了夫妻石这一看法。谁也不知道巴雪亚当所处的山冈叫什么,包括本地向导。我们私自把这座山冈命名为夫妻山,自然,形状修长的巨石是丈夫,稍微矮一些且背着"孩子"的巨石是妻子。

树木密集,野草茂盛,三五步之遥看不到同伴身影。我们 互相招呼着,走在前面的不时停下脚步等后面的人跟上,唯恐 有人迷路。子坝组房前屋后,野樱桃开得浪漫,我们越接近大 石头,野樱桃树越少,满色青青里,有时会有一树红叶让人眼 前一亮。紧贴着悬崖绕着"妻子"石走,一块片石靠在"妻子" 石背上,石头与石头之间形成可供一人通行的山洞。石头与石头相接处,地衣覆盖,就像孩子躲入母亲宽大的衣摆里。洞里阴凉,洞外阳光灿烂。石头影子庇荫的水蕨翠绿,洞里洞外却找不到一滴水。走出山洞,脚底下是深深的箐谷,竟无路可走也无处可攀。对面的山险峻,仰视不见峰顶。我们原路返回。来时容易去时难,岩石挡道,我和另一位女伴抓着树枝怎么努力也无法跨越,两位男士一左一右踩在岩石上,一手紧紧地抓着树枝,一手紧紧地抓着我们的手,硬生生把我们拽到岩石上。

"巴雪亚当背后是石林,石头的形状多种多样,很好看。" 傈僳族村民的话我深信不疑。不到达老百姓传闻里的石林,我们誓不罢休,于是改变了线路,向着两块大石头的中间方向走。 石头密密麻麻,大小不一,层层叠叠波涌向"夫妻"石。石头缝隙,或者石头与石头中间,凡是有点土的地方长着树木。石头上覆盖着厚厚的地衣,石头凹陷的地方落满枯叶,天长日久就成了泥,便有小小的树木生存。

从远处望向"夫妻"石,我看到"妻子"石背着孩子,这"孩子"其实是"妻子"石上的一部分。"妻子"石腹部有一条裂缝, 犹如母亲肚皮上显目的妊娠纹。走入石裂缝,我们就像在母亲的子宫里穿行,里面孕育着无数的"孩子",规格不一的石头胡乱坐落在"母亲子宫"里。越往石裂缝里走越难走,到后来不得不蹲下身子低着头弓着腰慢慢挪步前移。石缝尽头,万丈深渊不容人立足,我们原路返回,向"丈夫"石走去。

泥土渐渐多了起来,杜鹃树也渐渐多了起来,一树一树开着白色花朵,打着花苞的颜色微红。一棵树上寄生着一蓬兰花, 兰叶葱绿,树枝疏散,红叶点点,煞是好看。"夫妻"石间是 宽阔的台地,铺着一层地衣。我细细地打量两块巨石,石头上 的丝丝缝隙就像皱纹。仰望巨石,我感慨:一石冲天摘星辰。阳光打在伸臂向石头的红叶、绿叶上,石壁就像镶嵌着红色、绿色宝石。"丈夫"石脖颈长着一棵小树,迎风招手。太阳落入石嘴里,就像石嘴含着闪闪发光的夜明珠。高黎贡山积雪耀人眼目,峰峦起伏有致。碧罗雪山白雪皑皑,雪峰上云朵飘逸且造型新奇别致。放目四望俄嘎风光,不尽美景滚滚来。白色杜鹃花怒放,衬得"夫妻"石圣洁无比。山有情水有意,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有灵,骨子里脱离不了"情"与"义"。巴雪亚当也好,"夫妻"石也好,立在天地间的爱情,暖着俄嘎的四季。

巴雪亚当背后没有造型各异的石林,只有层层波涌向高黎 贡山的山岭,山岭间隐藏着盐马古道和边贸通道,还有界碑。我想, 至今还在盐马古道上行走的山民,在他们眼里,一座山峰就是 一个大石头,巴雪亚当背后,峰峦叠嶂,山与山的气势不一样, 这不是石林是什么?

心系盐马古道,离开巴雪亚当后,我特意到俄嘎村拜访两位白族勒墨人支系村民。

88岁的普益翁老人,曾背着盐巴走过碧罗雪山鸟道。老人没有走过俄嘎通往缅甸的盐马古道,但他的大儿子常走在这条古道上。老人的大儿子与村里人到乡政府所在地洛本卓买盐巴,背着盐巴从盐马古道进入缅甸卖盐巴,赚取两地间差价,有一次,在中缅交界的垭口遭遇暴风雪,不幸冻死在山头上。

50岁的哈花子,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盐马古道上往返缅甸和洛本卓贩卖盐巴。当时,盐巴在洛本卓价格为1斤5角钱,到缅甸,每斤可卖到1元至2元。他背着50斤盐巴到缅甸,顺利出售盐巴,来回一趟需要7天。如果盐巴卖不完,就背着盐巴不断往缅甸更远的村子里走下去,直到盐巴卖完为止,这样

116

来回至少需要两个星期。有一次,他在缅甸卖完盐巴返回俄嘎, 翻越垭口, 在界碑附近高山反应, 差一点魂丢垭口回不到俄嘎。

告别俄嘎, 我的思绪缠绕山山岭岭, 一头担着俄嘎的昨天, 一头担着俄嘎的今日。路两边核桃树长势喜人,成活的漆树、 厚朴等植物时不时冒出头与我们打招呼。

坚韧如石,这是俄嘎人的秉性,也是怒江人的秉性。 巴雪亚当!

沧东桥怀旧

夕晖在初春的田野镀上一抹金黄,炊烟袅袅上升飘散澜沧江峡谷。东岸的营盘街和西营村沐浴霞光,暖暖的色调随着夕阳的光芒渐次变化。随着最后一抹金黄从田野消失,黄昏悄然从横亘在澜沧江上的沧东桥和甸尾桥漫过,在被誉为兰坪县"粮仓"的大甸坝稍作休息,沿着层层梯田顺坡而上,把西营村和营盘街拥在怀里。澜沧江峡谷宛如现代黄土高坡翻版,公路四通八达,蜿蜒如大地曲张的经脉。山峰俊朗,电线塔卫队般站立在山冈上,清代抗法英雄杨玉科报效桑梓修筑的盐马古道融入暮霭,澜沧江洄水湾一个接连一个。站在梭罗寨后山田埂上,我默然欣赏澜沧江峡谷夕照的景致。

作为云南省33个古镇之一的营盘镇,其历史难以抹去盐马古道的痕迹。

沧东桥是怒江州境内澜沧江峡谷最古老的人马吊桥,东面紧邻古镇盐乡拉井,北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维登乡,南连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表村乡,西与怒江州的原碧江县接壤,是丽江、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鹤庆、剑川等地商旅进入怒江的必经之地。初始,澜沧江上没有人马吊桥,普遍的渡江工具是溜索,此外就是竹排,滩多水急、暗礁林立的澜沧江古渡不知演绎了多少人间悲剧,于是便有了营盘镇家喻户

晓的仙人造桥的神话故事。神仙造桥半途而废,善良的百姓 冠以的结尾,无外乎谴责人性的贪婪导致神力无为,对澜沧江 天堑一筹莫展。桥,成了澜沧江两岸百姓的梦想。

修建沧东桥,竟是经历了起起落落。旧政府时期,兰坪县 长就修建沧江铁索桥给省政府呈文直到工程告竣完成,整整 十二年。兰坪解放后,于1953年改沧东桥铁索为钢索桥,更 换桥面板,第二年修建木桥,即营盘人马吊桥,这就是沧东桥 的前身。解放怒江时,兰坪、大理等地的支援物质,过沧东桥, 翻越碧罗雪山鸟道,源源不断运入怒江。历届兰坪县及营盘镇 领导非常重视澜沧江人马吊桥的新建和维修。我所描绘的沧东 桥,实际上是在1981年9月洪水扭断钢索后,兰坪县重修于 第二年投入使用的铁链桥。沧东桥的桥墩共有四个,平分在江 的东西两岸,左右桥墩上分别有4股钢索连接着桥,桥面两旁 竖立26根钢管成护栏,两边有2股钢索拉着桥身,桥面铺着 钢板。

我在西营村长大,对沧东桥怀有深厚的感情。

每当雨季来临,澜沧江冲来许多柴禾,我和姐姐披着塑料布背着竹背篓,手里拿着竹勾,跟着阿爸阿妈到澜沧江边捞柴。路过沧东桥,我看到桥面铺的木头板被雨淋得湿漉漉的,想起背着湿柴回家,从澜沧江边往西营村走,不断上升的山坡让我背篓里的湿柴越来越重。沧东桥是不是也如我背湿柴的感觉,雨水让其桥板的负重越来越重?雨中的木桥板,会不会也如泥泞的山坡让过往的马蹄打滑?想着想着,我就不由自主走上了沧东桥。姐姐在雨帘中喊,二妹,你走错方向了。我回头笑笑继续前行,风雨飘摇的沧东桥让我不敢看桥下怒吼的澜沧江,但不想在亲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胆怯,强

撑着往前走。阿爸对姐姐说,你妹妹好奇雨中的沧东桥哩。 阿妈说,二女儿被我们娇惯坏了。姐姐走上桥来,牵起我的 手说,别怕,有姐哩。我在姐姐的牵手下,把雨帘中的沧东 桥走了个来回。

阿爸阿妈常带着我过沧东桥去梭罗寨走亲戚。澜沧江两岸 方圆几里,居住着白族那马人支系,村村寨寨传得神乎其神的 神算子就住在梭罗寨。有一年我跟阿爸阿妈和姐姐在江边打捞柴, 洄水湾冲来一具死尸,在我身边转悠好长时间才随着江水顺流 而下。那晚着寒的我回到家就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阿妈说 我肯定被死尸吓着了,请医打针的同时,让阿爸过沧东桥去梭 罗寨请神算子为我驱鬼,于是就有了我家捐功德在村东头搭建 木桥的往事。

秋收过后,澜沧江峡谷来了许多马帮,沧东桥上整天响着过往马帮的铃铛声,山歌飘荡澜沧江峡谷。被卸掉马鞍的马匹自由散漫在江两岸的田野里悠然吃草,田头地角开放着一顶顶五颜六色的帐篷,马锅头靠在马鞍上抽着旱烟,烟雾飘送茶香饭香,藏族马帮的营地飘来酥油茶和糌粑的特殊味道。这时节,成了我们勤工俭学的最佳时光,村里的孩子放学后常常去割草卖给马帮,我跟着姐姐天天去割马草。

江西岸沧东桥下,巉岩上草青青,随着江风诱人地舞蹈,一直在江东岸割草的姐姐眼馋了好久。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姐姐终于带我过沧东桥,从桥墩的钢索下经过,下坡到沧东桥下。桥下的土坡到岩巉间长着绿油油的草,我们背着背篓小心翼翼地割起草来。丰茂的草让姐姐和我越割越开心,姐姐轻轻地哼起了校园歌曲,我也合着她的歌声唱了起来。

优美高亢的藏族调子突然在澜沧江峡谷响起来,将我们的

歌声打断,一队马帮从江东岸的箐谷冒出头来,"叮咚叮咚"的马铃声向沧东桥而来。

"姐!"我害怕地变声叫。

姐姐迅速地把我拉在一块岩石后,低声说:"藏好,别出声。"话音刚落,她已将我的背篓取下,与她的背篓藏在草从里。

藏族赶马人的腰间挂着一把小刀,穿着靴子,独特的服饰和装扮,使得高原汉子的剽悍和粗犷一览无遗。因与藏族赶马人语言不通,加之他们的穿着打扮与当地人不一样,小时候的我们特别害怕藏族马帮,割的马草不敢卖给藏族马帮,远远地见到藏族马帮过来,就躲藏起来或者绕道行走。

藏歌飘远了,马铃铛声也听不到了,我们背着草走上沧东桥。夕阳暖暖地洒在身上,江面跳荡金色的光点。桥身微微摇动,就像摇篮般让人心醉。

走到江东的桥墩下,我们与一位年轻的藏族马锅头不期相遇。

"别害怕,小妹妹,我不会伤害你们的。"他对我们微笑, 卷曲的头发下一张黑红的脸和颜悦色。他从我的背篓里抽了一 棵草,放在鼻尖下闻了闻,由衷地赞道:"好鲜美的草!小妹妹, 把你们的草卖给我们的马帮吧?"

我吓得往姐姐身后躲。姐姐壮着胆子说: "你们的马帮早 就走了。"

"哈,不远,就在那边驻扎着。"他笑了,脸上荡漾阳光。 随着他的手指往江西望去,果然西岸的田野里有马匹吃草, 几个人忙着在路边搭帐篷。

"我们不卖,说好了给住在村里的马帮割草的。"姐姐红着 脸说。 "真遗憾啊!这么好的草,我们的马无福享受啰。"他对我们挥挥手,亲切地说:"小妹妹再见。"

我们走了几步路,听到身后响起歌声,不由回头望,但见年轻的马锅头健步走在沧东桥上,他的歌声浑厚而又温馨。听不懂他唱什么,但我们能从旋律里感受到他的豪爽和快乐。我和姐姐听着歌声断定,这是一位善良的人。

"姐姐,藏族大哥不想家吗?"走到村尾魁星阁旁,我们坐 在坎台上休憩,我傻傻地问。

"傻,怎么不想家啊!但人家想家装在心里头,生活的歌声不一定唱苦调啊!"姐姐说。

我不怎么理解姐姐说的话,读初中的姐姐懂得的道理比我多, 但我记住了一位藏族大哥阳光般的笑容和快乐的歌声。

参加工作后,我离开西营村,离开澜沧江峡谷,定居在怒江畔。 每每回西营村探亲,我都要带着孩子穿过村庄,从魁星阁旁的 小路往沧东桥而去。孩子跑在沧东桥上,银铃般的笑声洒落澜 沧江。

割马草勤工俭学,对于孩子来说在听妈妈虚构故事……

走在沧东桥上,江水声在夜色里分外响,桥头人家的灯光 将钢索吊桥的风姿描绘。澜沧江两岸村寨的灯光星星点点,夜 幕深处传来《澜沧江情歌》的欢快旋律。与沧东桥遥相呼应的 甸尾桥,不时有车通过,车灯光柱在夜色里耀眼。

"叮咚叮咚",马铃铛声声响在记忆深处。



梦影老屋

大雨过后, 夜里开始感到凉, 深秋真的来临了。

整理图片时,看到老屋的一组照片,姐妹们在院坝里练习唱歌,准备参加村里组织的春晚节目,不由怀念在老屋生活的时光。

"二姑娘回家了啊!"

耳畔响起来自老屋的招呼声,大伯叼着烟锅从屋里出来, 乐呵呵地向我打招呼的情景浮现眼前。

我的祖上来自湖南,爷爷是上门女婿,其父亲来自云南素有"咽喉西蜀,锁钥南滇"之称的昭通。确切地说,祖屋原在镇上最古老的街道旁,拥有的铺面几乎囊括了整条街道,后因诸多变故家境破落了下来,只好搬迁到现在所居住的村里,解放时家境一贫如洗。

阿爸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与老屋位置成直角的新屋盖好后,大伯家搬到新屋里住,爷爷奶奶和三叔跟我家住在老屋里,我们家与大伯家同一个院坝,同一个后院。后来三叔成家了,阿爸他们在老屋和新屋中间搭盖了一间厨房,每家匀出一间房,安顿了另起锅灶的三叔家。正如民谚所说,皇帝看重长子,百

姓看重幺儿,爷爷奶奶自然选择跟三叔家同住。不久,三弟兄 合力在村里盖了一栋新楼房,三叔家搬到新楼里住,爷爷奶奶 也离开了老屋,和三叔家生活在一起。

阿爸阿妈的孩子里女孩居多,他们发狠地供孩子们读书,一个也不落下,这在当时的农村极少见。有人嘲笑阿爸说,供女娃读书,活该你盖不起新房,楼房钱全赔进去了。阿爸不为所动,坦然一笑回答,我的孩子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比盖几栋房子强!

老屋的楼板是用竹篱笆编的,有好几层,多年烟熏火燎,竹篱笆黑乎乎的。楼上没能力隔整,风"呼呼"直打滚儿。走在上面,竹篱笆楼板一摇一晃。小时的我最怕搁在楼上为爷爷奶奶预备的棺材,只要踩在竹篱笆楼板上,棺材一动一动就像跳舞。比我大三岁的姐姐牵着我的手说: "别怕,这是爷奶的棺材,保佑着我们哩!"

出于晒谷需要,阿爸掀了厨房屋顶,盖了水泥晒台。姐姐和我相继参加工作,阿爸阿妈就着手建设老屋,小鸟筑巢般,一年铺盖一间楼房板,三年后终于换掉了竹篱笆。三个弟妹参加工作后,阿爸阿妈隔整了楼上楼下房间,装订了天花板,重新翻盖了瓦,粉刷了墙壁,老屋焕然一新。楼上中间的屋子特意留了出来,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装着篾箩等闲杂物品,其余的屋子里都摆着两张床。每当寒假,姊妹们回到老屋过春节,空寂的老屋漫溢欢声笑语,阿爸阿妈额头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堂屋是公用场地,火塘里的炭燃得旺旺的,老老少少围坐在火塘边看春晚节目,烤在火塘周边的饵块、糍粑发出诱人香味。孩子们嘴馋了,只要提出烧烤,两个妹妹便忙活起来,去厨房拿了火盆,从火塘里取了几块燃得红红的炭,重新燃了一盆炭

火,在院坝里烧烤。大伯的孩子们也在院坝里烧烤,两股烧烤 的烟味撞在夜色里,两拨人互相往来品尝,更有那爱好玩牌的, 早就在堂屋的一隅支开了牌桌。

双亲和孩子们熬不住夜睡了,姊妹的火塘夜话还在进行。 谁抢先占领堂屋里的床,那一晚睡得格外踏实。有几次我和孩 子就睡在堂屋的床上,老公睡在沙发上。我的婆家离老屋不远, 大约一公里,春节期间,我和老公带着孩子常在两个家之间跑, 在老屋留宿的日子也不确定。为方便我们,姊妹不再跟我抢堂 屋的床,渐渐地,堂屋成了我这个小家的住宿地。

记得有年秋收,我休假回到老屋。连日下大雨,熟透的稻谷倒伏在积成水潭的田里,有的发芽了。村民们眼睛发红,看着如注的大雨直骂娘,可是天就像漏底一样,没有晴的时候。村里的人结成互助小组,与天公争夺粮食。阿爸腿上长了一个毒疮,但依然在雨水里与大伙打稻谷。我到地头背谷子,看到阿爸淋在雨水中,手里拿着稻穗,抡着胳膊往柜斗上费力打谷。阿爸的腿一瘸一瘸的,和大伙一起拖笨重的柜斗时,眉头痛苦地皱着。谷子从地里背到家里,滴滴答答沥水。楼上尽可能腾出空间,打扫干净了,把湿湿的稻谷晾晒在楼板上。楼板湿湿的,晾晒稻谷不起作用,让人担心的事最终发生了,辛辛苦苦从地里抢收回来的稻谷,因为不能及时暴晒,没有发芽的也发芽了。

正屋通向院坝的台阶和厨房之间空地上建了水池,阿爸在水池旁边种了一棵葡萄,这是从新疆引进的优质品种,作为扶贫项目之一被镇里分到农户手里。葡萄成熟季节,亲友们聚在葡萄架下夜话,随意摘葡萄吃,边吃边聊庄稼收成、市场行情及家长里短。

阿爸喜欢种花草,一年四季,院里姹紫嫣红。后园是一个

斜坡,碎石多,有一棵石榴树。斜坡外是一条大路,大路与斜坡间长着剑麻,常年得以修整便成了一堵围墙。每当夏季,剑麻向老屋伸胳膊舒长腿,斜坡上草茂盛,有时到后园茅厕解手,冷不丁与蛇相遇,孩子们吓得脸变色跑回老屋。这时节,阿妈常背着竹箩拿着镰刀,到后园割草割剑麻。

老屋的建设完成后,阿爸阿妈紧接着后园的建设。他们在斜坡上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土,一背一背地把碎石背到村外,大的石块用来垫地基,把斜坡开垦成了一丘丘的菜地。他们在菜地上种了花样繁多的蔬菜,还种了枣树、梨树、桃树、柿子树、橘树、枇杷树、香椿树等。花开浪漫的时候,蜜蜂"嗡嗡"飞来采蜜,后园成了令人流连的花果园……

深秋, 乡野洋溢秋实的欢愉。欣赏老屋的照片, 惆怅悠悠, 已有多年没回老屋了?

梦回老屋,鸡鸣狗吠声声,难以割舍亲情!

一束光,从三角梅花架上倾斜下来,温暖地拥抱我。

侧耳倾听,木格雕花的窗内没有咳嗽声,沉寂的老屋铁将军把门,目光所到之处,显出老态龙钟模样。位置成直角的两栋房屋,寂静无声。我的目光往大伯家的房子望了又望,希望听到"二姑娘回家了啊"的问话声,看到大伯拿着烟锅从堂屋里笑呵呵走出来的身影。时间就像做错事的孩子,慌慌张张地从大门溜到村外去了。拥抱着我的光不再是强烈的了,变成温和的夕晖。我失望地把目光投到厨房门上,希望姐姐微笑着从

厨房里迎出来,亲切地问: "二妹到家了,晕车么?"

眼泪不知不觉滑落脸颊……

小时,我体质弱,三天两头病。阿爸在玉龙河边的电站工作,把我带在他身边,我在阿爸的娇宠下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极少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姐姐承担了家里的柴火供应,每天放学后去砍柴还要做晚饭,星期天参加村里劳动挣工分,是阿妈的得力助手。姐姐常说她是农民的女儿,二妹是机关干部的女儿。我直到7岁读小学时才回到村里与阿妈和姐姐生活在一起。星期天参加队里劳动,姐姐关照我;偷吃阿妈藏在柜子里的红糖,她让我咬两口,自己只舍得舔一舔;砍柴时,她先帮我砍好柴再砍她的;吃包谷面饭,她给自己盛包谷面,尽量给我及弟妹们留米粒。

居住老屋的日子,难忘挑水。水潭距离我家大约三四百米,不算远,但院坝到紧傍老屋的厨房,需要上十多级台阶。无论姐姐和我,挑水到院里,总要在台阶前放下水桶歇歇,深吸一口气,再一鼓作气挑到厨房,把桶里的水倒入水缸里。

小时我特爱读书,常躲到老屋阁楼上读,家里人有时不知道,以为我出去玩了,就把我锁在家里。做饭时,我因贪看书,把饭做成夹生是常有的事。

老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妈靠在梁柱上歇息的情景。每天姊妹醒来,背着书包准备上学的时候,阿妈已从澜沧江边背了一趟江柴,或者从地里割了一背箩草、从山上砍了一背柴回来了,她坐在小凳上,背靠梁柱,"嗬——",长长地喘了口气。头帕松散在肩上,她用头帕的一角擦脸上汗水。目送孩子们离开老屋,阿妈满脸的疲惫在嘴角漾起的笑纹里不见了踪影。

弟弟和大堂姐发动姊妹,共同承担了老屋院坝、厕所的建设,

修建了大门和后门。阿爸让我从州府带回一棵三角梅,特意强调要开红花的品种,种在紧挨着厨房的花坛里。院坝里搭起了花架,三角梅往花架上爬,遮住毒辣辣的阳光,姊妹在花架下摆上桌椅,聊天或玩牌。

五月里的一天,是一个令人伤痛的日子,一场变故让姐姐离开了我们,五指失去了大拇指,手怎么握也不成完整的拳头。 我在姐姐家整理她的遗物时,抚摸着一本又一本荣誉证书哭不出声。每当雨夜,我的心碎在遥远山冈,怜惜山冈上一堆土的孤苦,不知道何以寄托内心的思念。我回了一趟老屋,在姐姐住过的房间里寻找,希望能找到姐姐留在我们童年里的足迹,但什么也找不到。我失望地躺在她当年睡过的床上,随手把书架上小妹的影集拿过来翻。翻着翻着,三封信掉落在衣襟上,我忙拣起来看,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正是姐姐写给小妹的信。姐姐走了,可是老屋还在散发姐姐淡淡的气味,发黄的信件静静地躺在影集里,一行行久远的字依然清晰,字字刺痛我的眼睛。

难忘当年,姐妹俩在老屋同住一间屋,在一张桌子两头做作业的情景;难忘当年,姐妹俩背着小箩去拣油桐,在老屋剥油桐籽的情景;难忘当年,姐妹俩同睡一张床同盖一床被,睡梦中抢被窝的情景;难忘当年,姐妹俩到马鞍山砍柴,采回鲜艳的杜鹃插在堂屋门窗的情景;难忘当年,姐妹俩给马帮割草,回到老屋数勤工俭学资金积攒了多少的情景;难忘当年,姐妹俩披着塑料布,从澜沧江畔背江柴回老屋的情景……

姐姐辞世一年后,大伯的咳嗽加剧了,他说这是前次的感冒没有医治彻底,不碍事,吃几颗药就好了。堂姐们不顾老父亲反对,硬把大伯送到县医院检查,肺癌晚期!大伯这一去再

也没回老屋。

说到大伯, 有必要说一下爷爷。

爷爷从丽江高中毕业后,没有接过祖爷手中的生意,而是 到沧江书院当了一名教书匠。祖爷是昭通人,对爷爷不接手生 意颇为失望,希望爷爷凭借其才学在昭通谋个一官半职,以便 完成其从滇西北到滇东北叶落归根的心愿,可是爷爷断了祖爷 的这个心愿。

旧政府时期,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鸦片,罂粟花开艳丽,两岸居民普遍抽烟片,爷爷奶奶也不例外。祖爷去世后,爷爷不会打整生意,家境无可避免破落了下来,爷爷奶奶变卖了祖爷留下的铺面和镇上的房子,带着两个孩子以及几十亩地契投奔奶奶的娘家,这是一个离镇里不远的小山村,紧傍澜沧江。奶奶的母亲即我的祖奶奶独自守着一栋瓦房居住。爷爷迫于生计,放下清高,不再在沧江书院当教书匠,接受了在碧江县当县长的老同学再次邀请,含泪告别妻儿,离开老屋,从澜沧江过溜索,翻越碧罗雪山鸟道,到怒江大峡谷中的碧江县政府当师爷。爷爷在碧江水土不服得了疟疾,当时这病在怒江无法医治,爷爷靠吃鸦片治病。

祖奶奶去世后,因时日不对寄葬,第二年秋末才葬入祖坟, 爷爷从碧江回来奔丧,受了风寒病情加重,祖奶奶葬入祖坟三 天后,爷爷撒手人寰。奶奶将几十亩地变卖了安葬祖奶奶和爷 爷。奶奶是一个做事果断干练的女人,为人大度不计小节,可 是母亲和丈夫相继去世,让她悲痛难抑,尤其丈夫的离去击垮 了她的意志,孤儿寡母在家族中难支撑局面,她更离不开鸦片 了,一点烟土竟令她出让了祖奶奶留下的老屋,在祖奶奶留下 的老屋旁搭建了一间茅屋居住,掀开了我所写的老屋风雨飘摇 的历史第一页。三叔降生在老屋,是大伯和阿爸的同母异父兄弟, 而奶奶的戒鸦片烟,是在老家解放后的事。

大伯给我的印象非常严厉,记得小时,谁做错了事,他的 烟锅就会毫不留情打了过来,我不敢轻易到他面前来。

大伯去世前,我从盐马古道采风路上赶到县城,匆匆忙忙去见他。休息了一会,他用手示意我离开,哑声说工作要紧,让我放心做事,他不会有事。那一天正好是元宵节,我含着眼泪说,想跟他过节,跟姊妹团聚。他闭眼不说话,额头微皱,整个人瘦得让人心里揪痛。我赶紧补充说,元宵节后,我到桃树挂登村采访。他睁开眼睛,忍着痛尽可能对我平和说话,说好好做事好好写书,叮嘱我多吃一个元宵。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滚滚涌出。我怕自己哭出声,哽咽着答应后赶紧离开了大伯的病床。

第二天, 大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大伯母被女儿们接到县城颐养天年,我的双亲随弟弟定居 省城,两栋房子人去楼空。虽然三叔三婶时常过来照管,但没 有炊烟升起的老屋还是显出颓败来。

爷爷奶奶辞世的时候,我因工作原因,未能从怒江大峡谷 赶回澜沧江峡谷奔丧。姐姐的突然离去,让我深切痛感什么是 生离死别。

我再次走上滇西北盐马古道采风,路过老屋,从三叔那儿 讨来钥匙,打开大门,三角梅扑入眼帘,红彤彤一片闹热。我 坐在堂屋前的台阶上,背依柱子,从白日坐到黄昏,心里空落 落没有着落点,当初欢声笑语的老屋,而今寂寂复寂寂。当初 大家集中老屋不觉得狭窄,而今只有我置身老屋,从哪个角度 看都觉得老屋狭小。

阿爸栽下的花草开着艳艳的花,三婶在后园种的蔬菜葱绿诱人,村里的篮球场吹响比赛的哨声。拨开暮色,我给花坛薅草,把落在花坛里的葡萄叶和三角梅花捡入粪箕里,抬到后园,挖埋在菜地里。

夜来临了,我的心盘坐着亲人的身影,我的话语响动着亲人的气息,我的血脉流淌着亲人的温暖。斗西波[®]说,人辞世后魂灵不会远离老屋。我相信,在傲宗丁[®],逝去的亲人们安居在一起,爷爷奶奶讲着老掉牙的故事,大伯陶醉地听着京剧,姐姐给长辈们泡茶。

老屋再老,永远是我心中的牵挂。

注释:

- ①斗西波: 白族那马人支系对巫师的称谓。
- ②傲宗丁: 白族那马人支系称祖先所在的地方为"傲宗丁", 称鬼们所处的世界为"木容丁",认为亡灵到不了"傲宗丁" 与祖先团聚,就不会有固定的归宿,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父亲・小河

岁月催人老,故乡的小河,永远年轻在记忆深处,一河父爱, 包容童真。

小时的我体弱多病,父亲特别宠我。父亲在离家两架山一条被叫做玉龙河的小河畔电站工作,他是这个被青山包裹着的小小电站的技术骨干,我就在他身边生活,直到七岁读小学才离开他回到母亲身边生活。

父亲房屋的门上有一个大大的红五星,别的叔叔房屋门上 没有。有一位叫四斤半的叔叔特爱打鸟,常将鸟儿送给我。我 悄悄地问过他,为何他们房屋门上没红五星,独我父亲的门上有。 他告诉我,那是给电站中技术最好的人住的。殊荣在我小小的 年纪里扎了根,那颗门上的红五星,常在我童年的梦里闪烁。

父亲最喜欢打扮女儿,备了一个大木盆给我洗澡,尽管我跟着隔壁的两个小哥哥常到河里、水渠里游泳。洗完澡后父亲细心地给我剪手指甲,他还给我设计发型,将头发剪成齐耳长,中间斜斜地扎成一束,用红毛线结成蝴蝶状。屋里搁着一个小木箱,木箱里放着父亲给我准备的零食,几颗糖、一包饼干或者一袋炒豆什么的。我穿着干净的花布衫,脖子上挂着一只哨子和一把钥匙,手里拿着吃的,在水渠上像个骄傲的公主走来走去,两个小哥哥围着我转,哄得我开心,我就给他们吃的。

河对岸有一个磨房,磨房前有一座简易的吊桥,走在上面 摇摇晃晃。吊桥虽简陋,两个桥墩却很结实。两个小哥哥常在 桥上飞跑,吓得我蹲在桥中间哇哇大叫,眼睛不敢看河。他们 笑我胆小如鼠,不顾我的反对,一左一右拉着我跑,几个回合 下来,不用他们牵手,我也敢在桥上飞跑了。

许多时候,我们会将折好的小船放在电站排出的水里,沿沟渠追着木船跑,追到河边,看着船漂远了,随手脱了衣服,在玉龙河中玩水。两个小哥哥笑我只会"狗刨冰",任他们怎么教,我硬是学不会他们那漂亮的游泳花样。

我常跟父亲到发电机前,看他检修机器,给各个村寨配送电。 有一回,我一个人跑到发电机旁玩,看到自己所在的那个村寨 电闸是关着的,就悄悄地将电闸开了,心里暗自得意,我给村 里送电了哩!

晚饭后,父亲到机房,想给晚上要用脱粒机打麦粒的村寨 通电,却发现自己所在那个村寨的电闸是开着的,他看了我一眼, 没有说什么。临睡前,他给我讲的故事变成了发电机的故事。那时, 家乡的电站只有这么一所,电机容量有限,各个村寨的供电轮 着来,碰到生产队连夜脱麦,保证供电充足到通宵。总之,电 站保证各个村寨生产之需用电,但不保证照明正常,我擅自输电, 打乱了电站原有的计划,导致有些村寨的生产停顿。我明白真 情后,再也不干偷输电的傻事了。

四斤半叔叔打了一只鸟,羽毛褐色中夹着丝丝绿色,腹部 绒绒的毛白里透黄,头上的毛金黄色,鸟的一只脚被打得粉碎,浑身血淋淋,他把鸟送给了我。看到这只可爱的小鸟惨状,我眼泪汪汪。父亲安慰我说,我们来给小鸟包扎吧,会把它医治好的,别难过了。他小心地将小鸟的伤脚清洗干净,给小鸟的

伤口撒上云南白药粉,用纱布细心包扎好。两个星期后,这只小鸟还是离开了我们。我哭了,伤心地对父亲说,阿爸,我们没有把小鸟医好。父亲给我擦眼泪,安慰说,云南白药粉很管用的啊,乖女儿别哭了,不是我们医治不得力,小鸟离开了阿妈,自然活不长。我在父亲和两个小哥哥的陪同下,来到玉龙河边,给小鸟举行水葬。水葬小鸟后,四斤半叔叔每逢打了鸟要送我,我坚决拒绝。

跟父亲到水渠巡视,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若没有什么事,他就会给我捉鱼。碰到电站检修、清理水池的时候,玉龙河和水渠交汇处的闸门落下了,不再放水入渠。水渠里随处可见鱼儿在扑腾,电站的职工都到渠里捞鱼。父亲也捞了许多,他捞到了一条两斤左右的鱼,这在河鱼中是不多见的。他将鱼穿在芦苇枝上,叫我拿着在岸上等。可鱼没有被穿好,从芦苇枝上滑落水里拼命往前游,我急了,来不及脱布鞋就跳入水渠里,正巧踩住鱼尾巴,把鱼抓住,重新将鱼穿在芦苇枝上。这情景被满脸络腮胡、胸口也长了一丛黑毛的毛胡子叔叔看到了,他激动地大叫:"老彭,快看你的闺女,抓了一条大鱼!"在远处抓鱼的父亲闻言立起身,看到女儿一手拿着穿在芦苇枝上的鱼,一手搽脸上的水珠,呵呵地笑了起来。

跟着父亲在电站生活是快乐的,但也有被惊吓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和我沿着紧傍电站粗水管的小路往山上爬,爬到蓄水池边,将水池里漂着的小树枝、草、树叶等清理干净后,父亲脱了衣裤,让我在水池边等他,他要清理池底。父亲潜水入池底,不时把杂物运出到水池边,我又将这些杂物一点点地丢到水池下面的山谷里。

父亲留在水底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忍不住对着水面喊"阿

爸——",他浮出水面,答应道"嗯——",换一口气,又沉入水底。

父亲最后一次潜入水底,过了好久,也不见他出来,我对着水面连喊三声"阿爸——",可他没有回应。

电站的蓄水池又大又深,像个深潭。常和我在一起玩的两个小哥哥水性好,也很少到蓄水池里玩,潜到水底的时间也很短,我呢,到蓄水池里玩水连想也不敢想,水渠里的水够深了,在两个小哥哥陪同下,我才敢在水渠里玩水,我们多半在玉龙河边玩水。

"阿爸——",过了一会,我又叫了起来,可父亲还是没有 浮出水面。

周围静悄悄地,偶有鸟叫声传来。我对着蓄水池呆了,想到与蓄水池相接的水管,水管里飞流而下直达山底电站机房的水,水管尽头是庞大的发电机,飞转的机轮,水花飞溅的机房出水处,不时有细碎木屑。我越想越怕,天哪天哪,我的阿爸……

"阿爸——阿爸——",我对着池水狂呼,可还是没见到父亲浮出水面答应。我坐倒在地,抱着父亲的衣服绝望地号啕大哭。

"乖女儿,哭什么呢?"不知何时,父亲浮出水面,手里拖着手臂般粗的树枝,满脸疲惫地问。

"呜——"我沙哑着声哭得更凶。

"树枝卡在水管和拦杂物的糟中间很难弄。"父亲边穿衣服边解释,又不无后怕地说:"这么粗的树枝,如果随水冲到发电机里,后果不堪设想,国家的损失就大了。"

我扑入父亲怀中,又哭了起来……

七岁那年我离开电站, 离开父亲, 回到村里读书, 和姐姐

同睡一张床,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像个大人般处处关照我。她 干活麻利极了,帮妈妈挣了不少工分,还砍了好多柴,在房后 码了两大排。体弱多病的我爱读书,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在 学校被老师宠着,在家里又被父母宠着,养成了任性和霸道的 脾气,姐姐总让我三分,对我调侃道,二妹是机关干部子女, 不和我这个农村子女同类。

我看中了姐姐的绿军帽,那是隔壁阿姨送给姐姐的。那时节,电影放映大多是《地道战》《地雷战》《红色娘子军》《渡江侦查记》,我们这些孩子特别崇拜解放军,能拥有绿军帽和绿书包或者一根军用皮带是稀罕而又自豪的事,如果再有一颗红五星,简直美上天了。姐姐让我戴军帽的时候多,可说什么也不答应送给我。我蛮不讲理地跟她吵了起来,不给姐姐吃炒熟的黄豆,还煽动弟妹不理睬姐姐。阿妈干活回来,看到我闹得不像话,批评了我。我却强词夺理不依不饶,阿妈生气地用手指戳了我的额头。我哭着说,阿妈只会包庇您的大女儿,姐姐是你生的,我不是你生的,我找我的阿爸去。负气下我跑到电站找父亲告状去了。

父亲没有责怪我,带我到以前我们父女常去玩的山坡上摘野果吃。我在采野花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棵腐烂的栗柴上长着好多黑木耳,忙叫父亲快过来采。采完木耳坐在草地上休息,看着玉龙河缓缓流淌,想起与姐姐在茶山捡松球和找鸡纵菌的事,想起砍柴时姐姐总会将我要背的柴砍好捆好,再砍她要背的柴,我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衣兜里的野果,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了起来。

天快黑了,父亲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问道:"回村里吗?" 我点了点头,回答道:"明天女儿要读书哩,我还给姐留 着野果了。" 父亲笑了,这才批评了我的行为。

我向父亲认错,承认自己无理,对不起姐姐。

我们回到了电站父亲的屋里,提着马灯照明,走在回家的 山路上。

父亲爱其岗位,有一年县里招干招工,毛胡子叔叔约他一起去考,并对他说,老彭,以你的文化水平,你不愁考个好工种。可当时电站正在换机扩大发电量,作为技术骨干的父亲是工程指挥员之一,他没有为了自己的前程离开电站。在施工现场,为了救同事,他受了伤。父亲还给村里培训并带出了电工徒弟,电工徒弟因此甩了土饭碗捧上了铁饭碗,父亲却一直待在那个他亲手建起的电站里。年过半百的父亲被以半工半农为由辞回了家,却已是积劳成疾了。已调到丽江工作的毛胡子叔叔听说后扼腕叹息,对父亲的敬业精神和为人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在父亲面前永远是个爱撒娇的孩子。中考时我以全镇状元且名列全县第五的成绩考入州师范,父亲高兴地在村中请客为我送行。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在州府教育主管部门工作,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每每探亲回家,我总爱在火塘边和父亲夜话,父女有讲不完的话,往往聊天到半夜才睡。玉龙河在我的睡梦里欢笑,父亲房门上红五星闪烁。

与我常在河边玩的两个小哥哥,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小哥哥对我特别好,却在河边的磨房里默默地给人磨面。我曾在师范毕业前夕到磨房找他玩,身上沾满面粉的他默默地坐在一隅,两人之间无话可说。看着脚下的玉龙河以及河边的电站,想起河中嬉戏时互相泼水的开心劲儿,河边掏沙玩地道战的情景,面对眼前木偶人似的小哥哥,我的心失落了起来。

步入社会闯荡,我就像簸箕里掉落的一粒米,从小鸟牙锋

滑落到山的褶皱里。奔波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我特别想念父亲和玉龙河,时常拨通老家的电话: "阿爸·····"

电话那头,传来苍老回应声,玉龙河在我的心底"哗哗" 流淌。

春节将近话书法

走在夜色里,不经意间与一位书法爱好者聊起书法。我不由想起几天前到一位长者家拜访,他的书房里挂满了许多书法家的大作,花瓶里也插满了未打开的条幅。长者诚恳地对我说,书法让人修身养性,你也每天抽空半小时练习书法吧。

春节将近,书法爱好者与我谈得更多的是对联。他说,每年回老家过年,从腊月28日那天到除夕,他从早到晚忙着写对联,村里人排队来取,乡里乡亲的,令他无法拒绝。

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把每天临摹一小时书法的良好习惯丢弃了。我跟书法的结缘,说来话长。当年中考,我的成绩位居营盘镇第一,填报志愿时,阿爸阿妈动员我填报州师范。当时的师范生,国家包干了学杂费书费,每月还发放 20 元生活补助费。我不想读师范,在大学校园读书是我的梦想,可家境困难,姐姐读高中,弟妹们在中学、小学读书,看到双亲乞求的眼神,我只好含泪答应读师范。

书法是师范生的基本功之一,学校对学生的毛笔字和粉笔字要求较严。书法老师对我特别苛刻,同学们的笔画练习过关了,不必写点、横、竖、撇,可以写字了,可我还在写点、横、竖、撇。老写这些笔画,枯燥之极,何况全班只有我一人不能过关!看看别人写的字,我感到委屈,自己也写得不算差啊,老师为

何就不让我写字呢?

我落在同学们后面独自写笔画大约三个多月,对于在班级里成绩名列前茅的我来说,内心的承受一言难尽。终于得到书法老师许可写字的那天,我才体会到什么是幸福和喜悦,可老师只允许我写一个字"永"。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霞衣,你能将这个"永"字写好,你的书法就过关了。我这一写,又是半年多。升入师范三年级时,书法课结束了,没人再约束我练习毛笔字只写"永"字,我却迷恋上了书法。我利用假期勤工俭学,积攒钱买书法帖子,王羲之写的碑帖,赵孟頫、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等人的书法,我得之就当宝贝收藏,不时拿出欣赏把玩。

众多书法家的作品,我对柳公权的书法偏爱有加。柳公权 是唐朝最后一位著名书法家,其书法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 结构严谨,素有"柳骨"之称。我之喜欢柳公权的书法,不仅 仅是柳体的骨韵,更多的是柳公的为人。"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柳公权所言,正所谓字如其人。

当时我们这一批师范生正赶上全国中专学制改革,中专学校学制一律从三年改为四年。我们这一届师范生,怒江州只招了一个普师班和一个体师班,每班 40 名学生。师范三年级那年,我们班女子篮球队聘请在体师班教授语文课的黄老师为教练。黄老师是一名书法爱好者,是怒江书法家之一。我和相处要好的三名同学有幸成了黄老师的弟子,跟着他练习书法。黄老师自掏腰包给我们装订白纸练习本,用蜡笔刻画米字格,复印后发给我们,让我们垫在白纸下面以便写毛笔字。黄老师知道我一直偏爱柳公权的书法,给我装订的书法练习本,开头一行,就是他特意为我临摹的《神策军碑》的毛笔字。

我没有统计过自己写了多少本这样的练习本。我们班黄老师的4名书法弟子,每天习惯写一小时以上书法并坚持到毕业的,最后只剩我一个。毕业后我被分配在教育主管部门工作,无论多忙,每天写一小时的毛笔字已成了我的习惯。

想不到历来偏爱理科的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从事的工作 跟文科有关。我在自学大学专科课程时,只好选修了汉语言文 学专业,通过自考取得专科文凭,接着考取了云师大本科函授, 所学的专业也是汉语言文学。工作和学习任务无论多重,我还 是坚持每天写一会毛笔字。谁料世事蹉跎,每天写一会毛笔字 的良好习惯,随着我在生活里的消沉也放弃了。我之练习书法, 最终没成正果。

春节将近,你会再次拿起生锈的毛笔,写一副对联么?有 一天,一位朋友突然这样问我。

我呆了, 内心被这句普通的问话震撼。

一直用文字说话的人,因为不断摔跤,在坎坷的境遇里,心不够坚强,不思进取。看破红尘的结果,就是不断在自我麻木中销蚀青春年华,放弃写毛笔字的习惯,其实也放弃了自我。我这一"放弃",居然就是十多年!待到文字复出时,人也是中年,哀哉!

你会再写一副对联么?想到这个话题,我的眼角潮潮的。

当年的师范二年级生,寒假回到家里,除夕这天早上,太阳刚照到院子里,阿爸拿出几张红纸,对我说,我们家有位师范生,还需要到街上买对联么?

从没写过对联的我,只好硬着头皮上阵。我刚打开农家历,想选几副对联照抄上去。阿爸把农家历从我手上拿走了,满脸失望地说,家里有秀才,连副对联也想不出来么?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被阿爸将了一军,额头冒汗了。我 无意间抬头看到对面碧罗雪山上的雪,灵感突然来了,于是我 的第一副对联诞生了,对联提到了碧罗雪山和澜沧江,内容跟 瑞雪兆丰年有关,记得这是一副 9 字对联,被阿爸粘贴在堂屋 门框上。这次写对联,楼下楼上及厨房共五副,加上天地君亲 师位的对联,应该说有六副,阿爸帮我裁红纸和粘贴对联。阿 妈和大姐在厨房忙着准备年饭,她们的年饭做好了,我还没把 对联写好。

二舅来我家拜年,看到阿爸和我往门框上粘贴对联,笑道,太阳已经落山了,你们才贴对联,全村数你家最晚。阿爸笑呵呵回答,你读读对联内容,也是全村独一无二的,这是我家二姑娘自编自写的。

阿爸的自豪漫溢言表,我心里却暗自庆幸,幸亏楼上房间 没能力隔整,不然我死定了,还要多写两副对联……

老屋已是人去楼空,即使提笔,保留每天练习书法的良好习惯,我还能为老屋写一副对联么?读老屋对联的亲人里少了姐姐,我还能编出让人品味的对联么?

心的对联心灵藏,爱的话语爱难写。

梅花开了

"梅花开了。"

冬至这天,母亲从省城给我打来电话。

"全开了么?"

"没,大都是花骨朵,没有我们在春节时看到的漂亮,那一树一树的梅花开得好热闹啊。"

"我倒想看看一树一树的花骨朵哩。"

梅花年年开,徜徉梅园的心境与往年不一样。

二十多年前,我作为一名师范生,在班主任带队下与同学 们首次到省城昆明旅游。我们到黑龙潭公园玩,就是冲着公园 的"四绝"汉祠、唐梅、宋柏、明墓去的,梅园规模没有现在 这么大,但千年唐梅开得艳丽,而今,千树万树梅花开,宋柏 依旧绿意盎然,汉祠、明墓依然如昔,可千年唐梅只剩下一枯枝, 当年的靓丽成了记忆。

首次与双亲到黑龙潭赏梅,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正值全国梅展,我们饱览盆景的千姿百态,惊讶梅的品种繁多。梅的奇品让我喜爱,把玩在一种情境里,居然想不起去拜谒明墓深埋的忠烈,只是牵挂千年唐梅,看到唐梅开得红艳,心中安然。

我在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函授学习时,有次寒假面授,住在弟弟家里,每天坐公交车到师大,天还没亮就出发。

晨曦中的黑龙潭梅香正浓,路过的我怀藏了梅的清香,在教室 苦读竟是满怀喜悦的了。每天的学习任务结束,我坐公交车返 回弟弟家时已近黄昏,公交车路过黑龙潭,梅花灿烂了笑脸, 在暮色里对我招手。

2009年春节,我和在县里工作的两位妹妹带着家人到昆明与双亲团聚在弟弟家。春节假结束,妹妹他们回县里,我和夫君在昆明逗留一天,本想洗被子,做一些零碎的家务事。可母亲催促我们说,洗衣由全自动洗衣机包干了,我一人等着晒被子就行,屋子再宽也就是巴掌大的地方,没多少家务活可干,你们到黑龙潭赏梅吧。父亲与我及夫君、女儿在母亲的催促下到黑龙潭赏梅。

一树一树的红,一树一树的白,梅开艳丽,蜜蜂醉在花蕊里,从这朵到那朵,随心意采蜜。小鸟啁啾,春色驻扎在游人眼睛里。 我们一家人慢悠悠地走在梅树下,尽情享受人在花海中的怡然。 宋柏沧桑,生命不减当年,明茶依然开得浪漫,只有唐梅不见, 我只能从记忆里回想以前见过的风采,不觉失落,于是不再徘徊汉祠,随着梅花的招展信步走上山冈。

明墓埋葬着明朝义士薛尔望。清顺治十五年,吴三桂率兵 穷追明永历帝朱由榔,兵逼昆明,永历帝弃城逃往缅甸。薛尔 望叹息道,连君王都不能背城一战,为社稷而死,却逃到缅甸 去苟且偷生,真是太丢人了。他题字明心志:愿为殉节之鬼, 不愿为苟全之人。率全家人包括所养的猫狗一起跳入黑龙潭殉节。 传说,数日后尸体浮出水面,人人面色如生。龙泉观的道人十 分惊异,就把他们打捞出来合葬于黑龙潭畔。墓冢在黑龙潭边 幽静的山谷下,墓后古树成荫。

夫君跟我提起明墓,寻找墓地的路上,我被红叶吸引,落

在后面拍摄,不知不觉与家人走散了。急匆匆追赶家人,不料 我走岔了路。家人左等右等不见我来,就从公园的后门回家了, 我却转到了一个新辟的梅园,但见游人稀少了起来,挎着相机 的我不再依恋梅景,往公园的正门方向走去。

经过黑龙宫,越过人头看到门联"古柏奇花芬芳满院迷蝴蝶,寒潭高塚节烈千秋啼杜鹃",想起薛尔望的忠义之举,就连灭亡明朝的清朝统治者也十分敬重,云南的统治者曾撰联"寒潭千载雪,玉骨一堆香"颂之,我不由感慨地跨进宫门。一红一绿两树梅花开得璀璨,黑龙塑像后的龙神庙香火旺盛。我没有随人潮去朝拜黑龙,转悠到偏殿,看到有关干尸展览的介绍。参观干尸展览的游人寥寥无几。我买了票,忐忑不安地进入黑暗的房间,就着阴冷的灯光向水晶玻璃棺看去。

这是明代古尸侯先春夫妇真人实物展览。古尸衣着完整, 毛发俱全,侯夫人三寸金莲清晰可见,实属罕见。侯先春是江 苏无锡人,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考中进士,官居正三品, 为官二十五载,清正廉明。妻黄氏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17 岁嫁给侯先春,封为儒人,生育五男三女,一生简居,相夫教子, 侍奉公婆,吃斋念佛,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仔细读了干尸形成的相关科学介绍,我终于明白了有些科 幻小说所写的僵尸是怎么回事,想起自己写的有篇小说也写到 了僵尸,巫师利用死魂灵达到报复的目的,不禁莞尔一笑。

贫贱富贵,生死荣辱,最终不过一把土,百年后的身躯保存得再好也只是一副骨架。侯先春人生如梅傲风雪,还有何遗憾的!

走出黑龙宫,但觉眼前一亮,满目皆是梅花的明艳。我再次踏上梅树掩映的小径,融入梅的清香里,舍不得离去。坐在

梅树下休憩,忍不住给摄友发短信,满怀喜悦相告:梅花开了……母亲从昆明打来的电话让我心存抱憾。人的感情也如这梅花开,错过花骨的内敛时期,还能掬起花瓣绽开的直白么?

醉步金马碧鸡坊

从云南民族出版社大楼出来,长篇小说《枣红》开印在即, 多年的心愿得到实现,我的心没有像小鸟那样张开翅膀,安静 得像风中的石头。

中午与小唐及其朋友聚会,酒桌上随意闲聊,我依然拘谨不善谈。不远处的盘龙江,海鸥飞翔,叫声清脆。饭局直到下午上班时间才散,脸艳如桃花的我坐公交车回弟弟家。车过篆塘时,我突生一个念头,到金马碧鸡坊走走,于是在潘家湾转车到南屏街,在终点站南屏街西口下车,经昆百大过忠爱坊,直向对面的金马碧鸡坊走去。

我曾从北市区车场坐车到金碧路,在金马碧鸡坊流连,尔后穿过南屏街,伫立忠爱坊前,欣赏三坊成品字的景观,目光 抚摸东西夹峙的金马山和碧鸡山,醉在金马碧鸡的神话传说里。

忠爱坊默默讲述"忠于君而爱于民"的故事,让我颇多感慨。浮躁时代尽管有许多遗憾的事情发生,但冷漠覆盖不了温情,真正的文字不会被尘埃蒙蔽,其生命是长久的。这座古老祥和的城市,厚重的历史沉淀过滤人心,没有失去善良正直,必然让其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东骧神骏,西翥灵仪",这是云南的象征。

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微醉的我到不了金马山和碧鸡山,

在金马碧鸡坊流连。

记得读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函授时,我选修了云南地方文化史。老师在课堂上动情地讲,金马碧鸡坊过去曾有"金碧交辉"奇观,60年才可一遇,那就是逢酉年的秋分与中秋重叠之叭时至酉时(下午5-6时),太阳西沉,月亮东升,两者正对而光相射,夕阳下的碧鸡坊倒影在地,并随光向东移动;而月光下的金马坊也倒影在地,随光向西移动,两个倒影渐凑渐近,最后相接,故称"金碧交辉"。可惜"金碧交辉"的奇观随着清末大臣岑毓英重修金马碧鸡坊后再也不出现了……我回到家后将"金碧交辉"的典故和有关滇池驹及碧鸡的神话传说讲给家人听,引得家人向往,当晚,弟弟开车载全家人去观赏金马碧鸡坊夜景……

风衣横搭在挎包上,拿着相机拍摄高峻挺拔、金碧辉煌的金马碧鸡坊,4 楹 3 门,钢混结构,琉璃龙脊,飞檐斗拱,石雕彩绘,施贴金箔……百度里的相关介绍,描述不了我看到真实景致时的心情。

古朴豪放的建筑被周围林立的现代化建筑包围,如织的车流和悠然散步的人群、花的走廊以及建筑各异的商业店铺、古色古香的过桥米线店和各种各样的广告牌、幽静的休息场地和繁华热闹的百货大楼、铜像铜柱和木条花框,一切显得那样地和谐迷人。

带着醉意,独自漫步金马碧鸡坊,心灵深处荡漾甜美。热心的昆明市民帮我拍照,回放相机里照片,我忍俊不禁……阳光刺眼,照片上的人红着脸,想努力睁开眼睛却眯成一条缝,想笑却来不及展露表情,一副憔悴未醒的模样。

这之前的几天,除了参加省新闻出版局在中国兵器疗养院

召开的第一天会议外,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修改并校对长篇小说《枣红》。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修改这部小说了,从 1995 年三月在昆明写下 2 万多字的小说提纲,到应《兰坪文化》编辑约稿扩写且连载直到公开出版发行,时间跨度 15 年! 在昆明逗留的时间有限,玩命地校对书稿,必然让人苍老,难怪我不能上相了。

首次扩写《枣红》章节,我从州府六库回到兰坪县城,住在姐姐家,两耳不闻窗外事只知写小说。那几天,姐姐做的饭菜特别可口,变着花样做我喜欢吃的菜蔬,每到后半夜,姐姐总会起床看望我,悄没声息地给我的茶杯续上水。而今,这本让她牵挂的小说即将上市,她却永远地离开了深爱的亲人……醉步金马碧鸡坊,心里纠结着水草样的情,我的眼眶不知不觉湿了。

匆匆的脚步,匆匆的车流,时光就在这匆匆里流逝。匆匆的时光里,我可以远离功名,可以淡化利欲,却永远走不出对姐姐的思念。

吉祥如意的金马碧鸡,为何我在你牌坊下流连,萌生太多 愁怨?出书遇事,世态炎凉,想再次从文字殿堂上退隐,为何 在金马碧鸡的神话传说里复苏?迷幻梦境里,碧鸡衔着弃笔, 踏着五彩霞光飞临月亮湖,洗笔时何处寻觅对唱的诗词?古城 墙上箫声未远,唤醒古栈道游魂,滇池驹飞驰而来,谁立在茶 花中,拥抱沧桑?

"一关在东一关西,不见金马见碧鸡。相思面对三十里,碧鸡啼时金马嘶。"坐在花坛旁小憩,纷乱的思绪挥不开明末担 当和尚的赋诗。

这一天, 正是 2010 年 "三八" 节!

走过秋天的边缘

霜降前一天,我和小罗、小郭来到富和山拍摄秋景。我这是第六次上富和山,之前的富和山行,为写《盐马古道》一书,人虽在路上,因工作等诸多因素难以自由选择行走的日子,总是利用假期徒步盐马古道,与节令里最美的风景交臂错过。秋日的富和山枫叶红艳,阿明五加闪烁金黄,马喷着响鼻在野地上安静吃着枯草,羊群如云漫过迷幻的雾湖畔,牦牛在高山草甸悠然甩打尾巴……望着车窗外流过的秋色,我的心思飞上了富和山弥勒坝。

阳光温暖地洒在坡地上,冷杉裹着一抹金黄,斑驳树荫落 在栅栏上,公棚静候过路人小憩。踩在松软的土地上,我的目 光抚摸山林中忽隐忽现的木板房,彝家阿嫫的歌声响在记忆 深处。

我们将车停在年树发家的院坝里,与年大哥打过招呼后, 急匆匆走向弥勒坝。摄影是光和影的表达,摄影人是追光人。 喘吁吁追赶走在前面的两位伙伴,我再次深切体会摄影人情怀。

夕阳洒在黄中泛青的草地上,点点金黄铺展牦牛蹄印。神树撑开华盖,讲述仙人燃香打赌的往事。山峦起伏有致,夕晖中的弥勒坝宁静祥和,光影的最佳时刻在我们"咔咔"抓拍中稍纵即逝,牦牛群也随着夕阳西沉渐渐消失在垭口。

秋山倒映在雾湖里,如鲤鱼游动,"鱼鳞"色彩丰富。两年前的秋天,我到富和拍摄长岩山秋景,暮色沉沉里回到弥勒坝,匆匆路过雾湖时,看到了天边飘逸的云霞如鱼骨架,而今我们静候雾湖,却没有等到个性特别的霞影,雾湖落日的景致极其普通,湖面上投下一丝红光,山凹处随意点出一朵小云彩,我们期待更精彩的景致随后出现,想不到小云彩隐没后天就黑下来了,天公真会跟摄影师开玩笑,我们的沮丧可想而知。小罗、小郭收拾摄影器材,相互安慰说,抓拍到了弥勒坝迷人的夕照景致,不枉来此一场。

雾湖是弥勒坝彝族人的天气预报,每当天气变化时,湖面会升腾起雾气,出现雾湖喷雾奇观。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小白龙般的雾从湖面升起,慢慢地从雾湖向弥勒坝彝寨飘去。"小白龙"飘到弥勒坝彝寨上空就静立不前,直到傍晚才缓缓离去,绕弥勒坝一圈后再回到雾湖。静立在彝寨上空的"小白龙"被彝族人称为白彩虹,说只要白彩虹显身,这一年的富和山风调雨顺,彝家必然过上丰收年。

富和山的夜有点冷,我们围坐火塘边,听年大哥讲述前不久看到的白彩虹奇观,不由为富和山来年有好收成而开心,小罗、小郭更是为第二天凌晨的雾湖拍照做好前期准备。

几个人谈性正浓,小罗妻子来电话了,说今晚的月亮特别,小罗、小郭闻言,迅疾到院坝里拍摄月亮。我一直拍摄不好月亮,两位摄影师同时出动,对于我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自然紧跟着他们而去。年大哥也被我们的情绪感染,笑呵呵地站在一旁观看。

半弯月亮挂在高远的天空,星星闪烁。极其普通的月景, 浸透一位摄影师妻子的深情,让紧贴取景镜目器的心泛起涟漪。 夜风习习,寒意阵阵,我紧了紧风衣,仰望星空,情怀漫溢,解不开对彝家千千结。

民间有句话"十五的月十六圆",伴随着最圆的月出生的我, 月亮自然是我的吉祥物。首次盐马古道之旅,明月伴随着我在 富和山弥勒坝的采访……《盐马古道》出版发行两年后,我再 次立在弥勒坝秋夜观赏月亮,丝丝月华梳理记忆。

半夜歌声把我从梦中唤醒,耳朵冰冷,我用披肩蒙住头,躺在热热的被窝里静等天亮。狺狺狗吠让我回想当年的情景: 晨曦初露,追着雾湖飞升的"小白龙",抓着摄影包在弥勒坝 晨曦里奔跑的女子,披散的发挂着秋霜……

尽管节令是霜降,弥勒坝的清晨没有意料中的白霜,平静的雾湖没有一丝雾。今年的气候干燥,连那常年积雪的碧罗雪山峰顶也不见一粒雪。两位摄影师失望极了,而我,曾经有幸徜徉雾湖的雾景,虽没有遇到白彩虹奇观,但我真切地看到"小白龙"从雾湖腾空而起。那个秋天的凌晨,我激动地追赶"小白龙",不顾隔着栅栏狂叫的狗,穿过彝族山寨,一口气跑到雾湖边。湖面升起丝丝缕缕的雾,似乎有无数精灵跳舞。秋山五彩斑斓,山脊飘逸的雾犹如神山献哈达,一种令人窒息的美,让我不由跪坐在高山杜鹃旁拥抱弥勒坝秋晨。

霜降是秋天和冬天的分水岭,富和山秋景依然浓烈。行色 匆匆,我们从秋天的边缘走过,心里只有暖暖的感动。

路过温庄

暮色苍茫,背着摄影包独自走在盐马古道上,我的心灵漫溢苍凉。或许我该放下一种情结,古驿道风雨,老马锅头皱纹,与死神赛跑抢时间……就不会在我的内心古怪纠缠,说不清自己的行为对与错,理不清自己为何一次又一次走在盐马古道上,当在急坡街的最后一抹夕晖里结束了拉井镇最后一名老马锅头的采访,目送着离去的蹒跚背影,我散架般坐倒在红土地上,望着炊烟四起的村庄,觉得自己是那样的不真实,虚幻的感觉让我突然间有了逃离古镇盐乡的迫切。

手机铃声震开渐渐走拢过来的夜色,住在沘江河畔的同学 第二天竖新房。

风尘仆仆的我疲倦地坐在古盐镇拉井街头的一个小食店里,面对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没有进食的欲望。古盐镇的夜,平添孤独和悲哀。我将目光投向街头,多想有一辆车突然出现在视野,载着我驶离,无论去哪儿,只要卸下难以承载的思绪……上天怜惜,真有一辆车停在我视野,那是一辆微型中巴车,要赶路到兰坪县城。

与同学们聚会温庄,这个坐落在沘江河畔的村庄,土坯墙上的瓜架和瓦片上的青苔让我感到亲切。好多年没有在乡村享受竖新房的快乐,目光抚摸着新房架,我不由想起澜沧江畔的

老屋,包产到户后竖新房的快乐调子催生了我拿笔写东西的欲望, 于是就有了风风雨雨的写作生涯。

怒江州的工业重镇兰坪县城离温庄不远,处在金顶坝区的温庄,我的快乐不仅仅邂逅了久违的竖新房的调子,更主要的是来自我的同学和老师。二十多年前在怒江畔一起求学的同学,终于聚会在竖立的新房架旁,坐在农家屋檐下叙旧,而我们的老师,目光一如当年慈祥,尽管岁月让学子们眼角有了皱纹,老师的黑发变成白发,可我们依在老师的身旁,心总是在不经意的说笑里年轻。

登上温庄背后的百丘田,放眼四望,但见山峦连绵起伏,沘江河灌溉的金顶坝良田沿着山谷延伸,四通八达的公路将村庄与村庄的距离拉近。百丘田上放目金顶镇的山山水水,这个因为拥有在世界上储藏量为第二的铅锌矿而走向外界的地盘,有其丰富的文化内蕴。轩辕故里的论证,金鸡寺庙群的晨钟暮鼓,让我思绪悠悠,我即便逃避得了内心的纠缠,却逃避不了血液里与生俱来的情感。

清代抗法民族英雄杨玉科修筑的盐马古道,石桥至今还在 沘江河上供人行走,盐路山上走着彝族马帮,杜鹃花开浪漫的 古道旁唱响盐马情歌。离温庄不远,就有一个被叫做老姆井的 盐井,老姆井比拉井的喇鸡鸣井建井时间还早 100 多年! 盐井 的开发,带动附近一带经济繁荣,伴随着经济繁荣,文昌宫、 关帝庙、龙王庙等庙宇随之出现,加之白族信奉的本主庙,丰 富多彩的民间神话传说和民族歌舞,使得你融入兰坪,你就会 不由自主地感慨,兰坪县境值得一游!

温庄的文昌宫,我无法拒绝亲近,来自文昌宫内白族老阿 妈的目光,让我的脚步流连在宫内。 斑驳的墙体、朽坏的椽子,土坯墙掉落的泥,温庄的文昌宫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败落。推开木门,从"消福"符下走过,木门两侧的对联,红纸的颜色已经变淡,但墨汁依然浓,字体洒脱,引起我这书法爱好者的兴趣: "架智慧慈航普度众生,越惑业深渊超脱万物。"宫内的文昌帝诸神保存完好,从门首放置的脚手架上不难看出,文昌宫的修缮正在进行中。

温庄属于金顶镇箐门村委会,这里有个妈妈会,会友也是当地佛教协会的主要会员。箐门佛教协会和官坪佛教协会,每年在鸡鸡寺、两个村委会的本主庙和温庄的文昌宫轮修四个大会、18个小会,提倡积善积德,乐做好事。由于历史原因,文昌宫曾经被毁,是会友们投工献料,八方集资,同心协力重建,我所看到的文昌宫,是在被毁的基础上重建的。

房梁上书写着文字,屋檐下有线条画。屋顶的八卦图引起了我的兴趣。走在盐马古道上,我发觉当年因盐井的开采,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方,佛教道教也会相对盛行。这些外来的教义与本土的本主教和谐相生,互相渗透。当地的白族人有个忌讳,那就是在寺庙里不拍照,尤其不能拍摄神像,认为那是大不敬的行为。行走在盐马古道上,我这个白族人,自然不轻易在寺庙拍照,但温庄的文昌宫是一个例外。除了文昌宫,我曾经在拉井镇期井的中村玉皇阁破例过。引起我破例的,不是什么神灵,也不是什么悬挂在寺庙里答谢神灵或者祈祷神灵保佑的红布,而是妈妈会的成员,皱纹密布的脸上,那目光里深深的期盼令我无法拒绝。不忍拂开苍老的目光里那份希翼,于是就有了我文字里的痛惜。

文昌宫的花坛里有一棵稍有年代的常青树,院坝里的草在阳光的照射下青翠可爱。对面的花坛,四位老阿妈或坐或站,

花坛里小柏树成了她们的背景。测光让她们打皱的脸格外柔和,帽子下露出白发,在阳光中让我的心淌过感动。路过温庄的文昌宫,我不想惊动任何人,可得知本土作家要游览文昌宫,几位妈妈会的老阿妈还是闻讯赶来了。

"穿过佛门必有人,进入宫里屐幽镜。"我没有更多的笔墨描写文昌宫,或许今后,我不再看到遗留着的破败痕迹,笔下自然会有诗歌诞生。我只是路过温庄,安宁恬静的村庄深处,一份信念的弥定和修身养性的淡然,不需要什么富丽堂皇的建筑来衬托,这是天然生成,也是本性之善的自然流露,这样的真和善,在心灵上安然,文字倒成了累赘。

窗

躺了多少天,我没有统计过,病在床上,我才体会到,健康是世界上最令人向往和幸福的,这样的心态让我注意上了窗。

书橱将房子一分为二,中间留了一扇门,艳红的中国结挂在门首。我只能斜躺着看书,看累了,就盯着书橱外的窗户发愣。阳光暖暖地从窗外照进来,不锈钢的防盗栏在闪光。我听到鸟鸣,一只小小鸟,居然从防盗栏外飞落在窗台上,羽翼碰落纱窗上的灰。

窗外是四通八达的路,城市的高楼不断耸立,将我引以为自豪的风景遮住了,怒江欢唱着从窗前流过的景象不再映入眼帘,云雾缭绕的山峰入眼时少了怒江陪衬,总觉得缺失什么。百合的香味格外浓烈,床头柜上友人送的花开得欢。

躺在床上无所事事,我对着窗户想入非非,我多想有一朵牵牛花在窗前微笑。这朵牵牛花,从田野中来,曾经缠绕过苞谷秆,向着蓝天吹响喇叭;曾经在稻穗沉甸甸的地头,吹奏怪异的音乐吓唬过麻雀;曾经在土屋后的菜园,攀援过枣树;曾经在斑驳的篱笆墙上,与星星捉过迷藏。

窗外,必然有一片园林,草坪青青,孩子嫩嫩的小胖手轻轻触碰蒲公英,一朵一朵小伞在空中自由快乐地飘飞。拿着相机的人专注拍摄,蜂在花朵上忙碌着采蜜,不曾理会摁快门的

声音。

或许什么风景也没有,窗外迷人景致只是我的臆想。窗只 是窗,在我心上设防,可是我不喜欢严严实实地拉着窗帘,无 论风和日丽,无论狂风暴雨,我都喜欢拉开窗帘。我常常静立 窗前,品味心底寂寞,用心体会月光连波的情谊,用心体会雨 丝飘摇的感动,用心体会星夜烂漫的思索……

即使卧床不起,我已经没有了消极厌世,也不再奢想死亡,窗外的声音,窗上花盆里的绿,让我感受到血液奔流的炽热和骨子里透出的快乐。

无数的窗向我打开。窗与窗交流,让心在喜悦之余生发危机,于是就有了学习的快乐。前行路上,我也许会选择一扇窗,心灵之弦弹拨指尖,没有凄怨箫声,只有深深浅浅共鸣的脚印。

许多时候,我在窗下置一把藤椅,捧一杯茶,持一卷书,静静地读。

强撑着从病床上走下来,尽管脚步颤抖,心头止不住痊愈的快乐,我能走动了!夜,恬静甜蜜,家人的鼾声在夜色里起伏。悄然到多日不涉足的厨房,擦洗灶台,我依然脱离不了小女人心态。这个家,是我栖息的港湾,他那不宽厚的背是一扇真实可靠的窗,让我安宁地依着窗棂自由想象和歌唱,让我有勇气驰骋广袤原野,让我滋生遨游浩瀚星空的野心。

今生,拥有一扇窗,足也!

本主庙祈福

大年初三,天还没亮,婆婆和四弟媳忙着抓鸡,背着糍粑饵块、烟酒茶及香等供品到本主庙去了。迷迷糊糊中,我被吵醒了,睁眼看看睡在对面的小姑母女,见没有动静,想起昨天婆婆叮咛,说她和四弟媳先去本主庙排队,过年期间到本主庙磕平安头的人非常多,需要排队,让我们天亮后再来本主庙,于是就赖在床上没有起身。我给睡在身边的女儿掖了掖被角,睡意却没有了。

天大亮后,四弟开车将我们送到本主庙。

婆家住在营盘街,与我的娘家所在的西营村仅隔一条水沟, 以前营盘街没有本主庙,与西营村共用一个本主庙。后来街道 上的人盖了自己的本主庙,两个村庄本主庙里供奉着各自信仰 的本主。我这是首次随婆家的人到营盘街本主庙磕平安头。

本主庙在南营村背后的高冈上。站在本主庙前,可以将营盘镇风景尽收眼底。因干旱,田野里的麦子还没抽穗就泛黄。 昨夜飘了一阵雨,没有将地表湿透,却在碧罗雪山顶覆盖了一 层薄薄的雪。谷底的澜沧江缓缓地流过田野,裸露的山无言农家人的焦急和忧虑。

白族人崇拜本主,这是他们的保护神。营盘街本主庙供奉 的是大黑天神,这是白族神话中舍身救民的天神,单首六臂, 额间开天眼,高发髻,髻根额顶束两层髑髅;两眉上翘,竖目圆睁,羌髯丰颐,二金刚牙上出,面目狰狞。传说仙人私自下凡,玉帝大怒,他从南天门看到人间春光胜过天宫,于是命令一名侍者带着瘟药下凡去毁掉人间。侍者驾云来到云南上空,不忍将瘟药撒落人家,但违背玉帝圣旨是要上断头台。他正举棋不定时,白族人家的明朗笑声牵动他的心。他决心牺牲自己拯救下方生灵,便把瘟药全喝到自己肚里,立刻全脸发黑,浑身发肿,从天上掉到地下。白族人民把他尊为"大黑天神"!

大黑天神的右边立着文判官,面目祥和,双手拿着"赏善罚恶" 条幅,左边立着武判官,不怒自威,右手拿笔写字状,左手持筒, 筒上"善恶分明"四个字。本主庙门横批"神光普照",上联: 做个好人心正身安梦魂稳;下联:行以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

来磕平安头的人较多,婆婆排队第一,但因忙着在偏殿厨房里油煎糍粑饵块,只好位居第二。我们到本主庙后,仙师带着我们一家人磕平安头,生祭大红公鸡,尔后女的忙着折金元宝,男的忙着杀大红公鸡。等一起料理停当,再次熟祭,在仙师的祈祷声中,我与家人跪在大黑天神面前磕头。先师的祈祷不外乎就是请大黑天神保佑一家人出入平安,子孙兴旺发达。

从本主庙上去就是土地庙,再往上走就是观音庙。不是观音庙做会的日子,所以庙门"铁将军"把门。有位老婆婆说,如果我想参观观音庙,她去给我开门。看到老婆婆忙碌的样子,我不忍心打扰,婉谢了,在夫君陪同下,到观音庙门口看了看。三庙相比,土地庙相对简陋些。

我反复品味土地庙的对联,深深喜爱:山神常佑山中人, 土地永扶土上人。

香味弥漫的记忆

随着澜沧江水变绿变清,春节的脚步悄然临近,一种香味也随之弥漫记忆。

江东岸小山村,光秃秃的枣树下,栗木做的碓整天"哐当"响着,大人们手拄着柴枝,也有的手搭在别人肩上,一只脚踩着碓尾,一只脚踩在地上,碓尾下的地面深挖了一个槽,随着人们脚步的一起一落,粗粗的碓头中间镂空镶嵌着的木头圆槌就一上一下击打着碓窝里冒着热气的米饭。阿妈将长长的衣摆别在围腰带子上,蹲坐在圆形青光石碓窝边,旁边摆着一只碗,碗里装满由香油和蜂蜡蒸融在一起的油,她用手护着碓窝边沿,免得米粒飞出碓窝。渐渐地米粒被击打成团,粘在木头圆槌上,她一手扶在饭团上,一手飞快地在碗里沾了油往碓窝里抹,以免饭团粘在碓窝底。一窝米饭春好了,阿妈将槌得细软的米团递给在一旁等着捏粑粑的阿爸他们。

春碓声声催着姐姐和我的脚步,我们交叉奔跑着,气喘吁吁地从春碓处赶到家里,奶奶用瓢从大甑子里挖米饭盛在盆子里,递给我们时叮嘱,跑慢点别跌倒啊!跑到春碓处,阿妈接过我们手里罩着盖子的盆,把米饭倒入碓窝,"哐当"声再次响起。抹了一把额上的汗珠,我们拿着空盆和盖子一溜小跑着回家舀米饭去了。

离確窝不远处支着一张桌子,阿爸他们围在桌边捏饵块粑粑,捏成条形状,大小有一定的比例,剩余的就捏成小片粑粑,在雕刻着牡丹、鱼、鸟等图案的木槽上用力按压,精美图案的饵块粑粑就出来了。小弟小妹拿着有鸟图案的饵块粑粑,手里拿了五彩风车,开心地和小伙伴们在一旁嬉戏。

饵块粑粑捏好了,随手晾晒在自家带来的簸箕里,回家时再把簸箕里的饵块装在背篓里,背回家后再晾晒在簸箕里。两三天后,把饵块泡在水缸里,想烧着吃煎着吃可以,想煮饵块吃,从水缸里捞一条饵块出来,切成块,与腌菜、肉炒着吃,也可以切成丝,与青菜或白菜及肉煮着吃。

饵块粑粑春好了,接着春糍粑。随着碓槌上下翻飞,糯米 饭变成一团丝连接着碓槌和碓窝。围在木桌边的男人们撤走了, 阿爸将阿妈早就准备好了的大盆小盆抹了油,糯米春细成丝团, 阿妈接住往盆里装,我和姐姐手掌上抹了油,学着阿爸的样子 使劲拍打盆里的糯米丝团。等在旁边春饵块的女人们也出手帮 忙拍打盆里的东西,越拍打得瓷实越好。

有一年春节,春糍粑时阿妈请了人,几个女人围坐在碓窝旁边,往手上抹油,揪一坨盆里的糯米丝团,两手变戏法般拍打出薄薄的糯米粑粑装在盘子里,一片粑粑接一片粑粑叠在一起,叠多少片由阿妈说了算,每片粑粑间抹了油,免得粘在一起,这样拍出薄如蝉翼的糍粑,一般都是用来送礼的。自家吃的就简单了,盆里拍打的糯米丝团晾在阁楼上两三天后,把盆往簸箕上反扣,拍打一下盆底,一大块糍粑就出来了,一部分切成条,往事先准备好了装有松毛的背笼里藏,这是留给孩子们在春节里炭烧糍粑吃的;另一部分切成小块,在太阳下晒干了,或者送礼,或者留着自家待客用,有的用香油煎得焦黄脆香,让孩

子带去学校吃,

春节期间,村庄弥漫饵块和糍粑香味,除此之外,我印象 里最浓的就是爆米花香味。大人们忙着春粑粑,孩子们则忙着 爆米花。住在村尾的盲人叔叔这时节特别忙碌,他家的院坝里 不时传出"砰、砰"的响声,还有孩子们的"叽叽喳喳"声。

姐姐和我合力将楼上厚重的木柜门打开,她用头顶住柜门, 我爬进柜子里撮了一小布袋包谷,爬出柜子,与姐姐合力放下 厚重的木柜门。她吩咐我去房后柴堆里拿一些柴块,她从床铺 下抱出土罐,把我俩平时积攒的钱倒在床上数,这是赶集时, 我们卖菜上缴给阿妈菜钱后她给我们买冰棒的钱,加上我和姐 姐在放学后给过路的马帮割草换来的钱,除了买作业本,我们 就留着春节时爆米花用。

姐姐把柴块和包谷装在大背箩里背着走在前面,我跟在姐姐身后到盲人叔叔家爆米花。盲人叔叔的爆米花机是一个大肚子铁家伙,架在火上摇啊摇,包谷在里面"刷拉刷拉"地响,一会他叫我们把接包谷花的袋子拿来。这是一个特制的袋子,胶皮桶底部拿掉了,套上一条麻袋,麻袋黑黑的,有一些破洞。盲人叔叔不用看时间,包谷在铁肚子里炒多少时间他心中有数,他的心就是一口钟,时间走得最准。我害怕盲人叔叔打开铁肚子时那声惊天动地的声响,当他叫我们把接包谷花的袋子拿来时,我就会蒙着耳朵躲到一边,姐姐勇敢地将袋子拖到盲人叔叔面前,站在一边看盲人叔叔操作。

"砰",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响声,一股浓浓的香味将我们包裹。装爆米花的袋子被震到一边,部分爆米花洒落院坝,我和姐姐忙去拾,小伙伴们涌上来纷纷拾了往嘴里送,有的往兜里装。这样连续爆几次,终于将大背篓装满了爆米花。姐姐背

着爆米花走在前头,我跟在后面,边走边掏兜里的爆米花吃, 一股香味从村尾流到村头。

爆米花成了孩子们过春节的主要零食,富有一些的人家, 会有一些糖果和葵花籽。一般人家,家里有客人来访,就会招 待爆米花,如果是贵重客人,主人家就会泡一碗糖水爆米花。

如今,老家的春节再也听不到春碓声,碓被冷落,栗木做的碓渐渐朽烂。人们用机器打饵块和糍粑,将蒸好的米饭装入机器漏斗里,机器的嘴里就会吐出一股米团。如果是打饵块,将米团再次装入漏斗里,把机器嘴里吐出的米丝团接住,掐断后递给围桌捏粑粑的男人们;打糍粑简便极了,人们事先往盆子里抹了油,把米饭倒入机器漏斗里,只管拿盆接住就行。接好一盆,就有人拿往一边,"啪啪",用力拍打。米饭香味弥漫院坝,蒙着纱布装着米饭的背笼排着长队,帮忙不上捏粑粑的人蹲坐在一边闲聊。

孩子们的零食五花八门,爆米花的香味从村庄里消失了。 庄户人家招待客人的东西变得丰富了起来,水果以及糖的品种 多种多样,桌上的菜也是由四碗、八碗增加到十二碗、十六碗 甚至更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酒、饮料也上了庄户人家的桌面。 盲人叔叔的爆米花机不知道丢到哪里了,他用机器给村里人碾 米和打饵块及糍粑,他依然忙碌,他家院坝里依然人很多,只 是少了孩子们"叽叽喳喳"嬉戏打闹的声音。

思绪如水

《莫言作品精选》封底上的一段文字,让我感慨万分: "小说从来就不是高深的东西,玄妙的小说理论不可信。那些把小说说得玄而又玄的人,多半写不出像样的小说。"

一年来,我埋头读书,即使内心奔涌文字,也不轻易动笔, 在读书过程里,心境走着曲曲折折的路,生活内容也丰富了 许多。

有一晚读书累了,清理电脑里的文件夹,打开尘封已久的一个文件夹,里面塞满被淘汰的文稿。点开随笔《〈樱红三月〉创作日记》,一股无形的灰尘扑面而来,我潜意识地咳嗽了起来。岁月从诗句里脱落,变成一只小鸟,脆笑着破窗而出。读着《〈樱红三月〉创作日记》,我摇头笑了。当初写这篇日记的起因,针对一位文友的问话,与狭隘的情感有关。我的答复极其单纯也极其真诚,我在随笔里回顾了珍藏一份友情的起由,坦然回答了这位文友就"知音"的疑问和感慨。此时读,我不禁慨叹,脱离不了小家碧玉,何以做个内心强大的文字人!

生活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小说,人永远是小说塑造的核心。随着文字第一阶段告落,我不像以往那样封闭深深,闲暇时读一些书籍,也从网络、生活里恶补社会学,悄然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咀嚼苦难和美好,从一些简单却不简单的感受里走出来,

心灵从烦躁走向淡然。

难以忘怀阳春三月,阳光暖暖,和风习习,昆明圆通山的樱花一树一树盛放,红的似火,粉的似霞,白的似雪,这边山坡上的花正要谢,那边山坡上的花开烂漫,另一边山坡上的花含苞待放。走在花树下,双亲脸上密布的皱纹舒展开了。樱花般怒放的笑脸,让随同双亲游圆通山的我心湖泛起涟漪,是夜,我写下了散文诗《樱红三月》:

徜徉樱花林,心底穿过风的呼唤。 影子从花茎走过,转过草坡,在一朵云上招手。 咖啡的清香随着丝丝缕缕春阳,在记忆里血红。 从水里打捞的歌声,如樱花盛开日子里。 青苔缠裹羁旅,门扉虚掩忠贞。 一盘残棋,静候落子。

我把散文诗发给岭兄欣赏,他兴之所至,修改如下:

樱花如火,透穿心底随风燎然。 火红的背影从枝杆爬满天空,映红南高原的脸庞。 在云朵之下,灿烂成春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阳春丝丝缕缕地在血红的记忆中舒张。 从滇池打捞出的歌谣,在樱花浪漫的日子中盛开。 青苔缠裹羁旅,门扉虚掩忠贞。 一盘残棋,落子静候。 文友清秋评价说:"修改后的硬朗!但失了扣我心扉的东西。 两种文风,不同风格,动人者为第一。"

由樱花荡开话题,清秋与我聊起了红枫叶论坛举办的一次 粉墨剧接龙游戏。遗忘在记忆深处的文字情节, 随着话题浮现 我的脑海。记得那出粉墨剧接龙游戏里,我写到圆诵山的樱花。 花开浪漫的樱树下, 末末和恋人背靠背读书, 一把吉他静静地 躺在旁边。读书累了,他给她弹吉他唱歌。春风怡荡,末末神 情痴迷, 犹如一朵动人的樱花……与我写接龙文字的人来到论 坛玩的时间不长,是个年轻后生,我对其陌生。当我写到末末 在歌厅的际遇,他在接龙文字里发自内心的痛楚让人动容,我 主动加了他为 00 好友询问缘由。他对我说, 你太单纯了, 根 本想不到现实生活中的歌厅是怎样对待歌女的, 他有个女友就 是歌女。他才 20 多岁, 但多年打工经历让他洞悉社会。这出粉 墨剧, 主线是我设置的, 写在云南求学的一对大学恋人面临毕 业分配, 男友为了留在省城工作, 抛弃恋人末末, 闪电式与一 位高干子女确立恋爱关系。末末在气怒交加下撕碎报到证,毅 然放弃铁饭碗只身到珠海求发展。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的末末在 珠海的遭遇和起步艰辛万分,幸亏她拥有几位真挚的朋友,这 些蚂蚁般的城市弱势阶层,有着淳朴善良的心和乐观豁达的处 世态度……这出粉墨剧没写完, 我告别了红枫叶论坛, 徒步滇 西北盐马古道, 采风和写书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年轻后生给 我留言,说他会写下去,把这部小说善始善终。我和年轻人的 交往就像这出没有写完的粉墨剧,随着接龙文字游戏的停止自 然没往下续,不知道他写完了后面的剧情没?

在电脑键盘上敲打文字,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叩问灵魂,这样的叩问冷酷无情。不断叩问灵魂的结果,让我的文字生涯

畅饮孤寂的美酒,美好情感和希望寄托在文字里。

躬耕文学园地,不曾料想有一天会招致"匿名游客"的攻讦羞辱和朋友的误解远离,心在锻打里消沉深深。天下事,情最大,义当先。人生浮沉,创伤是成熟的捷径。顿悟于方寸之间,方理解宋代禅宗大师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对于我来说,有无"作家"的桂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份责任,对社会对人生对读者的责任。责任是爱的体现,不离不弃,责任是忠贞的具象,相伴相生。

《〈樱红三月〉创作日记》忠实记载了文字带给心灵的依恋和温暖。捧读散文诗《樱红三月》,思绪如水,且醉!且醉!

听 月

中秋夜,与家人吃过月饼,我不想看没兴趣的电视节目, 靠着床头看书,静候到楼顶上拍摄明月的最佳时间。

我看过农历十五十六这两个日子交替时刻的月亮,那是在 五月长假里的首次盐马古道之旅,在古盐镇拉井,我借宿杏林 居,夜晚与主人摆话完毕,正好午夜零点不到一刻。皓月当空, 清辉透过杏林居园林,斑驳地将兰的幽香传递。

假山上兰花开得正欢,我站在兰香里望月。夜空蓝得醉人, 几朵如洗的云散落天边,明月游动在无垠的蓝色里。这是十五 日的夜啊,明月够圆了,可我想看清楚十五和十六日交替时刻 月的样子,那最圆的月亮到底圆到什么程度!

怀揣一种说不清的心情,时间就这样静静地在等待中分秒流逝。夜风习习,让我激动的时刻终于到了,月更明,天更蓝,我看到了月亮的经脉。昆虫的叫声格外响,堂屋里的灯亮着,善解人意的主人没有惊扰我。

一种声音,随着月光从天宇传来,让我听得痴迷,那是月 在心上拨动的弦,就像佛脚边开放的莲,明净澄清。

手机响了起来。

- "你在干什么?"千里外的声音问。
- "我在听月。"我讷讷。

"听月!"对方难以置信的口吻:"听月?"

"是的。"我醉语连天: "明月在跟我夜话,她唱着天使的歌。"

盐马古道之旅牵动文友们的心,临出发前,有人给我唱歌送行,听着几千里外的歌声,我流下激动的泪水。静夜,有人牵挂独自出门的我,午夜电话来了,向我问寒问暖。明朗如月华,纯净如溪流,友谊温暖徒步中的孤独,激励出征盐马古道的豪情……

沉溺往事,我错过观赏所居住的小城十五十六日明月交替时刻。看看手机,已是零点30分。我跳下床,在小婧和小彤陪同下,爬到七楼房顶上拍摄月亮。

三脚架支好了,月亮却躲入云层,千呼万唤不出来,我只好居高临下拍摄小城夜景。夜深深,橘黄灯光映照的大道偶有车亮着车灯飞快驶过。月亮穿行云层,让我想入非非,不知远方的人,今夜是否也立在一隅精心拍摄明月?那曾经为我出行唱歌的姐妹,睡梦里是否唱着祝福的歌?午夜在手机里听我醉说的人,月光从窗棂洒进屋时是否也如我一样听月?

云很厚,不时吞噬明月。云越聚越多,目光捕捉隐隐约约的月影,我凝神倾听,月在心灵拨动着弦。

听月, 难寻天际漂浮的人影, 心一阵痛过一阵。

半夜鸡叫声传来,小彤突然说: "在那灯光下,要是能看到麻雀就好了。"

我心念一动,问:"为何?"

她答: "这样的夜晚,麻雀该是何等的寂寞!"

城市的触角越来越深,天空不再那么晴朗,被灰蒙蒙的云烟罩住,已经很难见到麻雀了,这来自田野的精灵,我曾经在

午门见到它们优雅散步,从九龙壁上潇洒飞过……田野收割过了, 不知道麻雀此时栖息何方?

小婧回放相机里的图片, 恬静地笑了。

十六日的凌晨没有月亮,不知道十六日的夜晚,月亮是否 明朗在我的窗口。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老家的中秋节,此时该是皓月当空。晒台上吃月饼看月亮的孩子,在微凉的夜里,拉钩约定来年同过中秋节。母亲花白头发藏着童稚的笑语,游子思亲的泪水洗白月亮。

这样的夜晚,只想掏出心来。

火把节的火把

"秋木勒鲁,兹玛格尼!"^①来自彝族世居罗婺部地的短信, 让在昆明度假的我倍感滇中火把节燃烧的激情,泮池塘的歌声、 龙川江畔的月琴,热辣辣翻卷在记忆里。风从狮子山来,将混 沌的思绪梳理,荒凉的手心落下一粒火种。

从金沙江畔到澜沧江畔,从彝人舞动的火把到白族山寨竖起的火把,崇尚火的民族,其子民骨子里根植着火的热烈。红土深耕历史,松明楼的大火燃在血液里,火把传承忠贞。

火把节,我尤其想念澜沧江畔的老屋,心痛山冈上一捧土的孤独。影子随风飘逝,离我的眼眸越来越远,却在我的心里深深扎根。葡萄枝蔓凋零,木格子窗花落满尘埃。木楼梯拐角处立着锄把,砍刀插在刀架里,口弦挂在木墙上,记忆织满血红。

山路弯又弯,随着滇中罗婺部故地发来的短信,在滇西北 彝寨与彝家过火把节的情形,浮现在我眼前。阿达准备的9个 火把,烙印着我对富和山彝家火把节的深刻印象。阴历六月 二十四日,我所寄宿的彝家,全家人面向堂屋门蹲坐着,邻居 抱着主人家养的羊,在主人家人的头上向左甩9圈,再向右甩 7圈,一边甩一边念叨着保佑主人家四季平安、发财、出门顺 利、六畜兴旺、粮食丰收等祝愿的话语。甩完羊子后就捏死羊 煮全羊汤。晚上,主人家用活鸡祭祀菩萨,祭祀完毕,抱着鸡

到苦荞地里甩一圈, 自家的每块地都要甩到。从地里回来后捏 死鸡,料理鸡时要保留好鸡毛。把鸡肉剁成一坨一坨的煮,熟 了后再祭祀菩萨。祭祀完毕,阿达点燃三个火把,他举着一个 火把从房子左边起步,边呼喊边绕着房子跳三圈。惹尔们举着 另两个火把,从房子右边起步,边呼喊边绕着房子跳三圈。他 们呼喊的内容大意是,我们彝人用虔诚的心,拿一只羊和一只 鸡祭祀, 祷告各路神灵保佑彝家今年风调雨顺、家庭平安、六 畜兴旺、纠纷远离等。阿达和惹尔们围着房子转完三圈后把火 把送到自家最近的地里,各处插上一把。回到火塘边,阿达喝 着酒,即兴唱起了一支古老的彝族创世纪歌谣,低沉浑厚的嗓 音让我沉入阿普笃慕和六祖的有关传说里。阿嫫给我的茶杯续 满水,往火塘里添了一块柴。第二天晚上,阿嫫把供品回锅热 热后祭菩萨, 阿达祷告完毕, 与第一天晚上一样送出三个火把 到地里。火塘边夜话,阿达给我讲起家支迁徙的历史,从大凉 山到滇西北,英雄结高挺。第三天晚上,他们举着火把围着房 子转完三圈后,把火把送到村外荒地里,把三把火把和鸡毛一 起烧,他们围着火堆,不漏过一柴块和一根鸡毛,燃尽后才回家。 这一晚的火塘夜话,阿达给我讲彝族披毡兵的故事。

火把节这三天里, 彝寨的孩子们尽情地在房前屋后要火把。 松香撒在火把上, 爆起一团团火光, 孩子们笑声清脆, 富和山 的夜色荡漾欢乐。

富和山彝族火把节,有一个凄美的传说,彝族犯了一个人命案,家家要在火把节这天赔偿人命案,于是就有了点火把绕房子三圈呼喊祭祀用品的做法,告诉天地鬼神,彝族人家无论何等阶层,无论贫贱富贵,都在给予赔偿。这个传说是否跟富和山彝族先民迁徙的历史有关,我没有深入考证,不妄自下结论,

但我在富和山年大哥家听到这传说时是感动的。彝族人善恶分明, 赏罚也分明,火把节赔偿的传说从侧面体现"天下彝人是一家", 其义气从这个传说里可见一斑,从某种意义上说,火把节也是 彝家的一种情结和道德传承。

澜沧江畔的白族村庄,火把燃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里。 火把节这天,阿爸祭过灶神,夜幕刚落,我跟着姐姐,弟弟妹 妹跟着我,我们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绕房子耍一圈,尔后走上 村路,跟着村里人,边走边舞动火把走向田野。一队火把从村 头舞出,一队火把从村尾舞出,齐心协力把鬼邪驱逐出村庄, 祈求天神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夜色沉沉,澜沧江两岸村 村寨寨舞动的火把犹如上下翻飞的无数火龙,蔚为壮观。小伙 伴们用火把互相绕脚熏三圈,把松香洒入脚趾缝里以示驱赶脚 气鬼。松香洒向火把,爆燃向喜欢的人,以示吉祥和驱邪。火 把快燃尽时,我们把火把插在自家地头,让黑炭留在土壤里。

火把节这天,自族人家给去世三年内的亲人点火把。山风鸣鸣,松涛阵阵,守着坟茔前的火把,遥看澜沧江两岸舞动的火龙和星星般零散的火球,亲人的气息不曾远离。阴阳分隔,泪水汪着火把祈祷。通向奈何桥的路遥远,一年又一年点燃火把,把孤单地走在黑暗里的魂灵送了一程又一程。

火把节,我在心灵深处点燃一个火把,祈福的心意源源不断送往远方,只想做回真实的自我,无视"知天命",撇开清规戒律,在不受时空限制的舞台上,醉舞人生的缺失和灿然,痛快淋漓抒写爱与恨。

峡谷灌装酒醇香,山里汉子有石头的品格,山里女人有水的柔情,日子在太阳的升升落落中淡然。火把节的火把,燃在山里人血液里。举着火把,从村庄走向田野,走向大江南北,

火把燃着虔诚, 信念在火焰上升腾。

火把节的夜晚,把你冰凉的双足放入我的暖怀吧!我拿着火把在你的双足左熏三圈右熏三圈,松香洒在你的脚趾缝里,脚气鬼早已逃向碧罗雪山,躲在千年不化的冰凌背后。火把节的夜晚,我的心守着滇西北的一个山冈,山风与我为伍,陪伴长眠地底的魂灵。口弦藏在过往记忆里,著书搭在石墓前点燃的火把上。不想回忆儿时事,给你讲述彝家火把节的传说。

根盘结红土地,情缠绕三江心脉。火把节的火把,竖立在故园,燃尽火把,留一捧火种的希冀。火把节的火把,竖立在骨骼里,燃尽火把,留一粒黑炭的自白。

注释:

① 秋木勒鲁,兹玛格尼:彝族话,意为火把节快乐,吉祥如意。

水中有月

从话月亭到揽月亭,花灯剧演唱换成了京剧,二胡伴奏格外清晰。女儿和我不再蹬脚踏板,任小舟在月牙潭随波荡漾。堤岸垂柳青青,一对新人在拍婚纱照。坐在长椅上的女子安静纳鞋垫,孩子拿着柳枝与水里的鸭子嬉戏。篱笆墙外,三两位老阿妈坐在石头上闲聊。天蓝云白,三三两两游船悠然,月牙潭小区及周边高楼环护着月牙潭公园。

我比较喜欢月牙潭公园,这个藏在昆明北市区楼盘间的小公园,当我第一次随双亲散步到此,走过曲折迂回的木栈道,一枝芦苇横生在黄昏里,水鸟的叫声让我的心境生发枯荷听雨的意境。其实,那个时节没有荷,月牙潭公园的怀莲亭以及亭子四周的大片荷花,是我在间隔三年后的故地重游得以相见的。

阳光明媚,水面波光粼粼。年老的母亲坐在我对面,依着船柱,一头花白头发编成细细的辫子,用一个素雅的发卡挽成髻。 女儿调整了方向,将小舟泊在柳荫下,尽量让盛夏的骄阳照射 不到奶奶身上。

揽月亭里演唱的京剧变成了二人对唱,云南山歌随着水波荡漾,默默倾听的母亲突然哼唱了起来。她是用白族那马人支系话语唱的,歌词大意:大树底下好乘凉,跟着妈妈好开心。(想不到)过着这幸福日子,苦的过去说不完,快乐时候渐渐来……

眼眶有点湿。这是近七年来,母亲第一次开口唱山歌。那个月光苍白的夜晚,老屋后园枣树下,我的眼泪如决堤的江河一泻千里,从此断流在失去姐姐的痛苦里。山歌里皱纹增多,母亲淡然在沧海桑田里。

年轻时的母亲歌声甜润,留在了澜沧江峡谷。戴着黑色头帕、穿着对襟长衣和镶边领褂,系着围腰、穿着绣花布鞋的母亲,身上没有离开过背篓,手中没有离开过镰刀,一双手粗糙开裂,但她白净光洁的圆脸没有被高原的太阳晒坏。马鞍山上砍柴耙松毛积肥、坝子里插秧薅秧收割稻谷,都有她和同伴们唱响的山歌。记得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村头水塘下方,母亲在石头上捣泡烂的剑麻,边捣边漂洗,把洗干净的剑麻丝晾在一边。剑麻丝晾干后搓成绳子,用来背东西或者上山拉椽子。月在水中,水在母亲指尖,母亲边捣剑麻边唱山歌。优美的山歌流淌在月夜里,将我这前来寻母的孩子抚慰……

"不行了,人老了,嗓音也生锈了。"母亲的眼光闪过一抹 黯然。

"阿妈的歌声永远不老。"我由衷地说: "在女儿的心目中,阿妈唱的歌最好听。女儿人到中年,还能听阿妈唱山歌,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

我用那马话哼唱起来:大树底下好乘凉,跟着妈妈好开心……记忆翻开陈旧的日历,为凑集学杂费,姐姐和我跟着母亲给马帮割草,给修公路的砸碎石,到澜沧江边背沙,到山上砖瓦厂背瓦,去捡油桐剥得两手黑……

母亲只在识字班里认了一些字,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她没有跟我提及更多的往事,我只是从村人的只言片语里,串成了对母亲少年的深刻记忆:天蒙蒙亮,马鞍山上的洋芋地旁,已

砍好一背柴的女孩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笑容留在洋芋花上的 露珠里。

母亲在城里生活多年,穿着打扮已经汉化。人到中年,我总梦回澜沧江畔的老屋,母亲一身那马女子服饰,坐在堂屋门前纳鞋垫,她的模样永远都是30来岁,苗条身材,满月般圆脸,黑而明亮的眼睛。梦境里的我老长不大,扎着双角辫,在母亲甜美的山歌里安静地做作业。

"水中有月却无月,世间无神却有神。"揽月亭的对联,让我思绪万千。泊舟亭子附近,顺着心思不忍离去。亭子里的演唱渐渐离我远了,我的心境旷远。风善解人意,轻轻地吹,水面晃动绿色波纹,夏花灿烂,醉染其间。

为何依恋月光,说不清理由。那柔柔的淡白的光,不曾拘禁我的情感,思绪驾着丝丝月华自由飞翔,幸福的感觉从血液"突突"外溢。但凡公园,都有关闭园门的时候,而我也只是昆明城的匆匆过客,自然没有勇气独自藏在月牙潭公园赏月。离月牙潭小区不远的一扇窗内,我站在窗口,痴看着在高楼大厦间游走的月亮,遥望月牙潭公园朦胧的夜景,想象自己泊舟月牙潭的情景,便有一种弱弱的自我安慰,犹如阿Q划圆圈。许多时候,我臆想自己斜靠揽月亭的亭柱,面对空寂的一潭水以及水中安静的月亮,没有荷的呓语,也没有昆虫的吟咏,只有我的脉息临水而舞。城市的轮廓朦胧而又遥远,水里的月清晰而又冷傲。掬起一捧水,手中便有一轮小小的月了。天上月水中影,双手严丝合缝,小心翼翼只想捧住这一切,水却在欣喜里泄漏。没有水的双手,捧不住一轮月,空空复空空,手掌上只有风在游走。手心荒凉,导致心境荒凉,骨子里时常叩打行走的安然,以致在文字缝隙,填满灵魂孤清的韵味。

水中有月或者无月,世上有神或无神,缘于个人对万物的 认识和思想境界的修养。人在行走里,心在历练里,境界的达成, 随缘不攀缘。许多时候,不妨坐在风声雨声雷声里,把"清净" 拥抱。心念如此,困扰内心的俗尘事,渐渐无关紧要了,心态 也会随之释然……

小舟不知不觉漂到石拱桥下,桥洞外有禁行的标线。女儿 拨转方向,我赶紧与之合力蹬脚踏板,把小舟驶入回程的航向。

夕阳西下,我们弃舟登岸,沿篱笆围护的人行道回住处。 正是周末,园中游人如织。年轻的父亲推着手推车,上面堆着 手提袋及背裹,咿呀学语的孩子在年轻母亲臂弯里,睁着葡萄 般黑亮的眼睛打量世界。我搂着母亲肩膀往前走,内心漫溢感 恩和快乐。我的女儿拿着小相机,一路抓拍美景。我们快要走 到荷塘时,但见一老者,戴着眼镜,如入无人之地,独自坐在 柳树下拉着二胡。一石一树,还有那葳蕤的苇草,绿色满地里, 自然万物皆成了二胡的听众。

在月牙潭怀揣月的念想,静夜写文字,骨子里流淌水一样的情愫。

油桐花开静悄悄

从摆时之乡泸水县到石月亮所在地福贡县,再到人神共居 地丙中洛所处的贡山县,谁也说不清怒江两岸到底有多少油桐树, 从江边往山脊,白花蔟簇,一片片油桐林花开素雅,就像大地 素净的白色裙裾,飘逸在大山的皱褶里。

我对油桐林情有独钟,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在油桐林中度过。每当油桐花开满地的时候,我和村里的小伙伴背着箩拿着撮箕满山捡拾牛粪。走累了,就到油桐林里玩。油桐树型修长,树冠平伸,层层枝叶浓密,油桐花瓣根部有丝丝红色。一树绿叶举着白色的花,地上掉落朵朵白花,在这样的白色花海里,我们喜欢玩扮演新娘的游戏。大伙围在一起猜拳行令,谁胜出谁就是新娘。"新娘"安静地坐在一树油桐花下,周边摆满小伙伴们收集的油桐花。小伙伴们特意找来打草鞋用的草,编了大小不一的环,环上插满油桐花,戴在"新娘"头上、脖子上、手腕上。"新娘"宛如花仙子,神情兴奋,满脸羞红。小伙伴们围着"新娘",学着大人的样子唱哭嫁歌。我们把"新娘"嫁往的最好地点,不外乎就是山溪,对于童心来说,没有什么比清澈的山溪更好的新郎了。"新娘"在小伙伴们簇拥下,把头上、脖子上、手上戴的花环放入山溪里,山溪载着花环流向远方,我们唱响祝福歌,"新娘"游戏结束。

油桐成熟季节,我和小伙伴们不能像油桐花开浪漫时无拘无束地玩。每每放学回到家,书包刚摆在桌子上,姐姐就递过来背箩。姐妹俩背着一大一小的背箩到油桐林里捡油桐。同村的伙伴相遇在油桐林里,匆匆打声招呼,眼光却四处寻找油桐,谁也舍不得停歇片刻。树枝上挂着油桐,我们用竹钩钩下来,石头缝里夹着油桐,我们想法挑出来,厚厚的落叶下藏着油桐,被我们翻出来,总之,我们不错过一颗油桐。犹如小鸟搭窝,姐姐和我从油桐林里捡回家一背箩又一背箩油桐。小山似的油桐摆在屋檐下,等油桐皮子变软变腐烂,我们就剥油桐,把剥好的油桐籽晾晒在一边,卖给镇里的收购站,作为我们勤工俭学收入。童年的双手往往被油桐腐皮浸得黑黑的,要过好长时间才能褪洗干净。

油桐花盛开,我和几位友人驱车逆江前行,拍摄怒江春色。山乡野地招展的油桐花,借助风的翅膀,传递盘结在内心的情愫。车过大兴地乡,同行的一位文友激动地指着江东岸的一片油桐林,说那片油桐林里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老人曾参加过二战时期著名的腾冲战役。油桐林边缘,挨近悬崖,有一座小屋盘踞在怒江弯口上,里面住着一对恩爱的傈僳族夫妇。文友在江西岸听说老人的故事后曾三番两次过怒江到油桐林里拜访老人,次次去都吃了闭门羹。在傈僳族夫妇家里的火塘边,这对热情的夫妻对文友说,你是找不到老人的,只要有人上山,还不到油桐林,老人就离开小屋躲入深山里去了。老人虽然是傈僳族夫妇的邻居,跟他们说的话一年里装不满一撮箕,句子短得不能再短,最长的一句就是"耳朵边老呼啸着枪炮声"。老人以打鱼为生,生活用度所需,委托傈僳族夫妇上街时顺便捎回。

望着江对岸山崖上悬挂着大字报般的油桐林、简陋的小屋

以及波光潋滟的怒江,我动容在傈僳族夫妇的故事里。小屋的 女主人阿娜,曾自我放鸽飞,嫁到江浙一带。过了好几年后, 阿娜返回家乡,守着家乡贫瘠的土地和一间陋室的深情,再也 没有离开过怒江。当有人在她家温暖的火塘边,乘男主人到屋 外抱柴火时,问道,阿娜,你为何不回内地的家?阿娜也不避 讳,眼光深情地望向屋门口,憨厚地笑着答,山里的男人待我好, 山外的男人待我不好。

傈僳话里,阿娜是姐妹里老大的意思,阿普是兄弟里老大的意思。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阿娜、阿普基本上指代女的、男的,被叫做阿娜的人何其多。

《贡山情歌》中有两句歌词是这样的: "阿妹阿妹不要嫁给别人,外面的世界虽精彩,哪有家乡风光"、"阿妹呀阿妹不要离开家乡,漂泊的日子不好过,跑出去的姑娘回来了。"油桐林边阿娜的故事,真实地反映怒江的一段往事,日子贫穷,逼得本地姑娘纷纷外嫁,《贡山情歌》唱出一代怒江人的心声和感情。随着国家富民政策不断深入以及对怒江的扶贫倾斜,怒江的扶贫攻坚力度不断得到加大,关注民生成了各级领导部门重要的课题,怒江女外嫁的现象少了起来,尤其自我放鸽飞,抛下家里的男人嫁给外地男人的现象,成了一道不愿让人揭开的伤疤。

本想渡过怒江去拜访油桐林里的小屋,但我压下了这个念头。 二战带给老人的心灵创伤是一座大山,压得他一生走不出阴影。 离群独居的老人不愿忆起鲜血淋漓的往事,我不想再打扰一颗 只想孤独地终老在大峡谷的灵魂,不忍心让日渐苍老的人为避 开陌生人叩门而奔往山林里躲藏。阿娜家的火塘温暖,陋室中 藏着的春光纯净,何苦再去打扰一对安静而淡泊地生活的人儿, 一句普普通通的回答"山里的男人待我好,山外的男人待我不好", 道出阿娜的情感所向和人生价值取舍。那突兀在山崖上的小屋, 在阿娜离开的日子里,不知道阿普想阿娜的心是何等的累。没 有阿娜的日子,油桐花开再美丽,在阿普的眼里就像雪花漫舞。 阿普把小屋建盖在油桐花开的悬崖边,突兀在怒江的一个弯口上, 不就是想最先看到阿娜返回家园的身影么?贫穷造就尴尬人生, 让大山的儿子无语在阿娜远去的背影里。没有什么比让自己心 爱的女人过上安宁的日子更幸福的了,当阿娜像候鸟一样飞回 家园的时候,山水与共养育的阿普,心胸比大海宽阔,包容了 阿娜的以往,不曾变色的爱情滋润满心创伤的女人。

守候与守望,只有一字之差,有时却一生难以填平中间的 距离。油桐林边的小屋,是一朵别在怒江衣襟上的油桐花,陋 室里藏着春天,把守候和守望抒写。

江风涌起,一阵接着一阵,油桐林簌簌响,白色花瓣如雪 粒飘洒,落在身上。从头发上拿下花瓣,我有点怜花惜玉,眉 头抹不开淡淡的忧伤。

江对岸油桐林, 花开静悄悄。

崖边小屋,炊烟静悄悄。

月色知子罗

夜色来袭,浅黄的云隐藏着无数的手,拉扯月亮。月亮想努力地钻出云层,这样的夜景恰恰给人一种黏稠的感觉,怒族山寨知子罗的夜有着说不清楚的粘连。斜倚着竹阳台的护栏,我融入微凉的夜色里,心随着高黎贡山的峰峦走势游向皇冠山,将山顶的"皇冠"剪影拓片。风从谷底的怒江爬上来,抚摸着教堂的十字架。灯光稀疏地散落在寨子里,在低矮的屋檐下昏昏欲睡。阳台上摆放着一张小木桌,胡乱放着月饼和水果,两位前辈在桌边品茶闲聊。离桌不远,来自北京的两位年轻人支开三脚架打开相机镜头盖,静候月亮现身。

阿里当里当子里, 当子里, 阿里洛里洛子来, 洛子来。撒见来波撒见来, 撒见来, 逆迟来波逆迟来, 逆迟来……

里屋传出店主娅珍热情奔放的歌声,《怒江酒歌》[©]的旋律裹着竹屋,又四散在知子罗夜幕里。三条乖巧可爱的狗趴伏在一隅,静听主人歌唱。熟悉的旋律让我不想待在自我里,坐回桌边与两位前辈闲话。

它兰一似波,干念似来波。怒哇兰依干念似,哇哝念玛当……

一位游客随着娅珍的歌声哼唱着从竹楼外走来,不留意踩了一条狗的尾巴,狗不满地发出低声抗议,身子往角落里缩了缩。游客蹲下身,用手轻撸狗头以示歉意。狗耳朵扇了扇,温顺地耷拉下了眼。

"月亮出来了!"两位年轻人激动地欢呼起来,一口好听的京腔普通话。

黏稠的云隐到山角落里,天空变得湛蓝,一轮素净的圆月 高挂在知子罗上空,竹楼、独木楼梯以及篱笆墙清晰在眼眸里, 月光下的寨子安静祥和。山峦镀上蓝色,皇冠山就像一位多情 的王子,在怒江畔吟咏令人意乱情迷的诗句。烟岚淡淡,月色 中的怒江大峡谷,山不再是冷峻的了,流水柔情伴着山影,淡 墨写意在诗情里。

娅珍关了电视,站在阳台上与大伙赏月。这是中秋节后的第一个夜晚,几个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旅者相遇在怒族山寨娅珍家的竹楼里,激动地把月亮品读。

"月亮在/月光在//中秋在上/祝福在下/你在我圆圆的心尖。"一条短信正好与教堂的钟声不期而至,"当,当,当",一下又一下撞击人的心灵,诵经声一波接着一波,在山谷里滚动,大怒江扬起祝福的波涛。千山托举的祝福让我心田封冻的冰块融化,秋声摇树,我的血液"汩汩"流淌春水。悄悄抹去滑落脸颊的眼泪,我的目光越过高黎贡山,蓝色月光无边无际,不知何处寻觅希冀的身影。冰凉的手心渐渐温热了起来,月夜的清冷被遥遥而至的深情捂暖。

从知子罗到怒江峡谷的谷底,顺着怒江而行,傍着天然屏障高黎贡山,沿着当年马帮遗留的马蹄凹槽,走上博南古道,翻写蜀身毒道的历史;从知子罗往碧罗雪山走,沿着澜沧江峡谷,

过盐路山,寻找白族祖先昆明蛮的足迹,醉在澜沧江支流沘江 与濞江盐泉富集的两河流域文化里……文字的触须在滇西古道 潜行,孤独行走在山谷里的背影是我自己的背影,我怀藏的背 影在月亮之上。

怒族人没有姓,女的名字一律以"娅"开头,意为"小鸡般的可爱",男的名字以"腊"开头,意为"像老虎一样凶猛"。

娅珍便是"可爱的小鸡"。娅珍安静地坐在我的身边,披着蓝色月光,像一只温柔而又可爱的蓝色小鸡。两位前辈中的一人曾经在知子罗工作过,他向大家讲起知子罗的辉煌历史,这是怒江州赫赫有名的"废城",这里不仅有"文革"时期的遗迹,还曾经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也曾经是原碧江县县城所在地。在知子罗,我没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感慨,知子罗在我的眼里,一点也没有"城"的痕迹,倒是"废"得名副其实。知子罗是一个不起眼的山寨,坐落在山腰上,其地理位置是观赏怒江大峡谷风貌的最好看台,雾锁山岚的景致使这个怒族山寨拥有了世外桃源的美称。

快乐的娅珍有个美丽的女儿,在州府六库城里读书。娅珍绝口不提当家男主人,遇到好事的游客询问,她淡然一笑说"出远门了"。娅珍有一大摞引以为自豪的书籍,其中摄影作品集居多,书的扉页上签着大江南北的手迹,有名家,也有一般的作者。竹楼的墙上挂着一块"昆明摄影家协会影视创作基地"的牌子,娅珍如数家珍跟旅客说起某个人……这样的月夜,娅珍心头定然流淌着一江思念,才会突然间安静得像一个温柔而又可爱的蓝色小鸡。

月色朗朗,北方来的客人收起了相机,坐到桌边加入闲话里。 月亮越过娅珍家的竹楼往皇冠山而去,天更蓝了,高黎贡山峰 峦脉络清晰,大地更加辽阔深远。我伸出双手,掬住蓝色月亮, 怒家山寨的月语从手心浸入血脉,弹拨心室隐藏的琴弦。

撒见布汁夺干来,夺干来。逆迟嫩汁能干来,能干来。撒 见刮克克干来,克干来……

我深情地唱起了《怒江酒歌》。娅珍和游客跟着唱了起来, 两位长者敲击桌面以示伴奏,来自京城的两位年轻人鼓起了掌。 三条狗安静在蓝色月光里,自始至终没有吠一声。

注释:

①怒江酒歌,其歌词是傈僳语,歌词大意: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在这美好的时刻,我们忘记一切烦恼,放弃一切顾虑, 无拘无束,尽情地欢乐。请尽情地跳舞、唱歌、喝酒吧,想怎 么高兴就怎么高兴,想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忘记所有的不愉快, 只有开心和快乐!

冬至: 水漫过的痕迹

就要进入冬至,夜色里两个日子更替,戏剧般带着世界末日的谎言。

我是个孩子,双亲离我 600 多公里,我不敢撒娇,唯恐惊扰年迈的慈爱;我是个母亲,女儿离我 4 公里,校运会比赛项目的快意和遗憾,校园晚会的精彩和回味,交叠在小小梦境里;我是个妻子,倦怠慵懒像个小猫,迷恋一个胸怀的温暖,人生相濡以沫,经历了十多载风雨考验。

不相信玛雅预言,但我相信一种观点,玛雅预言中关于 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说法是一种被误解的说法,那一天是玛雅历法中重新计时的"零天",表示一个轮回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而并非指世界末日。

误解就像大风携带的黄叶,扒开铺天盖地的谎言,红土地流淌温情。这个冬至,牵挂最真实,我是午夜诞生的精灵,张 开翅膀飞翔,魔术棒挥洒短信,打扰许多个梦乡。

老师回复,北京下雪了,白白的,静静的,一切安好!放心! 想象雪漫步京城的情形,神往地问,老师,您在听雪么? 听雪的感受如何? 在自然界,只有雪才能让你身边安静下来,安静就好。老师答,相随心声,听雪,就是听自己内心的向往,雪给了你机会可以叩问内心,我到底要什么?

二十多年了,老师的音容笑貌清晰如昨天,流动在京城里的听雪情怀,正如当年从北京到滇西北支教的人,心灵朴真洁净。时光让老师有了白发,额头增添皱纹,边陲小镇的纯真鲜活在记忆里。

受老师的听雪感染,我情不自禁问一位朋友,您听过雪么?若听过,有何感受?

来自灵魂的最高处,消融于灵魂的最深处。朋友的回答就 像一首哲理诗。

才下雪,但我听到融雪的声音了。听雪,内心如此安静,来自心底雪融的声音,是如此的美好。抑制不住满怀喜悦,我 对朋友讷讷。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想你,从《唐诗宋词》到《老残游记》 再到《拍案惊奇》,从《一千零一夜》到《基督山复仇记》再到《野性的呼唤》,从《狼图腾》到《悲悯大地》再到《云南民族史》…… 书房抹不掉岁月印迹,永不磨灭如火深情。今夜,我的灵魂安静在雪的世界里,好想在手心里握住一瓣雪花。

青山包裹的小城,大江穿城而过,冬天有花开,不知道雪是啥模样。有点小小的得意,有点小小的自豪,悄悄地对你说,我遭遇过大雪,那是写作游记散文集《盐马古道》期间,在彝山采风时的经历。雪花飞舞,风怪笑声声,树木如鬼魅"咯咯"磨牙。原始森林里,向导带着我惶惶奔突,木板房在一片令人恐慌的白色里亲切招手。夜喘息,风雪肆虐,火塘旁苦荞粑粑清香,一瓣雪花飘落酒杯……

天亮了,世界依然美好,风和日丽,没有一丝毁灭的痕迹。 歌声飘荡峡谷,小城的居民安享自治州的阔时节。冰箱坏了, 与夫君逛商城, 挑选喜爱的冰箱, 小民百姓的日子, 如此平凡。

冬至这天,两头连着夜幕,中间藏着阳光,星星闪烁,谈 不上繁茂, 也不至于让夜空寂寥。天平在夜幕下失衡, 眼泪溃 堤在冬至的尾端,一位兄长的世界,比世界末日还要世界末日。 赶往殡仪馆,步履沉重……

曾经处在一座城市的风雨里,为文字伤心落泪。行走在文 字王国里, 犹如蜗牛爬行, 因为爱着, 即便伤痕累累, 痴情不 改。人啊人,互相善待吧,再出名也只是名,最终只是一把土, 有缘相识的人, 多给予关爱, 少一些伤害和势利吧!

我坚信,冬至这天的雪是醒着的水。

舀起一瓢十分水

新年第一天,许愿了么?还有两个小时,可以许愿。朋友善意提醒。

没有想起许愿,新年第一天,我退出了三两个群,加入的 群本来不多,这一退更显冷清。沉入内心安静,窗外喧响激不 起心湖一朵浪花,心思鼓荡十分水,就像沉睡的狮子,忽然被 一阵风唤醒,崇山峻岭在骨子里召唤。喜欢这样,安静地倾听 灵感光临的声音,山谷蜿蜒歌谣,三江并流书写人生。

十分水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股泉水的名称,藏在滇西北废弃的老姆井门户前。石拱门爬满青苔,水蕨葱绿,小鸟立在石头上啁啾。马蹄凹槽沉寂,古道铃铛声声,羊群漫过岁月,老姆衣裙在云朵上飘飘。镂刻着细致花纹的石柱躺在青青草色里,残垣断壁讲述当年老姆井的靓丽,戏台遗址满地清唱。苹果在枝头红着脸,一笑定山春。三弦弹响沘江河,二五山话轩辕故里。

"叮咚,叮咚",水滴从巉岩跌落,汇聚成泉水,穿过一棵又一棵树,从老姆井掩卷沉思的桐油灯旁流入掌心。水有十分,人在红尘,喝了此水,神灵护佑,出入平安。水有十分,红尘隔断,喝了此水,人生圆满,了无牵挂。红土地回荡指路经,阴间水昂贵,渴喝三口,不渴也喝三口。挑担泉水归家,白族村寨炊烟袅袅,祈福漫溢兰州。信念生生不息,从村寨往盐路山注入茶马古道,

逆着祖先迁徙的路线由南向北。

站在欢跑山巅把歌唱,没有尖刀在口弦上打洞,丝线握在手无法拴在衣襟上。不祭山神,也不祭天姑和土地神,更不祭夜鬼,我只祭影子,可恨太阳落入山脉,影子就像一朵飘入火塘的雪花。月亮白月亮蓝,树妖横行无忌。山风愧疚地说,影子只是一口气,被无意间吹散了;夜鸟安慰地说,影子只是经文上多余的字,随着落叶入地变肥土;神龛无奈地说,影子只是一滴水,回归十分水听老姆讲述发现盐井的故事;星星伤痛地说,影子只是影子,虚无缥缈难以捉摸。

舀起一瓢十分水,种下快乐和平安。新年,我就像天神娇宠的兔子,不为萝卜发愁;我就像在雨水中撒欢的芦苇,不思量为野鸭窝巢当保护伞;我就像一个呱呱落地的孩子,咿呀学语中一切从零开始;我就像土地上耕作的老黄牛,迷醉泥土清香做着丰收梦。

曾在往年喝过十分水,却迷失在南高原怒放的杜鹃花里。 虔诚祭奠各路神灵,我是忠诚的信士弟子和善良的子孙臣民, 别再让我无故头疼痛,无病心发慌,走起路来脚发软,干起活 来手发酸。三星同行,我不是为药生病的荆棘鸟。老鹰带着蚂蚁飞翔,我不是为利益交易的鼹鼠。相思草长过荞麦地,我不 是为巫术献身的黑羊。我只是影子的影子,安然走在影子的脚 印里,品茶茶生香,尝盐盐有味,喝汤汤鲜美,吃饭饭饱肚。 尽管这样,我不是影子的克隆,唱着我的歌写着我的文章,风 雨飘摇中牵挂满怀,心会疼也会痛,躲在影子感受不到的角落 哭泣,爱与恨疯长在影子不理解的情怀里。

旧年最后一天,放任相思,恣意流淌眼泪,只为了新年第一天,能够放下一切所有,心无旁骛地舀起一瓢十分水。

石门外艳阳满天,十分水泛着温暖。石门内雾锁山岚,老姆井乱石堆叠。老姆赶着她的羊群路过十分水,去舔食乱石间忽隐忽现的盐卤水。舀起十分水,不埋怨自己忘记孝敬老姆,风风火火的脚步容不得反应迟钝的人发声。舀起十分水,不打算只喝三口,想饮尽满瓢水,只因这一生眼泪贮藏太多,咸过老姆井盐卤水,苦过二五山黄连。人可以经受磨难锻打,却在忠贞倒塌的瞬间软弱无比。热爱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新年第一天,我不再混沌无比,斗胆自私且武断一回,一瓢十分水入肚,昂贵满怀,不妨丑小鸭变白天鹅,即便为此变成一株兰草或者一块丑石也无悔。

唇沾瓢瞬间,山歌一句接着一句落入水里:

两个地方的朋友,同山同水又同族。若已说出真实话,若 已吐出真实情,住草棚来不后悔,住岩洞也不反悔。乌鸦花言 不要听,百灵(鸟)巧语莫相信。听信乌鸦摆是非,听信百灵(鸟) 话长短,朋友情义难实现。看看坐过的地方,掀开坐过的石头。 火从脚底往上烧,广阔天地任驰骋……

随着歌声,一只翅膀带着另一只残缺的翅膀从盐路山凭空而起,飞过沘江河,向着老姆井方向飞翔,停落在我的怀里。拥着翅膀,热泪滚滚,一瓢十分水我只舍得喝一口,余下的水,滴滴注入残缺的翅膀里,灵翼需要灵水养。忆往年七月,在大观楼藏荷,文字生发双翼,一翼生成叫追风逐梦,一翼生成叫驰风沐雨,可叹路经十分水时,我过于遵循经书所言,只手掬三口水,不贪多也不嫌少。无论人世或者阴阳相隔,水同等昂贵,活着的灵魂与逝去的灵魂没有高贵贫贱之分,渴与不渴,自然

不过三口水。人在羁旅,未曾想灵水会因循守旧而枯竭,一对 翅膀只生成一只,另一只尚未长齐全。驰风沐雨,竟成了隐痛!

新年第一天,舀起一瓢十分水,不能如愿饮尽一瓢水,变 不成白天鹅,也变不成一株兰草或者一块丑石,丑小鸭依然是 丑小鸭,但山神知道,老姆知道,没有长齐全的一只翅膀在新 年里成长。

翅膀临水而舞, 只为天地间曾有过十分水的誓言。

一树金黄

清晨的阳光从高楼大厦间穿过,一缕缕,斜洒在人行道、花坛上。捕捉阳光,轻盈、快乐就像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匆匆赶路的脚步慢了下来,我的心思融在明媚阳光里,犹如"忽啦啦"放飞一群鸟,鸟翅掠过省城发端。脚印歇息无数紫蝶,聚拢在一起,一朵又一朵紫色的花开放在身后,不用回首,这意念的风景,曾在滇西北一个山谷里上演过,给我的盐马古道之旅留下难忘的记忆。

忽然,一树金黄扑入眼帘。一棵树突兀在小区背后的花坛里,花坛前马路宽阔,马路边建筑物林立,阳光长着金色翅膀,在建筑物缝隙飞翔,停落在树上,蠕变金水,浸染绿叶。一树金黄炫目,丝丝透明的绿就像翡翠,雍容华贵,流泻一地温暖。

站在树前,目光融在一树金黄里,车站醒目的广告牌模糊。

柔情漫溢冬晨,昨夜梦中的树举着一树金黄,从古镇悠悠的三弦声里向我走来。阳光照着四合院,金花阿鹏专注地雕刻木窗花。广场上,老阿妈唱起山歌,老阿爸弹响三弦。脱离墙拐角羁绊,我向着山歌靠近,却惊呆在不期而遇的视线里。你站在一树金黄下,飘逸的发带着没有融化的雪花搭在肩上,双眼睿智犹如鹰目,正如当年的神态,记忆中瘦削的脸庞变得白净红润,天庭饱满里找不到一丝怜惜,饱经岁月侵蚀的脸开满

向日葵般的温暖。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一首歌在肚子里滚来滚去,却无 法发出声。想打开相机镜头盖,怎么也打不开。想抓拍老阿妈 倾情唱歌的神情,拍下老阿爸弹着三弦时骨节突出的手,相机 不听指挥,镜头一片灰白。

脖颈上挂着相机,你微笑在一地阳光里,安稳地站成一棵 金黄的树……

风携带一树金黄,从昨夜的梦里走来,漫流熟悉的气息。

"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 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方寸语形骸,吾应不负尔。"南方 冬晨和暖,一树金黄让我想念北方飘舞的雪。吟咏白居易的诗句, 恍惚见你笑容可掬在一树金黄里,长发上的雪花点点消融。

诗情灌浆,似乎有泪流,眼眶却干裂得犹如百年一遇的干旱。 曾在冬至,枕着江涛,数着满天星星,遥听北方下雪,坚 信雪是醒着的水;曾在碧罗雪山峰巅,面对接天连地的石头, 吟咏藏荷时节刻下的诗歌,山神佐证,信念行走在大地上犹如 会走路的阳光。

不曾这样失望过,当誓言离开神灵守护,最后一块净土沉 沦欲望的河流,忠贞遭到亵渎,蛊毒侵入城堡,懦弱是最好的 逃遁方式,消沉是绝望的书写。心处不平,承载不了翻手浮云 覆手有雨,大江一怒,人生从此逆水行舟,箭矢满船。

走过沼泽,取出种在地里的种子,青苔缠裹嫩芽,任时光漂流。 风找到掉落山皱褶里的翅膀,蘸着清辉冷月,吹响多年不曾吹奏的箫。雨找到躲在云朵里的树,甘霖注入树根,枯竭的生命 长出一线生机。篝火熊熊,谁在野地里画着地老天荒?谁在高山湖畔点燃火把? 躬耕一块园地,在小木屋周边种满向日葵,不曾料想,暖暖的期盼长成一棵金黄的树。贪嗔痴怨,使人性缺陷,善与恶交织日子。雪山沉寂,捕鹰人在火塘边讲述驯鹰往事。山寨敲响羊皮鼓,巫师念起咒语,神树摇头晃脑,灵魂还没走出山冈,只因潜意识里的一点点温暖,迷失的影子一步三回头。

有时,人生无以突围,禅院钟声悠悠,无处问道。

昨夜的梦让迷醉一树金黄的我眼皮浮肿,双眼布满红丝,防晒霜和隔离霜难以掩盖憔悴。清晨中的一树金黄却是让我由衷地喜悦了,耳畔响起山歌"牵心索,把我牵到你跟前"。这个冬季,就像仗义的哥们,不曾在我的世界里下雪,却也是个粗心的哥们,不曾留意到往年的雪在我的心灵结茧成冰,只有这一树处在晨风中的金黄,善解人意,融化心灵上的冰块,化为眼眸流动的水。

"阿小妹,孩子弹到你门前……"古镇歌声从滇西流向滇中, 流淌南高原。诗情由南向北潜行,文字就像精灵,荡着阳光秋千, 正如这一树金黄,感动读晨景的人。

冬天藏在候鸟的翅膀里, 你在风景深处。

晨风不忍心鼓动翅膀,唯恐惊扰穿行高楼间的阳光。依依 难舍地离开金黄的树,赶往北市区车场,我在不属于自己的一 座城市里奔波,心就像一朵向日葵,长在一树金黄里。

驻足在你的博客里

放逐灵魂自由流浪,顺着歌声驻足在你的博客里。高楼大 厦的缝隙有我蜗居空间,不断向天空放飞桀骜不驯的思想。掬 起一把文字,不打算藏着坚强背后的孤独和软弱,也不打算藏 着心灵深处的欢笑和苦涩。

羁旅没有明月相伴,星星璀璨,山川搭盖帐篷。坐在碧罗 雪山峰巅,静读万物有灵,那些看不见的水,幸福盈满掌心。 左边是风,右边也是风,唱着有关三星的歌谣。

滇西北唱响盐马情歌,红土地疯长忠贞,醉在酒香里,容不下乌鸦丧气的话语。滇中赏月,鼓动双翼飞翔。怒江大峡谷养育的女儿,有山的坚韧和淳朴,有水的柔情和绵长,有天空的包容和鹰飞的高度,也有杜鹃花的眼泪和小草的暗伤,还有老黄牛的隐忍和任劳任怨。人在路上,经受风雨磨砺,渐生斩除心魔的能力。

你的文字带给我温暖和依恋,你的情怀带引我走向高远和 开阔。潜伏在你的博客里,我像醉酒的山里人,无拘无束地唱 起白族那马人支系歌谣:

三星么打补尼舌, 喔搭尼湿牙; 三星明旺尼擂啦, 谷提心 吴耍拉搭…… 澜沧江东岸一个不显眼的农家小院,我结束了对一位国民 党起义老兵的采访,正要与在院坝里乘凉闲聊的阿阪姐和女主 人打招呼,却被对面的景致深深吸引:一颗明亮的星星挂在蓝 色天幕上,碧罗雪山剪影黑得冷峻,星星发出一束束强劲有力 的银白冷光,就像探照灯巡视澜沧江峡谷,别的星星和村寨灯 光黯然失色。

这是三星。阿阪姐说,三星是离得最近的三颗星,在一条 直线上同升同落,我们看到的星星是三星中末尾的一颗,另外 两颗星星已经落入碧罗雪山胸怀里了。阿阪姐和女主人互相补 充着给我唱起了有关三星的白族那马人支系歌谣。唱完后她们 翻译道:三星一个跟一个去了,我跟着你去;三星一个跟一个 落了,姊妹真心话说不完。

那马人姐妹唱给我的歌谣,正是我驻足在你的博客里唱响的歌谣。

滇西北盐马古道沉淀的厚重文化,引得我循着当年的马蹄 印迹行走,深切感受和领会怒江人文精神。我想到三星落脚的 地方看看,想翻越碧罗雪山,走一走当年的鸟道,这条被居住 在怒江两岸的各族人民喻为"死亡之道"的盐马古道。听了那 马人姐妹唱的有关三星的歌谣后,我去了猴子岩村,这个坐落 在碧罗雪山脚趾上的傈僳族小村寨,只有12户人家。在一位村 民带路下,我们翻越碧罗雪山。盘坐在碧罗雪山峰巅听石语, 我犹如一尊神。风口离我不远,时辰正是起风刮起漫天飞石的 时候,我不知道远远地蹲在矮状杜鹃旁的向导,心提到了嗓 子眼。

从碧罗雪山返回猴子岩村,向导啧啧称奇,说起风时雪山 峰巅没有风,这是奇迹。我问他看到"会走路的光圈"了么? 他说没有。我默默地望向碧罗雪山,由衷感谢碧罗雪山神扎住 风口的袋子,护佑我在雪山峰巅自由行走。"会走路的光圈" 是碧罗雪山神对我的祝福······

骨子里流淌对文字的痴情和热爱,我像个孩子般对你讷讷 盐马古道之旅。对镜梳妆,青丝如雪,有点淡淡的伤感,光阴 不饶人。整理寄往北京城的表格,失眠在过往的风里。人在前 行中不断成长,心在迷情里不断成熟。无论是风或是霜,无论 是阳光或是雨露,我不再打算把自己与收割季节孤立。

驻足在你的博客里,允许思维停顿,允许思维泛滥。耳畔 流淌喜多郎的音乐,没有喷薄疾书,没有忧郁倾诉,没有伤心落泪。 我是一名潜水者,潜伏在你的思想里,在你眼光不曾留意的角落, 静静地感受一方脉息,默默地融入一方血流,淡淡地领悟一方 人文。





听 恋

静夜听禅曲,心境旷达凄清。与文友解读禅曲,感悟之余, 拿笔记载些许感受。佛云:放下……

一、随缘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静夜读李璟的《山花子》,家国没落的愁绪,让我心伤感,不知远方的文友袁帆怎样了?

生活重压让丈夫颓废,而孩子智障让袁帆的母爱藏着痛,但她用歌声捧起生命的美好,用关爱竖起亲情的尊严,用坚强 抒写女人的自尊。没有生活的自由空间,袁帆拥有精神乐园, 进入不惑之年的她,文章绽放青春般迷人风采,文字唱和滋生 精神之恋,使得她那苦瓜般的日子有了亮色,谁知竟会招致丈 夫毒打!

文友的尴尬人生令我同情。漫无目的读诗词,词人的愁郁加重我的苦闷。夜色重重,隐隐约约传来江涛声。我合上诗词集,点开百度音乐,随手输入"听恋",生活禅曲让灵魂问道。

"情似烟轻,我禅心修佛性……"我是愚钝之人,不修佛缘,不学佛学,必然悟不了佛德清净。《禅院钟声》的旋律,敲木鱼之人的情怨,让我不忍听。生活在和平环境里,家国愁绪离得远,而活在困苦中的袁帆的精神之恋引我共鸣。那个用棍棒把袁帆打得遍体鳞伤的男人,仅仅因为"丈夫"的合法地位,企图扼杀她的心灵,理直气壮剥夺她的精神家园,只会把她的心打跑到爱的召唤面前。精神寄托,灵魂合一,我想这份没有肉欲的爱,是平等的,也是对人性的尊重,任何人无权剥夺!可是我无法安慰袁帆,也不知从何安慰,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在袁帆的现实生活中,只能说是自欺欺人,自我寻找解脱罢了。

擦肩而过的缘分,佛前修炼 500 年而得,每天心跳的注视, 佛前修炼千年而得,可是佛却说:"放下!"

"我们不是佛,当真爱出现的时候,谁也逃避不了。"静夜 问佛法,我悲哀地想。

由彼及此,袁帆的遭遇,让我不由对身边朝暮相伴的夫君心生感激。家族遭遇苦难,当我用文字寄托感情,当我与陌生人语聊发泄痛苦,当我背起摄影包徒步盐马古道,当我看图作文写下情真意切的文字……夫君宽容地笑着在我耳边轻语:"只要你快乐!"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爱的包容,如果没有我的自由空间和精神乐园,我还能写得出以情动人的文字么?夫君情真意切的守护,只会让我倍加珍惜与他朝夕相随的时光。

欣赏景致,爱在延伸,我在他人风景里,他人在我的风景里。 同道共鸣,由衷欣赏有才华的人,敬重朋友的山水寄情,却困顿于人言可畏……袁帆,让我牵挂!

从滇西北到滇中,带着大江畔的忧思,我在翠湖漫步,鸥 翼抚慰不了失落。 冬日的翠湖没有绿柳依依,难觅残荷身影。徘徊莲花禅院 紧闭的大门旁,"十亩荷花鱼世界,半城杨柳佛楼台",反复吟咏门联,玉兰花下反思,恍然大悟。写文字的人应胸藏大爱, 不陷于小家碧玉的小爱,唯有这样,笔下才有大气感人的文字。

由手风琴、笛子、萨克斯、手鼓等伴奏的合唱,率性而为。 发自心灵的音符感染人,游人不断加入合唱团里,男女老少都有。 我的歌唱犹如一滴水落入大海,在人群里毫不起眼。我自由自 在地放声高歌,毫无故作,心事在歌唱中一点一点释然。

"放下!"我突然体会到佛的禅语,原来是一种心境的释怀。 离开合唱团时,我的步履轻捷,抬头望,但见云从塔楼高 翘的角檐生发,犹如千手观音的手,形态各异。天蓝蓝,心也 如蓝色般宁静。

学会珍惜,也要学会放下。只有放下,才不再为爱的错失痛苦,也不再为感恩背上心灵负荷。相濡以沫的感情或许缺少同道的 共鸣,却让漂泊的心灵拥有一块安宁的栖息地,相互间理解使 得贫乏的生活变得富有。

我只想对袁帆说,爱没有错,当家成为牢笼时,请别让精神也成为他人的奴隶。我还想对袁帆说,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爱,感情的经营,要学会放风筝。

一切皆有因果,凡事随缘。

二、孤月听沙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尔心头。 人人有座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修。"当听到《生活禅曲》里这样的歌词时,我 不由想起了无言 - 邓的摄影作品《孤月听沙》。

好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让人心生共鸣的同时,总想做点什么,写篇读后感?画一幅画?出门拍片?我就是一位喜欢用文字写下感想的人。

无言的摄影,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透过视觉欣赏,让人心生遐想,所以,对他的摄影,不是"欣赏"二字所概括了的,只能用"读"来表达内心感受。《孤月听沙》是其坝上深秋系列摄影作品中的一幅。银灰的天幕挂着一轮明月,山坡上一棵白桦伸开树枝,偏头向圆月倾诉什么,泛白的树干犹如坦露的心胸。无言拍摄这幅作品时正好是中秋节,摄影作品给人的初步印象是孤清,如果细细观赏,就被其深远意境打动。

坝上深秋的清冷是怎样的清冷?一位摄影师独自坐在山坡上,沐浴银辉,面对一棵白桦树无语。中秋夜,月光落地的声音,或许让他听到了黑土地的心跳。旷达的心境如天宇中的孤月,风吹沙动,引发塞外古战场的怀思以及对今日草原被风沙化的忧虑。《孤月听沙》是无言的坝上中秋感怀,让人触摸其心灵,只有安静在山野中的人,才有内心的淡然表白和灵魂的叩问。

无言的坝上深秋系列摄影作品,其实是白桦的语言,这个耐严寒的落叶乔木,将号称"京北第一草原"的坝上之秋装点得绚丽多彩。随着他的镜头,你可以感受秋的浓烈,橘红的白桦树林,正是仲秋遗留的痕迹;荒草萋萋的草地,牵马走过的旅者,让人不由感慨"天凉好个秋";翠绿的湖泊,湖畔木屋,蓝色的天,坝上童话王国恍然是梦;银白的树干,孤零零地立在黑色的土地上,与远方朦胧的树影默默对望,守候着一份久远的爱情;烟雾朦胧的白桦林,骑马隐没林深处的汉子,不知何处的蒙古包是他的归宿;白骨般的残枝,白桦无声控诉……

无言的坝上深秋行,多视角地表达了坝上之美,而美的表达是 冷峻的。

都说文如其人,摄影也如此,摄影作品可以说是一位摄影师内心的审美体现。"冷峻",这就是我读无言许多摄影作品后对他本人的印象。曾记得他在香格里拉的一组摄影作品文字,人在山水写意里的内心独白,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结束语,让欣赏者的心陡然旷远。

人人心中有个佛!

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孤月听沙》,皆因无言对山水的痴情 和对摄影的喜爱感染了我。霞衣是笨拙之人,文字不能灵动地 表达内心的感受,但情怀的感召足见无言摄影的魅力。

中秋节的夜晚,正是阖家团圆之时,有几人为了摄影,跑到千里之外的坝上森冷夜色里赏月呢?每当背起摄影包上路,又有谁能理解这所谓的古怪举动呢?欣赏摄影师优美的摄影作品,又有几人能读懂图片背后的辛苦呢?

与文友探讨禅曲寓意,文友说"执着"是禅之大忌。我却 固执地认为,因为有爱和痴、迷,人才会执着,而这"执着", 其前提只有胸藏大爱,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放下"。

一时心境一时雨,欣赏摄影作品也如此。我曾在枫叶红时节写过《孤月听沙》,尽管用热情的语言堆砌了火炉般的温度,内心却是冰冷伤感的。而今,在冬雪天气里,冒着严寒,我再次读《孤月听沙》,禅曲嵌入感想里。常在摄影作品的大气里游走,心态渐渐被大气的胸怀潜移默化,无言摄影作品予我如是,众多摄友的大气作品予我也如是。

摄影予无言,可以说是他心中的灵山塔。他之所以赢得我的敬重,也是他在灵山塔下修的结果。

《孤月听沙》,每次打开无言的这幅摄影作品,我就会感到 心灵被月光包裹的感动……捧起月光落地的声音,唯愿人与人 之间多一分理解。

三、高原语言

"去爱吧,像不曾受过一次伤一样!跳舞吧,像独自在旷野一样!唱歌吧,像没有任何人聆听一样!工作吧,像不需要钱一样!拍摄吧,像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一样!生活吧,像今天是世界末日一样!"

随风远行的摄影博客自我介绍,其告自激情飞扬,让我想起了他曾经在我常驻足的文学网站上送给我的礼物:雪地上不断延伸的车辙,蓝天白云在前方招手,甘地藏族阿妈摇动的经筒,高冈上猎猎飘动的经幡,寺院喇嘛的诵经……他说这就是他的高原语言。甘南的人文地理风光,随风远行用足迹丈量,我记住了拉卜楞寺、则岔石林、甘南草原、腊子口、八角城遗址等。我感动于他对摄影的赤诚,珍藏他那不经意的亲切呼唤"霞",欣赏他骨子里固有的北方人豪爽。

我涉足数码摄影领域纯属偶然,那是为了写作游记散文集《盐马古道》的需要。我与随风远行的互相欣赏,也是跋涉路上的共鸣,他用摄影畅叙甘肃大地汇集的丝绸之路文化、黄河文化和民族文化,我用文字向世人介绍地处滇西北的怒江大峡谷盐马古道文化。

随风远行,诗意的名字,行摄路上谱写虔诚! 我之所以记住甘南,是他用摄影作品详细记载了甘南藏地 风光,一些难忘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藏族阿妈慈祥的眼睛,朝圣路上的虔诚,藏家寨子里匆匆的脚步,归家路上的风雪,高冈上猎猎飘扬的经幡……

通过欣赏摄影作品,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随风远行的身影:他夜宿湖畔,风吹动苇草,马在月华下悠然吃着草;腾格里沙漠,他独自在月亮湖守候天鹅,三脚架和相机在霞光里无言述说他的情怀,枕波天鹅湖,夜听天鹅翅膀击打水面的声音,他用心灵掬起天鹅"嘎、嘎"的叫声;额济纳怪树林,秋色浓烈,一片金黄里胡杨"陈尸"遍野,似乎这里刚发生过一场恶仗,历史典故伴随着风吹沙动向他扑面而来;梦柯冰川垭口,他面对优美山川,情不自禁敞开胸怀拥抱冰冷的风雪;黑城的神秘、敦煌的丹霞地貌、祁连山风光……

随风远行的高原语言丰富优美,其实这西部语言,不仅仅是西部之旅的记载,包含了太多内涵,而这"内涵",是他行摄的象征,是他追梦的标志,是他的执着和爱情的敞露,也是他对山水的痴情和迷醉的心痕。

作为一位摄影家,当人到中年时重游故地,有谁会有随风远行这样动人的记忆感受:"十九岁那年,一个狂热的油画爱好者背着画架拎着油画箱怀着对艺术的梦想冒雨来到塔尔寺,在一周时间里画了二十余幅油画写生,那时的塔尔寺周边好像没有店铺之类,当天画完没有干的画布只得钉在周边老乡家的墙上,说好过几天过来拿,由于分散在好多家自己都搞不清了以至于最后收画时好像少了一两幅……背着最后一张湿油画游荡在西宁的街道上,背后不时有人跟着看……"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在省城的夜里 听禅曲,我的心头掠过随风远行的摄影作品。人在处世里不断 成熟的同时也不断结识真正的朋友,尽管经济发达的社会避免 不了有人用金钱和权力衡量真诚,但人与人之间依然有纯净明 朗的温情地盘。草根之民霞衣与知己朋友畅谈,即使盘腿坐地, 就着红薯白开水,也会心满意足,胜过灯红酒绿的虚假应酬, 随风远行正是这样能跟霞衣盘腿坐地畅谈的人。

读一个人的摄影作品,我欣赏得更多的是图片背后的摄影 者本人,随风远行的淡泊明志,随风远行的快乐和知足,随风 远行的艰辛和孤独,我在一隅静静旁观,同时小心翼翼护佑行 摄路上结下的一份友谊。

2009年国庆长假,远在南方工作的四位胞兄弟回到兰州,与随风远行聚会老屋,五弟兄的自驾之旅重温了随风远行的高原语言,我再次看到五彩的经幡,如华盖将天地万物笼罩在祝福里。秋色怡人,随风远行拿着相机在白桦林里对着我微笑,眼眸闪烁快乐,像孩子般明净。五弟兄抢拍景色的专注和敬业,让人心生向往。

"愿此生,行至天涯海角,尝遍酸甜苦辣,阅尽红橙黄绿……感激生命,感谢生活,感触自然,感悟人生",随风远行的内心旁白,让我感同身受。我拿起手中的茶杯,遥祝朋友一生如茶。

月华清冷,谁在高冈上放歌?谁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飙车?谁手拈一缕霞光将山壁雕刻?谁赶着羊群漫过我的梦境?

随风……远行……

四、难逃潮汐

一个自知生命如霞光般短暂的女人,一个只想让短暂的人 生如霞光般美丽的女人,灵与身躯的罅隙,昼夜难逃潮汐。文 字让她发泄,文字让她问道,文字让她修身养性。

霞衣,她怎么自己写起自己来了?

敲打文字的人游离身躯,用一双审视的眼睛,挑剔而又冷峻地面对一颗灵魂。霞衣是怎样的女人啊?将昨天反思,把今日回顾,也设计明日。她是聪慧的,但也是愚笨的;她有智慧,但缺少心机;她有文才,但没有口才;她讲诚信,但没有应对人心险恶的支招本领。

活在文字童话王国里的女人,必然在现实生活里屡屡碰壁。 不够坚强的霞衣,十多年前,其长篇小说在地方刊物连载四年 后,从文坛销声匿迹,将牵挂留给文朋诗友。可是绕了一大圈, 生活跟她开了一个大玩笑,依然将她再次推入文学的怀抱。

静夜,听着禅曲,霞衣与文字对白,自我解剖。

原以为,与你隔江相望,站成永远的桥墩,岁月将心灵蒙上灰尘,醉在孤独里,聆听地心的呼唤,触摸且紧握沾满泥土的手指;原以为,我不会活在绘画里,临摹石膏像的素描早已经化成了土,腊梅飘香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原以为,诗句唱和的日子已经从记忆一点一点抠除,泪水冲刷过后不再有文字的影子;原因为,枇杷树阴婆娑的窗前,运笔摹写柳公权书法的快乐,没有茶香的陪伴,不会有忆起的时候;原以为,背着画夹走在山沟里的安然,没有你摘的橄榄枝遮顶,再也不涉足色彩和光影的世界;原以为,把飘逸的长发剪成伙子头,心麻木在牌桌上,将美丽的裙装压在箱底,穿上与年龄不相符的灰暗

服装,灵与肉分离,就逃离了潮汐,想不到你沉入我的心海深处, 终究有浮出水面的一天。

竟然逃避不了你,那就让我恬静地与你拥抱吧。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不懂得爱情,人到中年,人生的阅历让我更加珍惜再次与你的重逢,我只能也只有尽情投入你的苦海,做好了万古不劫的心理准备。我只是一艘小船,错失了爱,但有你的包容。"虽然我有时迷航,有时会摇晃,你总能够适应我方向。我像一个小孩,撒野在你的怀中,每次情绪失控,你都耐心安慰我,虽然我不够坚强,也许会无理取闹,你都能够一直保护我……"禅曲《慈航》的旋律,正是霞衣心迹和人生的写照,也是我们恋情的胶片。

霞衣文字复出的结果,就是成集为书。书的出版带来声誉,但我厌倦应酬。阅读人心丑陋,不想被功名所累,只想沉静到内心的庙里,灵魂交给心中的佛。浮躁中制造的文字,只会是浮萍,当一阵风过后,就没有了自己的根基。

情感是炼狱,生活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必然经受情感的锻打和磨难。光与影构筑的世界,让背着画夹写生的日子复苏,那个举着橄榄枝从山坡上走来的身影,那个衣襟里藏着一枚橄榄半夜敲响门扉的问候,那个攀登峰巅只为了山水情结的呼唤……霞衣是另类女人,虽不富有,但活得快乐洒脱;虽没有貌美如花,但活得心性自由。

"霞衣,原以为你是阳春白雪,呵呵,你还是下里巴人!原以为你'高深',还是那样的'土',充满乡情!"在路上,接到来自故土的信息,霞衣不由欣慰地笑了。

云雾缭绕的碧罗雪山,积雪深处有霞衣心仪的盐马古道。 高黎贡山林海覆盖的茶马古道,有霞衣魂牵梦萦的马铃声声。 怒江、澜沧江峡谷回响的山歌,有霞衣丹心书写……云岭大地上, 走着一个又一个如霞衣一样的寻梦者。

我感恩,此生拥有文字,因此得以浪漫抒写人生;我感恩, 此生拥有文字,因此得以跟摄影结缘靓丽羁旅。

嗡嘛呢叭弥哞,放下就是幸福嗡嘛呢叭弥哞。得失只是过程……嗡嘛呢叭弥哞,不再怕路走错。嗡嘛呢叭弥哞,永远也不困惑……

三两颗星,月辉清冷。狗吠声声,乡村的夜恬静,灯光灰暗。火塘旁,床上搁着摞着补丁的被褥,墙角贴着的报纸泛黄,楼板只铺了一半,房梁被火烟熏得黑不溜秋。铁三角下燃着的柴不时爆出火星,茶壶搁在铁三角边"嘘嘘"冒气。老阿妈坐在床沿,佝偻着腰,脸干瘦起皱,像个营养不良的核桃,头帕藏不住如雪的白发。

"说什么好呢?"老阿妈挪了挪双脚,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的腿有黑斑,黑色灯芯绒布鞋套在瘦脚上,显得空荡。她拉了拉裤脚,下意识地想遮盖住腿。

雪肆虐,风"呼呼"刮着。少女打着火把到井台上背盐卤水,长衣和纽褂补着无数补丁,洗得发白无法辨认颜色,粗黑辫子搭在胸前,瓜子脸冻得通红。没钱买裤子,母亲遗留的长衣勉强遮住少女的小腿肚,身子除了胸口是热的外,冷得麻木。她把塑料布垫在木桶下,背着木桶下到井底,用瓢往木桶里舀盐卤水。背着盐卤水爬出井口,启明星在头顶闪烁,少女甩落一把清鼻涕,往手掌上开裂的伤口哈热气,绝望地问青天:"苦日子何时才熬到头?"

村庄插满红旗,歌声唱响山谷。捧着一条裤子,少女眼泪涟涟,记住了一张张亲切的笑脸以及帽檐上的红五星。走南闯北的年轻马锅头,在少女家茅屋外吹响叶笛。结婚生子起房盖屋,儿孙满堂,当年的少女步入不惑之年,却因晚辈妯娌不和,流泪送别女儿随夫远涉湘水,留下外孙,心愿母女早日团聚。为了不让外甥委屈受气,老两口另起灶与外孙生活在一起,不料女儿一去不回,老马锅头也抛下相依为命的老妻和孙子离开人世,其余子女不肯过问年老母亲的生活和外甥的学习……

一位女人酸甜苦辣的一生,在老阿妈平静的叙述里让我捧读。老阿妈感恩社会不再让她过那在盐井起早摸黑干活却穿不起裤子的日子。说到亲情,老阿妈流泪不止。尽管孙子告诉祖母,自己的母亲在湘水过得很好,老阿妈泪光涟涟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欺骗我,我的女儿我感知,她已经离我而去,不在人世三个年头了。"

孙子黯然的表情证实了老阿妈所言是事实。

我的眼角挂着泪,不知道如何安慰痛苦的老人。白发人送 黑发人的悲剧,让我的母亲在一夜间白了发,失去亲人的痛苦 曾让我痛不欲生,我知道深藏痛楚的滋味。我不知道如何帮助 眼前的这位老人,下意识地从不太鼓的包里掏出几张薄薄的票 子递给老人,深感自己力量弱小,心愿老人买一些甜食,让苦 涩的生活有些甜味。

走在乡村, 总在不经意里撞上人生悲欢离合。

盐马古道行,说不清我为何喜欢观察大树的年轮。抚摸树 桩上的纹理,思绪从古到今,从今到古,细细梳理情与爱。 慧姐姐家在小菜园立交桥附近,离我所住的地方只有半个小时的公交车路,龙泉路堵车,居然让我赴约迟到了两小时。于是在车上,我听到了一个老板的喷粪。

省城给我的印象总是步履匆匆,也许跟我来去匆匆有关。 常听人讲大城市开放,我深居峡谷,想象不了大城市开放的深度, 走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我不卑不亢,坦然展现来自乡野的亮 丽和清纯。

首次经历城市堵车,竟是如此无聊,人在车上没了脾气。 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位 50 岁出头的男子,理着平头,头发有一半 花白了,白净的脸,额上有一些浅浅的皱纹,背着一个皮包。 男子包里的手机不时唱歌,他不时掏出手机回复,脸上冒出细 细的汗珠,而我的手机不时提示有信息,于是我也不时从包里 掏出手机回复焦急询问的慧姐姐。如此狼狈,两人自然搭话 起来。

我无法将眼前平常的男子跟大老板联系在一起,这个和我一样挤公交车的男子,居然在这个城市里拥有自己的公司,且在一个中小城市里投资了上千万元建立垃圾处理厂,更玄乎的是,他还在我那以矿石著称的家乡投资了几个矿洞! 他皱着眉头告诉我,在澜沧江边的一个乡镇投资的矿洞因为矿石品位低亏本,他准备停产。见我将信将疑,他罗列出许多我所在地州的领导以及一些我所认识的人的名字。"你们那里的虫草特别好!"他由衷地赞美道。

记不得他是如何挑起话头的,有关坐台的内幕让我震惊, 从大学校园、部队,从选美到中学生,从官商勾搭到星级宾馆 总统套房内的侍女,现代翻版的妓女形成,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报纸和电台披露得多了,让我的视觉和听觉麻木,可公交车上一位素昧平生的人,仅仅因为堵车,告诉我大学校园内也有应召女的一些事情,却是我之前闻所未闻!

"你是官太太么?" 此君突然问。

我笑道: "如果我是官太太,还用得着挤公交车么?"

"呵呵,那可不一定。我是老板,就喜欢挤公交车。"他说: "从家门口坐公交车到公司,一块钱就到了,省了好多油钱。"

"时间是金钱,如此堵车,你不怕贻误商机么?"我问。

他笑而不答,却再次对我说: "看你也不过三十五六岁的 样子,论气质很像当官人的妻子。"

"按照你的理论,如果我不是官太太,恐怕人比黄花瘦,早就气病在床了。"我揶揄道。

"嗯,也是。"此君居然赞同。

他将头凑了过来,说出的话让我差一点掴他一巴掌。什么东西,什么狗屁老板,完全是人渣,一个老色鬼,怪不得妻子离开他这个"大款"!在他狗眼里,天底下的女人都是一样,为利益出卖自己,只要抛出金钱这个钓饵,就有女人咬钩!他眯缝着眼看人,看到的满是狗屎和蛆虫。他说,这个城市没有一个干净的女子,从初中生开始就没有了纯洁的少女,处女是可笑的古董,女人都是妓女,权力和金钱可以让女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他的话让我窒息,四季如春的城市美好形象,在此君的喋喋不休中倒塌,就像美味食品上飞着一只绿头苍蝇。此君恬不知耻地讲他为人拉皮条的事情。我厌恶之极,往后挪身子,塞满人的公交车居然让我找到了一丝缝隙。我扭头向一边,不再

搭理这个男子,身子尽量缩起来往后挪,与之保持距离。

省城的交通拥堵,从二环路到三环路到四环路,城市建设不断扩大,交通依然拥挤。不知道从哪里涌来这么多人,每一辆公交车都塞得满满的。

"你是去会自己的情人吧?"他眯缝着的眼睁开了,眼光贼 亮地问。

懒得搭理这个人渣,正巧小菜园立交桥到了,我匆匆下 了车。

一位打扮得体的中年女人在站牌下对着公交车焦急张望。 凭直觉,这位有气质的中年女人就是我要会面的慧姐姐。我们 同时伸出了手。

"慧姐姐!"

"霞衣!"

空气清爽。在慧姐姐家做客,让我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美丽, 正如身边这位女人的靓丽。四面墙壁是书柜,里面装满了书, 让我想象主人的博学。与慧姐姐同坐电脑前,欣赏她徒步各地 的纪录片,听着她对摄影的体会,我不由为慧姐姐的人生鼓掌!

慧姐姐从 50 岁起步摄影领域,5 年来,她的足迹遍及云南的山山水水,拍出了大量精美的摄影作品,制作了大量珍贵的纪录片。她给我播放怒江行的摄影作品和纪录片。被世人称为人神共居的丙中洛,石门关雾纱缥缈,群峰连绵。一位年轻喇嘛的葬礼正在进行。喇嘛生前爽朗的笑声、病死后安详的面孔、亲友痛哭的场景,让我想起自己在丙中洛下乡时的人和事。听慧姐姐介绍,这部纪实片子的完成历时两年。看着独自走在雪地上,背着摄影器材的娇小身影,我忍不住问道:"慧姐姐,你不怕跟死人打交道么?"她微笑答道:"我拍摄葬礼不少于

一百次,见惯了这样场面,已经无所谓了。在棺材旁转来转去, 近距离拍摄死人,我这才是真正的跟死亡打交道。"

我再次徒步盐马古道,与首次徒步盐马古道间隔短短的两年时间,就有4位采访过的马锅头相继辞世。跟年老的马锅头打交道,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跟死神抢时间。二十多天的徒步采访结果,我莫名其妙地感到累,这样的累来自心灵,好几个月也不愿拿笔写文字。

相遇相知的两个女人,没有感慨已经步入中年。季节的风穿过年轮,我们依然年轻!

慧姐姐指着电脑荧屏上一位拿着土锅的花腰傣老人,说道, 我拍摄后不到半年,这位老奶奶去世了,而今这个村庄,再也 找不到原来的土坯房模样,现已全是水泥楼房……听着优美的 葫芦丝乐曲,面对老奶奶慈祥的笑容,我对慧姐姐肃然起敬, 她拍摄民俗民风,用摄影作品再现人文,她抢救民族文化,无 私奉献的精神与快乐的情怀,引我共鸣。

从我的抽作《盐马古道》到八十多年前艾芜的《南行记》, 再到藏族作家阿来继《尘埃落定》后的新作《空山》,慧姐姐 推心置腹地跟我说了许多。不知不觉时间已晚,我恋恋不舍地 告别慧姐姐。

"留一点遗憾,才有相聚的理由。"

同样的城市,不一样的人生。年轮旋起浪花,有的在记忆 里留痕,有的不着痕迹。

爱在人生

打开车符先生的摄影作品《深情地呼唤》,作品标签的一句话让我怦然心动: "一摄影师在拍浪潮时,深情地呼唤他的妻子,告诉她小心别让潮水打湿了衣裳。"低矮的云层,触手可及的地平线,红色的礁石、黑色的海水,海滩及一抹吝啬的光照,回头叮嘱的摄影师剪影,远处背着包伫立在大海边的妻子背影,空旷的海滩皆因这深情呼唤充满了温馨,深深打动欣赏这幅摄影作品的人。

车符先生答复读者的回帖时说,根据气象台预报当天下午三点钟,是当地当年最大的天文大潮,很多摄友架好相机,等候大潮到来,结果一直等到5点也只见到4米多的浪高,往年的大潮有10米左右。画面中的摄友是我的一个朋友罗老师,他当心妻子被潮水打湿,大声呼喊,因距离较远,潮水拍打海岸的声音很大,他妻子听不清楚,这一过程大概有半分钟,所以拍摄时间比较充足。

摄影场所里一对夫妻平凡的举动,被摄影师车符先生摄入 镜头里,我想,定然是心有所动才促使车符先生拍下了这动人 的场面。

我在富和山拍摄秋景时,寒冷的秋夜,也被这样的情形感动过。同行的一位摄影师接到妻子的电话,告诉他当晚的月亮

特殊,人的肉眼可以看到月亮的影子。摄影师激动地抓起相机和三脚架跳到院子里,我和另一位摄影师也被感染,抓起相机和三脚架也跟着跳到院子里。其实,那晚的月亮极其普通,一弯月牙,三两颗星星,还不如我首次到富和山看到月亮顶着金色光环的夜景漂亮。但这普通的月夜,却因浸透摄影师妻子的牵挂变得特殊起来,我们的心头流淌温情。

后来在一次聚会里,我碰到这位摄影师的妻子,对她称赞道,常伴随在摄影师身边,你也关注自然奇观了,你知道么?你的那个特殊月亮的电话,让我与朋友们在富和山夜里拍摄景色的心满溢感动,这感动使得我首次在散文里提到你们夫妻,提到你对痴迷摄影的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她笑着说,你不知道我的丈夫对摄影痴迷到何种地步,正在吃着饭,他说晚霞好美,会有彩虹,丢下碗筷,抓起相机和三脚架就往楼顶上跑,他对光线非常敏感,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习以为常。我由衷感叹,你真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摄影师有你这样的妻子,是福气!

摄影作品《深情地呼唤》,让我想象当时的情景,大潮来临,妻子担忧守候在大海边捕捉大潮的摄影师丈夫安全,于是陪伴在他身边,顶着烈日,无怨无悔地与丈夫共同等候那惊心动魄的瞬间,期盼丈夫能拍得好片。漫长的等待,妻子禁不住大海景致的诱惑,离丈夫不远观看海景,丈夫牵挂妻子,不时回头大声叮嘱……相濡以沫的感情,虽没有惊人的海潮,却正如大海的波纹,一波涌叠着一波,经久不息。顺着摄影师深情的目光,我们看到地平线上穿透云层的光,犹如天使扇动的双翼。

人生难免有暗礁和恶浪,只要怀揣真挚情感,人就变得异常坚强。爱情、友情和亲情,使得人生丰富多彩。试想,一个 人若活在没有感情的世界里,会是怎样的孤独和寂寞,人生也 会枯燥乏味,而人间也将是一座没有温暖可言的冰山。

不经历摄影的人,很难理解摄影的艰辛。摄影是用光说话的,为了守候一束光,摄影人冒着凛冽的风寒等候晨曦的到来,转移摄影场所不惜一天三四十里的急行军,徒步山水时风餐露宿,节假日里别妻离子独自在旷野忍受孤寒……每一幅摄影作品,其背后的故事,让人捧读摄影师情怀。

心心相印是一首动人的诗歌,车符先生的摄影作品《深情地呼唤》,令人品读再三,难以释怀。

我首次跟摄友们出门拍摄风景,正值元宵节。为了捕捉夕阳西下的红土地景色,我们回家晚了。一路上,有位摄友的妻子电话不断,你们到了哪儿?做丈夫的就回答,到了我们拍摄××的地方。我惊讶极了,这才知道,这是一对同道夫妻,常一起出门摄影,他们还曾穿越碧罗雪山。可就这么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最终成了陌路人,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为何分手。

艺无止境,爱无止涯。无论何种感情,都需用两双手精心 经营和两颗心共同构筑。理解和信任,是爱的肥料。浮躁时代 需要深情呼唤,尘世劳累的心需要柔情抚慰。欣赏车符先生的 摄影作品《深情地呼唤》,一时感动提笔记之。

一位作家的老屋情结

2010年暑假,我到省城探亲,与旧朋新友聚会,想不到在 水山兄弟家里见到老作家张旗老师。一席长谈,张老师的博学 和平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认识张旗老师,是他的散文集《半缘居记》搭的媒。就在赴昆前一年,怒江州摄影家协会顾问刘伯龙先生郑重其事地向我推荐阅读《半缘居记》,盛赞张旗老师的散文之美。从刘老先生手里接过书,我随手翻开扉页看作者简介,看到张旗老师为刘老先生题词共勉的一段话,心念一动:"心中有道时时乐,眼底无尘时时清。"

我的书桌和床边堆满了要看的书,电脑里的书稿等着修改。 我将《半缘居记》放在床边要读的书最上头,每晚入睡前随手 翻开读上两篇。张老师的散文大都记载了他在大理宾川的生活 足迹,抒发其浓郁的乡土情结以及读书杂识,宾川的风土人文 通过他的文字向我走来。不事雕琢,敞开心扉,安详的叙述不 知不觉感染人。

广袤的原野孕育张老师源源不尽的创作源泉,淳朴的乡野 滋养张老师滔滔不息的创作激情。我尤其对他的有关老屋文字 记忆深刻,农家小院贮藏的深情引我向往。

《老屋和它的窗》,许多乡间成规陋俗改变了,唯独"黑屋

亮灶房"的规矩没有改变,目不识丁的父亲,传授给孩子不外 平就是农把式的经验,希望孩子不远离老屋,"满腹的文章充 不了饥"。但孩子,通过老屋那小小的窗透进来的光线,只想 走向外面更广阔的天地,最终违背了父亲意愿,走出老屋走出 乡野,成了知识分子。父亲对孩子成了有学问的人不以为荣, 当他的孩子在动荡年代被打入另册时,说"你小子,不听话, 活该!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嘛!""他的心眼, 就像这老屋上的窗,太小了,使人难以呼吸视听。"但随即作 者感慨,那个特殊年代,父亲的话有一定道理,"打开天窗说 亮话,就该你倒霉了。""在我身处异乡蒙难糟罪的那些日子里, 当窗外不时投来一束束监视窥探的目光时,我才恍然大悟,悟 出了家乡'黑屋'的奥秘。当生活中潜伏着危机的时候,这里 需要隐瞒,需要遮掩,需要层层设防的城府和心机。有钱人家 怕露富,穷苦人家的破烂、肮脏和辛酸,怕丢人现眼。呵,家 乡屋上的那些小窗,它们不正是老一代庄稼人的心理写照么?" 世事变化,时代在发展,老屋换新颜,新居宽敞明亮的窗,是庄 稼人敞开的心扉。张老师的这篇老屋散文, 让我读之感想颇多。

谦虚的张老师,一生好学。就在水山家,他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我一时答不上来。我近来写了不少文字,也读了一些书,但杂得很,有名著,也有校园文学,更多的是民俗方面的书,也有文友的著作和网络文章,但记忆里留下的不多。张老师爽朗地笑了起来,给我们讲他的读书感受,并告知他最近在读的外国名著。老人家的读书心得,让我想起了《半缘居记》里他的观点,文章读真不读伪,"一位真正的作家,把他生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转化成了文字,读者是能掂量出这种文字的分量的,这些文字都是作家沉甸甸的生命足音。"他认为,善读书

者,要读好两本书,"既要开掘古今中外经典读本的思想资源, 又要阅读现实生活这本无字的大书。"

我回到怒江后,一日与水山兄弟闲聊,他告知我正在读着一本书,是张老师推荐的。我的眼前,挥不开张老师散文集给我的意象:乡村小院,孩子依着墙脚苦读;面对堂屋和卧室墙壁上极小的窗,好奇地探究老一辈人盖屋时为何不把窗放大些;讲桌前抑扬顿挫的授课,荷锄躬耕后园……

不久,水山兄弟告诉我,张老师从省城回了宾川老屋,行 李里只有电脑,上了年纪的他,要在老屋里学使用电脑。

慈善的张老师,弟子满天下,谦虚好学的品格,一生为师表。 细心的水山兄弟给我快件寄来了张旗老师的《半缘居记》, 我不由感慨,有缘的,总会聚首。我的藏书柜里,终于有了散 文集《半缘居记》,这本我早已读过的书!

我的老师

花白的头发,眼镜后一双慈祥的眼……看着台上发言的叶老师几次停顿下来,声音有点发噎,那幅"营盘学子祝贺叶金山老师支边执教四十年联欢会"的大红布标,在我的眼前模糊了起来。

一九五八年八月,澜沧江畔营盘街,一位年轻小伙子站在夏阳下,细细打量杨玉科将军爵府遗留的照壁,他就是叶金山老师,年仅20岁的他从丽江师范毕业后分配到营盘完小任教,担任校区总辅导员。这位来自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年轻人,从自古以来就以"泉潭之乡""鱼米之乡"著称的家乡来到贫瘠的澜沧江峡谷,一待就是二十四年,直到调入兰坪县教育局工作,支教四十年后退休,67岁高龄时才离开兰坪县,到怒江州府六库城与儿子生活在一起。

我不知道,叶老师踏遍营盘山山水水,所走的路程有多长,但我知道,失学的孩子又回到了校园,乡村夜话至今还在数说叶老师家访的情景有多美;我不知道,一家三代人都是同一位老师的学生该是怎样的感慨,但我知道,发自肺腑的呼唤"老师父亲",一代传承一代的情感有多重;我不知道,须发皆白的叶老师翻看当年的照片时是怎样的心情,但我知道,来自怒江各条战线的学子喜讯频传时,从心湖上荡漾到眉宇间的宽慰

有多深 ……

沉积心中的情感,让我执笔写这篇文字时,竟不知道从何落墨,零星记下自己所知晓的叶老师足迹。从出任营盘校区革委会主任、营盘中学校长兼校区校长到兰坪县文教局以及教育局副局长、局党组书记、教育局党总支书记,叶老师的履历见证营盘镇乃至兰坪县教育的历史。

20 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一群年轻的营盘小学老师,教学之余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在营盘区文艺演出颇受好评,被县领导邀请到兰坪县城专场演出,可是这群年轻的老师被人诬为搞反革命活动,叶老师等人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人生波折并没有让叶老师改变对兰坪教育事业的热爱,他依然痴迷地把精力投入到教育教学中去,两年才回老家一次。他是学生们的好老师好父亲,却不是妻子的好丈夫儿女的好父亲。他没有领导架子,身先士卒,带领师生勤工俭学,用劳动所得换回书籍充实营盘中学图书馆。兰坪新华书店的老员工告诉我,叶校长叮嘱书店,每来一种书给营盘中学留两本,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坐着马车亲自来拉书。颠簸在营盘和兰坪县城间的土公路上,赶着马车拉着书的叶老师眉宇间荡漾喜悦,他就这样燕子筑巢般把营盘中学图书馆建立起来,因为藏书丰富,营盘中学图书馆在当时传为美谈。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自己坐在宽敞明亮的营盘中学图书馆读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集,首次接触世界名著时,那从心灵上流淌的愉悦无法言说。可惜,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叶老师调离后,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特殊历史时期,身为学区负责人的叶老师没有明哲保身,他对手下的教师是爱护的,对教学骨干是重用的。营盘中学的一位老师,因为成分不好思想顾忌大,叶老师对他说: "你不

要怕,教书育人,放开胆子干,我在你后面顶着哩!"这位老师在叶老师的鼓励下,放开手脚教书,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

"无木不成秀,将秀白改成秀柏",当学子谈起叶老师给自己改名的情景;不顾澜沧江水淹到胸脯前,拿着竹杠只顾在礁石间戳,希望能找到那被江水冲走的花衣裳,当学子谈起困难时期叶老师为自己寻找被江水冲走的衣服;"困难不怕,只要自己有勇气坚持",当学子谈起叶老师为学生支付学杂费,把新的文具盒给了学生,却默默地为自己的孩子修补掉色的文具盒;好奇地抚摸叶老师从海南开会带回来的珊瑚,难忘老师耐心讲解时那慈祥的目光……学子们动人的讲述,不需要言语修饰,那是记忆长河里最美的心声。

叶老师在各种场合讲话稿多,但没有一份保存下来,他的 荣誉很多,但他忘记得一干二净,他心里只有学生,只有工作。 他在兰坪县教育局当副局长时,还兼任县招生办主任一职,我 当时在州教育局工作,去拜访来州府给考生投档的叶老师,叶 老师一如既往地忙碌,那吃苦耐劳、勤恳敬业的精神,留给我 很深的印象。

叶老师退休后,还在兰坪县教育局服务了两年。离开教育局的当年,他所居住的玉泉社区成立老干支部,叶老师任支部书记,后玉泉社区居民委员会成立,他被选为社区党支部书记,作为党代会代表,出席了中共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怒江州首次召开的老有所为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

叶老师工作高调,做人低调,他的学生遍布怒江各行业, 地师级、县处级干部众多,各种优秀人物辈出,可是他却谦虚地说, 这主要靠学生的"坚持"。我在跟他闲聊时,他深情地向我讲 起了我的学姐学哥们,尤其是生活困难时期他们对学业的坚持,如数家珍地叙述让我品读一位教师的情怀。

"坚持",这是叶老师无私奉献的最好注释。叶老师对教育事业执着追求,为此付出一生而无悔,不正是"坚持"吗?叶老师的高尚情怀默默影响着学生,成就了他们对理想、事业、人生的追求,这不也正是"坚持"吗?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种情结,在第二十四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为庆祝叶老师支教四十年,举办了联欢会以及烛光晚会。这是居住在六库地区的营盘学子从心田自然生发的一次深情寄放。

家乡的一亩田

一直忙于长篇小说《枣红》出版清样的校稿,好久没去江山文学网。又一个周末,结束手头工作,突然想起小桦哥的文字。特意点开江山文学网,在网站搜索里输入"古渡",他的文集随之展露在我眼前。果然,他又发上去了一些文章。

小桦、鲁夫、古渡,都是他的笔名。现任江山文学网副站长、总编古渡是山东人,他是以漫画为主兼顾散文的自由撰稿人, 其漫画代表作《小人书》和《童年忆趣》多次获奖,散文曾获 国际大奖。我之所以喜欢叫他为小桦哥,这笔名与他的原名谐音, 更主要的是缘于他的漫画。

与小桦哥的结识交往,很大程度上是霞衣与生俱来的乡野气息。细细考究起来,颇有戏剧色彩。

文友姜姐对原创文学网的群聚点评文章兴奋不已,好心来叫我去分享。我不忍拂她的好意,临时给自己起名"小豌豆"加入Q群,成了一名潜伏者。只因看不惯有人故弄玄虚以及为无辜的作者打抱不平才挺身而出,想不到这竟成了跟江山文学网结缘的引线。

"你是男豌豆或是女豌豆?" 古渡在群里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这样问。

"男豌豆如何,女豌豆又如何?"我在惊讶之余,好奇心浓

了,不由笑问。

他认真地解释,家居菜肴中,他尤其钟情小豌豆。如果我是男的,他说话可以随意些,如果我是女的,他要尊重女士,说话不会大口马牙。

幽默风趣而又认真严谨的古渡就这样"呼啦"站在我面前。 知道古渡的真实身份是在他为我的游记散文集《盐马古道》 写下书评后,我惊讶了,这位生活在鲁西北的人,竟是我十多 年前仰慕的一位散文家,亦是《小米粒》等系列漫画的作者小桦!

十多年前,我在怒江师范学校念书。每当课余,我总喜欢 泡在图书室和阅览室看书,《散文》是我比较喜欢的杂志之一。 有一天,我无意中读到《别了,我的小卜哨》,对越自卫还击 战硝烟弥漫里诞生和毁灭的纯美爱情,让我记住了军人的情怀 和傣家小卜哨的痴情,优美的散文笔触让我记住了作者。不久, 我又再次读到《梦中的萤火虫》,散文情节的感人自不必说, 这位用文字打动我的曾经的战地记者,用流水深情,把军人血 肉丰满的内心世界呈献给世人。谁是最可爱的人?我想,世上 最美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军人的可爱。

两篇散文对我的影响,使得我一到阅览室就习惯地找最新 出版的《散文》看。翻开散发油墨芳香的杂志,我首先在目录 急切寻找战地记者名字,希望再次与心仪的文字接触。

我一直偏爱理科,居里夫人是我唯一崇拜的偶像,可走上 社会工作后的我与实验室无缘,却成了一名文字工作者。那个 用《别了,我的小卜哨》《梦中的萤火虫》两篇散文影响我的 战地记者,也渐渐从我的视野里淡出。我的梦境,不全是青黑 天幕下漫飞的萤火虫,更多的时候是月色撩人,眼泪汪结的月 亮湖畔响着天籁的歌声。 在中师校园时光里曾选修过绘画的我,对漫画青睐有加。 我做梦也想不到,历经生活风波的人,再次坐在州图书馆阅览 室翻阅漫画杂志,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资金订购漫画杂志,脑 海里难以拂去的《童年趣事》和《小米粒》系列漫画,作者居 然就是当年我念念不忘的战地记者!

随着时光流逝,战地记者的名字从我的记忆里模糊,但我能复述出让记忆深刻的两篇散文的大致内容,所以初识古渡,居然没能将他与记忆中两篇散文的作者联系起来。游记散文集《盐马古道》唤醒了当年的战地记者的云南情结,而我,也在他的江山文集里,透过文字零星知道他的一些情况。

从部队转业后,他在一个部门担任一官半职,尽管脱下军装,但难以褪去军人正直的本色,好打抱不平的他为此得罪人。后来他辞职下海,不会游泳的人到学会游泳,其中的滋味难以言说。之后,他就成了"坐家",稿子和笔是他唯一的武器,他安静地写了不知其数的文章,同时,也拿起画笔,开始漫画人生。

小桦哥的审美是善良的,也是智慧的。人到中年的他,其 散文已经成熟,有时让我无可挑剔。他的散文语言诙谐幽默, 嬉笑怒骂挥洒自如,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其小说亦有其散文 之风。

追梦文学园地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亩地。小桦哥的一亩地,一直被他经营成一道亮丽的风景。他有大家风范,谦和地与各地文友交流,热心地鼓励从眼前经过的文学爱好者。嗜书如命的小桦哥,对自己看似随意的文章要求其实非常苛刻。他的触角是敏感的,鞭挞假丑恶毫不含糊。他一直在修改着自己的长篇小说,好像钻入牛角尖,越修改越跟自己过不去。我非常理解他的辛苦,不是么?我也是几次修改长篇小说《枣红》,越

修改越跟自己过不去。每当与小桦哥交流,听到他说在修改长篇, 其严谨的创作态度,让我想起贾岛诗句"僧敲月下门"的典故。

因了小桦哥的漫画,我无意间欣赏到一位来自京城的漫画家作品。两相比较,我依然喜欢小桦哥的漫画。可是小桦哥却盛赞北京漫画家的才气和敏锐的观察力,坦陈自己的漫画存在的缺点。在他看来自己漫画的缺点,在我眼里那不是缺点,只是漫画和文章一样,有个人的足迹,成功的画家和作家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线条和语言表达。

立足家乡,在文学园地耕耘自己的一亩地,听着布谷催耕声, 我会有力不从心的焦急和烦躁,每当这时,小桦哥就会对我说: "别急,慢慢来。"未经严冬寒,哪有梅花香!小桦哥所说的"慢慢来",我想寓意也大致如此。

经营家乡的一亩田,小桦哥成了榜样。但愿将来,我所经营的一亩地上,辛勤的汗水浇灌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实,正如小桦哥为霞衣的游记散文集《盐马古道》写下的书评《迎面吹来凉爽的风》开篇所言:"她的Q名叫小豌豆。这名字可爱,让人一下就联想起豌豆那圆鼓鼓胖乎乎怀着一腔香气绷着小嘴故作严肃的样子。还有初夏时节,那满山遍野的泛着青绿的白色豌豆花儿摇曳风中,一串串似粉蝶欲飞,随风散出甜腻腻青涩涩的芬芳,沁人心脾。"

向北方

走过秋末,迎面坝上。骑马过白桦林,握着缰绳的手搂住一缕阳光。草原荒凉,缀着翡翠般的湖泊,羊群温暖。枕一轮孤月,静听流沙从手心泻落的声音,心渐渐铺叠成一片枫叶红。

铭刻陶然亭畔的爱情,引南方的雁儿向北,向北。

坐在北方天空下,耳畔传来"我是剑,我是火花"的豪迈誓言,香山红叶雕琢的诗句,难寻石评梅依门盼雁儿衔红叶来的目光。天空高远,白云飘逸。风从肩头吹过,抹去山冈上孑立的泪。放任浪漫,屐履向北延伸,塞外漠风凛冽。

怀揣坝上秋色,我来到燕山脚下,神思缥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居庸关和山海关,只想徒步走完两个关隘间的长城。忆往年,携女儿从滇西北到北京游玩,登八达岭长城,正是入夏时节,游人如织。山峦连绵起伏,长城蜿蜒游动。从堞楼远望,目光所及,山叠翠,心思所致,静如水。

晨曦中漫步金山岭长城,满目峰峦叠嶂,长城犹如巨龙飞腾千山万壑间,瞭望台就像高山伸出的半握拳掌。朝阳映照残秋,让人不禁抚摸古长城的沧桑。从射孔望长城,层层设防的军事防御系统,令思绪飞扬古战场。写出"山色浅深随夕照,江流日夜变秋声"这样诗句的诗人,如果今日同登金山岭长城,不知会写出怎样的诗句。

金山岭长城依山设险,凭水置塞。从塞外归来,我刚体验"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景致,眉头犹自挂着坝上的冷月清辉,置身金山岭长城,山河辽阔壮美自是另一番景象。面对耸立天地间的大手笔,激情奔涌,使得暂且从容的游走,眼角挂着感动的泪花。

站在残墙边数建筑形式各异的密集敌楼,遥想当年,主持修建明长城的徐达,这位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的开国元勋,立在刚竣工的挡墙上放眼四周,心胸藏着雄略。战功赫赫的传奇人物徐达,一生刚毅武勇,忠贞无比,深通谋略,为人却宽厚低调。山尽头缥缈,不知道徐达与朱元璋是否在弈棋?曾驰骋疆场的大将,而今在天国,心思还如当年缜密么?是否还在风云变幻的棋盘上摆下"万岁"的颂语?

坐在空心敌台小憩,思绪随金山岭长城逶迤,情感随金山岭长城跌宕。"边备修饬,蓟门安然",在北方御边 16 年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加高加厚原有的旧长城边墙,在险要地修筑重要的城墙,沿长城创建空心敌台,建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防御强线。流连金山岭长城,眼前挥不开抗倭名将的雄姿,龙山所一战,危急时刻跃身高石,连发三箭将 3 个倭寇头目射倒,英雄故事永驻青史。

世事沉浮,难觅当年风流人物。遥望京城,伟人笑谈江山何等潇洒,山风传送豪放诗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哭倒长城的孟姜女,书写北方女子的刚烈和痴情……沐浴着金山岭长城上的阳光,从古到今,从伟人到平民百姓,思绪漫游。梳理历史长河,想入非非,慨叹"秦时明月汉时关"。

严冬,风雪天气无法阻止我再次北上。重登金山岭长城,

千山万壑银装素裹,长城玉带蜿蜒起伏,一座座烽火垛忽隐忽现, 忽高忽低,忽左忽右。雪花飞舞,激情燃烧,千言万语凝聚指尖, 轻轻弹去落在眉心的雪。

心向北方, 只愿江南的婉约与北方的旷达合为一体。

音乐感怀

人生琴弦从头顶飘过,在记忆深处留痕。

品读音乐

一个"读"字,在音乐面前,显出我的肤浅,但也道尽我喜欢音乐的心态,那让人爱极的曲子,在清茶香味里,听得心有品读的快乐。

哨声欢快,一只漂流的小舟离岸出发了。前路漫漫,小舟上抚琴人的清雅令山水共鸣,雁阵伴着孤旅,心绪恬静,流水含情……《漂流的小舟》旋律响在耳畔,刘星用笛、筝和古琴演奏,让我臆想小舟顺流而下的飘逸和逆流而上的洒脱。畅饮音乐,捧着一本书读,幸福就像一只小小鸟,自由自在地歌唱。

人生处在低谷时,贝多芬的交响乐《命运》伴我度过难眠的长夜。那段灰色的日子,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在《命运》的反复播放里捕捉命运的足音,奔跑的马蹄,高亢激昂的旋律,激起抗争意志。我不再躲在夜幕里软弱地流泪,打开门,搬一

条小凳,就着路灯,坐在围墙边的花坛前,欣赏昙花开放到闭合的情景。我本是个胆小的女子,因了昙花一现的美丽,半夜三更在院落里独自赏花。没有黛玉似的悲情和伤感,我震撼在昙花开放时美得极致。爱就像破土的芽,沐浴春风呼啦啦生长,文思就像鼓动双翼飞翔的精灵,握笔写作的强烈欲望难以拒绝。人生犹如昙花开,短暂,但只要美丽过,无憾。音乐不仅能疗伤,还能疗心。

罗列音乐是愚蠢的,文章永远没有第一,音乐也永远没有第一,品味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共鸣。每次听《高山流水》,想起伯牙摔琴为子期,叹人生知音难觅。

多年不见的同学相逢,月下小酌,必击掌唱歌,留在记忆 里的校园歌曲,有了沧桑的韵味。我不擅长唱歌,每逢此时, 情自心田生发,忍不住合着同学的拍子唱,竟没有了平时独自 哼唱的五音不全。

无意中听到一首曲子,是一位雅致的女子演奏的,她的清雅、才气以及对音乐的欣赏品位,引得我驻足聆听。都说女子相妒,尤其是美丽而才情的女子,可我却在她演奏的音乐里流连忘返,读音乐的结果,读懂了她的心,便有了惺惺相惜的情谊。

有时觉得文字苍白无力,情思是无聊的哀怨。读音乐,心 随旋律放飞,竟是满地荒凉,寒冷弥漫全身,不堪夜色清冷, 给自己加衣。推窗望景,依稀见朦胧的山影,手心便有了温热。

安静在音乐里,原以为吟出爱的诗句,心不会空,谁知竟有深深的失落。倾听里渐生怜悯,慌乱中词不达意,语句包裹脆弱。拂去影集和邮票册上的浮尘,依着床头浏览,感慨地想,人生就像荷叶,承接珠露,最终倒入荷田里。品读音乐,不知不觉意会远方关切的眼神,有时会悄悄地伤了自己。如果痛苦

的泪水在音乐中流淌,不妨把心打包,装在漂流瓶里任其漂流, 目光补缀星空孤寂,恬美地抒写一方天。

我对音乐的品读,既有小家碧玉的娇羞和眼泪,也有大江 常流、小鸟啁啾;既有鹰击长空的雄姿,也有登高一览众山小 的胸襟。左手握着文字,右手握着音符,人生财富莫过于此。

生活在三江并流地区,多民族和谐共居滋养灵感,山歌开启走向文学园地的门扉。难以忘怀澜沧江畔的老屋,三岁孩子稚声稚气地学大人唱山歌;古道马铃声声,"哦呵呵——",山歌开场白在大江两岸彼此呼应,令人醉在男女对唱里;山林里捡鸡纵菌,母亲和村里的姐妹们砍柴的砍柴,耙松毛的耙松毛,她们唱的歌谣一波一波撞击着我的心扉;火塘边,阿爸唱响《白子王》,让我触摸白族那马人传奇英雄白子王的灵魂和英雄气概……

品读音乐,心境正如普米山歌: "天宇下面有什么? 天宇下有太阳和月亮,像父母一样呵护着群星。群星下面有什么? 群星下面有白云朵朵,像姐妹一样飘飘洒洒。白云下面有什么? 白云下面有大山,像兄妹一样尽情欢舞。大山下面有什么? 大山下面有飞禽走兽,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大山顶上有什么? 大山顶上青松挺立耸入天。大山脚下有什么? 大山脚下有普米山寨,快乐幸福的普米人在这里歌唱打跳,就像鲜花盛开芬芳多姿。"

流连音乐

流连音乐, 品味人生, 不由叩问, 一个人的内心何以如此 安静? 夜风不曾干扰这份纯净, 使得大都市的浮躁竖立一道迷 人风景。

无意间涉足枫林,枫叶红红,一树一树火热。枫林深处,石头上摆着一本书,风掀动书页,帧帧精美音配画令人流连,文字入心,音乐入血,图片入骨。落红满地,我盘腿坐在枫叶上,随手浏览石头上摆着的书,身心融入音乐《雨的印记》里,头脑里意象纷选:水鸟扑腾着翅膀,池塘里的荷莲盛开;海潮漫过来了,"哗,哗",海浪拥吻沙滩;迎面吹来凉爽的风,田野飘洒小雨滴……一波又一波荞麦,从遥远的故乡涌动在心里。

静夜,音乐弥漫,听一个人对你倾诉,该是何等动人。想 象机翼穿过云层,玫瑰花瓣上的露珠谱写心心相印的浪漫。心 贴近,到天涯的路也不远。快乐是一只小小鸟,蓝天白云属于 快乐的人,明月清风与快乐的人做伴。

视力几乎等于零,却任劳任怨地帮朋友创办原创文学论坛并打江山,脸几乎贴到电脑屏幕上;无私为论坛里的人的电脑排忧解难,面对"电脑专家"的赞誉和感激淡然一笑。坦诚和忠心,责任和敬业,一份执着书写友善。没有功利,保持清纯,活得单一,活得热爱,活得清澈,可是这样的"活",俗世难容,居然有人举刀伤害!

Adelita and Legrima ,海潮漫上来了,水珠在浪花上歌唱,海鸥的翅膀扇动得欢快有力,叫声清脆悦耳。音乐让我想起不曾露面的 L 君,他常用 QQ 上的远程协助功能,帮我及在同一个论坛里玩的文友们处理电脑故障的情景,想起他精湛的电脑技术,无法把他与视力几乎等于零挂钩。流连音乐,内心荡着感激,默默地为远方的 L 君祈福。

走在乡间小路上,流淌在大山胸怀里的山歌让我爱不释手。 走得累了,坐在小溪畔歇息,小溪淙淙欢唱,我动容在农家大 姐的山歌情谊里: "花不开嘛转回去,等到花开再回来。站在高山望平坝,望见平坝不见你。送你送到大石桥,一路拔花一路栽。八年不来十年等。不能把花别处栽。"雨夜,在山寨火塘边听老乡唱山歌,那些从内心发出的清音,淳朴豪放,让我感到无比快乐,正如山歌所言"世间万物都是药,有病可以医"。乡野气息滋润情感,文字带着泥土清香和大山恋情,一地流淌忠贞。

人在路上,我喜欢听马修·连恩的《Bressanone》。这首歌旋律舒缓,忧愁淡淡。听着歌,脑海里意象涌动,一头狼孤独地在广袤原野奔跑。月清冷,夜无边,立在高冈上的狼凄凉地号叫,"咔咔扎扎",火车呼啸着向远方驶去。听着歌,自然而然想到音乐产生的背景,人残酷扑杀狼群的悲哀缠得骨头痛。欣赏《Bressanone》,想起自己曾际遇人性贪婪,遇事读人里,看淡浮尘事,不由感慨,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需要关爱和温暖。

一日,在北京城里当记者的小胡突然将一张照片发给我,问我的这张照片怎么出现在某图片网站,那个网站的图片是有报酬的,小胡还以为我换了一个网名发图哩!这是一张黑白照片,是我少女时代在州府读书期间拍摄的。画面上的少女侧面坐在大江中一块礁石上,周边的水柔和,露出水面的礁石就像椭圆形小舟,少女眼光看着前方,专注而神往,远处的背景是连绵的山,一条小江从山箐流入大江,大江畔散落房屋。这幅被命名为《岁月》的照片,女儿曾经帮我发在QQ空间,小胡是熟悉的。

我的照片怎么被人当作摄影作品发表了呢?来自北京的关切询问,让我懵了。

记得有一天,论坛的站长姐姐与我互发照片认识,她尤其看好我的一幅照片,帮我请L君PS,L君在照片上题名《岁月》。后来我离开了这个文学论坛,但也不曾忘记上网初始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原创文学论坛,时不时回论坛露一下脸。听文友说,L君也彻底离开了,企业加盟论坛后,利益让人心不古,L君受到不公的待遇而心灵受伤。L君离开论坛的消息我没有意外,因为他离开前曾经跟我说过,他一直叫我姐,对我比较敬重,但他没说离开的原因,我也不好多问。听文友说起L君离开论坛的内幕,我虽有心理准备,却也是吃惊不小。

L 君最后一次用远程协助帮我处理电脑故障前,一天下午,他的 QQ 亮着,我向他问好,是一个女的接话,说他很累睡着了。 女的说他傻,只知道帮助人。我无言,无法安慰对方,心黯然, 人在成长里,受社会锻打,逐渐成熟的同时逐渐失去纯真。

与 L 君及论坛里的诸多文友失去联系后,我的电脑里装着的文字结集出版发行了 4 本书,摄影作品也陆续被媒体刊物刊载了一些,且在旧有的基础上,不断增添新的……《岁月》被何人冒名发表在有稿酬的图片网上,我不愿去想,也没有必要弄清楚,即便弄清楚了又怎样呢?

人可以忍受鞭打、羞辱,可以忍受贫困、隔膜,可以忍受谎言、欺骗,却承受不了善与爱、真与美的信念之塔轰然倒下,貌似坚强的人,其实内心是软弱的,尽管有山一样的信念,水一样的性情,纯真却在社会磨炼里风化。再次听《雨的印记》,音乐漫过内心,没有了当年听歌的味,落红满地的枫叶及石头上的书,这样的意境恍然如梦,欣赏音乐和创作相似,倾注个人情感。人是不断接受考验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才起步文学园地,旋即消沉深深,走向4千米海拔高度的碧罗雪山峰巅时,曾一

度失忆。心从沼泽地里走出来,从石头的废墟里站起来,就拥有了包容、大爱以及豁达、乐观,苦难也是人生的一种财富。

L 君,不知道过得怎样了?

思绪顺着音符滑落,适合用《Bressanone》歌词注解: "流云从我身边经过,那一轮月亮正在升起,所有的星星我都留在身后,如钻石般点缀你的夜空。如果你心甘情愿放弃,我只有走上另一条路,火车将载着我继续旅行,可我的心却会留下……"

感受音乐

走在行人寥寥的街道上,将衣领立起,感受寒冷亲近的快乐, 音律藏怀,情愫深深。一个人的行走,可以高僧入定,明净且静美, 思想如流水,天籁之音漫溢内心。一个人的行走,可以做那园 中歌唱的夜莺,守望爱情,放任情怀。

静夜写小说,双手在键盘上敲打犹如抚琴。感到疲累时,弃了转椅,躺在藤椅上,将脚搭在小凳上,戴上耳麦,闭了眼,在音乐流淌里品茶。写文字的快乐,莫过于文章引发读者共鸣,犹如音乐漫溢,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温暖;读文字的愉悦,正如享受音乐般美妙,一本《燕山夜话》,令我向往几千里外的京城,想象与朋友在燕山脚下笑谈古今,在长城俯瞰群峰,皇城根下蘸着月光浅酌;《艺海拾贝》,令我向往艺术殿堂,五彩斑斓的梦伴随着从童年走向少年走向青年;《红楼梦》、《羊脂球》、《青春之歌》、《悲惨世界》、《简爱》、《野性的呼唤》、《狼图腾》、《悲悯大地》……日历一页一页翻过去,书也一本一本阅读,人

活到老,学到老。

动容在这样的歌词里: "清风吹过云层飘向湖边,一片片红叶洒落思念,无言成细梦回首里漫步,一朵朵花瓣五色彩霞。平静的湖水体会月光的呵护,午夜柳明苦啼忧伤中……"耳语般倾诉的歌声,让我情不自禁想起滇西北盐马古道之旅。2008年秋季里的一天,我结束对白族、普米族文化交融且保留较完好的挂登村采访,与向导顺着挂登河而下,直达丰坪水库,五色彩霞如花瓣撒落水面。随着夜幕降临,山峦藏起绿色翅膀,犹如一幅幅剪影立在水库周边。月亮升起来了,天空幽蓝,寒气渐渐加重。我坐在一地月光里,吹奏木叶,忘记了冷。木叶声声,倾诉不尽对足下土地的感激。

"风会疼,云也会哭。爱不是眼泪也不是虚伪,追求一生不变……"音乐抚慰失落的泪水,情思丰富文字的细节。站在风雨声里与意念的影子叙旧,谈吐如草尖颤动的露珠。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北上,感动在远方安宁里,共鸣在远方神思里,拥抱在远方孤独里。

2012年5月,我又踏上了滇西北盐马古道。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树根铺叠成台阶的小路上,高耸入天的冷杉夹道欢迎。鸟鸣声声,小溪潺潺,山箐幽深。龙潭在前方,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望着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充满信心地前行。藏族马帮从茶马古道进入滇西北盐马古道,在龙潭留下扑朔迷离的故事。当年的马帮足迹青苔斑驳,在古道上寻梦,民族精神激励我前行。穿行在原始森林里,在过一条小溪时,向导舀起一杯清澈的溪水,递给我说,喝一口水吧,这股水是人辞世前喝的水,平时难得喝到。溪水入口,清凉甘甜。我撩水撒向额头,祈福的泪水滴落溪水里。

从龙潭回到期井村,第二天一早,我告别热心挽留的白族 人往富和山走,一路上,耳畔响着太阳部落演唱的歌曲《让我 们回去吧》:"让我们回去吧,回到梦中的故乡。让我们回去 吧,从不同的方向。告诉我,是谁在轻声的召唤,那声音,飘 过千年的时光……"彝寨摇响毕摩的串铃,木板房内诵经声声。 坐在火塘边,我仿佛置身梦里,看到迁徙的部落和牛羊。与毕 摩交流, 我深深地明白, 一种情感, 无以回避, 正如毕摩对民 族文化的传承,正如我在字里行间流露对故乡的深厚爱情。怀 着敬畏,我细细打量毕摩的法器。通天通神通人者的毕摩,自 然知道我的心思。他拿起法器介绍道,法器由红豆杉木和樱桃 木各一半合成,红豆杉木为公,樱桃木为母,木头之间是空的, 装着9对竹节分杈, 这9对竹节分杈非常讲究, 必须是生长在 海拔 4 千米以上的山上竹, 竹节分杈与主干一样粗细, 且 9 对 竹节分权要在不同地点采集。毕摩叫吉克阿甲,来自香格里拉, 是凉山州彝族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在彝山观看毕摩做法事 和道场的三天三夜里,我读到的是信念虔诚和情怀高洁、无为 修持和爱的弥弥。不敢说已禅诱人生悟诱爱, 但我由衷地感激 山神的昭示以及在梦中的指引。

"的的得得",我分明听到了马蹄声,彝山的夜晚被一匹马驮着走。月光洒在木板房上,雾湖发出轻轻的鼾声,民歌盘旋弥勒坝。站在走廊上,目光越过雾湖,望向朦胧的垭口,仿佛看到影子在垭口对我招手。

感受音乐,旋律在心田开花,情思借助文字起舞。

往事悠悠

湛蓝的天空高悬一轮明月,狗吠声不时迎来迟归的庄户人, 夜色朦胧中的脚步带着乡野欢唱。我在阿妈和大舅妈陪同下, 到村尾福明家拜访民间歌手。

福明的父母五十开外,是村里的第二代民间歌手。六十五岁的阿祥妈是村里的第一代歌手,已应邀来到福明家。当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福明爸说自从牙掉了几颗后再也不唱山歌了,借故躲了出去。

阿祥妈的歌声就像三十多岁妇人唱一样,清脆、圆润。福明妈感冒没好,沙哑着声合音。她们用白族那马人支系语演唱,我一边录音一边在阿妈和大舅妈的翻译下记录了起来。

白月亮白到村头,

我想来到你后面,

我到门前喊三声,

你要答应我;

我们相隔杨柳树,

我们之间一条江,

江里没有船;

阿哥栽种布当花,

小妹栽种杨柳树, 布当开花杨柳绿, 相好在后头。

白族那马人支系的山歌和生活紧密相连,借物达意,爱憎分明。情歌缠绵,生死不渝;生活歌欢快,苦中有乐;哀歌伤痛,令人肝肠寸断。那马人的开朗豁达,从山歌中可见一斑。

阿祥妈唱累了,我们闲聊了起来。

我问阿祥妈:"奶奶,你十八岁就嫁到了我们村,也是唱山歌和爷爷认识的吗?我知道爷爷不会唱山歌,他肯定被你的山歌迷住了,是不?"

阿祥妈含笑不直接回答我,却说饿肚子那几年,天天放卫星疲于奔命,谁还有力气唱歌。这句话惹起了福明妈的共鸣,她给我们讲起了和福明爹相识的经过:

我是地主的女儿,自小就没了阿妈,当时的那个苦啊,可以用斗来量!

有一天去挖沟,我怀揣阿爸给我烙的洋芋粑粑舍不得吃, 心想今天收工早,回去后与阿爸分享洋芋粑粑,家中断粮好久了, 阿爸整天吃野菜,不多的几个洋芋,他留给唯一的女儿吃。

我背着一背柴,边走边搓草绳,到公路下的一个坎子时,福明爸来了,他冲着我唱道:"阿妹,跟着阿哥到县城,阿哥买饭给你吃。"

"富农地主去不得县城,阿哥不消买饭给我吃。阿爸给我烙了洋芋粑粑,计划供应你喂不起。"我随口答。

"计划供应没关系,阿哥喂得起阿妹。"他回答道。

看他饥饿无力的样子,我不忍心了,从怀里将洋芋粑粑掏

出来给他吃。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半多,看到我吞咽口水的饿样子,硬给我留了一小半,说吃饱了。后来我们成了一家人,他对我说,要不是我接济洋芋粑粑,那天他肯定没力气回到村里了。福明爸的家在山头上,离我们村好远,他在县铅矿工作,计划供应不够干重体力活的他吃。

当时,家族把我许配给另一个人,我反抗也无用,阿爸连个屁也不敢放。有一天,身无分文的我找到家族圈定给我的未婚夫,向他要钱,说自己要到县城一趟。那人磨蹭了半天,从钱包里抽出三张五角钱,对我说,来回车费共一元钱,在县城吃两顿饭,5角钱就够了。至于我的住宿,他就不管了。

我就这样到了县城。说实话,我这是第一次到县城玩,不知所措中一路打听着去找福明爸,他真像对我唱的山歌那样,给我买饭吃,安顿我住在县招待所,工间休息时,带我到处玩。我快乐地在县城玩了三天才回到村里,一回来就将1元5角钱退还给了那个我不爱的人。我对家族说,这人太抠门了,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活一辈子不窝囊死才怪,打死也不嫁他,同时将自己与福明爸相爱的实情告诉了家族。倔强得像一头牛的我让家族无可奈何,更何况他们也无话可说,我这地主的女儿,能够有一位工人爱,且这位工人根红苗正,五代是贫农,这样的美事对他们来说是祖坟冒烟,天上掉馅饼了,这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啊!

唉,那时真是太穷了!我回村里时,福明爸给我的定情物是6片粑粑,我怕将来两人万一闹翻的那天,我赔不起这6片粑粑,就把这6片粑粑藏在箱底。阿爸的想法和我一样,支持我这样做,尽管我们当时很饿。

福明爸依约准时来提亲,他给我阿爸的定亲钱是30元……

大家听后唏嘘不已。阿妈感叹地说,30元钱在当时来说够 多了。

福明妈到隔壁房间拿来一本影集,说是孩子们的照片。她的女儿戴着一副眼镜,笑得恬静,漂亮中有一种安静的美。

做母亲的指着电视机对我自豪而又难过地说: "这是我的女儿在昆明打工买回来的,托客车带回来,光托运费就一百多。她说阿爸已老了,要给阿爸好好地看几年彩电。她还给在玉溪读师范学院的哥哥福明邮汇了三千多元,唉,多好的闺女啊!可她考不上好的大学,再复读一年高中,我们无钱供她读书,她就这样到昆明打工去了。"

"福明爸的工资每月多少?"我问。

"700元钱。"福明妈叹了口气。

我无语。这儿的农家,土地有限,尽管吃粮不用愁,但找钱难, 福明读大学,他家的家庭条件,供书是够吃力的了。

"这是我的大儿子福明,这是小儿子。"福明妈指着照片上两个长得挺帅气的小伙子说:"福明在玉溪读大学,小儿子初中毕业后不愿读书,也到昆明打工去了。"

"将你藏的好带子拿出来给我们听听,别太小气了。"阿祥 妈说。

福明妈忙到隔壁房中将珍藏的磁带拿来。

泛黄泛黑的六盘磁带,磁带上有的连 A 和 B 面标识模糊不清。福明爸和福明妈对唱的磁带共有五盘,这是他们爱情的见证,是风雨同舟的信物,可惜听不清了,我扼腕叹息不止。所幸有一盘磁带可以听,我们都被歌声吸引住了。

这是男女对唱,唱的是生活苦歌,男的歌声中带着哭腔, 尽情倾诉苦情,女的答唱是劝解男的,温柔且善解人意。男的 声音浑厚低沉,女的声音清脆甜美。没有三弦之类的伴奏,纯粹的清唱。这样的山歌对唱纯净如山涧流淌的小溪,透明到空气中没有一粒灰尘。

我们听到了笑声,这是女歌手在笑,笑声就像百灵鸟般感染人。

阿祥妈难过地说:"这位女歌手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可惜了!"

"啊?"我们睁大了眼看着她。

她抹了把眼睛,沉痛地讲了起来。

十五年前,县城铅矿山上,歌声如百灵鸟般的女歌手帮人做饭。一天,有个矿洞炸山,将不远处的废弃矿洞震塌了,谁也想不到这个矿洞底已被挖空,当时女歌手正在炒菜,连人带锅落了下去,等人们将她挖出时,她已死了。不仅是她,所有在这个矿洞中的无人幸免。

女歌手只有19岁,她出事的消息传出后,来吊唁的人很多,小伙子们哭了,姑娘们哭了。那些男的来了,在她的灵柩前丢上一支烟,等她入葬起灵的时候,那一地的烟啊,就像下了一场白雪一样……

我的心落入湖底,脸上挂着一行清泪。

月光如水,沉静在歌声中的我又听到了一声清脆的笑声, 眼前不由闪过一张艳如桃花的笑脸,轻启樱桃小嘴唱道:

心肝肺,

白腊树叶压树干,

白蜡树叶写真书,

带给阿哥看。

写书我用指尖写, 墨水我用心上血, 心上血被写干了, 带给阿哥看。

雨夜捞柴

紧跟着黄昏的脚步,倾盆大雨降落澜沧江峡谷,江涛汹涌,嘶吼着要将礁石揉碎。扎着羊角辫的十二岁小女孩,披着塑料布,手中拿着小竹钩,在回水湾捞柴火。十五岁的姐姐站在回水湾尽头一块礁石上,身上也披着塑料布,雨水从长辫上流下,一脸水帘,她只顾挥着长长的竹钩,将顺水漂流的柴枝钩到岸边,妹妹的小竹钩钩住已近岸边的柴,再从江水中捞出,丢到岸边高高的柴堆上,有大的柴块,姐妹俩合力从江水中捞出,抬往柴堆的更高处。

在不远处捞柴的阿爸阿妈,身后的柴也有了好大的一堆。

"妹,你累了,就坐在这块石头上歇息。"姐姐给妹妹拉了拉头上的塑料布,将妹妹脖子上拴绳紧了紧,爱怜地说:"别淋湿了,担心生病。"

"姐,饭菜早就凉了,你和阿爸阿妈先吃饭再捞柴吧。"妹妹瞥了瞥柴堆旁芦苇下小竹篓,有点委屈地说: "我给你们送来时,饭菜是热的。"

"就好,等过了这一阵, 江柴少了我们再吃。"姐姐说。

"姐姐,张开嘴。"妹妹说着将一颗糖放入姐姐嘴里,娇憨 地问:"甜不?"

"甜,你哪里弄的糖?"

"奶奶给我的,有三颗,我给了弟妹一人一颗,剩下的一颗给姐留着。"

"傻妹,来,你也含一阵,好甜的。"姐姐说着将糖从嘴里拿了出来,递到妹妹的嘴里。

"姐,我吃过饭了。"妹妹硬将糖塞回姐姐的嘴里。

一块方木从姐姐面前流过,姐姐赶快钩住了它,可方木太 大了,姐姐拉不住,就顺着江跑,被方木拖入江水中。

"姐!"妹妹惊恐地大叫:"阿爸阿妈,姐被江水吃掉了!" 江面模糊不清,澜沧江水声发出令人恐怖的响声。姐的头 在湍急的水流里起伏,她挣扎着往回水湾游,方木在水面上一 起一伏,怎么也挣不开死咬着的竹钩。江水推着方木往江心冲, 眼看姐就要被卷入激流里,妹妹急得大哭。

阿爸阿妈飞跑着扑入江水中,阿妈将手中的长竹钩钩住了 方木和女儿的竹钩,阿爸游到姐姐身边,一把抓住大女儿的手 往江岸游。

姐姐坐在一块礁石上喘气。妹妹脸上分不清雨水和泪水, 跑到姐姐身边连话也说不出来。姐姐笑着安慰说:"傻丫头, 哭什么呢!澜沧江水怎么会吞吃得了你姐姐?"

阿妈解下围腰,脱了领褂让大女儿穿上,用围腰为她擦湿漉漉的头发,心痛得掉泪。阿妈拿着湿湿的头帕围着两个女儿拍打,一边拍打一边嘴里念叨着,诅咒水鬼不要缠着女儿,向天神和本主祈祷护佑两个女儿,为两个女儿喊回吓丢在江水里的魂。

阿爸把竹钩放在柴堆后,说:"江柴也捞得够多了,先吃饭。 吃完饭后,我们把柴背到高地就回家。"

雨渐渐小了起来,江面上流来的柴也渐渐少了起来。阿爸

阿妈和姐姐坐在江岸吃饭,妹妹站在回水湾捞小柴枝。

吃完饭,他们忙着把柴背到高地里,免得江水涨时又把柴 冲走。

妹妹在回水湾里挑选小柴枝,她想将这些小柴枝送到奶奶 家里,奶奶正好用来煨茶烧水。

雨不知何时停了,天上有了星星,夜色浓浓,江水静悄悄 地涨了上来,盖住妹妹的小腿肚,碎柴枝围住了她,波动的江 水就像小虫子在挠她痒痒,受惊的妹妹跳到岸上。江水的吼声 更响了,岸边零散的电筒光忽明忽暗。不断上涨的江水使妹妹 惊慌失措了起来,她跑到姐姐捞的柴堆边坐了下来,无语地盯 住江水,唯恐江水冲走姐姐捞的柴。

姐姐从高地下来,看到江水涨了上来,妹妹捞的小柴枝不断被江水冲走,就赶忙将剩下的小柴枝装在背篓里。姐姐背着柴,提了提妹妹的背篓,里面装着的碗筷和铁罗锅不算重,她让妹妹背上并走在前头,说道:"傻妹,到高地上我们家柴堆边守着去,一个人待在江边不害怕啊!"

"姐姐被江水吞吃也不怕,我在江岸有什么可怕的!我要守着姐姐捞的柴堆,不让江水冲走一根柴。"妹妹勇敢地回答。

江面空荡荡,江水悄无声息地涨着,阿爸阿妈和姐姐一趟 趟往高地上背柴。守在高地柴堆边,妹妹不断问姐姐:"江边 的柴快背完了吗?"当得到还有最后一趟就背完了的答案时, 妹妹轻松地笑了起来,数夜空中格外明亮的星。

阿爸阿妈和姐姐将他们捞的柴全背到高地时,已是后半夜了, 江水将江岸填满,他们背着最后一背柴时是踩在江水中,手拉 着芦苇过来的。

蜿蜒的山路由低到高从江边通向村里, 手电筒的光忽明忽

暗由江边移向村里。妹妹背着锅碗,拿着电筒给姐姐照明。姐姐背了一背柴,手中拿了一长一短的两根竹钩走在前面。

阿爸阿妈落在后面,他们也有一只手电筒在照明。

"小心路滑",静静的夜里,响着姐妹俩彼此叮嘱的声音。

阿贾尼

大雨如注,山路被泥石流阻断,李钰翻越碧罗雪山,徒步 当年被称为"鸟道""死亡之道"的盐马古道半途而废。背着 旅行包,带着一身泥,李钰匆匆穿过营盘街,想搭中巴车到县城。 营盘街道两旁不断竖起的楼房和正在建盖的高楼,让李钰感到 小镇建设日新月异,深切感受到小镇经济建设的步伐。

"阿贾尼!阿贾尼!"

埋头赶路,李钰想着心事,没有听到路边招呼声。

"阿贾尼钰姑娘!"

突然的高声呼叫将李钰的脚步定住了。李钰寻声望去,不由惊喜地叫了起来: "阿贾尼塞觅!"

阿贾尼,这是白族那马人支系说的话,意为"好朋友",塞觅, 意为"小妹"。跟李钰打招呼的人是李钰的儿时好友梅秀。

"太不像话了,你回到老家,居然不来找我玩。"梅秀埋怨道。 清瘦的瓜子脸,长长的双辫,苗条的身材,站在正在建盖 的水泥楼房临街铺面前的梅秀,除了眼角增添鱼尾纹,模样没 什么变化。她将手往围腰上擦了又擦,却没有伸手给李钰,一 双布满角尾纹的大眼满含惊喜。

双肩有点酸痛,李钰提了提肩上的摄影包和三脚架挂包带子。 梅秀注意到了包上溅满泥水,关切地问道: "你这是?" "想到碧罗雪山走一趟,结果下大雨走不通,只好返回来了。" 李钰歉意满怀地说: "阿贾尼,这次回老家,采访任务重就没 有去拜访你,我现在有事急于赶车到县城。今年春节我和家里 人回老家过年,到时我会找你玩的。"

梅秀恋恋不舍地目送李钰消失在营盘街深处。

自从阿爸阿妈到省城定居,已经两年了,李钰没有回过老家,故乡的枣红在心中渐渐淡了。人到中年,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奔波,疲累的心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向往,儿时的好伙伴离李钰远了起来。与梅秀的不期而遇,儿时的记忆在李钰眼前鲜活,"家"就在不远处啊,那"铁将军"把门的老屋!

梅秀家正屋与厨房间留出的一条小路,正对着李钰家大门,两家之间是一条大路。儿时的她们常在路与路、房与房之间玩捉迷藏。有一次,李钰到梅秀家玩,听了大人们讲的鬼故事,李钰害怕不敢回家,梅秀送李钰回家,结果梅秀不敢独自回家,说路上有鬼埋伏,李钰只好送她,可是独自返回家时不敢走,两个小家伙又不好意思给大人说,结果送来送去。梅秀的父亲知道后,笑了,说:"你们这两个小家伙,这样送来送去,到天亮也没结果。塞觅,阿爸代你送钰姑娘回家。"

梅秀父亲送李钰回家时叮嘱李钰,说塞觅的成绩不好,李 钰是塞觅的阿贾尼,成绩好,要多帮助她。李钰自然答应,可 惜梅秀还是留级了,但她依然是李钰最好的阿贾尼,她们一起 上山砍柴,一起下地捡麦穗,一起到小河或水沟里玩水。

夕阳西下,李钰做好晚饭,到地里干活的阿爸阿妈还没回来, 于是到梅秀家看她是否做好晚饭。梅秀早已做好了晚饭,在自 家草楼上悠闲地纳着鞋垫。

"阿贾尼钰姑娘,长大了你想干什么?"

- "当科学家、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
- "我不如你,书念得不好,不敢有理想了。"
- "你这是什么话!理想是心中的梦想,人人都有哩,只不过需要我们努力奋斗。你怎么不敢有理想呢?说说你的理想好么?"

"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嫁个好郎君。"梅秀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 "有好日子过就行。"

李钰最终实现不了当科学家的梦。中考结束后填报志愿,阿爸阿妈难过地对李钰说:"孩子,你姐姐读高中,弟妹们也读书,家里供不起你读大学了,你去读师范吧,国家包干了学杂费书费。"

李钰流泪答应。那是一段痛苦时光,李钰最讨厌被人提及 钰姑娘在中考时考了乡镇第一是一条小龙之类的话。梅秀没有 劝慰自己的阿贾尼,只是陪李钰疯玩。李钰离开村子到州府读 书前一晚,亲朋好友到家里祝贺,她溜出家门向梅秀道别。李 钰回到家时眼睛红红的,默默地将两根长辫剪掉了。

师范学业结束后,李钰被分配在州直部门工作。梅秀嫁人时没有通知李钰,李钰回到老家过年时去看望过她。梅秀的夫君在企业单位工作,喜欢喝酒。梅秀嫁人后在营盘街摆摊卖凉粉。李钰回家探亲时,每次在营盘街下车,先到梅秀那里吃一碗凉粉后再回村里。

李钰人生不如意时,回到老家养息,面对碧罗雪山常年不化的积雪,欲哭无泪。

"阿贾尼!阿贾尼钰姑娘!"大门外有人脆生叫唤。

"你阿贾尼塞觅看你来了。"阿妈欣喜地说,忙去开门。 梅秀没有去卖凉粉,陪李钰闲聊了一下午。 后来李钰也嫁作他人妇,油盐酱醋操磨的日子,不时想起梅秀和自己的理想,不禁苦笑。世事蹉跎,她们间少了联系。老家来人,李钰问及阿贾尼塞觅的情况。老家人就会竖起大拇指说,你阿贾尼真能干,用摆摊挣的钱在营盘街上盖起了五间大瓦房,她男的早就下岗了,依然好那口酒。

想起两个孩子母亲的阿贾尼,李钰心痛……

假期采风安排紧凑,李钰没有去拜访自己的阿贾尼。摩托 车载李钰过澜沧江,她想赶到碧罗雪山脚下的小山村采访马锅 头,暴雨阻路只好返回营盘街,路过李钰所生活的村庄,李钰 独自进村向三叔家辞别,看到村里面貌一新,那些木楞房不见了, 瓦房间不时冒出一栋栋钢筋混凝土房,干净的水泥路在村里纵 横交错,家家房屋墙壁刷着白粉灰,水泥抹的墙基墙脚,新农 村建设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李钰没有打开老屋的门进去看看, 心里盘算着春节回老家时打扫一下老屋,再去找她的阿贾尼塞 觅好好聚聚,想不到在营盘街见到了她。

阿贾尼塞觅,声音依然清脆。

灵魂的故乡

"天很冷!"

静夜写小说,听到过子建的声音,一朵雪花从遥远的他乡 飘落至李小琴的窗前。李小琴停止敲击键盘,打开过子建发来 的图片,雪地留下弯弯扭扭的车辙,碱蓬草沉默在雪被下。

居住大江畔,李小琴眼里的冬天,只有漫山开得灿烂的樱花和高挂枝头的野荔枝,山碧绿,水犹如翠玉雕琢的腰带,缓缓流动在大山臂弯里。想象雪花飘落衣襟的轻盈和美丽,李小琴对过子建描述的冬景想入非非。

滩涂上的碱蓬草追随海浪踪迹,盐、碱侵袭和纠缠,使得碱蓬草的生命激情演绎到了极致。红海滩,一点海泥的馈赠,就有了碱蓬草的生存空间,海浪可以吞没却卷不走它。美艳得让人炫目的红海滩,流动着北方特有的音阶,油管和井架丰富了碱蓬草内涵,渤海涛声悠长油轮鸣笛。北方脉息在指尖跳动,过子建带着海潮气息,带着碱蓬草热情,向李小琴走来。

我是苏北人。过子建说,碱蓬草让我时时想念故乡,想起那条静静流淌的小盐河!

海离你远么?

很远。

过子建说他分明听到了水鸟的叫声, 小盐河就在脚下流淌。

风裹挟着盐味,如雪的盐池上没有人家……

辽河油田一线工作的过子建,胸间何以珍藏这样深厚的情感?动人的心语伴随着北方的雪,使得李小琴在南方的冬夜平添向往。

你的家乡有碱蓬草么?

有啊。白色的盐滩上稀稀落落地长着碱蓬草,远望就像洒落的点点彩霞。水产养殖塘的堆面上铺设简易的砂石,就成了滩涂上的路。小四轮车跑在上面,给盐场工区送水的车子穿行在红红的碱蓬草间,如血的诗句刻写在不期而遇的风雨里,茫茫的滩涂,让人品味孤单、寂寞、无味。哈,我听到了飞鸟羽翼在空气里滑动的声音。

盐碱滩上的人们就像碱蓬草一样活得坚强,那是经过大海捶打磨炼出的品格。李小琴由衷赞叹。

是的。过子建呵出一口气说,不是坚强而是坚韧!

那个脑后留着小辫子的小男孩,守在苏北芦苇荡的渡口,可曾抱怨过祖先的迁徙?朗朗读书声让幼小心灵深藏梦的缺憾,碱蓬草旁休憩的水车可曾回味过校园歌曲?涵洞里拧干雨雪浸透的衣服,走过无人的盐碱滩,可曾看见过天穹里飞翔的苍鹰?工棚里响着女人们放肆的笑语,心似黄菊花开,却默然凝视小盐河,可曾捧起过袅娜炊烟里如兰的气息?

其实,海离过子建很近。一望无垠的红海滩,有他拥吻的碱蓬草。碱蓬草燃烧的红海滩,那是灵魂的故乡。海风磨砺人生,他的心胸犹如海容纳百川。

从苏北到盘锦,从黄海的暗潮到渤海的波涛,李小琴看到 抽油机被碱蓬草映红的身影,天边飞霞映红过子建在深深的油 井下打钻的坚毅面孔。 那不是天边飞霞,那是盘锦的红海滩,有着苏北盐滩上同样的颜色,如血!过子建认真地纠正。

晶莹的雪花从额头滑落,李小琴听到过子建的笑声。夜风 携带咸味,喷发的黑色油注有过子建深情的目光。

碱蓬草般的足迹,感动门外欣赏景致的人,静夜流动寻梦的执着。捧着轻灵的雪花,李小琴好想对过子建说,让我也做一株碱蓬草吧,随着暮春的柳枝繁茂,点点嫩红应和着海浪生长,摇曳在波涛边缘,悠然抒写秋景,慨然拥抱冬的萧瑟。

不再拘泥陋室里的固守,碱蓬草的故乡,红色海洋升起不落的灵魂。白雪铺盖的滩涂,有着不死的碱蓬草,干冷的空气飘荡醉人的歌声。

黄菊花开了,令人尊敬的油田大哥,你还冷么?

我的泪挂在你心田

深夜,雅沁在书房听歌,心事沉默,只因情人节到来。这 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不想追究。翻开情感天空,一双埋在记忆 深处的眼睛,从校园冬青树后的窗户里冒出来,眼光如海潮淹 没了她。

隔壁班级团报壁画,一幅美轮美奂的裸画成为轰动中师校园的新闻,雅沁和同桌好奇地跑去看了,她就这样记住了比她低一级的孙武。

学校创办数理化园地,孙武和雅沁被选中当编辑,经指导老师点名,孙武当组长,雅沁当副组长。出第一期壁报时,孙武将了雅沁一军,非要她画壁报的刊头画。雅沁不擅长画画,可看到孙武那得意洋洋而又不依不饶的样子,她在赌气中画了一幅还算过得去的画,那神来一笔还是孙武帮她加上的!孙武送给雅沁两本有关素描的书,一捧已削好的各种型号的铅笔和一叠画纸,希望她学好素描基本功。拂不开盛情,雅沁只好乖乖地当了孙武的学生。

孙武的抒情诗写得美,正如他的画一样让雅沁关注。

雅沁是学校公认的才女,她功课好,文章也写得好。当上校报美编的孙武,公然与雅沁叫板,两人在写作上展开竞赛。

她的文章被他批得七零八落,但他的评语让她心服口服,

而他的诗歌让她挑剔得体无完肤,但他心悦诚服。不知不觉间, 雅沁乖乖地将她的一本又一本作文交给孙武批改。孙武那漂亮 的宋体字占据雅沁的字里行间,他太不留情面了,连一个小小 的逗号都不放过,大段大段的评语让雅沁汗颜。雅沁是个不服 输的女孩,除了功课,她更加注重写作了,只想让孙武的红字 在她的文章中少之又少,直到写上赞同或满意的话语。她的较劲, 让孙武暗自努力,更加勤奋地写起了诗歌,他不愿让雅沁失望, 更不愿输给雅沁。

中师三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与雅沁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因 失恋痛不欲生,雅沁心灵颇为震动,在校报上发表了一首题为 《破碎的花儿》的诗歌,被老师、同学称之为失恋的哀歌,引起 校园小地震。

孙武首次对雅沁发火,将她的画、作文一股脑儿塞给她, 还让人传递了一张条子,直言她是一个不纯洁的女孩。

不可理喻! 莫名其妙! 雅沁愤怒地将孙武的纸条撕得粉碎, 对爱情懵懂无知的她实在理解不了孙武的心情。满腹委屈的她 收起泪水, 也给孙武写了一张条子反唇相讥, 大意是牡丹花艳不香, 米兰花香不艳, 只有玫瑰, 又香又艳但有刺。

江边芭蕉树下,雅沁哭着一张一张地烧素描画。第一张画的人头,眼睛不在一条线上,这么蹩脚的画,孙武完整地替她保存!雅沁的心情不亚于黛玉焚诗,可她不知道,孙武藏在一棵大树后默默地看着烧画的她流泪。

临近期末考,州教育局长来到学校,向全校师生传达有关 政策,中师生可以参加高考。这让雅沁欢欣鼓舞,她因为家庭 困难不得已来中师学校读书,大学梦一直让她耿耿于怀。

进入中师四年级, 雅沁的功课异常忙碌, 她发狠地复习高

中教材,选修理科的她,每到周末就把自己锁定在教室,演算各种各样的题型。

一个傍晚,山巅冲天而起火烧云,蓝天醉得脸发烫,一江 碧水被烧得通红。孙武在江边一块大礁石后堵住了看书的雅沁,要借她的民族语试卷。

孙武还给雅沁试卷的时候,也是在江边大礁石旁,天边的晚霞温柔得就像鹅扇轻摇。他轻柔地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雅沁却在他身后飞红了脸,试卷的背面,熟悉的字体写着白居易《长恨歌》里的一句诗歌"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孙武在试卷上传递心声后,雅沁时时感受到来自校园关注 的目光。他们的宿舍面对面,孙武站在窗下深情凝视的眼睛, 烙印在雅沁记忆深处。

雅沁在城里一个局级机关实习,孙武给她寄来了信,信的 内容只有一句: "瓦蓝的天空何止单鸥飞翔。"官场明争暗斗 让雅沁寒心,她想逃开令人窒息的环境,心想毕业后到乡村教书, 不愿到局机关工作。雅沁铆足了劲,准备在高考中一搏,以圆 大学梦,想不到临近毕业,政策有变动,中专生参加高考改为 由学校保送上大学,她的大学梦破灭。更令她无言,毕业后她 还是被分配到实习的局机关工作。

腊梅花开时,雅沁过十八岁生日。这天正好是星期六,雅 沁请了孙武,想把他介绍给朋友们,借此拒绝追慕的人。

孙武失约,雅沁大失所望。

第二天下午,孙武来了,给雅沁送了一幅他画的腊梅图。 雅沁这才知道,孙武为了画好腊梅图,到山谷里寻找盛开的腊梅,误了雅沁生日的赴约。腊梅图让雅沁对孙武的不快丢到脑后, 她珍藏着腊梅图,也将一颗少女情窦初开的心给了孙武。 社会是一本复杂的书,雅沁不希望孙武将来会让她失望。 她给他写信,希望他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磨炼后再让他们审视 爱情,想不到这样的心愿招致孙武误解。孙武接到雅沁的信后 病倒了,紧接着毕业,他报名到一个偏远的山村支教,给雅沁 寄去了一封让她痛彻心肺的信。

孙武的来信让雅沁明白自己的心,她在乎他!自此,雅沁 关闭心扉,工作之余,读书和写文章成了她生活的主要内容。 孙武零星的信是雅沁心田的甘霖,可她不回信,她相信孙武有 心灵感应,总有一天会勇敢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与雅沁青梅竹马长大的同村男孩,通过种种努力想打开她 的心扉,可他伤心而又失望地离开了。有人警告雅沁,说她的 后方空虚,小心会出事。雅沁安静地笑笑,她的心被孙武牵走了, 已容不下别人,怎么能说后方空虚呢?

雅沁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文凭,又考取函授攻读本科文凭。 大二那年,雅沁决定去看孙武,临行前,雅沁却出事了,朋友 不义及官场倾轧,让生病中的雅沁无力保护自己,城里的风声 雨声将她淹没。雅沁含泪给孙武写信,希望能见上一面,可他 的回信让她的心掉入冰窟窿,听信谣言的他最终没来看望她。 彻底失望的雅沁匆匆嫁人……

十年后,他们终于见面了,但孙武变得让雅沁大失所望, 历尽风霜的雅沁无法忍受孙武的委琐,藏在心灵深处的爱恋荡 然无存,美好记忆在一瞬间无影无踪,雅沁的人生变得一片空白, 从此没有了眼泪和文字。

雅沁的家庭平和温馨,老公待她不错。老公不同意妻子也 是情人的观点,他在求婚之夜,给雅沁送的花也不是玫瑰,而 是乡野常见的无名花。他给雅沁过生日,有蛋糕可就是没有巧 克力,但雅沁知道,老公是爱她的,他们共同经历的人生苦难 佐证。

人到中年,雅沁文字复出。老公默默地给喜欢半夜三更写作的妻子送上一杯热茶,默默地把为文字忧伤的妻子拥入怀里,伸出手臂让妻子枕着安然入梦。

经营精神家园的一亩地,雅沁和老公少了一根共振弦,这让她迷惘和悲哀,心在孤独里有了分割成两半的痛楚。逐梦文学家园,雅沁奢想拥有高山流水,尤其在情人节,挥洒一份浪漫心境,她的泪水是挂在情人心田的一面湖水,藏在他的天空中握住温柔,于是字里行间留下她的纯真和浪漫,但现实生活中,雅沁却是一个拘谨而又严肃的人,她保守而又传统,深爱自己的家庭。

《一面湖水》的旋律在雅沁耳边挥之不去,那幅曾珍惜万分的腊梅图从记忆深处浮起,却是千疮百孔。情人节的夜晚,雅 沁感慨地提笔写下了北宋朱敦儒的词:

古涧一枝梅,免被园林锁, 路远山深不怕寒,似共春相趓。 幽思有谁知,托契都难可。 独自风流独自香,明月来寻我。

没有离别

阴雨连续下了一个星期, 芳的心也没有晴的时候, 对海的远行, 她心不在焉"哦哦"连声, 手头未写完的书稿占据心思, 主人公在风雨夜独自行走的苍凉, 让多愁善感的她难以自拔。

休息一会吧,别再写了,我们说说话好吗?海央求道。 说什么呢?芳茫然问。

芳最怕离别,哪怕只有一天,所以她刻意躲避这个话题。每当夜深人静,她的心灵就会离开冷静的躯壳,游荡广袤的原野,寻找一个岩变的梦。海总是心痛地握住芳僵冷的小手,用他的心胸捂暖芳的冰冷。

他们是城市里最不起眼的阶层,比蚂蚁还要弱小,生活平 淡而又辛苦,可他们彼此真诚,充实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有一天,芳向海讲起了刘晓庆主演的电影《春桃》,小巷深处收购破烂的叫声,在她听来是世上最美的声音,贫寒的生活没有烙下低贱的人格,春桃活得坦荡而自尊,矮屋演绎真挚爱情,绵绵如江河长流。

许多时候, 芳会傻傻地问海, 你是一个浪迹天涯的人, 足迹走遍大江南北, 而我, 从大山里来, 面对广阔的天地, 有时分辨不清东西南北, 可是我们竟然走到一起, 这是为什么?

海回答,这是缘分。

芳在社会上闯荡碰壁,回到他们的小屋抽噎,海总是牵起 她的小手,心痛地说,别怕,有我哩。

油菜花开得灿烂,芳守候在小屋里。白天,采蜜的蜂儿在窗外唱歌。夜晚,星星守着窗台讲故事,更有那萤火提着灯笼来轻敲窗户。芳耳聋了,没有听到窗外的声响,眼花了,没有看到窗外的景色,她的心停留在谷口,火车长鸣,海在一个窗口向她挥动帽子,渐去渐远。

画架上有一幅没有画完的画,海临走前涂抹的色彩还没有干透。芳穿上海丢在靠椅上色彩斑斓的工作服,拿起他的画笔,静静地画了起来,想在海回来的时候让他看到一幅完整的画,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台灯通宵亮着,芳在赶未完成的书稿,她要在海旅行结束回到家前完成书稿,清新的文字犹如小鸟唱歌,海旅行归来展读,疲惫自然一扫而光。

小屋里没有海的影子, 芳忙碌之余, 心里空落落, 眉宇间凝结愁, 梳齿下断发萧萧。她徘徊小河边, 却不愿寄语鸿雁, 怕惊扰旅行他乡的人。数着时针滴答声, 她嗔怪时间走得慢腾腾。

没有海的臂弯, 芳辗转难眠。为了驱赶可怕的孤独, 她朗读普希金的诗歌, 考究《红楼梦》描述的花卉, 从柳公权的书法漫步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没有选择地哼唱民歌……

与海在一起,芳写文字累了,撒娇地靠在海的肩膀上。每 当这时,海总是停下手里的事,给芳捏捏肩背按按头。芳遇到 有些文字不想考究就在文稿里留下空白,海每天帮她关电脑时 就会帮她补上。博客里有了灰尘,芳有时懒得打扫,海总是宽 厚地笑着默默清扫。被海娇宠的芳,忘了自己人到中年,像个 孩子般,有时与海散步,买上一串冰糖葫芦,旁若无人地挎着 海的手臂边走边吃。芳写书到深夜,海已经睡着了,她悄悄溜入被窝躺在他身边,有时调皮捣乱,用冰凉的手蒙住海的眼睛,往他的耳朵里哈气。海在半梦半醒里,伸臂将这个捣乱的精灵拥入怀里……

海是个旅行者, 芳的深情难以让他停留脚步。门首挂着风铃, 摇响对远行人的祝福和期盼。油菜花开田野, 芳伫立花海眺望。 霞光如血, 铺展在海归家的路上。

无以复活

下雨了。从昨天到今天,雨时断时续,飘飘洒洒。湿透的 地表下涌动万物拔节生长的声音,雅兰的心就像这久旱逢雨的 大地,快乐地在雨丝里打了一个又一个滚儿。

"嘟嘟",手机短信里有关复活节的提示,让雅兰的头脑一阵迷惘。心,突然无来由地痛了一下,又一下。那个月光白白的夜晚,那轮高悬夜空的月亮,那一声声乡村的狗吠,让雅兰陷在无以复活的心境里……

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抢回父亲,雅兰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 一天 24 小时,只要夜间 2 点左右,父亲就会发病,死神总是在这个钟点准时站在床边虎视眈眈,随时要从儿女们手里夺走父亲,儿女们拼死救护……雅兰的神经快要崩溃了,跑到房屋背后,靠着土墙绝望地哭。

二妹,你要有心理准备,斗西波说了,我们家族今年内戴孝。 月光冷冷,姐姐来到雅兰身旁,怜爱地为雅兰擦眼泪,迟疑着 转达巫师斗西波的预言。

去他的斗西波,巫师只会散布迷信,你们居然相信迷信! 雅兰一把挥开姐姐的手,涕泪交加,哑着声吼道,父亲从没生 过病,突然病倒,我们连县医院也不送,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 半夜2点受折磨,于心有甘么?我是老二,没人听我的,你是 老大,为何不发话?

姐姐没有接雅兰的话,眼泪簌簌流。月亮苍白着脸,陪姐 妹俩流泪。

第二天,姐姐一改小心谨慎,力主送父亲到县医院求医。 在县医院观察的几天,父亲的病没有发作,医生主张送省城医 治。姐姐体贴雅兰身单力薄,不让雅兰随救护车去省城,安排 雅兰留在家等待检查结果。父亲有救了!紧绷的心弦突然放松, 极度的疲惫让雅兰忽略姐夫的眼神,忽略那欲言又止的神态。

月光洒向县城,柔和而又温暖。披着月光,雅兰陪姐姐去买鞋,明早,姐姐和亲人们要送父亲到省城治病。走着走着,雅兰突然肚子痛了起来,咬牙坚持不住。姐姐放弃买鞋,陪雅兰去买药。走了两家药铺都没有她们要的药,于是就近去了姐姐家,她家里正好有4颗氟哌酸。服侍雅兰服下两颗药,姐姐用剪刀把剩下的两颗药周围多余的包装剪掉,放入雅兰的牛仔裤裤包里,嘱咐雅兰别忘记吃药。可雅兰睡着了,忘记服用这两颗氟哌酸。

出事的消息传来时,雅兰在离县城 200 多公里外的小家里。 租车连夜赶回县城的路上,月光惨白无力,雅兰不敢往深处想, 抱有一线希望,恨不得出租车长出一对翅膀,立马飞到姐姐身边。 夫君不敢告诉雅兰实情,姐姐在车祸中丧生。

山冈上一堆土, 亲人阴阳相隔。月亮不忍心看人间悲剧, 躲藏在云层里不肯露面。无意中手触及牛仔裤的裤包, 两颗氟 哌酸让雅兰痛断肠。

雅兰不相信迷信,但她无法破解山村夜晚的对话。老家那儿的习俗,每当岁首年末,磕平安头看年运。有一年,斗西波预言村里的某人活不过半年,结果此人到现今还活得活蹦乱跳。 人生遇到危机时真有预感和暗示,人若遇到危险时真有神灵附体, 做为半人半神的"斗西波"给予警示和阻止,人间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造成的悲剧?斗西波,你这个自诩有法力的端公,你这个能通神界的巫师,为何就不能化解一场人间悲剧?

那个小县城,县医院开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玩笑,救护车的驾驶员竟然是个临近退休的高血压患者,其开车历史有肇事车祸的记录!平缓而又宽阔的路面,且没有转弯的地段,惨案让太阳血红。

扬送过往

传说复活节这天,给朋友送出祝福,友谊就会天长地久。 不知道为什么,玉娃想把祝福送给背向而去的窦溪,不求友谊 的复活和天长地久,但求渐去渐远的背影幸福安康。

杜鹃花开,乡野的表情让玉娃一次又一次徒步,崇山峻岭 藏着玉娃对故园的爱恋,玉娃用清新的文笔讲述不为人所知的 人文风情,浮躁而又势利的时代,需要诚挚的雨露滋润干渴的 心灵,需要纯真的山歌饱满审美的缺失。

文字搭建虹桥,荷花开得妖娆的时候,窦溪从遥远的北国 向着玉娃走来。

eagle,老鹰。玉娃喜欢这个英语单词,因为玉娃是老鹰乐队的歌迷。窦溪喜欢摇滚音乐,也是老鹰乐队的忠实粉丝。他用英文唱起了《加州旅店》,玉娃听得泪花点点。窦溪说,玉娃的文字流淌纯真美好,乡野气息就像草尖上的晶莹露珠,大都市的高楼大厦过于冷漠,奔波其间,心灵早已麻木的他,居然为玉娃那清丽得天然去雕饰的文字流下感动的泪水。

玉娃是山乡野地的一株小草,不想做攀附大树的藤,只想安静地展露小草的本色。玉娃是生活底层的一只蚂蚁,不想做水性杨花的柳,只想淡然地做好蚂蚁的角色。玉娃在南国的行走无以突围时,窦溪在北国呼应并给予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带

引深陷山谷的玉娃走向广阔的天地。

玉娃与窦溪的心灵交往,源于文字带来的温暖和依恋,安静得就像大江畔开放的油桐花。对于玉娃来说,窦溪是邻家大哥。在窦溪眼里,玉娃是邻家还没长大的孩子。为了给玉娃增添信心,窦溪双手捧着红土,让玉娃双手覆盖其上,郑重发誓:忠贞。他们约定,通往文学殿堂的路上,互相提携,不离不弃。追梦路上,不谙世事的玉娃是一张白纸,窦溪关爱地对玉娃说,你还是个"孩子",需要成长。

头顶三尺有神灵, 玉娃相信他们的誓言受神灵守护。

人性冷酷无情,设计与陷害、交易与献媚、钩心斗角与阿谀奉承赤裸裸上演,红土之上没有悲悯。颇有名气的窦溪,在有些人眼里是一条鱼,一条值得一钓的大鱼。一次文友聚会,有人恶意中伤窦溪。长满葱郁兰草的园地竖着忠贞的牌坊,馨香四溢岂能容乌鸦哭丧!玉娃气愤地给予回击,由衷维护朋友,不料因此卷入流言蜚语的漩涡。中伤窦溪的人,对玉娃的回击怀恨在心,处心积虑接近窦溪,挑拨离间使得窦溪与玉娃之间矛盾重重。窦溪对玉娃的态度变得冷漠,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生疏。搬弄是非的人幸灾乐祸,当面奚落玉娃,还变本加厉地匿名攻讦玉娃。

玉娃不相信窦溪会在她的眼泪之上安然,丑陋与美好纠结胸腔,假象与坚守左右思维,误解与宽容矛盾共存。玉娃的心在不平和羞愤里分离成两半,一半心浸泡在泪水里品尝仰望窦溪的幸福,一半心莫名其妙打扰窦溪烙印刻骨的痛楚。

文字起源于苦难与深厚,从小我到大爱,玉娃在漩涡里潜游前行,情怀不断得以提升。放下他人的伤害,却难以放下郁结心头的屈辱,心在迷情里,向着一个固定的方向矫情,向着

一个摇摇欲坠的影子忏悔,向着一所不怎么安全的房屋栖息。 玉娃听得懂窦溪弹的马布,窦溪却听不懂玉娃吹的口弦。生活 处处是小说情节,玉娃毫无意识地用世界上最笨的办法,不知 深浅检验友谊的宽度和长度。

玉娃不想烦扰窦溪的安宁,心沉沦苦海,无法消解,莫名 其妙水漫金山。"退一步间,海阔天空",玉娃在失却理智时忘 记祖训。

人的生命有限,每个人的时间非常宝贵,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玉娃没有富余的时间浪费,窦溪也没有剩余的时间奉陪。窦溪 善于在玉娃的精神园地种庄稼,行色匆匆忽略呵护,玉娃在孤 苦里坚韧,玉娃在东南西北的风袭里成长。

人若无心,何苦种心?与窦溪之间无法缝合的裂缝,让玉 娃痛心疾首。为何?玉娃想问窦溪,却羞愤地难以启口。

窦溪……伫立窗口,玉娃无声呼唤,遥望明月流泪。

复活节前一天,玉娃的心异常脆弱,眼泪向着窦溪流。窦溪对玉娃误解深深,决绝地诅咒玉娃,可以想象其狂怒,失望和仇恨让窦溪失去理智。玉娃无法在心里种下仇恨,窦溪的诅咒,是玉娃"蓄谋"已久才得到的。这个恶毒的诅咒虽然没有治好玉娃沉疴已久的失心症,但止住了玉娃身上流淌的脓血。玉娃相信,她的痛就是窦溪的痛。两心都在痛却不知道悲悯时,该是割袍断义的时候了。

窦溪的咒语像一柄利剑,高悬在玉娃头顶上。每当玉娃软弱地想放弃园地的耕作时,利剑就会毫不留情地刺向她的胸口,一个声音穿越时空而来,伤痛地对她说,殿堂只一步之遥,你不是一直想争气么?软弱的人啊,骨气到哪里去了?每当玉娃沉溺往事不能自拔时,利剑就会毫不留情地刺向她的胸口,从

时空而来的声音失望地对她说,数数眼角的鱼尾纹,殿堂只一步之遥,你不是一直在追逐梦想么?软弱的人啊,誓言到哪里去了?

"依奔佬窝驰心,打郭侬日簸米箕。"^①玉娃有点懊悔,认识窦溪之初,怎么忍心用民族话这样说他呢?这是天意么?有的棋子,命中注定走向,不是人的智慧能摆布的。

人啊,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能够突破自己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才能拥有自己的神灵,才能拥有强大的心灵力量。

六道轮回的大千世界,玉娃尽心尽力做事,只为了站在垭口, 让山风潇洒地扬送无以复活的心境。

注释:

①侬奔佬窝驰心,打郭侬日簸米箕:白族那马人支系话语, 大意是,你走了就走吧,你走了我心清静,我拿着簸箕簸送, 让风送你一程。

北方秋实印象

深秋,冀中平原的金黄色一望无际。蓝天高远,白云悠悠 荡着信天游。青纱帐挂着沉甸甸的念想,高粱穗子在秋风中喝 醉了,红着脸摇头晃脑。

晨曦唤醒庄户人的梦,原野飘荡庄稼成熟的甜香味,炊烟 袅袅上升农家笑语,"哧溜哧溜",枣树下喝粥的欢实劲儿将朝 阳招引。

挎着篮子走在田野上, 玉米豁开嘴迎接庄户人, 垄沟上此 起彼落的招呼声抑制不住满心喜悦。花生地里, 沾满泥土的双 手不停歇地将荚果放入篮子, 一篮篮花生被送到田头停着的车上。 摘棉花的手轻捷地弹着棉田, 腰间的褡裢装满了棉花, 发梢上 沾着棉花絮, 微风抚慰汗淋淋的笑脸。

津浦路上火车鸣笛声声。北上平津,一路观赏冀中平原秋色,我不由想起抗日英雄歌,"吱嘎吱嘎",支援前线的平板车在广袤的原野上行走。西走平汉路,顺河而下,依着船舷看秋景,我情不自禁想起村口老槐树上的大钟,钟声敲响,平原游击队的身姿清晰眼眸,地道战的枪声响在记忆深处……

农家小院的砖房填写秋实的音符,架子上垒满金灿灿的玉 米棒子,红艳艳的辣椒挂在门框边,院墙上的藤蔓挂满豆荚, 墙角堆满南瓜、大豆。火红的扶桑花畔,苹果在枝头着笑,沉 甸甸的果实把枝头压弯了。提篮持棍打枣的孩子,边拣边吃红枣,咬得满嘴甜。

月辉洒在冀中平原,沾满泥土的三轮车上放着劳动用具,静静地停在院中苹果树下,院外的大卡车半掀开篷布。电视的声音伴随着屋里接电话的声音,嫂子在跟娘家人唠嗑今年的收成。屋外石桌上,一碟炒花生,一盘枣,一壶葫芦酒,多年不见的老哥俩,说起了天蒙蒙亮时,推着板车上交公粮的情景。窗口透出橘黄的灯光,做完作业的孩子,被父亲和叔叔的谈话内容吸引,手支在下巴上凝神倾听。

老哥俩说得兴起,哥哥进屋拿出乐器,吹起唢呐。弟弟打开用塑料布包裹着的二胡,看到琴弓亮铮铮的,眼眶潮湿。拿着二胡,合着哥哥的唢呐,弟弟恍惚中忆起哥俩跟着老娘拾荒的岁月。弟弟北上求学,哥哥推着平板车送弟弟到车站。列车启动的瞬间,车窗外响起唢呐声……月光融融,唢呐欢快地吹奏,二胡愉快地呼应。不知何时,哥俩空了的酒杯被满上了酒,嫂子坐在一边静静地听。孩子窗口的灯光熄灭了,想必睡梦中的孩子,弦律融化在梦里,嘴角荡开迷人的笑。

葫芦头挂在树枝上,装点农家后院。弟弟随哥哥从地里干活回来,抓起水缸盖上放着的葫芦瓢,舀一瓢清凉的井水,"咕嘟咕嘟",一瓢水下到肚里,爽气!到浴室冲澡,拧开自来水龙头,太阳能水流热热地包裹全身,一天的疲劳顿消。到地窖里拿葫芦酒,弟弟看到堆积的葫芦装满粮食,不由口占一绝吟咏秋实。盛开在葫芦花下的恋情,犹如埋在地底的陈酿,在记忆深处启封。

秋阳暖暖,桂花香味在夜色里浓郁,丝丝缕缕浸入骨髓。 菊花开得烂漫,引得蜂飞蝶舞。泡一杯菊花茶,哥哥扳着指头 与弟弟整理秋实,一头品味一头打算来年的丰收……

"涮涮",秋雨光顾收割后的田野,点点滴滴敲打弟弟的行程。 秋意凉,迎面向冬,一圈又一圈的唢呐声荡漾翼中平原。

吆喝麻雀的日子

华馨带着女儿在北市区散步,不时被眼前飞过的麻雀吸引,这可爱的小精灵,转动着灵活的眼珠,翅膀收拢,或停歇在花坛里,或在离你三两步之遥漫步,更有那胆大的,跳上台阶,无视铺面里卖物购物的人,一步一跳,就像时装模特走着猫步。

华馨眼角有点潮,在澜沧江峡谷,她已经好多年没见到麻雀了,却在省城夏风里,邂逅这久远的灰褐色影子。

"妈妈,我们不也是在午门见到麻雀了么?"走在一侧的女儿说道。

午门的麻雀,在皇家园林自由自在散步,留在华馨的游记里。当时才八岁的女儿,在九龙壁前留影,麻雀从她面前飞过,小小羽翼将母女的北京行刻写在记忆里,而今已经高出华馨半个头即将升入初二的女儿,对麻雀依然感触深深!

城里长大的孩子,童年缺少乡野孩子的乐趣,华馨向女儿 讲起澜沧江畔的老屋,讲起小时在田野吆喝麻雀的日子。

田野的稻穗挂黄时,阿爸阿妈把稻草人插在田埂,稻草人 戴着破斗笠,在一波又一波的稻浪里,有的摇动手臂,有的扇 着破旧扇子。华馨背着书包到自家责任田里吆喝麻雀。

"嗬——哦——",华馨不时从书本上抬起头来,立起身,向着田野吼上两嗓子,便有一群麻雀从某丘田惊慌而去。"嗬——

哦——",邻家孩子呼应着华馨的吆喝声,又一群麻雀从稻田上惊慌地飞向天空。

稻谷就要开镰了,空气中弥漫谷子成熟的香味,村庄上空的麻雀多了起来,成群结队光临田野。坐在田埂上看书,热辣辣的风将华馨的心撩得迷醉。有时,她沉迷在书里,忘记吆喝麻雀,而邻家孩子贪玩,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每逢这时,华馨不用担心成群结队的麻雀落在田里,村里的大人牵挂庄稼,这个刚走那个又来,拿着又长又粗的草鞭,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抽打在大道上,爆炮般的响声在大道炸开,"哦——呵——",浑厚悠长的吆喝声随之响起,麻雀惊惶地从田野飞过村庄,向澜沧江峡谷深处飞去。到自家的责任田里吆喝麻雀,只是华馨的一个借口,为的是逃避劳动能有机会读喜爱的课外书。田野响着昆虫吟唱,稻穗在风中点头,蓝天高远,白云飘逸。华馨看书累了,就把书包当枕头,草帽盖在脸上,闭着眼睛在田埂上假寐。

这个季节,罐装酒成了最好的解乏解渴的东西。每当从地 里一头汗水回到老屋,从酒罐里舀出一勺米酒放在土碗里,放 一些白糖,兑上热水搅拌,或趁热喝或放凉了喝,解渴。

"叭,叭",奶奶手握烟锅杆,抽着烟。奶奶拗不过华馨的请求,讲起了故事:

"哦——嗬——",田野中响着吆喝声,一位年轻女人独自在田间吆喝麻雀,山林里总有一个声音呼应着她。有一天,年轻女人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对着山林喊道: "是朋友的话,不必躲躲藏藏,请露出真面目,过来喝一碗米酒。"年轻女人话声刚落,山林里转出一位中年妇女,走到年轻女人面前道谢。两个女人就在地头喝米酒聊天,越聊越合拍。此后多天,年轻

女人只要到地里吆喝麻雀,中年妇女就会呼应她,从山林里走出来与之喝米酒聊天。一天下午,两个女人喝完米酒,都有些醉意,中年妇女对年轻女人说:"老友老友,我的头皮直痒痒,头发里肯定有虱子了,请你帮忙抓虱子。"年轻女人应诺。事毕,中年妇女热情地对年轻女人说:"老友老友,你有头痛病,我给你按摩一下吧!"年轻女人自然应许。中年妇女的按摩轻柔,力道恰到好处。年轻女人舒服地轻哼了起来,突然头皮刀割般痛,她失声叫道:"老友老友,你下手轻点,弄痛我了。"话未说完,血从头上流下来,年轻女人挣脱中年妇女的按摩,转头一看,但见一只斑斓老虎狞笑着向她扑来,一队麻雀惊慌失措地从稻田上飞起……

奶奶的故事让华馨在田埂上吆喝麻雀时想入非非,如果遇到老虎变的中年妇女,华馨才不会傻乎乎地跟老虎在地头聊天喝米酒,她会把罐子里装的米酒全给老虎,待它喝醉露出原形时,与村里人合力把它绑成一个稻草人,让它代替华馨吆喝麻雀。有老虎吆喝麻雀,华馨可以高枕无忧地读书。

晒谷时节,是华馨童年中最快乐的时光。金黄的稻谷从地里背回家里,晾在楼板上。厨房顶是水泥晒台,与阁楼只隔一扇门。晒谷时,华馨的任务依然是吆喝麻雀,这时的华馨不会安静地读书,变得异常调皮。华馨在晒台上反盖了簸箕,用小棍把簸箕的一端支撑起来,小棍上系着绳子,簸箕下撒上几粒稻谷,手握着绳子一端,躲在阁楼上。过了一会儿,有几只麻雀飞落到晒台上,小心翼翼走近簸箕。华馨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盯着麻雀。麻雀走走跳跳,跳跳走走,眼珠转来转去查看四周,在簸箕周围来回试探了几回,直到确定没有危险,才一头钻入簸箕下,华馨赶紧拉动绳子,簸箕罩住麻雀。夕阳西下时,

楼柱上挂着七八只麻雀,当晚的饭桌上,自然增添了一道美味的菜。

有一年晒谷时节,华馨的脸颊肿得老高,用白族那马人支系的话说,生老掰。用医学语说,腮腺炎。农村的孩子贱生贱养,腮腺炎在乡下算不得回事。母亲到厨房,取下放在窗台上的石臼,拿起杵,在华馨肿得老高的腮帮上滚来滚去做出敲打的样子,嘴里念念有词: "老掰老掰,颠敌尼也机该[©],老亘老亘,颠敌尼也机亘[©]。"如此反复几回,母亲才如释重负地说: "好了好了,过几天,我的二姑娘就不会有老掰了。"华馨的任务依然翻晒谷子吆喝麻雀,腮帮肿得老高,吼叫不出声,就拿长竹杠吓走麻雀,可恨的是,麻雀不把脸颊肿得老高的华馨放在眼里,从晒台的这头飞到晒台的那头,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谷子。这一年捕麻雀,华馨比往年狠心,腮痛的怨气全发到麻雀身上了……

乡下为何渐渐少了麻雀?华馨无法回答女儿。

秋庄稼成熟,让大人们头痛的就是成群结队的麻雀,这些 野性十足而又胆小怕事的鸟儿,不知道从哪里飞来澜沧江峡谷, 在瓦缝和树上筑窝,盘亘在稻田里,与庄户人玩捉迷藏。澜沧 江两岸涌动一波又一波金黄稻浪,稻草人在山风中舞动手臂, 吆喝麻雀的声音此起彼伏,一群又一群的麻雀从地的这头飞到 那头,鸟鸣声声响在华馨的童年里。

渐渐地,澜沧江两岸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大片树木被砍伐后开挖梯田,大量的采矿及开发矿山,使得澜沧江峡谷变成现代黄土高坡,泥石流在大山的胸膛留下一道又一道伤痕。坐落在澜沧江东岸的老屋盼雨成烟,村里的水塘枯瘦,村民喝水日渐困难。以前,每当碧罗雪山飘起雾云,"刷拉拉",雨从西岸

过澜沧江,落在东岸村庄里,让田野洗个畅快的澡,而今,东岸的村民眼巴巴看着碧罗雪山飘起雾云,雨也降临西岸的村寨,却掉头回碧罗雪山去了。江东岸成片的梯田变成旱地,麻雀也渐渐从庄户人视线里消失,那些稻草人在寂寞里沤烂后随风飘散……

散步结束回到华馨弟弟家里,女儿缠着头发花白的外婆,讲老虎变成中年妇女吆喝麻雀的故事。做外婆的在华馨讲过的故事基础上,续道:

老虎把年轻女人吃掉后,变成她的模样去到年轻女人的家。 年轻女人是个苦命的人,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住在离村一里地的 地方。两个孩子看到母亲回来了,非常开心。

老虎变的母亲说: "你们姐妹拿着瓦罐给我到地头接水, 谁接的水最清,就说明谁最有孝心,晚上跟我一起睡。"

姐妹俩拿着瓦罐到地头接水。半路上,姐姐对妹妹说:"你不觉得母亲今天与往常有异样么?说话声粗哑,手上长着毛。"

妹妹不以为然,说那是母亲劳累导致的,不听姐姐劝阻,接了一罐清水回家,姐姐接了一罐浑水回家。晚上,妹妹跟老 虎变的母亲睡在一起,姐姐睡在对面床上。

半夜,姐姐听到嚼东西的声音,就问: "阿妈,你吃什么呀?"

老虎说:"吃豆子。"

"阿妈,我也想吃。"姐姐撒娇地说。

"真是个馋嘴的孩子,接着!"老虎将几根手指头丢给姐姐。 看到手指头,姐姐的疑惑和预感被证实了,睡在对面的是 个可怕的家伙,把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吃掉了。她不敢哭出声, 强忍哭腔,尽量平静地对老虎说:"阿妈,我要尿尿。"

- "就在门后面尿吧。"老虎打了个哈欠说。
- "不,屋里会臭哩。"姐姐回答。
- "就在灶门口撒吧。"老虎不耐烦地说。
- "不,灶神爷会降罪哩。"姐姐说:"我还是到梨树下撒尿吧。"
 - "夜已深,阿妈不放心女儿到外面。"老虎诚恳地说。
 - "那阿妈就把绳子拴在我手上,不放心时拉一下。"姐姐说。 老虎同意。

姐姐找了一根长绳,一头拴住自己的左手,另一头交给老虎,走到院子里。那晚的月亮真白啊,又大又圆,把院子照得亮汪汪的。老虎拉绳子,姐姐就应声,大声说我不仅撒尿还屙屎。老虎放心了。姐姐乘老虎麻痹大意时,悄悄把绳子拴到梨树上,爬到梨树上躲了起来。待到老虎觉得势头不对,追到梨树下,才知道姐姐已经识破了它的诡计,怒吼一声现出原形,用身子拱梨树。姐姐爬到树尖,绝望中向月亮呼救。月亮抛出一根绳子,绳子上吊着一个竹篮,把姐姐吊到月亮上去了。老虎向月亮提出抗议,说月亮把女儿吊到天上去了,它也要到月亮上和女儿生活在一起。月亮向老虎抛下竹篮,吊着竹篮的绳子细细的。老虎爬到竹篮里,竹篮向月亮飘去,半路上绳子断了,老虎摔到地上成了肉饼。

- "外婆, 乡下为何少了麻雀?"女儿问。
- "因为老虎被月亮摔死了。"外婆幽默地说。
- "外婆,我不是三岁小孩了。"女儿笑了起来。
- "麻雀飞往北京去了。"外婆肯定地告诉孙女。

在澜沧江峡谷劳作了一辈子的母亲,晚年被儿子从乡下接 到城里住,她心目中的圣地是北京,就像孩子们打小唱"我爱 北京天安门"一样,麻雀在澜沧峡谷无法立身,当然飞往北京。 母亲回答孙女时,神情有点落寞,华馨眼前闪过母亲在田头摔打草鞭吆喝麻雀的情形。

"外婆,麻雀飞回来了。"女儿给外婆讲述与妈妈散步时看到麻雀的情景。

麻雀飞回来了!

女儿的话让华馨心念一动。退耕还林后,澜沧江两岸泛起 点点新绿,华馨坚信有一天,麻雀飞临澜沧江畔老屋上空,灰 褐色的羽翼展开在孩子们眼眸里,吆喝麻雀的声音响彻澜沧江 峡谷。

注释:

- ①老掰老掰,颠敌尼也机该:白族那马人支系话语,大意是, 腮腺炎腮腺炎,拿杵治理。
- ② 老亘老亘, 颠敌尼也机亘: 白族那马人支系话语, 大意是, 用杵治理腮腺炎, 把杵臼搬来。

永远的格桑梅朵

湿漉漉的青石板路面,一把雨伞在小巷尽头撑开。穿过寂寞的巷子,躲进蓝色雨伞下,梦娇傍着赵兴的肩,雨雾朦胧里走向香格里拉。

云层低矮,展臂拥抱高原,脚印淹没在格桑花海里。

"格桑梅朵!"梦娇激动地欢呼,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从这 朵花飞向那朵花。

赵兴笑了,看着眼前任性的人儿,眼里写满疼爱。

捧着一株纤细的格桑,梦娇羞笑着把脸埋入花蕊,像一朵 娇媚迷人的格桑梅朵。

"梦娇,我找到了八瓣的格桑花。"赵兴披着金黄的阳光, 笑靥如手里捧着的七彩花束,快乐地说:"送给你,卡瓦格博神峰保佑,幸福吉祥永远伴随!"

梳齿间盈盈碧塔海波光,草原漫溢格桑花,赵兴怀护着梦 娇策马放歌。日照金山,他们跪在神山前,手指交叠着发誓彼 此忠贞。

追梦路上,赵兴的背影在前面为梦娇引路。她小心翼翼握住神灵祝福过的爱情,漂泊异乡,与赵兴短信频繁,融化在远方温暖的目光里,天涯变得不远,幸福就像格桑花开放在日子里。

城市的霓虹缺少酥油清香和糌粑真诚,"义"就像薄冰, 一碰就碎,"情"就像昙花,一现就谢。他们的快乐招致冰雹袭击, 赵兴处在流言蜚语漩涡中, 梦娇坚信赵兴不是背信弃义的小人, 也不是朝三暮四玩弄感情的骗子,她为赵兴辩解,因此受到攻讦, 被暗箭中伤。今梦娇悲伤和失望的是, 赵兴疏忽大意, 居然听 信暗箭中伤梦娇的人,偏听偏信中对梦娇误解深深,严厉责备 梦娇。梦娇的心在瞬间生锈,层层剥蚀掉落。梦娇的心在瞬间 破碎,华佗转世也难医治。种种假象,让爱得纯真的她无法接 受残酷的现实, 赵兴怎么会具有谣言中所列的丑陋和变色龙般 的面孔呢?难卸相思和痛入骨头,像锋利的刀子切割梦娇的灵魂, 她不知不觉陷入消沉的沼泽难以自拔, 软弱地蜗藏在往事的硬 壳里不愿长大,对赵兴的态度变得言不由衷。心在极度不平里, 她变得莫名其妙啰唆,让他无法理喻。就像被人施放了蛊,梦 娇是一条蛇,冰凉地缠绕在赵兴的脖子上,他感到窒息。赵兴 试图用火热捂暖梦娇失落的心,唤回她那天真浪漫如银铃般的 笑声, 可她冷如明永恰冰川, 把他的炽热封冻。

秋色迷离,梦娇再次启程到香格里拉。天蓝云白,雄鹰飞翔。神山澄明,玛尼堆经幡猎猎,松赞林寺传来法号声声,经简悠悠转动,阳光洒在阿妈花白的头发上。梦娇静坐飞来寺观景台,面对卡瓦格博雪峰,珠泪涟涟。

梅里雪山十三峰,主峰卡瓦格博雪峰雄峻神秘,梦娇多想 拨开缭绕在雪山上的雾纱,看看神山的胸膛是否珍藏着一泓碧湖。 峰峦峥嵘,谁的眼泪在群山之上聚集成湖?

大地寂寂,积雪眩目刺眼,流云的梦还没有苏醒。天空渐渐透亮,一抹金晖照在雪峰上,鸟鸣清脆。雾从山谷升起,渐渐浓密,在雪峰的半山腰形成了一条洁白的绸带。

这是藏民传说中的卡瓦格博雪峰献哈达!梦娇激动地屏住呼吸,泪如泉涌。脚步落在香格里拉土地上时,她在心里向神山默祷,如果赵兴的誓言鲜活如初,他们的爱情受到神灵护佑,就请神山现出献哈达的奇观。

神山验证了她的请求。

我怎么就不相信内心的感觉,误听误解赵兴,像钻山甲般 遁入地底,逃离恋人视线,全然不顾他内心的痛苦呢? 眼睛睁着,我怎么像盲人般看不到真相,充当了报丧的乌鸦,令爱情 蒙上不祥的色彩……梦娇的悔恨无以言说,她的心境像转山者,一步一步走向明永恰冰川。从雪峰顶直扑澜沧江,明永恰冰川 如玉龙般游动。狼毒花燃烧澜沧江峡谷,热烈而又奔放。梦娇 没有去朝拜太子庙,没有去转动经筒抚摸岁月印痕,更没有沉 迷在藏家缠绵的情歌里,她漫无目的行走,迷失在如火如血的 狼毒花里。

转过一座小山包,梦娇眼前居然出现了一个湖。雾如纱幔笼罩着湖,云朵飘逸,就像绣在纱幔上的图案。草坪青青,直伸入湖心。"嘎嘎",天鹅叫着飞过湖面。她盘腿坐在草坪上,思绪融在湖景里,世界在水的气息里不复存在。

隐隐约约飘来诵经声,云雾渐渐散去,水面倒映蓝天白云和山影。突然,梦娇睁大了眼,不敢相信地咬了一下嘴角,生疼。 赵兴伫立对岸,斜挎相机的身影寂寥。隔岸对视,两人就像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法,嘴微张,眼神惊讶,却发不出声。

"圣洁的雪山给我带来了花朵,像纳木错一样。你给我秋波,你的笑容点燃了我朝圣的香火,格桑梅朵,我想亲亲你的酒窝……"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赵兴醒悟过来,他激动地唱起藏歌,绕湖向梦娇走去。

星河璀璨,银河闪烁,澜沧江激流冲刷明永村的夜。藏家屋顶, 赵兴和梦娇相依相靠在一起看星星。他在她的手心写下了"明" 字,把藏袍裹在她身上,将瑟瑟颤抖的人儿拥入怀里,爱怜地说: "我的羔羊,今后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对不起,对不起……"梦娇痛悔地讷讷,眼泪簌簌落在赵 兴的衣襟上。

"傻孩子,你需要长大,情怀大度需要一个磨炼的过程。" 赵兴给梦娇擦眼泪,心痛地说: "不哭了啊!不哭了。女人真 是麻烦,动不动就哭,弄不懂女人的眼泪为何像澜沧江水那样 多。"

梦娇破涕为笑。

"啊,啊,这就对了,一个人的心胸要开阔辽远。我的女孩,心怀爱情,要经得起颠簸。神山一直护佑着我们的爱情,忠贞的誓言犹如千年不化的雪。神灵是不会让相爱的人分开的,我们受到神灵的祝福和保护,还有什么可怕的!"赵兴就像喝醉了的歌手,对梦娇唱歌般耳语。

"赵兴……"

"啥也不要说了。"他握住她冰凉的小手,手指交叠着捂在自己的胸口,深情地说:"梦娇,你是我的格桑,永远的格桑梅朵……"



缘聚

相见者,逊怀念。人不遇,心尤通。

——题记

如果我的心,痛且碎,如果我的行走,在云岭只剩仰望的泪水, 风啊,请携带我到天边,让我去做叛逆的流浪者。生命终结的时刻, 怨艾的魂灵会变成一粒种子,风啊,请带着这粒种子回到澜沧 江峡谷,种在老屋后园的枣树旁。

火塘边的阿爷,请把砍柴的刀放入刀架上,不要为出门的 孙女占卦喊魂,房背后码着柴,与屋檐下的小鸟窝一样齐,足 够你煨茶三年。我的阿妈,为何撩起围腰擦眼泪,从盐马古道 走来的女儿,烙着自己民族的印迹,想出门见识外面的世界三年。 我的阿爸,熊皮袋里的箭已经装满,可后山上的狗熊唱着天籁 的歌,猎人的弩弓不会射向会唱歌的生命,但能在竞技场上展 现风采三年。

我的根盘在南高原,无论走得多远,我能听到你的呼唤。 我的情缠绕着红土地,无论漂流何方,抽刀断水难把心封冻。 月华清冷, 枕着他乡歌声入梦, 我的耳畔浮着你的气息, 我的 齿印嵌在你的肌肤里。

在时光的追梦里,请等我三年啊,我会因为你而美丽。 扣着脉息,把着血液,与你相聚的理由,是我的精神皈依。

村庄上空飞翔燕子,桃红李白,树树争春。白云层层叠叠奔涌,舒展故人回望的笑脸。采一束红艳的杜鹃花,摘几枝垂柳,我来了,与亲人一起,牵着你的手走进春天。

走向山冈,心室储藏泪水,不再恣意抛洒。清理石屋上的蛛丝, 原以为心硬如铁,何以泪落松柏?放下伤感的诗句,何以彷徨 苍白的思念?

不屈服命运的摆弄,却挥不开人为制造的祸害。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让醒着的人无处寻觅你的背影。爱在无助里,爱在寂寞里,焚香祷告在无望里。

叩拜山门,静坐小溪边,不多想,天地间,是否有命运的 安排和轮回!

山谷火棘红艳艳,采来火棘串成项链,岁月歌谣挂在脖颈上。 只恨乌鸦多嘴,传递聚会的信息,通往天国的路在何方?

坐在荒草地里,木叶声声,把昨日追忆。

我是蜂儿,被你捧着在桃瓣上采蜜,秋雨缠绵一生一世; 我是萌芽,枯干旁抒写春的旋律,一抹馨香绿了原野;我是精 灵,立在荷蕊上歌唱,雾海漂流仙女的红舞鞋;我是海浪,倾 尽一生爱恋拥抱冰川,红日刺绣盖头,收藏滴血心思……其实, 我什么都不是,仅仅是个痴情的旅者,今夜借宿你的园地。

崇拜高山,心胸博大高远。热爱流水,情愫清澈见底。向往大海,堤岸举着小溪梦。仰慕弱小者的勇敢,蚂蚁抱团横渡激流。高原飘扬经幡,鹰翼编织创世传说。在相知的网上,请握住我的目光,坚冰也会融化成水。

四

森林莽莽苍苍,马儿打响喷鼻,草尖滚动露珠。山脊停歇村寨炊烟,农家阿妹在屋檐下栽种月季,春雷声声催耕插秧忙。

钟声飘荡,月华意会,小鸟依偎在松枝上呢喃。堤岸泊着小船, 等待卦约的脚步。

不愿让你在聚会里感受寂寞,不愿让你在文字飞扬里读到 失落,不愿让你在拥有后跌入惆怅,不愿让你在明媚的春日品 味雨雪……祈愿自己是一颗流星,携带祝福,从你的窗前划过。 亲爱的,今夜我吹着风,拥吻你的口弦。 "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茶香袅袅里读宋词,愁郁结在眉心,沉甸甸不堪承受。打开好久不曾进去的群,诸友话题春花烂漫。图片飞转摄影的喜悦,我不觉被吸引,抬一条小凳,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坐下静听。

田野里开放的豌豆花,山坡上的剑麻,峰峦上的积雪,让第一次拍摄数码图片的我兴奋异常。我在懵懂里开始摄影生涯,徒步山川,快乐如春燕。低矮的民居采访带来的震撼,处理图片时重温置身大自然的惬意,一波又一波温情,从心上淌过。镜头再现的美催生想象双翅,歌声从心窝飞向大自然。

一张图片、一首歌、一个故事,触动内心审美共鸣。神思聚会缥缈里,握笔在手,情思如溪流,过滤杂质,留下纯洁; 砍掉虚伪,留下真诚;摒弃欺诈,留下诚信。

相聚不需要理由,相知不需要借口。聚,缘分的开始,快 乐的开端。

栖息在月亮上

整整守候一轮年轮,才能得以相会,却在最近的河流上,永远也无法走近……长亭、三脚架、相机、木栈道,静候明月升起,夜风凉飕飕。我斜坐长椅上,依着亭柱,默看谷底的城市华灯渐次亮起。

明月从山背后露出恬静的脸,山的剪影烘托月的素净,使得月格外明亮。明月渐渐爬升,天空蓝得醉人,城市的夜色浓烈,穿城而过的江水挥不开夜的热情,霓虹灯的投影浓得让江水静止不前,大桥小桥犹如横卧的两条彩虹,车灯流动。江滨走廊灯火辉煌,宛如两条隔江并行的龙,向峡谷纵深处延伸。

挎着相机扛着三脚架走在栈道上,清辉透过树枝伴我同行。 我想揽月入怀,却是可望而不可即。山脚下城镇的霓虹热烈奔放, 心在繁华外,渺小在浩瀚天宇里。

山的轮廓朦胧,白日里望不到尽头的重重山峦,在明月照射下淡远了。阅读山峦的心层层加重失落,灵魂在树梢上孤独地荡来荡去。望月痴问,何处才有阅尽世事的平台?何处才有浣洗人心的溪流?

- "山太高了,我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 "那就登高,站在最高的峰顶,你会望远。"
- "我能攀上最高的峰顶么?

"你能!"

溅落石头上的流水"叮咚"有声, 月华丝丝缕缕编织梦的衣裳。

月亮离地球最近的一天,也是明月最圆最亮的一天,需要十二年的光阴才换得一晚这样的机会!我在守候自然的奇观,谁又在守候另一番风景?

这个夜晚,是月亮与地球相会的时光,月华如洗,情愫无言。 这个夜晚,缺失心与心相会的地盘,南国的冬日不飘雪,骨头 里的冷让镜头后的眼眸结冰。

我的佛,让我贮藏今夜的月光吧,当有一天我碎在此岸的 修持里,就让我融化在贮藏的月光里,为彼岸的幸福祈祷。

月挂树梢,借树干传递抚慰的心意。我紧了紧风衣,搓搓冰凉的双手,收拾好摄影包,把三脚架收在套子里,不再追随着摄友们的脚步拍摄夜景。靠着树干,坐在一地月华里,放任心的念想。

地球初始,两颗双生行星碰在一起,其中一颗撞得粉碎,碎片遍布运行轨道上,另一颗吸收了一部分碎片,变得更巨大,这就是地球,几亿年后,轨道上的碎片渐渐整合,形成了围绕地球运行的月球,月球虽与地球相伴,但并不是真正的地球卫星,因其质量大,它与地球的相互牵引,成了宇宙中难得的一对伴侣,但现在天文学家发现,月球正以每年3.8厘米的速度离开地球,多少亿年后,地球将失去月球这颗伴星……茫茫宇宙中天造地设的一对伴侣尚如此,何况心灵共鸣的人!

夜深沉, 怅然锁住品读夜月的心。

心被锁住了,灵魂栖息在月亮上,山川演奏的旋律,还会有高山流水么?

季节的过往

风,穿过季节,把亲人的目光铺长。

——题记

一、七月荷香

心,在七月里走远。大观公园的荷香,让我滋生"藏"的想法,于是就有了愚笨的短信。有多久没穿高跟鞋,没有在意过。有多久没穿裙装,没有在意过。彝寨的山歌将我的脚步引向盐马古道,一位安静在厨房的女子,在苦荞粑粑的清香里,摇摇晃晃走上文学的藤桥。而今,我提着破旧的旅游鞋,赤足站在文学的边缘,回头审视走过的路。

背着行囊走在乡野中的女人,一直未曾留意高原的骄阳晒坏的脸;车站一次又一次送别,他的目光无奈地抚慰远行的背影,女儿的笑靥充实寻梦旅程,丰富生活的内涵……

七月,让我学会了对着镜子发呆,为一张被岁月锈蚀的脸悲哀。七月,让我偷偷欢笑也让我偷偷流泪,为走近却又遥远的梦。穿过高楼大厦,我对自己说,都市的风没有峡谷的自由,都市的雨没有峡谷的宽厚,都市的彩虹没有峡谷的明丽,都市

的歌没有峡谷的淳朴。

从无数的风景里安然走过,从连绵的群山恬静走来,只为 共鸣与相惜。只想放纵地自我欺骗一回,在未曾稳定的波澜里 沉浮,在不起眼的理由里迷失……漩涡留下痕迹,难以凑成潇 洒的诗句,一颗心在七月里疼痛。

火塘传承的故事,只有山寨的月亮读得懂。木板房孕育的 爱情,只有山寨的星星读得懂。没能拥有抓住羽翼的力量,何 苦羡慕蓝天高远的鹰,不如在七月放飞心绪,不如在七月打碎 承诺。

买好旗袍、披肩、高跟鞋,却冷淡了在都市招摇的虚荣,依然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服,平静地走在都市的佳丽间。都市 有冷漠也有真诚,心在都市里藏着七月荷香。

打整七月里光与影的杰作,梳理情感空间,方知最美的服装已被岁月绣在日历上,远方的情怀难以描画完整的开始。遥远的走近与最近的远离,正如日子流逝,平淡无语。

七月的最末一夜,心灵漫溢柔情,距离都市六百多公里, 边陲小镇有我熟悉的呼吸,握在掌心的幸福,是一间陋室浓藏 的亲情。七月的富有,原来是一颗未曾走远的心!

二、哭什么呢

这不是我们熟悉的木屋,地板也不是我们踩在上面摇摇晃晃的藤篾编的楼板。这是一间陌生的屋子,虽然窗明几净,但没有火塘,可我笑着,你的肩膀是这样的安全,你的手温是这样的真切。你对我说,蓝月田的夜流淌酒香,澜沧江的涛声是

乡音在合唱,秃头岩怪树林发出的鬼魅声音不可怕,月亮永远 对着大地亲切微笑。

哭什么呢,那么大的人啦!

那只鹰,从童年的梦境里飞落下来,鹰翼好有力啊! 桀骜不驯的鹰眼,对我温和地笑着。我光着脚丫向鹰奔去。他飞升向天空,盘旋在蓝天白云下,太阳是他耀眼的皇冠,星星是他洒落的诗句。追逐鹰影,脚印流淌血,南高原最高的山岭最高的大树上飘荡松萝,那是我请风挂住的秀发,心犹如火棘果,红艳在千年古树上。即使变不成一只鹰与他齐飞,我也要站成鹰的姿势,让鹰望向大地的眼光不再失落;我要守住一块园地,让鹰飞累时有一个歇脚和充饥的地方。

哭什么呢,那么大的人啦!

稻田边野月季开得灿烂,你用手指梳理我的长发,把月季花环戴在我头上,爱怜地拭去我眼角的泪珠,说,傻丫头,鹰是飞翔的,他的领地是天空,他是宇宙的流浪者。当你不再丑陋的那一天,你也会变成一只鹰,与你的鹰共同翱翔蓝天。即使,就算你变不了鹰,变成一只小鸟,去歌唱吧,自由属于向往飞翔的心灵。

哭什么呢,那么大的人啦!

扎着双辫的女孩,立在金黄的稻田畔,甩着草编的鞭子,吆喝着赶麻雀。那只鹰,俯冲而下落在我面前,双翼带起一股风,鹰眼将惊倒在地的人安抚。我的梦中,从此有了鹰飞翔的雄姿……起步的人还来不及练习飞高,我不知道心为何变得敏感易碎,自卑在丑陋里,湖水发出羞惭的鸣咽。我是一个被山野惯坏的孩子,我是一个被大地母亲溺爱的女儿,躲在鹰眼看不到的角落伤怀。没有什么比丑陋更可怕的了,它会让一颗骄

傲的心遍体鳞伤,它会让一双明亮的眼睛黯淡无光,它会让智 慧的头颅一片空白。

哭什么呢,那么大的人啦!

杜鹃花开,峡谷里没有停留的脚步,大山养育的女儿没有 娇气的叹息。别在背阴的地方放飞风筝,别在泥石流落下的地 方栽下荞麦,别在荆棘丛里放置蜂房。我的心为你跳动,我的 血管流着与你同样的血。如果你感到委屈就对我喃喃,我没有 远离,一直驻扎你的心里。月光是鹰为你演奏的巴乌,天空突 然间落下雨,那是鹰为你流下痛惜的泪水;彩虹是鹰为你抒写 的音谱,大地突然间花开了,那是鹰为你唱着喜悦的歌谣…… 瞧你这傻丫头,为何把眼睛揉红了,弄得我的眼窝也湿湿的。 还记得十多年前的冬夜么?我为伏案写作的你添加茶水,而今 枣红了,我们该欢笑才对……别再哭啦,你若再哭,我将控制 不了眼泪,老天就会倾洒瓢泼大雨。

哭什么呢,那么大的人啦!

三、病中小札

雨,持续下了十多天,我也陆续病了十多天。停药的那天,雨停了,天空露出丝丝云霞。我突然想起,好多天没跟母亲通话了。 急急冲到水龙头下洗脸,唯恐拥夜听雨的泪痕,被电话那头的母亲察觉。

母亲在电话那头,伤痛地慌乱地掩盖什么。我听到她将话 筒移开,犹疑地低声问父亲,要不要告诉二女儿?

心,疼了一下,又一下。母亲花白的发晃动眼前。我尽量

用平稳的声音说,阿妈,我已经知道了。母亲声音突然带泪,低沉而压抑,我的眼泪随之流淌,只因我在病中,亲人们对我刻意隐瞒姐夫的病情。

每当雨夜,我的心极其脆弱,整夜耗在电脑前听歌,只想 傍着一份温情,度过令人难挨的时光。手机定时响了,那是严 格的吃药时间。雨,就像人的泪水,怎么也流不完。牵挂病中 的姐夫,尤其想念姐姐。

像一只草蚁,活在日子的长长短短里。像过山的风,留在季节的枯叶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向你讷讷心事,山岩怎能分担 杜鹃的爱与恨。我不知道为何心藏着时淡时浓的情谊,文字苍白, 思念的路程遥远。

母亲,就让我伏在您的膝上任性撒娇吧,我永远是您的宝贝。雨帘阻挡不了脚步,凄风苦雨里,女儿会稳稳地擎着一把伞。 我不会再打黑晕,呼吸平稳,亲人担忧的目光渐渐欣慰。

母亲,就让我匍匐在您的脚前含泪歌唱吧,我永远是您的 宝贝。追梦文学园地,苦行僧般修持,女儿的脉跳与大地的脉 息融在一起,情怀悲悯,三江水常流。

牧放在香格里拉

静静的夜里,捧起一抹色彩,这个春天,我知道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唱响春天的格桑花,草原上牧人扬起乌朵,从马奶河畔走来。黛青色的山峦守护绿色草地,牦牛悠闲地甩打尾巴,踩着春日节拍。

阳光照在卡瓦格博峰上,山头积雪泛起柔和的光晕,经幡牵着阿妈目光。珠露打湿牧羊姑娘裙裾,雄鹰掠过牧场。田野油菜花开,蜜蜂飞舞。酥油糌粑掺揉牧人歌调,晒青稞的木架静立藏家院子,成了一道安逸的屏风。

牧人的世界青山绿草,牧人的世界蓝天白云,牧人的世界 鸟语花香,牧人的世界是狂风暴雨,牧人的世界清冷寂寞…… 自由行走在天地间的牧人,肩上扛着妻儿的安宁,为远方的家 那缕炊烟安然升起,过着幸福的流浪生活。

这个春天,我想谱写一首牧人恋歌,马奶河源头的飞瀑成为调音的口弦,雨崩村的星星成为伴音的精灵,明永恰的冰川成为填词的灯烛,碧塔海的波光成为伴奏的手鼓……这个春天,我对自己说,成为一名牧人吧,流浪广袤原野,唱着自由自在的歌。

这个春天,我只想变回两小无猜的童真时代,拉着牛尾巴 涉过暴涨的河流,与你在白桦树干上刻写"牧"字。山冈回荡歌声,

青草地突兀的石头上,摆满你从山谷采来的野果。简陋的教室里,赌气在课桌上划下楚河汉界,发誓与你不共戴天,你却在我的抽屉里放上一个石榴,赔着笑脸说"对不起"。勤工俭学,我们在石场敲击碎石,手掌磨起老茧,小小铁锤重如千斤,你从书包里掏出一串野葡萄柔声说"歇歇吧"。背着水桶走在回村的路上,迎面撞上你关切的目光,高坎处有你伸出的手。山坡上割马草,戴着你编织的花环,在小伙伴的歌声里充当幸福的小新娘……

走在岁月里,不曾忘记风雪天赶着牛儿过垭口的情景。外出求学的我走在通往村寨的山路上,被大雪封在垭口,你闻讯赶着牛儿踏出一条路。坡脚下歇息,难以避开刺骨的寒冷,依着牦牛,你唱起了牧歌。我颤抖着身子尽量挤往你身边,搓着冰凉的小手,祈愿将来随你放牧,走遍香格里拉山山水水……

山水明净,孕育牧人情怀。永远的香格里拉,我其实只是 一名过客,追随牧人的歌声踏上寻梦之旅,说着转经者的故事。

尘世纷争,我心厌倦,不经意邂逅明永村的月,一醉难解千愁。你说你是天地间最自由的歌者,你的世界是牧人的世界。借着一分醉,我打开你的手,触摸手心的纹理,对你讷讷,牧人的世界岂能没有炊烟,就让我做一只牛虻吧,每天听着你的歌唱,只要感到快乐,可以忍受鞭打。

格桑花开了,天空依然蔚蓝,白云依然纯净,神山依然圣洁,泉水依然清澈,可那曾经高高扬起的乌朵却埋在雪地里。草地上没有泪水流淌的空间,我默默捧起陨落的梦,续写香格里拉神话。

今夜, 犹唱牧歌。

再次到大观楼赏荷,垂柳依依如旧,心境却与之前的赏荷 大不同。

青青荷叶,犹如滇池在大观楼撑开的无数雨伞。荷叶烘托 荷花,有的怒放,有的打着花苞,有的残缺了荷瓣,仍骄傲地 展露莲蓬风韵。

荷叶错落,铺盖水面,叶与叶衔接的曲线就像游动的蝌蚪,"蝌蚪"高举着一把碧绿的荷伞,一抹红色在满池绿色里羞笑。每当风涌起,荷伞翻卷,羞红突然变成盛放的荷花,惊醒醺醉的眼眸。风调皮而又任性,将荷伞一开一合,荷花就像宝莲灯般,在游动的"蝌蚪"旁微微晃动。明媚的阳光犹如火种,点燃"宝莲灯"。不远处,白色花瓣从微卷的翠叶上探出头来。

心绪透穿荷田,放飞七月风筝。

"小慧,你过来我这个位置拍摄,看看荷花的美与你所处的位置有何不同。"一位中年男摄影师,遮阳帽下头发花白,招呼着不远处的摄友。

这个被称为小慧的女摄影师大约 40 岁,白皙的脸上鱼尾纹密布,她应声将三脚架和相机搬到男摄影师的三脚架旁。两个三脚架紧挨在一起,两台相机并列在一起,两杆长枪大炮般的镜头面向荷池。两个中年人的目光不时从取景镜目器移开,会

意地对视一眼。男的不时指点女的,女的不时点头。

人在风景里,心在风景外。摄影人在荷池畔的忘我切磋, 感染了我这旁观的人,厚重的情谊引发内心共鸣,思念随风 飞起。

远方到底有多远,是否怀藏荷的暗香? 只为相知相惜,是 否珍惜和包容成长中的纯真和幼稚? 风雨同舟中相扶相携,脚 步能行多远? 人言可畏里,锻打的情谊能安然越过他人处心积 虑设置的陷阱么?

心与心在错怪里远离,日子就像凋零的荷瓣。荷叶合掌收 留残瓣,不经意催熟莲蓬里的籽。

风可以掩盖一切,也可以掀开一切。每当感到孤独的时候,不妨让自己静坐风里,面壁天地三天。白云书写藏荷的浓烈,莲藕谱写忠贞的富有。醉在风雨飘摇里,誓言散落,一地相思。挥手驱赶势利的蜂,回头再整理被冰雹打乱的草场。

月光吻着篱笆墙上的口弦,眼眸落在连绵起伏的峰峦。高山草甸响着牧人的歌声,木板房亮着不熄的火种。借助风力,双手牵住隐形的衣角,把熟透的莲籽种在心的荷池里。

一轮又一轮希冀, 酝酿在耕耘里。一波又一波喜悦, 结果 在收获里。清溪抚慰日子的裂痕,山峡豁然语言的贫瘠。银辉作经, 荷香作纬,把梦编织。

安静在隔岸注视里,种不了太阳,种不了月亮,就撒下莲籽吧,来年荷花开,闻香识心不仅仅是一种传说。

眼眸摇曳荷影,追风逐梦。

心室藏着荷影, 栉风沐雨。

同望当空月

天气渐凉,我起身关窗,惊喜地看到窗外竟是一轮明月,灰黑的云层难以阻挡蓝色蔓延,就像舞台上徐徐拉开的帷幕,蓝盈盈的天色往周边驱赶云层,此时已经是十六日的凌晨了,时光的脚步跨过了中秋夜。

月色撩人,不忍关窗拒之,我就这样依着窗,在凌晨微凉 里赏月。

友人在中秋夜邀我同赏月,守候了一晚不见明月露脸,云 层黑着脸堆积,友人忧愁地说"天要下雨……"想必此时友人 酣睡不醒,不知月华是否透过纱窗进入她梦乡,抚慰她的失落?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一书的自序里,开头一段就针对记者认为他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发了感慨: "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我写了十多年的文章,皆因爱好所然,喜欢在静夜用文字叩问心灵,编织美与善,鞭挞假丑恶,释怀心情,从来也不奢望出版个人书籍。盐马古道之旅促使我走上写书的道路,这才深切体会到余秋雨所言发自肺腑。

月明时节,我总爱待在夜的一隅,拥着月光,静享来自心底的幽静。黎明前的月色虽美,却也是霜露渐重,我不再依窗望月。难以入睡,泡一杯清茶置于几案,调小音量放喜爱的音乐,

在一屋流淌的音乐里,放松身心,半躺在藤椅上,小腹上盖一件外衣,脚横搭在小凳上,怀里摊开一本唐诗,漫不经心地读。

竹坞无尘水槛清, 相思迢递隔重城。 秋阴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雨声。

李商隐的诗道不尽客路惆怅,诗人思念友人的心境让我共鸣。我翻读手机里的短信,来自大江南北的短信祝福温馨满怀。这样的夜晚,贪恋北方秋色的摄友,睡梦中是否拳握荷香?风在耳边絮语,谁把盏与枯荷对话,念着南高原祈福的诵词?

我不知道余秋雨出书的路,是否曾经有过遇人不淑?而我,一位文学爱好者,机遇让我得以出版书,因而在蜕变成"作家"的过程中,写书"感到年岁徒增",就是落发萧萧,脸色异常憔悴,散文集出版的维权经历,让我阅读形形色色人心,作为教师身居校园只知道教育孩子们向善的我,痛感人心险恶,心灵经历炼狱般痛苦后渐趋平淡。

人在旅程,欣赏景致对与错,尽在无语里。作为写书的人,经历或许是财富,但我宁可不写书,也不要令人痛苦的经历,只愿社会多一份纯真。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浮躁时代,人心势利,避免不了人为制造的伤害。掬起辛酸泪,拥抱苦难,坚信少数人的欲壑难填抹杀不了大多数人的善良正直,风雨历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字,美丽在读者心头,让追梦文学家园的人感到欣慰。

闻香走向荷塘,识得春风,同望当空月,怀藏一瓣荷香。 情怀放逐天地,山川河流培育大气。摒弃小我,多一些大我意识。 看淡功名,文字背后多一些冷静思考。热爱生活,多给予身边 的人一些快乐。珍爱生命,用勤劳搭建审美虹桥。

手边飘逸一丝茶香,身畔倾泻一缕月光,耳际萦绕一个音符, 人生如此,还有啥遗憾的。

"行走,不是为了求取荣光,不是为了灿烂自己,而是为着骨子里的那一份执着,为了那片温馨的文学天空……"文友在解读霞衣,也是其内心写照。这位文学追梦者,从川府之国走向青岛的大海之滨、辽宁盘锦的红海滩、安徽的九华山和塞外沙漠、十里九曲的黄河,用光影和文字抒写人生。

"十轮霜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隅。"摄友寄情山水,独 坐旷野,拥抱月华,栖息菩提树上的相思,该用怎样的诗句打磨?

疏云三两朵,随意涂抹在湛蓝天幕上,明月静在眼眸。清 辉冷月让我痴想,月上蝶翼,经历银河洗礼,环抱蓝色星球, 还能忆起山谷深处的无名花么?没有荷香,客居他乡的孤客, 心灵深处倘若枯荷听雨,是否还有同望当空月的默契?

小鸟飞过窗前

一阵阵鸟鸣,将你从睡梦中唤醒。这个春天,不知道何以那么多的鸟飞临窗前,小小身影在窗台从容漫步,歌声婉转。你在书房敲击键盘或者听音乐时,总有那么一两只冒失的鸟儿直飞过来,羽翼擦过纱窗。有时,你伫立窗前,静看鸟儿飞翔的姿势;有时,你躺在床上看书累了,静听鸟儿的歌声。

"一个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过的往事,在心中留下伤痕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谧。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容颜,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展读这样的话语,你眼角湿湿的。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感到委屈,想痛快淋漓地哭一场。

你一直是软弱的,在这个狭长的山谷里无以突围。人生的仓库里,已经没有可供你挥霍的时光。人在消沉中深藏,疗养受伤的羽翼,不打算思想再闭关十多年。天大的委屈,也只是交臂错过的一滴泪。

远方在呼唤,追梦的旅程,凄风苦雨里充满温馨。远方在 呼唤,追梦的窗台,你是一只过于忧伤的小小鸟。远方在呼唤, 展翅飞翔的时候,不想错过麦田的收割。 富和山的杜鹃花已露花苞,你计划花开时,再次走上那条 树根铺叠的山路,心灵搁置在森林的鸟语里,寻梦彝人鲁洪伍 嘉缥缈的身影。

首次盐马古道之旅,从四十里箐河往彝族山寨弥勒坝走去, 原始森林里植物绞杀现象让你想入非非。月夜,彝家木板房唱 响歌谣,火塘边传递转转酒,鲁洪伍嘉骑马过雾湖,你的心旌 摇曳在影子里。

彝人如果丢失忠贞,这个世界漫天谎言,难寻情感存放的 干净地方。你如果丢失忠贞,这个世界满地荒草,难寻鸟儿歌 唱的快乐园地。

脚板留着徒步盐马古道的老茧,穿高跟鞋不舒服。脸上留着难以消退的晒斑,对着镜子无奈摇头。穿行在城市里,你的孤独没有倾诉的空间。鲁洪伍嘉是你用文字构筑的理想人物,是你的梦中情郎,是你在心灵上布道的牧师。

小鸟飞过窗前,鸟鸣声声里,眼眸抹不掉盐马古道护哨的 彝人形象。从大凉山经盐源过中甸到富和山,英雄结一路南行。 披毡浸透水,子弹难以穿越,彝族披毡兵神勇的故事,风线装 在回归祖灵北上的路程里。

小鸟飞过窗前,鸟鸣声声里,彝山的杜鹃花就要开了。长岩山飘逸云朵,传递期井河畔白族阿妹唱响的山歌。你的脉络里淌着山里人的血,你的骨子里痛着山里人的痛,尘埃难以蒙蔽你对鲁洪伍嘉的爱。

拿什么去醒酒

捕捉空中飞鸟划过的声音,面对一轮明月,我不由痴想,远方到底有多远?

口弦声憔悴, 日子在无望中苍白。

雪山太子点化山泉,荡着卫茅妹清唱。杜鹃花开,一坡又一坡山林拾起背盐人的汗珠。竹笛奏响富和山,鲁洪伍嘉打马跑过雾湖。雪可以封住道路,却封不住山歌。远走他乡的彝族阿哥鲁洪伍嘉的背影,藏在白族阿妹卫茅妹的眼眸里。土主庙和本主庙供着同一个大黑天神,富和山头和山脚一衣带水,彝族山寨和白族村庄一脉相承,民族血液留着不屈的精神,心田响着不老的歌谣。

毕摩啊,请不要摇响你的串铃,坚贞的爱情长着一对神灵惠赐的翅膀,临水而舞云集大气。族老啊,请不要摆动你的刀卦,忠贞的话语需要时空考验,神旨在信念面前绕道潜行。鲁洪伍嘉和卫茅妹是一对天生的爱人,前生后世轮回,皈依成一棵大树,绞缠攀缘天地,今世他们生离死别,荡气回肠的爱泣鬼神。请阿咪子原谅鲁洪伍嘉的不忠,阿达阿嫫订下的娃娃亲在真爱面前黯然,鲁洪伍嘉的心只藏着白族姑娘卫茅妹。请赶马哥哥原谅卫茅妹的冷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拴不住无爱的心,卫茅妹的心只属于彝人阿哥鲁洪伍嘉。

山神啊,请原谅鲁洪伍嘉的离家出走,富和山再也经受不起彝人打冤家。月亮啊,你为何愁白了头发?走在四十里箐的卫茅妹,一心只想到神树前为鲁洪伍嘉祈福,不知山洪暴发。 滇西边纵七支队的旗帜飘扬云岭横断山脉纵谷区,彝族披毡兵如一群黑鹰,从山顶俯冲下来,"共革盟"溃不成军……

木板房内彝家阿达举着酒碗唱响歌谣时的心动,富和山月夜听风语时的畅想,期井白族老阿妈讲述的凄然故事,让我走向潜意识里的背影,构筑一部有关彝子白尼的无字天书。深藏民族大爱情怀,背负责任与道义,使得静夜里不安稳的灵魂不时叩问长空。祖灵在召唤,我的失落背后藏着不屈的追梦!

鲁洪伍嘉行得不远, 在卫茅妹前方三步的距离。

卫茅妹离得不远,在鲁洪伍嘉后面三步的距离。

这仅仅是一个臆想的故事,是我傍着文字温暖时自然生发的爱情,也是我在打碎一切后无力组合时对隔岸流淌的泪水。 鲁洪伍嘉和卫茅妹换了马甲,人依然是那个人,只是在故人眼里, 风景成了追忆。

我的季节,已经错过麦田收割。老屋冷了火塘,三角上游 走阿爸的刀卦。山冈上牧牛的响鞭,白云描摹青石板上苦读的 "羊角辫"。日子在尘埃蒙蔽里,阿妈的脸皱纹密布,像古老的 核桃树的树皮,姐姐甩落的汗珠在老屋柴堆旁长成枣树。

旋律在手上一拨一拨缠绵,心在水波里一寸一寸沉浮。人 性丑陋,无法避免蹩脚表演。迎着风声雨声,包容中守护,信 念里修持,此岸的默立,只为彼岸的快乐。

不再把天空中飞鸟热望,握着空空的酒杯,我有点发怔, 人生拿什么去醒酒?

唱吧! 那心灵的歌

冬日阳光暖融融,"阔时"节万人演唱摆时的彩排在怒江 民族体育场举行,人们穿着民族盛装,笑脸洋溢快乐和自豪。"阔 时"指傈僳族新年,每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是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的阔时节。今年的阔时节,云南省首届民族服饰文 化节在怒江开幕,届时万人演唱摆时,这被音乐界惊呼为天籁 之音的傈僳族无伴奏音乐,唱响六库城夜晚。

歌声响了起来,舞台上、场地里,一人领唱万人呼应,我 的心随着歌声慢慢融入摄影境界,镜头里留下一个又一个难忘 的形象,尤其看到 4 位外籍教师,站在穿着傈僳族盛装的人们 中间,神情专注地唱摆时,温情暖暖地注入心田。

正忙着拍摄舞台上演唱摆时的人们,右边楼梯上发出的独特声音吸引了我。那是怎样的歌声啊?略带沙哑却高亢有力,快乐里饱含深情,自豪里挥洒幸福!来自心灵的歌唱由衷打动人,无声地引人共鸣。我仰头看着唱歌的人,夕阳透过舞台背景洒在他的脸上,斑驳的光影下是一张沧桑的脸,这是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脸黧黑,额头皱纹密布,站在舞台设置的楼梯上,毫无故作地演唱摆时。

听不懂摆时的内容,但我懂得老人的演唱,那是大自然孕 育的音符,来自心田,没有什么矫饰。歌声丝丝渗入我的肌肤, 随着血液流入心室。

老人的歌声让我想到了人之初。善良是人天生的最初本性,神圣是人情感的最高追求,尘埃里的芸芸众生,在这浮躁而势利的时代,还有多少人能够这样纯真地从容歌唱?还有多少人能够这样动情地倾听?

淳朴和坦荡是怒江各民族的共同特点,作为白族那马人支系中的一员,我的血液里同样流淌着发自心灵的歌声,我不能也无法扑杀歌唱的欲望!因了这心田生发的歌声,自己才有勇气徒步滇西及滇西北盐马古道,边走边学习数码摄影,多次到古盐镇拉井采风,历时一年多,写下十多万字的游记散文集。文字唱出对家园的热爱,唱出民族的心声,发自内心的歌唱谁能抹杀得了呢!

"昨天,我听到你心的哭泣。不是软弱,不是悲伤,或者只是对命运的一种失望。文字是你的宿命,是你生命的根基,不要因了一阵风的呼号而怀疑,而神伤。疲惫,这个是时代的流感,你不能我也不能幸免。休息一下吧,沉淀,为了完成你天命的辉光。"出版书遇事读人,心在煎熬里,文友特意点了腾格尔演唱的歌曲《天堂》送给我时的留言,让心灵经受考验的我泪流满面。文学殿堂里追梦的女儿,遭遇曲折,满腹心酸和委屈无处诉。其实我是富有的,我不是一个人孤独地行走,背后有我的父老乡亲,左右有同行人,为着这样关切自己和鼓励自己的人们,为着这样的一份情谊,有什么资格懦弱地放弃文字?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左思所言,正是我在文学路上的感慨,文章有优劣,但没贵贱 之说。生活考验人的毅力,阅历给人思辨的能力。坚守文学园地, 我带着淡淡的忧伤,把他人对自己的伤害写在沙滩上,把他人 对自己的帮助刻在石头上。

万人演唱摆时,让我的思绪飘得很远。置身纯净高昂的歌声里,我对自己说,你是大峡谷养育的女儿,你是大怒江孕育的歌者,必然要为自己的民族歌唱。前行的路上有风雨,坦然地唱吧,山峡女儿的个性就是从心灵深处唱响歌声的。

走吧!对自己说。 走吧,别停下!

唯愿心灵更自由些

计划在春城拍摄一些东西的愿望无法实现,连日来天阴,冷得让人不想出门,自己也随着气候变化病了,加之离开六库时把相机备用电池以及备用 CF 卡、数据下载线忘记带了,带着硬盘没有用。弟弟驾车带我到电子数码城买了一个 8G 索尼 CF 卡备用,我本想买一个数码伴侣和一个镜片,数了一下兜里的资金,想到几天后还要徒步盐马古道完成之前未能完成的采风,只好放弃。

手机一直带在身边,这天早上鬼使神差丢在楼上,看到信息时,摄友已经在路上。望着车窗外闪过的景色,我想摄友定有一丝犹豫缠绕指尖,何以人在半路才将行踪相告。真想打开话筒对摄友说,下车吧,去拍摄壮美的元阳梯田是我的心愿,等着我赶过来与你们同行,可我发出的信息却与心愿背离,祝愿摄友在红河开心快乐地玩,拍出精品。

徜徉黑龙潭梅林,花开浪漫,心恍惚,乌蒙山下的田野遥遥招手。泥土清香弥漫周围,耳畔响着蛙鸣,身边流连摄友对摄影的痴情。双翼在黑龙潭站成一树血梅,点点滴滴绽放领悟的花朵,回归的心异常迫切,从滇中过滇西,向着滇西北采风的路线。

无意间读端木芳子北疆之旅游记散文,不由为这位自由撰

稿人不屈个性叹服。这位来自广西南宁的壮族女作家,做事勇敢果决,一个人闯荡大江南北,尤其在半路上被驴友所弃时,她表现的气量和大度以及独自前行的坚强,这是一般女人做不到的! 她笔下的文字和镜头下的景色,展露一位女性内心迷人的世界,她的行为,令人感受到一位女性魅人的人格力量。

走在怒江畔,望着早春缓缓流淌的一江绿水,我同意作家有个性有味道之说,就作家的味,借用林清玄的话作结: "作家不仅是在坚持那些已失落的,也在坚持那些可能失落的真价值。"作家的良知,使之肩负社会责任和道义。我在父老乡亲眼里是一位作家,一位不折不扣的作家。行走在红土地上,我犹如勤恳耕作的老农,手中的笔就是犁铧。我想走出峡谷,增长见识、开阔视野,让庄稼长得更加饱满,无奈诸多因素捆缚手脚和心灵,使得自己在追梦路上处理某些事情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不谙世事的人生犹如蜗牛爬行。疲惫不堪的时候,盘腿坐地,泥土慰藉灵魂,大地源源不断输送动力,山风为我唱歌,石头陪我静想,云朵倾听我讷讷。

文章再现作家精神品质,摄影作品流露摄影师审美情怀。 世间万物不可能停滞不前,霞衣作为万物中的一员,即便是蜗牛, 也在不断前进里。脱离小家碧玉的满足和娇俏,痛感生命脆弱 和可贵,只想在有生之年,为这个社会留点什么,实现人生价 值;只想将心胸里积累的文字写出来,用审美打动和感染更多 的人,净化尘埃蒙蔽的心灵。放下毛线针,从斜躺在沙发上慵 懒看电视到坐在书房电脑前勤奋敲打文字;放下牌桌上的麻将, 从无聊的方城之战到徒步山水拍摄人文风光;放下购物和闲聊, 从服装和发式的研究到手捧书籍……我这一生,注定用文字和 摄影阐释生命内涵。 有所追求必然有所磨难,大音稀声大爱无言的胸怀是修行的最高境界。人在路上,对他人的理解和不理解,一笑置之,凡事讲究一个"缘"字。

行走红土地,不断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听着他们对霞衣著书的读后感;读着文友们留言,听着他们对霞衣文字的评论……我深知,一个人要自信,一个不自信的人,别人怎肯信任呢?一位不自信的作家,怎么会有读者爱戴呢?自信不等于自负,起步文学园地,磨刀需要冷静和耐心,甘于寂寞,甘于清贫,淡定处事,才能听到文字在心灵上开花的声音。学无止境,艺无止涯,荣辱只在一瞬间,鲜花和桂冠皆身外之物,名利过眼云烟,真正的文学作品和摄影作品,经得住时间考验。

心似莲花,情感纯真美好。伸出温暖的双手,由衷地对你说, 走吧,带着思绪远远地走吧,走到沙漠深处的天鹅湖畔,捧起 天鹅降落时翅膀激浪的声音;走吧,带着思绪远远地走吧,海 岸线上猎猎作响的风帆流淌笛音,碰海人立在巉岩上笑看暴风雨; 走吧,带着思绪远远地走吧,枫叶红透的丛林围护小屋,织机 延伸大地线条;走吧,带着思绪远远地走吧,广袤的原野任骏 马驰骋,玛尼堆飘扬雪域虔诚……

人在路上, 唯愿心灵更自由些!

给心灵留一块退守的园地

新年的第一天早上,我如约去教堂,给一位大妈送照片。一个星期前的圣诞夜,在色彩鲜艳的傈僳族服装和红白料珠、珊瑚、贝壳等饰物组成的头饰中,我看到一位戴着帽子,一身汉族装扮的老人,舒展满脸的皱纹对着我笑。凭直觉,我问,大妈,您老是白族么?她说是的,是从白族乡来到此地与儿子住在一起。

我自小在白族聚居地长大,白族信奉本主,崇拜祖先,佛 殿和道观庙宇在白族地区司空见惯,但基督教在我的记忆里是 没有的。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受族人委托,去劝说一位兄长取 下墙上挂着的红十字架,村人历来以勤劳致富为荣,对这位仁 兄到处传播教义,荒芜田间劳作使得家境陷入贫困的行为非常 反感。

首次踏入教堂听教徒演唱圣歌,是在滇中一个苗族教堂里。 循着盐马古道路线行走,我路过武定县狮山镇时随友人去采风。 那本扉页破损的厚厚的苗文圣经,那个苗族教徒演唱时脸上圣 洁的光,那个虔诚工作的教授一丝不苟的态度,让我内心滋生 初生婴儿般惊奇和喜悦。此后,一个人的旅途变得轻松快意, 我的心充满用文字写人生的虔诚和执着。

我不是教徒,无意教堂的弥撒等活动。可在2011年的圣诞节,

我与友人乘着夜色到教堂,这个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让我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脑海不断回放圣经讲述的故事。

圣歌唱响的时候,我的思绪迈过在武定县苗人教堂听一个人演唱圣歌的感动,迈过在知子罗月夜倾听千山万壑摇动经诵的幸福,迈过在博南古道月色迷人中车轮飞离而去的有惊无险,迈过一次又一次徒步盐马古道的默默无语,迈过为文字在省城遭受奚落和伤害而不屈的奔走……

教堂的节日气氛浓烈,受不断涌来的闪光灯诱惑,我忙着 抓拍照片时,心灵没有被洗礼,半路上与友人悄然而退。

元旦节早上,我再次到教堂,仅仅为了不食言。

阳光将讲台上的红十字罩在怀里,讲台后,一个人弹着吉他伴奏,一个人拿着圣书领唱,他们背后的墙上高悬着红十字架,一缕阳光斜抚,冬晨流动温暖。一年 365 天,一年 365 夜,祝福歌唱给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

独坐二楼木椅,静看楼下做弥撒的场景,我拍了一张照片 留念。我把相机放在身边,静听教徒们唱圣歌,静听牧师布道。 "阿门",祷告声不时荡开旧年的缺失,洒下新年的希冀。

对别人的信仰我从不妄言,正如别人从不干涉我对风景的 如何欣赏。

"从岁首到年终,认真思考,无论日子如何零碎,神始终与我们同在,用眼眸眷顾着我们。一年 365 夜的日子,只要爱在心中就有希望……我们的外体一年衰似一年,但我们的理念一天新似一天,一年更新一年,就像婴儿成长。不知不觉度过旧年,新年有计划有目的争取奋斗,在神的面前就有盼望充满感恩……如果没有神的眷顾,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没有神的保守,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危险……"牧师的讲解未完,我

悄然离开教堂。

我的神不是十字架上受难的悲父,坐在圣洁的教堂里,不 受洗礼的我,无疆思绪谈不上对主亵渎。我的神是一个虚无的 背影,有着信念的修持,不时踏响在我的生活里,让我拥抱静 夜的孤寂,独饮一杯追梦的泪水。我的神是一个遥远的背影, 有着天使的双翼,不时飞临我的园地,让我听到血液奔流的声音, 看到掌上开花的娇娆。

边陲小镇的天气纯净明媚,阳光灿烂,天空蔚蓝。走在林荫道上,小鸟啁啾,唱着天籁的歌。冬晨鸟语催人悟,想起《张炜作品精选》一书封底的文字: "'退守'是一个战士才能使用的概念,在真正的战士那儿,如果有人指责一个遍体鳞伤的战士,埋怨他在'退却',那会是相当残酷的。"再次玩味这段话,百感交集中我发送了一则短信,这个早晨,鸟的叫声非常美,你听到么?

飘雪封堵心灵感应,云中未见锦书来。

"坐亦禅,行亦禅,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春来花自青,秋至叶飘零,无穷般若心自在,语默动静体自然。" 给心留一块退守的园地,借用佛语为元旦打结,也为我的新年敲响第一锤。

一帘瀑布,从大山胸怀飞落,勾出我的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在城市的缝隙学会隐忍,在不断的伤害里学会应酬,久违了 大山气息,把大山给予的淳朴丢失了。抛掉负重的行囊,把自 己交给凛冽的水流,遗落枕畔的记忆,醉在痛快淋漓的冲刷里。

水珠"噼噼啪啪"溅在脸上,这是大山激扬的诗句,跌落山涧成小溪,千里之外也有回应。岩石上青苔墨绿,这是岁月留下的脚印,天地间回响生命的佐证,万里之外也有捧读的激动。雾从山两边慢慢涌过来,这是大山的妙悟,血肉丰满的感情不必要雨的宣泄,心与心的走近没有距离。

山路崎岖不平,松涛一阵又一阵滚过原始森林,大山跳动的心音在耳边强劲有力。山峦连绵起伏没有尽头,不断前行不断攀登,永远也走不出山怀,可我的心从没有过这样的踏实。阿爸的酒碗唱响创世传说,这首古老的歌谣,从爷爷的爷爷一辈辈传唱下来,祖先从北方迁徙到滇西,喜欢依山而居。依山而居的民族,其女儿对大山的恋情与生俱来,那是祖先根植在骨髓里的情结。在大山里长大的女儿,山林野花是她天然的玩具,大江大河是她天然的玩伴,蓝天白云是她天然的嫁妆,马鹿榛鸟是她天然的伴娘。

想起一日到山中寻梦,陪同前往的好友突然问:"往前,必死,

往后,没有退路,也必死,你该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往前,破釜沉舟或许有生机,即便死,也无憾。"朋友大笑,感慨:"就不能往左往右求生么?"

左右逢源,不是大山女儿的个性。城市接纳了人,难以浸染心, 骨子里根深蒂固山野气息,山的女儿保留山的本真。

大山不仅有怡情的森林氧吧,也有狂风暴雨。大山不仅有 鸟鸣,也有野兽。万物相生,总是矛盾统一,温情和丑陋,大 气和狭隘,大山坦然展露。坐看沧海桑田,大山孕育的女子, 不轻易抛洒泪水,也不轻易抛弃恋人,山的胸怀造就山的女儿 坚韧。

大山巍然屹立,稳重而又痴情,沉默而又浓烈。山的伟岸, 让弱小有所慰藉。山的冷峻,让狂躁有所平静。山的包容,让 孤独有所融解。天地间,还有比大山更富有更具有魅力的爱人 么?

生活在四大山系和三大河流构成的地域里,受多民族人文 影响,胸藏大爱,发自心灵的文字带着山光灵气,人生磨难在 山一样的忠贞里变得无足轻重,爱憎情感在山一样的宽厚里泾 渭分明。

大山深处有我的亲人,大山深处有我的园地。 你是山,我是水,山水相依,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

心绪自由如风

静夜, 音乐袭来, 心灵在自由的时空穿越。

芒种时节,月弯着腰,空濛的心绪浸湿了忧伤。无从依托的心事乘着月光,在远山奔跑,从没有对任何人倾诉,居然在某一断点上爆发。"噼噼啪啪",季节的雨点如陨落的星光,驻足于丰实的土地上。梦的原野无尽的蓝,湖边,一棵树孤立着,一匹枣红马孤独在树下,夜说不出的凄美。

手指爬上键盘,文字荡着秋千。泪眼婆娑着眼神,记忆深处那根弦,轻轻一拨,心弦飞扬。南飞的雁儿,请把我的思绪悠远缥缈吧!我只想在风瑟的月夜,幻为一片北方飞舞的冬雪。我只想用银装的冬天素裹心事,拾起寥落日久的伤怀。

登临钟楼,悠扬的钟声梳理着鸽哨。京城巷尾落满千年的 沉思,长安街的臂膀上霓虹流彩,古老的歌谣如水漫过故乡的 山冈。山里孩子的记忆走过木板房,山一样的骨骼锻打出的坚毅, 在寻祖的路上演绎着锋芒,有关水的一切仰望与沉默,在传说 中走过那片祭祖林,经诵随风起落,南高原苍茫的黄昏羽翅丰 满。

心智启开的书,在天地间随你舞蹈。山风掀动书页,我的 渴望在阅读里飙升,我的野心在向往里疯长,我的幸福在孤独 里丰满。思念内敛成口弦,唇搭在床头,竹篱笆墙听雨潇潇。 北方的麦田黄了,麦浪覆盖着关山。遥遥的牧鞭在风的尽头撞响。我只是路过,没想过孤立在收割的季节。打马走过白桦林,山冈上,鹰翼拂过头顶,一颗心在南高原找寻着遗留在南方的归宿。塞外漠风凛然,骆驼一路辽远而来。游子在天地间行移,心被流沙的天空握暖。

南方故园雀歌燕舞,扶桑枝头花起花落。远飞的鹰向北, 自由飞翔的天空根植在阿爷的火塘边。漂泊的背影暗藏纯真, 古老的琴弦落满远行的痕迹,临水的翅膀临水而歌。

荞麦花开,火塘飘荡烧洋芋的香味。锅庄旁盘坐阿妈,关于鹰的神话在她温柔的梦中流淌。水是我先祖,我祖水中生。 北上的路,鹰语引领前行的方向。阿妈用一生礼赞的生命,彰 显着回归祖界的光焰与荣耀。

鹰语浩瀚,音乐似水。绝响天籁,自由如风。遥望京城, 我皈依天地的信仰在内心筑巢!

月光落地

拥抱秋色浓郁的白桦林,骑马穿行坝上,一双又一双眼睛,在银白树干上铺陈。荒草萋萋,江南茶香飘散在漠然的风里。 马头琴拉响蒙古包呓语,清辉洒落三脚架,金黄讯息火热寻梦 之旅。

避逅羁旅,居庸关上话烽火。拥挤的车站听流浪艺人歌唱,候车室里紧偎取暖。古栈道燃起熊熊篝火,执子之手,签单红土地之约。月光落地,我听到你的心跳声。

走在长安街夜市,你将风衣领子竖起,双手冻得通红,心如雪花轻盈。皇城根下京剧大鼓,没有把你锻打成纯正的北京人。北方的糖葫芦,没有把你从大山深处火塘边剥离。你还是你,南方男儿的真情浸透北方豪爽。

月色依旧,魂灵漂泊无定所,你再次到了坝上。月夜清冷,辗转难眠,你打开手机上网浏览文章,无意间读到我的散文, 尤其喜爱荷香的组章。

"捧读荷香,望月无言。静候晨曦,不忍拂去睫毛上挂着的雪花。我的神女啊,北方也有雪山,听得见阳光走路的声音。北方也有融融夜色,听得到月光落地的声音。北方也有忆荷,听得到水滴落梦里的声音。"晨光中飞来的短信,裹着坝上祝福。

展读短信,怜惜你在坝上的艰辛。祈愿自己变成雪人,在

最美的光照里充当你的模特。祈愿自己在天宇充当一抹青灰的 色调,提醒你风雨欲来早防备,风寒来时要加衣。

忆往昔,金山岭长城火烧云浪漫,与你携手笑谈山川,临 风描摹,捧着红叶盟誓:天荒地老,我们珍藏月光落地的声音, 忠贞一生一世。童话在糖果里捉迷藏,请别在他乡茶室话孤独, 人生错失月光落地的声音,就会错失春风中百里杜鹃花开的景致, 怀揣一缕月光,让我们一起收割长长短短的日子。

时光清冷,我的心是一轮明月,没有存放的夜空。伫立南方尽头,遥对你喃喃,北方没有格桑花,冬雪会将雨崩村的记忆埋葬;北方没有卓玛歌声,驼峰会将香格里拉的传说淡化;北方没有湍急的江河,冰凌会将经幡的目光割裂……

马蹄遥送盐香来,心旌摇曳茶马古道,诗情飞翔南高原。 格桑花开了,你从北方飞落南方,我们结伴走上朝圣的路。

雨崩村的夜色飘荡藏家情歌,阿妈的转经筒藏着月光落地的声音。舀一瓢山泉水,天地间弹响蝶恋花。推起沉重的石磨,酿制人生醇香的美酒。扔掉累赘的拐杖,前行时不再触摸内心的忧伤。

雁阵透穿夕晖,谁在忠贞的旋律里泪水涟涟?雪山没有开口说话,谁紧握手心里的白石头祈福?

你是水,我是冰,冰是睡着的水。

滚滚红尘, 流浪着我们彼此间的问候。

荷风送香

风摇荷叶,一地清香,蛮蚌河穿过荷田奔向大怒江。江岸荷开娇娆,一江之水狂放不羁,在山谷蜿蜒。山峦穿着素净绿衣,立于大江畔,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雾纱缥缈,荷田深处,小屋狗吠狺狺。

荷田犹如摆放江畔的书,一只又一只蜻蜓飞来了,借助风,一页一页打开。我站在田埂上读清香幽幽的书,荷叶在身后亭亭玉立,撑开伞为我遮阳,脸颊旁盛开着一朵荷,肩膀傍着一个花骨朵,更有一个弯腰驼背的莲蓬,谦恭地摩挲衣角。荷茎疏密有致地立在水田里,不知谁绞碎了青衣,点点滴滴细碎漂浮水面,说不清名字的小昆虫跳跃其间。草从田埂上伸长了臂,想抓住一朵荷,不忍惊扰花颜,顺风飘向荷叶,悄然守护荷影。荷田周边的稻田,稻穗泛黄,沉甸甸悬坠谷香。

不忍坐地,就这样静静地站成荷的形象。眼眸粘着晨光,从一朵荷到另一朵荷,曲曲折折走向荷田中央,在突兀的石头上小憩,经过看荷人的小屋,捎带一缕炊烟,顺着蛮蚌河到怒江边,对着江面放飞炊烟,携带一块印着云影的鹅卵石,自由自在地在荷香里漫步。

芦苇搭成秋千架,三两滴水把心事藏了又藏。

花瓣红,谓之红莲。花瓣白,谓之白莲。红如少女娇羞容颜,

自如少女滑嫩肌肤。花蕊如金子做的床,蜂儿醉饮荷香,东倒 西歪跌坐床脚。菡萏半开半握,春色呼之欲出。也有小荷才露 尖尖角,如令箭欲射蓝天。芙蕖起舞,山变得温柔,不再扳着 脸孔,情不自禁担当了舞台布景。

花开洁净无瑕,花瓣飘落保持自尊。荷瓣落在荷叶、水里、泥地上,宛如一艘艘小船,只待一声召唤就启航。残荷只剩两个花瓣,就像风的两只耳朵,把远方信息传播。新冒出的莲蓬挂着零零碎碎的金针,不知谁家巧妇,悄然织补破碎。

贴心藏一瓣荷香,攀爬高黎贡山最大的山峰,忍受蚊虫叮咬和毒虫侵袭,忍受半夜虎豹狼嗥,忍受孤苦伶仃,冒着丧生悬崖山涧的危险,爬到最高的峰顶望断关外,不为什么,只为了给一方祈福。

荷香融入夏风,时时轻叩我的窗棂。心境与两年前赏荷没啥区别,只是少了月光叮嘱,多了麻雀祝福。背着竹箩,高绾裤脚,采莲怒江畔。折下熟透的莲蓬,剥出莲子,一粒一粒,细细嚼,细细品,清甜可口,清香入心。"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人在情绪里,吟咏孟浩然诗句。

荷风送香,我的人生,错过了花期,期待莲子熟;错过了莲子熟,期待莲藕出土的日子;如果莲藕出土的日子也错过了,那就让我在佛足下安静做莲瓣吧!

心灵触摸柔媚的花蕊,春天缠绕指尖,紧闭的门扉难以拒 绝对文字与光影的眷恋。

星辰寂寥,高山湖畔飘荡红豆杉的叹息。走过沼泽地,岩石上开放的小花,手臂托举花季的初恋。大树杜鹃花芯深处的歌唱停驻枯树桩上,一朵又一朵蘑菇伸开了伞。

"滴滴答答",谁在时光里听云岭絮语?飞瀑亲吻大地胸肌,谁在守望南高原的麦田?开满格桑花的小路,谁打马从霞光里走过?

不忍掬起花瓣上的珠露,那是蓝天对地母的痴情。不愿做醉在花蕊里的蜜蜂,深挚的爱只应是永恒的欣赏。不想对着花团锦簇吟咏,青苔满地的原始森林,参天大树的枝干飘荡松萝的清逸。不思做那犁铧,深深浅浅的犁痕洒下来年希冀,却将旧日足迹覆盖。

雪茶没有花蕊娇俏,能滋润喉间焦渴。橄榄不起眼,能抒写回味甜。悄然注视的眼眸,慰藉鬓角的白发。今夜,月光在窗外呼唤你,莫在那悠悠的笛声里,蘸着泪水忆荷。

梵语"乾陀罗"生发了"妙香"一词,走在妙香佛国的古城,望向崇圣寺的目光,透过皇家园林的辉煌,香火袅袅缠绵南方丝绸之路。雍容华贵的山茶藏着不悔的思念,渐次开放在彩云之南。没有星月辉映,没有丝竹之音绕梁,安静的夜里只有安静的心。手拿一管洞箫,飘然上城墙,依着城堞,吹一曲意境幽远的曲子。不曾走远的人,必然停留在某个驿站驻足倾听。

行摄山水,相遇相知妙香佛国,没有木亭聚会,更没有上演折柳相送的惆怅。百花盛开,花蕊铺垫通往桃源的路,珍禽异兽相安乐居,紫藤开放屋顶,人参姑娘轻歌妙舞。

是谁多事,在百草园种上山寨春碓的声音?是谁多情,在 百木林催生蜂儿和花的爱情?是谁多心,在碧罗雪山点笔成 水编写龙潭的故事?是谁多恋,博南古道马帮遗留马粪清香 的诗句?

不忍惊扰,将山歌贴上封条。隔海相望,潮汐数着风帆。 独赏花蕊赋新词,洞箫声声,思绪四散在妙香国的迷幻里。

Ξ

田野的瓜花开放了,葫芦顺藤疯长,山风吹送农家祝福。 走在带着露水的田埂上,将紧紧箍着头顶的背板绳松了又松。 黄艳艳的瓜花抚慰疲倦的人儿,不知沿澜沧江铺展的田野有 多长?

祖先抱着大红公鸡迁徙的脚印, 从草地, 从雪山迤逦而来。

公鸡啼叫的地方是原始森林,瘴气弥漫的大江畔没有百花芳香。 砍刀劈出鬼斧神工的梯田,雾气升华,村庄上空炊烟袅袅,阳 光带着创世传说穿透云层,倾洒在吊脚楼上。

坡地上依山而建的茅屋,千脚落地撑起如豆温馨。孩子溜 索渡江读书,阿妈用山歌迎来送往。嚼着肥嫩的鱼腥草,趟水 捉野鸭,芦苇荡里藏童年。猪槽船荡起涟漪,霞光碎落江面, 点点黄金耀龙宫。

踩着山歌节拍突入城市,梦里流动萤火的灯笼。都市的花 蕊没有乡野自由,拘谨中有无尽的失落。

田野的瓜花结果了,藤蔓上的葫芦熟透了,月辉笼罩茅屋, 美酒启封记忆深处。

兀

山崖上水厥倒伏,一滴,两滴,沥下的水滋润盐马古道上的行人。马铃铛声悠远,马蹄惊碎古驿道上开放的花,紫蝶犹如点点花蕊四散而去。白猴伫立悬崖,目光延伸历史。松萝传递大树对风的牵挂,金色花环圈住蓝色花蕊,蜜蜂提着蜂桶叩门。

一轮弯月无语,星星如点点花蕊开在蓝色天幕上,猎狗卧在村口静候主人归。醇酒飘香,马圈响鼻连声。口弦倾诉相思,山歌把木屋的日子回顾。火塘夜话,没有什么比简单的人生更幸福的了,没有什么比纯真的爱情更美好的了,没有什么比花蕊般的友谊更珍贵的了。

失去金针,巧妇难以刺绣精美的绣品,日子变得孤寂郁闷。 心在惶惶里,读不懂柳枝上跳动的春语,听不懂翠鸟在窗前的 歌唱。背着行囊,从深山峡谷到小桥流水人家,从芦苇荡到茫 茫戈壁,从崇山峻岭到一马平川的大草原,人在路上,心生根 在红土地。

千年古刹敲响了问道的钟声,心的荷塘,红粉丽人唱着"月亮湖"。隐藏双翅的蝴蝶,不知醉在何处花蕊里。神山的雪纯净,喇嘛诵经的虔诚感召俗尘浸泡的心,朝圣的脚步难以停止。转动经筒滤尽世俗牵绊,光影抒写寻梦之旅,线条编织人生音符,文字记载世间善恶。人在安静里,听到岁月开花的声音,用心涂抹的色彩,用心雕塑的花蕊,还有比这更美的么?

世间没有解脱人出苦海的万能佛, 佛在人心中。

文学如海, 痴迷的我沉在海里, 任海颠簸。

——题记

走向大海

黎明前的黑暗,大海怪啸声声,搅起千尺浪花,龙从浪花中飞升入天……睡梦有海水滋润,掬起弹跳在海风里的音符,脚印丈量沙滩。

驾一叶帆板,任海浪抛落,逐浪的勇气滋生豪情。走在月光里,海浪轻揉足踝,脚板在海水里悄然写下诗行。坐在高高的礁石上看日出,眼眸挥不开海鸥追逐帆船的景致,地平线描绘霞的丽影。把你送的纱巾披在头上,围着搁浅的船踩下密密实实的脚印,你的孤旅就会有我的清唱。

你说你不想听海的歌唱,低沉的云会让霞彩惨淡无力;你说你不想听海的歌唱,风雨夜的啸声就像利剑刺向心脏;你说你不想听海的歌唱,月亮流的泪会让沙滩变老;你说你不想听海的歌唱,丽日下的苇草难觅翠鸟梳理羽毛的静美……你不是

海的儿子,你的情怀在地平线外,而我是海的女儿,离开海就会失去呼吸,海的歌唱就是我的歌唱。

我仅仅是个生活在海岸的盲人,看不到海,却能听到海的歌唱,感受到海的气息。在心底触摸海,盲人的幸福只有上帝知道!

画家用神笔描绘海的神韵,音乐家用音符歌颂海的激情, 文学家用文字雕琢海的灵魂,只有我,一位盲者,睁着心中明 亮的眼睛,在一个被人讥笑的角落里,快乐地把着海的脉息。

走向大海,无数的委屈在层层叠浪里化为乌有。

大海啊,我的嗓音喑哑,不足以在风帆上升起一轮太阳, 我的脚步踉跄,不足以在沙滩上刻画一轮明月,请容许我用赤 子的热泪,把对你的爱情悄悄怀藏。

海神啊,请别把我捧在手心里,让我化作一个漂流瓶吧, 在波澜里轮回千年万年,直到有一天,那个叫普希金的诗人再生, 从海边路过时将漂流瓶打捞。

心中装着海,风云际会里有一抹绿亮在海岸线。

置身海的气息里, 坎坷人生有歌声作陪。

在你心的沙滩旁,我站立成一个海。

海在唱歌

一轮朝阳,喷薄而出。停靠海岸的双桅船,扬起信念的风帆。 大海雕玉,溅起翡翠浪花。我的心如海浪拥吻沙滩,堆叠成雪。 孩子们脚下带着海风,在沙滩上踢足球,笑声越过鸥翼,将海菜漂长。 站在高高的巉岩上,拥抱一望无垠的大海,仰躺在波光粼粼的海水里,静听大海心跳,满足地说,这是我的皇宫。

茫茫大海拥抱的孤岛,有一座爬满青藤的石屋,那里生长着我的童年。院里晒着渔网,年老的母亲半闭着眼在躺椅上晒太阳,银发闪着日子的长长短短。墙壁上挂着斗笠,酒壶旁静立梭子,水井边开着无名小花,盘根错节的情结从石屋延伸入海。

有多久没有听海唱歌?

母亲的歌谣从石屋而来,一波又一波唱响在我的记忆里, 浪迹天涯的脚步无论走得多远,面朝大海的心炙热如初,回归 的方向,石屋遥遥招手。

"哗",海浪来了,礁石含笑屹立。

海鬼的歌声在夜里开放,艳丽如罂粟花。

挑亮海螺灯,缝补破碎的蓑衣。迎面大海的怪啸,坦然走 在夜色里。

不愿做海臂上娇娆的水草,不愿做海指上把玩的珍珠,不 愿做海岸上陈列的珊瑚,驾舟迎对风暴的肆虐,饮尽又苦又咸 的海水,即使力量再卑微,也安然呈现沙滩。

海里游动小鱼群,彩贝在沙滩上画着五线谱。海巫奏响竖琴,柔情漫过风帆,碱蓬草书写红色岁月。敢于踏浪的孩子,浮出大海,内心强大如海浪碰撞的礁石!敢于踏浪的孩子,融入大海,人生渺小如海浪过后的泡沫!

心是海岸枯朽的树桩,只愿一扇窗推开,记忆抽枝发芽; 心是海湾泊着的船,只愿一扇窗推开,日子快乐航行;心是蓝 天飞翔的海鸥,只愿一扇窗推开,夜色弹起欢快的调子。如果 行走,与窗交臂错过,请收敛个性,把痛苦与欢笑、脆弱与博大、 怜悯与珍爱交织指尖。

时光荏苒,搁浅沙地上的驳船锈迹斑斑。海泥织网船底,潮讯抚慰长满青苔的目光。夕光拄着双拐,捻着最后一枚棋子,落子在山的皱褶里。

盘坐石屋前,披着晨雾目送船只出海,摹描地平线帆影。 立在暮色里,海螺声醉迎船只归航,心湖潋滟月光。

突然地,忆起儿时埋的土罐。当年与邻家男孩,乘父亲不在家时,悄悄地将葫芦里的酒倒在土罐里,把清水灌入酒葫芦里。两小无猜的童年在海风里拉钩约定忠贞,当老了再也摇不动船槽时,一同回到孤岛启封土罐里的酒……

妈祖啊,我已经找不到儿时的土罐了,请把我的记忆雕琢成一朵浪花吧!

此生,不打算走出海。

遥寄大海

晨雾朦胧,你驾船摇橹,从地平线向我驶来。海雾渐渐散去,一轮朝阳喷薄欲出,霞光血红。海面茫茫,浪花拍打礁石。 孤岛放飞风筝,石屋升起炊烟,招引漂泊无归的精灵。

寻梦, 寻梦。

羁旅盛满尘埃,走出深邃的大海,走不出忧伤的雨帘。水 葫芦飘荡,无言蚕食海面,掩藏海的伤痛。

昨夜吹箫,只为暴风雨过后的彩虹。海啸声声,不敢惊扰 你的安宁,在洄水湾种下珊瑚虫。

海韵悠悠,镜头随着心意对焦。

珊瑚树成林,海星星照亮夜空,石屋守候依然。

沙地浮沉, 信念种植在大海里, 相信也会长成胡杨。

魂灵放置巉岩,让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经受大海洗礼, 天底下还有何磨难不堪承受!

海燕飞翔在狂风暴雨里,诗句从甲板上升起,刺绣海空; 荆棘鸟停歇船杆,誓言隔山隔水,梭子补织时光隧道。

与海同行,不是诗人也成诗人。

心向大海,学会接纳宁静,也要学会包容暴怒。品读海韵, 学会放手曾经的拥有,也要学会领悟未知的凶险。

水草缠心, 蚌腹孕育珍珠, 静等碰海。

大海啊,就让我这艘破旧的老船,在一个不被人所知的角落里静静风化吧。目光恋着航行,魂灵在三界外寻找。请不要为我的孤清叹息,请不要为我的冷傲宽恕,请不要为我的成长关爱,请不要为我的啰唆落泪。

来世今生,如果能够选择,我愿把自己的脉息融在海的脉 息里。指尖捻着一束大海的头发,只想饮尽爱的甘露。睡梦拥 着一丝大海的呼吸,只想写尽爱的篇章。

聆 听

聆听自然,人生如歌。

——题记

一、豌豆花

豌豆花,拥抱你的激情,就在顿悟之后。

坐在田埂上,静听你的心语,静观你的神态:清雅的舞蹈在绿色中,回眸一笑的醉态;袅娜多姿地藏在蚕豆秆旁,羞羞招着手;涌动在花蕊里,化蝶飞的旋律缓缓奏响;聚在一处描画,风流在轻摘豆尖的指端。

高远的山上,积雪竖起一道悠悠的屏风,麦浪绿绸般抖动。 谷底的澜沧江绿中带蓝,宛如淑女,迷人地笑望豌豆花。微风 掀起记忆的扉页,曾经坐在田野梦想的女孩,而今步入中年, 心里藏着童真。

溪的歌唱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是在拍风景吗?不,我在画心!我在捕捉瞬间的美吗?不,这是我悟了许久的迷茫!写下的文字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由衷地喜悦了啊!伤痛淡了,就

在洁白的花瓣里;爱恨分明,就在紫色的花瓣里。

美,催生守望的幸福,我的心不再远离,不再犹豫。尽管没有雄鹰回眸,尽管没有大海拥怀,满足在豌豆花痴恋的幸福里,不求拥有,但求常相望。

口哨声欢快、惬意,从豌豆花上传来。天空明朗,大地上没有演绎断桥的故事。卑贱深藏高贵,不曾离开过的霞,轻盈地环绕脖颈。头上戴着花环,赤足奔跑在野地上,洒落一串清脆笑声。悄悄地,跟着你的身影,依然在静夜,踩着你的脚印去散步。

老阿妈的歌声在田野飘荡,村庄上空划过鸽哨声。我潸然 泪下在这展现美的舞台上,只有世界和平,才有豌豆花翩翩 起舞。

田野的胸花,一朵豌豆花飘逸。

月夜清冷,让我静静地陪伴你吧!如果你是我的豌豆花, 牵住我的手,让我们在天地间唱响吧!

二、霞

脚步催醒天,黑黑的天幕上,零散的星隐去了,随着晨曦到来,一幅幅水墨画铺开眼前,我想定然有一位画师藏在天际,用色彩书写晨之语:浅灰的画布被画师无意泼散墨,一团团,洇开铅灰心事;画家饱蘸了墨汁,却迟迟不肯下笔,墨汁点点滴滴在画布上散开;如群鸽从画布上飞过,轻快的哨声从画家口里流泻,化作微风轻拂的树枝……

天,渐渐明朗,由浅灰变成浅蓝到深蓝。墨染的云慢慢红了脸,

羞羞地一抹,天际的墨色褪去,云从淡红变成深红。红霞一团 又一团,犹如无数鹅掌接踵而至,天边隐藏着一位挥鞭的少女, 鞭梢一闪,红色鹅掌跑动了起来。

彩霞如飞絮,随意在蓝天上停留。有时见蓝天中有龙在腾越,碧海般的天一隅,有一条鱼静静地吐着泡泡。奔牛的犄角挂着云纱,朵朵蘑菇等人采。红色地毯从天的这头铺到天的那头,有鸟从霞光中飞过。

是谁, 抖动长袖?

彩霞当空舞,醉了看霞人。

山的绿装衬托霞的红艳,山的雄峻烘托霞的纤柔,层层峰 峦默守霞的绚丽。两山交汇的臂弯,静如处子般的霞在微笑, 斜躺在大山侧边的小山,睁着眼痴迷地看着霞彩。

一江绿水缓缓流,水面如镜,山倒影,霞闪烁。江岸树冠里, 鸟在歌唱。翅膀从水面掠过,霞光随之波动。竹林里鸟叫声格 外清脆,寻声找去,竟是笼中的画眉对着霞光歌咏。

林中鸟声、笼中鸟声, 霞光下的心境, 观景人自知。

渐渐地, 霞淡了, 太阳升起来, 蓝天中的云像水洗般白净。 夕阳西下,光柱从山背后散射在白云上,白云渐渐变成晚霞。 晚霞的形状与朝霞迥然不同。朝霞红中偏黄, 色彩艳丽, 图案 显得轻俏活泼, 天空是清一色的蓝, 由浅到深; 晚霞红中偏黑, 如蒲扇在夕阳西下处铺开, 由天边到天中间, 渐渐色淡到无。 晚霞色浓处的天空泛绿,色淡处却是淡蓝的了,整个天空的色彩,

淡淡的雾笼罩山谷,如烟心事贮藏在霞里。

就像还没化开的妆,像画家调色板上的色彩。

山的那边,可否也有霞醉语?

虹在眉上生,思念在虹上走,飞霞留影,无言。

三、小 溪

立在小溪边,倾听小溪歌唱,感悟在爱的喜悦里,拥抱在 孤独的宁静里。

没有对小溪表白,歌声从心上流淌的感觉;没有对小溪表白, 坐在田野沉思却在半山腰顿悟的感觉;没有对小溪表白,连绵 群山总有一座山离我很近;没有对小溪表白,童年口哨波动在 中年心湖里;没有对小溪表白,花季不曾留意而今却很在意丑 陋;没有对小溪表白,字字写得刻苦句句雕琢得飞扬。

火烧山了,在一个淫雨霏霏的夜里!

霞没有远离,不愿挂在高远孤傲的蓝天上任风絮语。烟灰飘落,浸染不了小溪清澈。草尖上挂着水珠,映照幽兰的快乐。 星星搭起舞池,萤火虫提着灯笼,小鸟梳理双翅。

藤条上的嫩芽是羞涩学步,深谷飘荡的芦苇是感悟开始, 苦菜花的金黄是写文章的痛和乐。由衷地,我对家乡说,你是 美丽的,你是我唯一如溪般的朋友。

情愫何需表白!

小溪在山涧流,草在溪边绿。

如果你的醉,有痛苦的成分,那么就倾泻在小溪里吧,流动的风飘逝一醉解千愁;如果你的醉有孤独的成分,那么就倾泻在小溪里吧,峰峦上的积雪纯洁清冷;如果你的醉有快乐的成分,那么就倾泻在小溪里吧,杜鹃花上的露珠洗净鸟唇啼血的痕迹。

弱小的美啊卑贱中高贵的爱,天地悠悠啊处处是家,心的流浪啊溪流的歌。赤足在青苔装点的鹅卵石上,安宁中静享爱情,日子穿梭感恩。

扑倒在小溪边, 泪滴歌声里, 从此, 不再提离开。

四、木棉花

黛青的大山,绿色的田野,浅绿的江水,红艳艳的木棉花树,山水田野铺开一幅幅水粉画、油画、素描。奔驰的车追赶春天的脚步,惹得风儿妒忌了,"啪",一朵木棉花突然砸到挡风玻璃上,吓了车内谈笑的人,引得一阵开怀大笑。

香料烟花开田野,白雾在山怀里飘逸。木棉花在微风中曼舞,"啪啪"落地的声音不时响起,沙滩落红满地。山谷缥缈,小溪弯弯曲曲地跳舞。小鸟飞翔,摇响田野的串铃。

走在双虹桥上,用足丈量马帮留下的蹄印。怒江两岸一树一树木棉花盛满茶马古道悠然的山歌。这个被当地人称为攀枝花,也叫英雄树、英雄花的木棉花,凝住古渡口沉思的老船目光。 栗柴坝竖立纪念碑,日寇屠刀下流淌华侨鲜血,木棉花瓣荡开 杜鹃啼血的回忆。

木棉花点缀怒江大峡谷,腼腆如少女,安静里涌动欢快的 水波。花树倒映江面,一江红英缤纷。礁石托起花朵的娇美, 结满花骨朵的树枝挂住朵朵浪花。大山伫立怒江畔,芦苇轻轻 哼唱摇篮曲。

小径深处,红花铺叠背影,摇曳同行者镜头。靠着木棉花树休憩,细听花蕊歌唱。江边飘移的伞寻找美石,野鸭轻盈地飞掠江面剪裁细沙,大雁排成"人"阵悠闲地在蓝天上飞……

投影眼眸的美催生遐想, 枕着木棉花枕头安然入睡的人, 定然听到春的私语, 何以微笑里荡起一抹着红? 春的脚步将清香留给大地,藏在飞舞的蝴蝶双翼里,藏在 酿蜜的蜜蜂忙碌里。

春的脚步铺满木棉花,就在我们追赶的兴奋里,定格在镜 头下,倾泻在文字里。

夕阳西下,红土地、红山岩,抒写春的情怀。

如果我的孤清,能守护春的脚步铺满木棉花,那么就让我做那默默无语的高山吧!如果我的独行,能守护春的脚步铺满木棉花,那么就让我做雁阵歇脚的大树吧!如果我的歌唱,能守护春的脚步铺满木棉花,那么就让我做飞旋的浪花上一滴水珠吧!

在路上

一、古道烟雨

很少看到这样规模大且有规律安葬的墓葬群,一目了然抒 写白族丧葬文化,从坟墓位置可以看出其在家族中的辈分。眼 眸挥不开老人在火塘边接受我的采访时音容笑貌。挎包里藏着 孝帕,我没有勇气戴在头上,阴阳相隔的魂灵,期待一名叫沧 江霞衣的女子文字落地生根发芽长成大树。

从沘江河经来龙到盐路山救命房,从金顶大石桥过蕨菜坡到中哨房,从古盐镇拉井经清代抗法爱国将领杨玉科出生地营盘镇西营村,过沧东桥直上碧罗雪山峰巅,马蹄凹槽结着冰凌,我的情绪跳动在历史脉息里。

自踏上怒江州盐马古道以来,我的人生与古道结下不解之缘,随着游记散文集《盐马古道》一书出版,我的命运与文学息息相关。三番五次徒步盐马古道,膝盖韧带拉伤,双脚动弹艰难。忍着锥心疼痛,额头挂着豆大汗珠,给自己鼓劲:远方只有一步之遥。马蹄声声,招引我前行,茶马古道旁生的滇西北盐马古道,至今还走着马帮、背夫,行走其上,令人品读生活在滇西北的各族人民如大山般坚韧的性格,生生不息的高原情怀激励我去寻梦。

追梦文学园地,我就像背着盐巴负重前行在羊肠小道上的背夫,就像驮着盐巴走在古栈道上的马匹。风啊,请不要撵着我的身影羞辱,我知道自己丑陋,一直以丑小鸭姿势蜗行。雨啊,请不要处心积虑布阵,我知道自己浅陋,一直以小草形象自娱。无论燕落何家,鹰落何山,请怀藏悲悯,不要伤害一朵野菌。浮躁与势利让人心险恶,热爱与失望绞缠心灵,蛊毒在体内发作,没有解药,消沉如鬼魅剥蚀心灵,左三圈,右三圈,难以甩脱。我的神,请包容这颗苦痛的心吧,让迷途的羔羊回到快乐的园地,我不是一个天生为药生病的人。人在路上坎坷多,心在风雨考验中成长,文字人处在瓶颈期,心智不成熟,不愿匆匆草就有关盐马古道的第二本书,潦草打发自家"孩子"出嫁,暂且把内心沉淀并过滤……不知道如何对亡灵言说,默坐在马锅头坟墓前,含泪遥送无形的魂灵过盐路山,飘然向祖宗居住的方向。

"曾将美酒酌君杯,好向青山问寿域。"读墓志铭,不由动容。烟雨飘摇的古道,欲与谁说?

二、山风唤醒爱

怒江穿城而过,坐在江畔,数连绵群山,倾听石头开花的声音,风不冷,但我还是觉得腿有点麻木,大雪飘舞时跋涉盐马古道,在雪窝子里艰难行走,落下腿脚风湿的毛病。脚底板磨出一层厚厚老茧,穿高跟鞋不舒服,时常穿平底鞋。捶打着腿,记忆随着芦苇花絮飘荡,说不清为何委屈,滴滴眼泪随着江风飞升,渐渐长成云朵上的树。

躬耕文学园地,恪守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犹如马帮行走

盐马古道,九曲十八弯唱响古老情歌。血液奔涌故园情结,心室藏着雪山圣水的爱,有句话想对影子剖白,话没来得及出口,搬弄是非的乌鸦飞去报信,自私自利的蛇落井下石。影子偏听偏信,负气离我而去,浪迹远方。远方离我有多远?没有人去丈量,也没有人能够回答。失去影子的人,三个魂魄去了两个。失魂落魄中,我不能如愿开放成杜鹃花,却变成杜鹃鸟,站在高黎贡山最高的峰峦上,遥望远方啼鸣,滴滴血珠浸入石头。

行为与心智背离,痛苦在骨头里生根发芽。心浸泡在不平和屈辱里,满腹委屈无处倾诉,冰山雪融葬棋盘,神石磨成的棋子,不知遗落何方。思绪所到之处,满目凄凄。木棉花红遍怒江两岸,大雁飞来安慰,左转右转都是生活,没有过不了的刀山,没有下不了的火海。

三弦弹拨云朵,山风唤醒沉睡的爱,山歌唱响彩云南。雕琢文字,甘于清贫和寂寞。淡泊明志,即便时空错开花,不怪天不怪地,即便耕耘后收割到荒草,不怨天不怨地。日历一页一页翻过去,心在风雨历练里一天比一天坚强,不断前行不断学习,脱离小我,走出狭隘,就会看到大地飞扬的诗句。种植精神大树,犹如黑白棋子,落子棋盘,爱分明,恨分明。文字所向,令我阅读形形色色的人心,也让我结识良师益友。

霓虹闪烁,天蓝星明,半弯月亮挂在东山上。月是故乡明, 人是故乡亲。伫立城市窗口,伸出双手握住窗外洒进来的一缕 月光,恍惚看到马锅头赶着马帮过功果桥的身影,从澜沧江到 怒江,盐香洒落,马锅头的脚印讲述古西南丝绸之路和滇西抗 战历史。

月色正好,牵挂流浪远方的影子。月亮是我的保护神,也是 影子的保护神。有关月亮的誓言飞落滇西北,天地净如佛瓶水。

三、一个又一个站点

喜欢某件事或者某个人,说不清楚理由。喜欢在蒙蒙细雨里漫步,任由雨丝打湿头发和衣服,每每这时,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喜欢读泰戈尔的散文诗,爱与美就像精灵,在周边舞蹈;喜欢听太阳部落演唱的歌曲《让我们回去吧》,远古的呼唤让我感受血脉传承的民族精神;喜欢收集民歌,安静地坐在火塘边,听村民们演唱到天亮;喜欢对着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盘讷讷,只因转背之际,一地流淌向日葵般的温暖。

作为白子白尼,我的宗教烙印白族特点,信仰本主。有一次路过古盐镇拉井,我顺路到本主庙拜谒大黑天神。暮色沉沉,本主庙静得一根针掉到地上也能听到,神像不怒自威,令人望而止步。白族民间传说,大黑天神为了人间欢愉的笑声,违背玉帝毁灭人类的旨意把瘟药吞到肚子里,牺牲自己成全人类,白族人感恩大黑天神,奉他为本主。想到大黑天神护佑人类的行为,我的胆怯转瞬即逝,内心充满敬仰,毫不犹豫地推开庙门走了进去。

一年四季,我钟情五月。五月对我而言,是春耕,万物播种,大地涌动生机。五月对我而言,是过滤器,陈腐且失去生命的记忆,会从大脑这个硬盘里自动删除。怒江水由翠绿变成浅灰,扬着笑脸,一地沙滩捧读木棉深情。马铃声声遥送盐香来,马帮穿山越岭,驮着历史堆叠的故事,从滇西北到滇西,从滇东北到川黔,南方丝绸之路永生不落创世精神,五尺栈道生生不息民族气节。怀揣高原情,我鼓足勇气,冒着五月骄阳暴晒,翻越碧罗雪山,徒步怒江州盐马古道中最负盛名的鸟道。

梦想藏在兰草里,文字就像夏风般炽热,带着月光的纯美,

唱着盐马古道情歌。忠贞藏在荷香里,文字就像菩提树下的坚守,抒写人生高洁,使得人到达一个站点想象着下一个站点的幸福。

四、奏响口弦

"大雁啊大雁,你是否来自那遥远的地方?你曾看见我日思夜想的父亲?西风瘦马奔驰在那古道……"每当听这首流传在怒江州的彝族歌谣,情不自禁想起首次徒步盐马古道的情景,难以忘怀彝山月夜,天空高悬一轮有着金色光环的月亮,左边的云像海豚,右边的云像海马,启明星立在海豚尖喙上,蓝色天幕像素净的美人脸庞。火塘传递转转酒,彝家阿达给我讲述盐马古道哨卡的故事,阿嫫在火炭上烧着洋芋,为我唱响歌谣。夜寒月冷,窗外铺满霜,裹着怎么也捂不暖的被子,我不断搓冰冷麻木的手指,就着雾湖若有若无的呼吸,抖抖索索在本子上写下瞬间的感悟,胸怀就像一只在天地间铮铮弹响的口弦。

梦中难卸彝乡山野表情,鬼魅歌声从林海涌出,四十里箐流淌忠贞。居住在富和山的彝家讲述,盐马古道护哨的彝人阿哥,与往返古道背盐巴的白尼姑娘真诚相爱,风雨雷电摧残爱情之花。见不到心爱的白尼妹子,彝人阿哥的胸膛裂开三条缝,彝山最好的草药止不住奔涌的鲜血,彝山最具法力的毕摩驱赶不了索命鬼。阿达的酒碗碎裂火塘,阿嫫的眼泪令雾湖泛滥成灾。碧罗雪山峰顶的积雪犹如敬献给滇西北的哈达,一碗水传说记载碧罗雪山太子与彝族人家的深厚情谊。神灵法杖无法救活彝人阿哥和白尼妹子的真挚爱情,碧罗雪山峰巅卷起漫天风雪,

神鹰含恨葬身风口。

雾湖升腾白龙般的雾,缓缓飘向彝家寨子,如彩虹挂在木板房上空。白彩虹显身,富和山将是个风调雨顺的丰收年。带着对彝家的祝福,追寻民歌传诵的爱情故事,我从雾湖垭口直下山谷,穿过原始森林往白族村寨期井走去。期井河畔燃起熊熊篝火,白子白尼欢迎他们心目中的"记者"沧江霞衣的到来。阿爸的烟锅头闪着神话传说,阿妈的眼泪为痴情的背盐女流淌,藤蔓缠瘦羊皮鼓,族老的刀卦召唤遥远的魂灵。

心海挽着兰州故园情结,藏酒只为影子醇香,星光下的口弦只为影子奏响。多年来,我断断续续徒步盐马古道,把着滇西北跳动的脉息,触摸怒江桀骜不驯的灵魂,沉淀厚重文化的盐马古道,流淌怒江人文精神及民族风情。当年的马锅头、背夫以及盐工、缉私队员,他们是盐马古道的见证人,每个人的经历可以成书,可他们都是耄耋老人,接受我的采访后,不断有人辞世。行走盐马古道,采访这些老人时,死神就在我的身边觑视。人生沧桑和生命枯竭在眼前交织上演,与死神抢时间,盐马古道采风紧迫,使得我的行程异常沉重,心灵疲惫不堪。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行为不被理解,际遇霜欺雨打,我承认自己不是铁人,有时不够坚强,显得脆弱,眼泪打湿枕巾。

有一年中秋节,我难以排遣苦闷,借酒浇愁,喝醉后静坐窗台看月,想哭,没有泪。默坐在马锅头坟墓前的情景浮现眼前,追梦文学园地的酸甜苦辣,就像《盐马情歌》唱词: "你到茶山可见我的哥?"手指敲击墙,我沙哑着嗓音唱起白族英雄颂歌《白子王》,长歌当哭,情愫融入月光里。

五、召唤影子

在路上,我习惯潜伏思想,却在不经意里,把一生贮存的情感给了远方。远方对我而言,是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坐标。情感所向,正是影子受乌鸦蛊惑离我而去流浪的地域。心就像一颗蒲公英携带的种子,漂泊无依里,可以忍受鞭打、羞辱,可以忍受贫困、隔膜,可以忍受谎言、欺骗,却承受不了信念在一瞬间倒塌。

拥有影子的日子,水在手心里开花,雪在手心里结果。失去影子的日子,飞鸟的翅膀遗落山谷,神树藏石的地盘相思无药。想站成一树桃花,恨东风无力,想补齐一段记忆,怨梭子织网留着网眼。陷在困苦里,山神昭示行走的方向,正是痛入骨髓的地方。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每当暗伤涌起,不妨停下脚步,面壁打坐参禅。

人啊,有时骨头轻,有时骨头重。心在成长里,骨存三分傲, 情留一点痴。

潜水,水咸,咸过盐马古道的盐卤水。

听歌, 歌热, 热过雨夜滇西北唱响的民谣。

母亲为女儿倔强行走的背影平添白发。没有影子的人,魂魄不附体,生命会枯竭。神婆的话语冷如千年不化的冰。泪水涟涟的母亲求助神婆破解,帮忙找回女儿的魂魄。神婆点燃两炷香,香雾盘绕皱纹密布的脸。香还没有燃完,念念有词的神婆突然睁开眼,告诉诚惶诚恐的母亲,女儿的影子流浪远方,需要喊魂。魂魄回来了,影子自然也就回来了。

阁楼,背篓罩着自家养的公鸡,女儿的一件衣服盖在背篓上。

每当鸡叫头遍的时候,母亲为女儿喊魂: "魂啊快回家,日落 天阴的黄昏,露多雾罩的清晨,桥边路角莫久站,江畔河湾莫 长坐,荒山野岭莫贪恋,他乡异地莫停留。回来吧影子,为你 备好醇香的美酒,为你摆下金黄的蜂蜜,回来吧,请回来吧……"

母亲,在您博大的胸怀里,我是一株受到庇荫而茁壮成长的树,红土地是我的根系所在。无论行走多远,心是故乡放飞的风筝,线牵在母亲手里。

触摸黑井

千年盐镇黑井,古色古香让我不由伸手触摸。

阳光躲在厚重的云层里,背着行囊匆匆穿过古街。墙体红土斑驳,露出红色石头,同样红色石条铺展的路,令小镇蒙上血色的气息。

燕子飞舞在暮色里,叫声清脆。红灯笼在身后渐次亮了起来,一盏又一盏,填满心空。蓦然回首,黑黑的屋檐,蜿蜒的红龙,朦胧的人影,清与浊没有界线。

小巷悠悠, 思绪悠悠。

漫步夜色,就着自由山风,静听花开的声音,抑或破碎的呻吟。

古街繁华不现,平静祥和中没有一间可容我细细品味的茶馆!

不算宽的街道, 肠子般的小巷横生。拐里拐弯, 小巷没有 阴冷的感觉, 游客在不经意里, 猛然撞上举人进士留下的府邸。

盐场烟囱耸立街尾,黑牛发现盐的传说,被燕子拴在尾翼 上放风筝。武家大院抒写木建筑楼神话,"画狄芳微"古今传承。 税收占云南百分之四十六,黑井的大手笔留在历史往事里。 贞节牌坊前,歌舞抒写彝家豪放。牧牛阿妹李阿召,从供 奉的神台上走下来,笑意迷人地唱响了敬酒歌。

横走竖走,走不出古盐镇目光。

石榴羞红, 抒写深挚的恋情。坐着小马车奔向废弃的盐井, 心就像一只立在田野的竖笛。马鞭挥舞, 断句刻骨镂心的牵挂。马蹄踏响古道, 紫蝶在心室开放, 一点点, 一点点, 精工慢活剔除浮躁。

立在元代遗留的灶洞前,只想捏拢背道而驰的意念。龙川 江没有停歇,红土地回顾两千年盐路。欲望的海没有尽头,放 弃与坚守,两难在山路弯弯里。

停下匆匆行走的脚步,为干渴的唇接一捧雨水。回眸,再回眸,伸臂向雨帘,拥抱古盐镇。"咔嚓咔嚓",火车走过的声音是昨夜的醉语,在行旅的雨道上空濛和虚化。烟雨朦胧的黑井,举着无数绿色手臂送行。

也许错过了这一阵雨,就会错过了一生中最美的风景。也许放弃了这一阵雨,就会在平淡的生活里安然。

两年后,我再次来到黑井。

龙川江畔高贵的标志性建筑,阻滞了奔向古镇的热情。雕塑旁栅栏挡道,不留下买路钱,即使家在一步之遥招手,休想进入黑井。唐砖汉瓦淡远,小说结尾不含蓄,情绪在风逝里跌落。

高耸的烟囱,等客的小马车,高挂的红灯笼,李阿召的牛 在不远处扬蹄磨角。黑井像灰姑娘,抱着待嫁的新衣。贞洁牌 坊后散乱放着施工用的东西,小巷深深,拐杖敲打红石板。妇 人安静择菜,司空见惯来去匆匆的背包。

一切依旧,物仍然如初。一切陌生,雨躲在云朵外。失却 彝家月琴调剂,品茶说不出啥味。心找不到落脚点,江水裹着泪水, 火车"咔嚓咔嚓"携带暗伤。

飞来寺盘踞山冈,荒草萋萋话古道。盐味悠悠,戏台沉寂复沉寂,龙王老爷醉眼蒙眬过银河。鹰翼驮着贡盐穿越南诏大理国,文庙摇头晃脑讲述盐城往事。叩击门扉,进士老爷的魂灵不安稳。

再次触摸黑井, 理不清惆怅所向。

三两雪编长辫,二两酒化淡妆,仅为了不唱有关月亮的情歌, 不说有关野草的疯狂。有点疲倦,来自心灵。有点迷惘,来自 远去的列车。没有针,没有线,巧妇难为,放任相思满地红。

不敢望远方,唯恐藏荷的泪水惊扰远方安宁。不敢望罗婺, 唯恐山谷的苦歌痛醒罗婺酣梦。这辈子,我不打算跟你有约。 下辈子,我也不打算跟你有约。五马桥,今生我不来,长歌当哭。

从滇西北传唱到滇中,青青藤蔓荡着盐马情歌: "嫁人莫嫁赶马人,处处留下冷火塘。"土坯墙曾经沧海,时光刻写不了水的寓言。不忍折柳相送,小小柳枝有生命。

今夜,我在黑井吹口弦,左边站立着你的影子,右边站立 着你的影子。

用怎样的天空,铺成三星的路程? 用怎样的地域,坐满一世的等待?

赏荷五味

青荷盖绿水, 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 上有并头莲。

——《青阳渡》晋·乐府

一、听荷

层层梯田青中泛黄,微风送爽,清梦弥漫稻香。茅屋边的 荷田,荷花开放了。手握一捧荷香,静坐听荷。一地细碎月光, 蛙鸣穿梭。

荷叶微卷,雨露随风滚动。清水悠悠,昆虫弹跳,水面漾起涟漪。荷花半遮半露,娇媚迷人。风吹动荷叶,雨露斜滚着倾泻荷瓣。小荷初露,便有蜻蜓立上头,薄翼如竖琴,任风轻弹。对荷耳语,只等有人闻香识心。荷苞羞笑,由粉红到深红,渐次绽开花蕾。

"蜻蜓飞,你也飞来我也飞。"两个孩子头顶荷叶,从荷田畔一阵风跑过。天空中飞翔蜻蜓,总有那么三两只降低飞翔的速度,在孩子前头飞飞停停。孩子轻声细语:"蜻蜓歇歇,你爹你妈叫你歇歇。"蜻蜓应声停歇草茎上,孩子蹑手蹑脚捉住

了蜻蜓,开心的笑声被蜻蜓薄翼截断。他们恋恋不舍地放了蜻蜓, 追逐着自由飞翔的蜻蜓,歌声渐渐隐没在稻香深处。

荷花盛开,你何以手绘一幅残荷,让天空布满阴霾。荷田没有江南丝竹,也没有江南小曲,更没有采莲的船只。我的荷池,守护沉甸甸的稻谷,开镰前,一块让人清心纳凉的地方。稻田延伸到大江边,高山黛青,悬崖峭壁栖息雄鹰。意念在鹰翼上翱翔,心安静在荷的清香里。

俗世欺心, 听荷修心, 就让指尖浸润荷的清香吧!

盘腿坐在草坪上,静对着荷,长笛横陈唇边,随心意吹奏。 想必有听音人,何以荷叶滴答有声,荷香阵阵。

月黑风高的夜晚,给自己披衣,立在窗前听荷,胸间泛起 阵阵暖意。荷香从田野中来,脚步伴随着荷的清韵,一种共鸣, 渐渐滋生在闻香的欣慰里。

雨丝缠绵时节,撑开伞,信步走向荷田,细听雨打荷叶的声音。 先前盛开的荷花,凋落的叶瓣托举翠绿的莲蓬。蜻蜓曾经立过 的小荷,在雨中盛开了,娇媚迷人。一花一叶一清心,索性弃 了伞,打开长辫,就着雨珠梳妆,恣意放飞心境。荷叶上的露珠, 是你捧着的心雨。让愉悦滚落吧,落入花瓣滋养莲蓬,落入荷 田催肥莲藕。

稻谷开镰了,荷田凋落,那青青的叶,那柔柔的花,那嫩嫩的苞,那翠翠的蓬,都成了昨日风景。孩子们不再追逐着蜻蜓唱歌,他们在割过稻谷的田野里捉蚂蚱,一串串蚂蚱提在手里,想起晚饭桌上将增加一道香喷喷的油炸蚂蚱菜,笑得更欢了。

田野响起此起彼落的打谷声。挥一把汗水,手握镰刀和稻茎,心里格外踏实。荷田下埋着肥嫩的莲藕,起藕瞬间,清香弥漫心田。

一种香,深植心底!

二、绣荷

捧着一瓣荷香,钟鼓声里,我静静地向你走来。

窗棂洒进阳光,将心空的阴暗驱逐。鸟鸣清脆,五月的噩梦六月的苏醒,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信么?雷霆声里,一池荷花在暴雨中盛开。

碧波荡漾的荷田,采莲的小阿妹唱着江南曲,摇着小船隐 没在荷叶深处。垂柳下画画的小阿哥,痴望风吹荷舞,忘了落 墨何方……

痛在昨日风絮里,风沙阉割执手笑谈,市侩没有情感纯真的座位,荷叶滚动的水珠风干在羁旅里。一瓣、两瓣、三瓣……不堪承载红颜凋谢,把心分割成无数空间,浸泡在无垠苦海,只愿绿色生命衍生美艳花蕾。

拳头包藏莲台,孕育七子连心的祈福。冷硬的心坐化凄风 苦雨,涅槃再生荷池畔。古刹敲响钟声,悠扬迷茫。踩着落叶, 不忍闭关在木角敲击里,眼光留恋荷池,那里有荷花盛开。

天堂、地狱、人间,混沌里难辨界限。枯叶蝶没有嫌弃季节冷漠,蒲公英的伞飞扬希冀。推着石磨,只想把岁月磨碎,筛掉粉末,还有回忆。

莲蓬挂着一抹色彩,把一瓣荷香留驻。没有海可供漂流,还有浩瀚星空翱翔。寂寞的日子,不妨为自己点一首歌。伤痛时节,守着烛光摇曳,想象荷花开时,荷包如绣球,风吹响竖笛,绣球抛出,一瓣一瓣在空中次第开放。清香弥漫的夜晚,心头漫溢闻香识人心的快乐。

荷叶轻歌曼舞,莲蓬撑开点将台。清香悠远,寻一地蛙鸣, 刀戈剑戟尘埃落定。荷波荡漾里浮沉千年约定,一时花期一时雨。 世事繁杂,人心险恶,泪落荷瓣,滚落荷叶,层层叠叠葬花何方?

今夜荷花开,心却渐渐淡出。坐化昨日风雨,思定今日朝阳, 禅悟明日夕照,无语品读,沧海桑田一笑弹。

走出荷田,走不出荷香。江南采莲曲,纯真梵音,不知当年采莲的小阿妹今天过得怎样?画画的阿哥是否常清扫画布上的灰尘?世故的心是否藏着荷香?

俗尘难掩荷的清丽,根植高洁。踩在污泥里,生藏了泪水, 只因孟婆碗前的约定。一针一线,绣下荷的韵味,一颦一笑, 描绘荷的优雅,心的荷池畔,静坐修行。

今生, 眼眸没有娇媚的荷花, 手心握着一瓣荷的清香。

三、碎荷

走吧,我只能这样对你说。

盘腿坐在地上,地湿之气会侵蚀人的身心。你听到城墙上的笛声吗?虽然只有三两颗星,我想独坐堞楼上,听塞外枯草歌唱。

何以守着一池残荷, 使得空气里流动着碎的滋味?

季节让我失去荷的娇娆,幽香熏染的心,面对枯坐的身影,难以遏制放飞穿行地狱的纸船,于是收敛了纯真,不曾开阔的胸怀,盛满了一个海,只想纸船飞累的那一天,在心海的岸边停泊成一艘双桅船。

我不会说, 航行! 我也不会说, 等待! 我更不会说, 牵手! 时常在你坐过的荷池畔发呆,毫无理由地落泪。

铺开信笺,脑里空空。大雁催得紧,秋叶飞落窗前。你还时常立在窗前沉思吗?烟雾缠绕指尖,把你的落寂抒写。隔窗相望,一层又一层纱网,难以走近。

画影成行, 谎言鎏金。

站在地心,倾听枫语,荷的清香从远方来,慢慢地淹没了一切。暗香拂动,季节遗落一朵残荷。捧起四散飘零的荷瓣,未曾走近,已伤痕累累。

你为何将心事拍摄成一幅残荷,在我的记忆建档封存?天 之涯溅起的水珠,时常打湿莲蓬。你为何容许暗箭射向捧荷人, 在干涸的泉旁笑语连珠?地之角咆哮的涛声,时常击碎温馨。

立在泗水岸,上帝对我说,孩子,给你瓦罐,你去打捞吧。 我说不,就让我变彩虹,每当风雨过后,我会出现在荷池上空。

那你绣好这幅画吧,春意盎然的荷池畔,没有碎荷身影。 上帝衣袖一挥,一幅画徐徐展露在眼前,竟是我的记忆文档里 封存的残荷图!

一针一线,蘸着眼泪修补残荷。补残拢心,才知你的笑声背后汩汩流淌着血。拿着绣针,我对上帝说,给我瓦罐吧,我宁愿他的笑声粉饰这个并不清澈的世界,让我默立在他的身畔遭受箭矢射心的痛楚,我要将一切伤害打捞,葬在我的园圃里。

乱箭碎心滋养叛逆性格,我不想谱写一阕精卫填海的诗词, 重新辟一块园池,剥开残荷莲蓬,取出莲子,洒下来年希望。

竟然已经破碎了,何苦补漏呢?

打破原有的破碎,从废墟里开出的花,或许,清香更悠远。碎荷,留在记忆里,淡淡。

来年的春天,我还是对你说,走吧!

不想说"老",我们,一直走着,走着……

四、画荷

走向荷池, 我听见, 山风在溜索上唱着自由的歌。

连日滂沱的雨,清晨收阵离去,青山怀里飘逸白云,就像村庄临水振动的双翅。林立大江畔的石头,俨然成小石林,阳 光穿过石缝,将心事洒落。

目光越过山峦,寻找儿时的鹰。鹰翼俯冲,以一种强有力的姿势,让我的童年膜拜高远的蓝天。

已有多久不读荷?

开得烂漫的荷花伸出手掌,用花瓣接住最后一滴雨珠,意 欲送向含苞欲放的花蕾。花蕊深处醉卧蜂儿,迷离着眼沾着花 粉吟诗。

垂柳轻敲水车,"吱吱呀呀"旋转。风掀动荷叶,残荷展露。 花瓣凋零,莲蓬挺着翠绿的胸,续写一朵花的故事。不知谁家女子, 赌气地掷落珍珠项链,一颗又一颗珠露滚落荷叶上,便有蜻蜓 立在荷苞上琢磨如何补漏。

语言顺着蜻蜓翅膀滑落。把心深埋池塘,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让泥土覆盖不羁的思绪,就这样悄没声息地,悄没声息地,让泥土淡然依恋。荷的娇俏,叶的妩媚,自有赏荷人珍惜。 把祈福注入藕根,只愿风儿将暗香怀藏。

谁在夕晖捧读破碎?谁在晨曦抱憾离去?谁在萤火的天堂独自把泪埋?把心打结成风筝放飞吧!飞临窗口歌唱的小鸟,捧着一瓣荷香枕着月光入梦。

立在荷池畔,我不再假装洒脱,卸下一切包袱,伏在你的 肩头痛哭!

背着画夹,走在山野采摘橄榄,笑声叠成山泉,日子在不 经意里,撞上不该断行的文字。收起相机,拿出画笔,素描一 幅荷花,人生风尘,荷能净心。

从滇西往滇中,从南高原北上京城,冷冷的风将热热的心 考验。

田野绿了秧行,薅秧的影子在日记本里复活。错过了成熟的麦田,守望稻谷成长的季节。打坐在黄昏的霞光里,拳握一瓣荷香,不打算将自己与收割孤立,也不打算把幸福留在昨日的西里。

在过往的风里,牵住你温暖的手,在星夜璀璨的蛙鸣里, 掬起你灼热的呼吸,在暴风骤雨里,怀网你多彩的梦。

滇池驹飞驰在历史长河里,金碧广场留下忆荷足迹。伤害与温情,总在前行路上相伴相生。思念揉碎在荷瓣里,柔弱包装在荷叶里,感恩打磨在莲蓬里,快乐填充在茎秆里,哲思凝聚在莲藕里。

荷香季节,以一种飞翔的心态审视北上轨迹,八达岭长城 直抒胸臆,北海公园的荷花盛开在掌心,皇家园林的富丽堂皇 挥不开清香阵阵。

时光匆匆, 京城的夜晚徜徉在翻过的日历里。

天有多高? 地有多深?

荷在心上开, 画在心中留。安然在风的清唱里, 眼眸荡漾 荷的清雅和娇娆, 闻香识心, 留驻一生一世。

柳丝绾结羁旅, 人在残缺中画荷。

五、藏 荷

融化在和暖的风里,伫立大观公园荷池畔,感受不到孙髯翁长联描绘的"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气势。层层荷叶映入眼眸,白的、红的、粉的,荷花或藏或立,在荷叶拱卫中,娇艳迷人。荷包青青,有的握紧拳头,有的半露粉红笑脸,长长的茎秆直插入水里。水鸟掠过水面,荡起阵阵涟漪。蜻蜓立在荷包上,平展双翼,在风中醉舞。

七月,心藏的荷绽放了,却蒙满撕心裂帛的风霜。心境犹如飞蛾扑火,挣脱不了石质的网。垂柳荡着青青酒香,转背之际把滇池贮藏。从一朵荷花飘向另一朵荷花,夏风传送吉祥。悄悄散放往年拳握的荷香,为遥远的大雁祈福。

羊皮鼓敲响山寨的夜,阿爸翻晒柴块,把砍刀磨了又磨,阿妈从篱笆墙上取下口弦,把经年的灰尘擦拭。松香的味道沿着弯了又弯的山路向省城迤逦而来,火把燃烧在游子血液里,结满厚茧的双脚沾着乡野的泥土,在城市的香车宝马里安然前行。没有火把的火把节,骨子里响着水的声音,更有那荷香阵阵,映白一轮月亮。

往年七月,说不清为何藏荷,文字折了又折,心思藏了又藏。从罗婺大地武定再到盐都黑井,从荷城姚安再到省会昆明,首次触摸滇中脉搏。火车"扎扎"碾过铁轨,念想从龙川江平地而起,山歌从滇中传唱到滇西北,在大地上迂回。

山风凌厉,割裂一朵云的传说。树妖横行,翻犁丰茂的草场。藩篱种在人言里,眼神落在尘埃。荆棘布满周围,无以突围。岁月在前行里混沌,鬼魅的谎言填满距离。只有藏荷,缝隙里散发清香。

从懵懂走向思辨,从缺失走向清晰,从浮躁走向淡定,荷 露擦拭落在尘埃的眼眸。"高人常在俗人中,人到高处最平凡", 絮语细碎如银。

穿过雾霭,影子若即若离,思念在远方。左手握着风,右 手握着风,双脚生根在石臼里,面对路口,茫然不知方向。风在哭, 巴乌一地狼藉,口弦晃荡火把,文字憔悴思念。

转动经筒,往长明灯注油,亮一亮千年牌坊前的誓言。月琴祝福过的帽子,吟着风雨剥蚀的诗句,挂在大观公园的柳枝上。

寂寞的日子,舀一瓢月光,撒入荷香作药引,敷在破碎的心口, 用音乐布白人生。守着一亩二分地,把四季耕耘。

藏荷,香如故。

后 记

有一年五月,我从甸尾桥渡过澜沧江,经猴子岩村,穿越碧罗雪山。盘坐在海拔近 4 千米的碧罗雪山峰巅,坐看群山小。风口离我不远,碧罗雪山鸟道经过风口直下山谷。风不忍心打扰我,紧紧扎住口袋。天空阴霾,一束光圈从山脚往山头走。为了弄清自然奇观,我沿着悬崖追赶光圈。山有山的灵魂,石头有石头的语言,我边追赶光圈边默祷,居然应验。天空呼应,乌云堆叠中洞开一个洞,"洞"底蓝盈盈。无形的手从蓝洞里钓起诗句,久违的影子出现眼眸,从荒凉处向我走来。思绪生发双翼如鹰在雪山上飞翔,心灵产生从没有过的雪山圣水般的爱。

碧罗雪山让我懂得什么是万物有灵,游历灵魂外的思想重新找到定位,皈依文学,犹如虔诚的教徒,宗教般情感让我感到温馨和不再孤苦。千山之上领悟人生,大爱生成,追梦文学园地,苦难变成精神食粮,心在磨砺里坚韧。用笔歌唱故园美好和抒发民族情感,我就像在红土地上流浪的歌者,边走边弹拨三弦,唱着自由而快乐的歌。

但愿散文集《追风逐梦》带给读者的感受,正如唐代大居士庞蕴所言"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明净之雪能滋润人心田。 特致谢关注此书出版并给予帮助的朋友们。

> 彭愫英 2013年8月10日

